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五・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兩朝疏抄二十卷

〔明〕賈三近輯

重校嘉隆疏抄序

粵惟

國家自

二祖凝圖廓紘恢綱延登群策盛烈鴻規

炳焉千古矣

列聖纂承陳謨獻議代有蓋臣至我

肅皇帝天縱聖明勤心述作考禮蒐樂秩

儀敘典視

重校嘉隆疏抄前序

國初稱大備焉顧四十餘年不出

朝堂而海內晏然遵何術哉惟是

上秉乾綱操下廩廩取諸司奏記日披覽

裁決賞罰予奪斷然行之海內群工畏

先帝綜核之明而尤樂其信言之專此忠

臣烈士所以披肝瀝膽甘萬死而不辭

者蓋有所激於中也

穆廟以仁厚繼成益闢言路

兩朝諸臣抒忠謹殫謨猷崇論欲議載在

秘府學士大夫思欲明習當世之務靡所

覩記有識者蓋惜之矣向余叨民省觀

署中牙籤充棟檢之皆嘉隆間諸公奏

草也因而卒業往往缺弗備隨取他省

抄編閱之類多主記吏日苟完程課以

置辭筆事簿書期會瑣細雜其中漫弗

當憶余在諸生時所聞海內二三激昂

骨鯁之士直陳闕政力詆權奸委命

公庭投身遠徼志與龍逢同遊名與日星

並耀者反逸焉余蓋重有慨矣暇中發

諸帙手為檢評當意者命吏錄之其名

在當世缺而弗載者稍為搜購如嘉靖

中所稱三楊公江右郭公瓊州海公京

山王公仙居吳公姚江趙公會稽沈公

隆慶申東明石公閩海詹公暨前後建

隆慶申東明石公閩海詹公暨前後建

隆慶申東明石公閩海詹公暨前後建

言得罪諸君子生死榮辱在指顧間能
以身任

社稷綱常天下仰其微烈其忠言讜論如
卿雲瑞日人人欲屬目睇觀之奈何可
使泯泯不傳也余於射洪楊公疏遺書
按蜀郭直指就其家得之富平容城二
楊公會稽沈公疏并在遺稿中京山王
侍御疏得於其館甥李太史瓊州海公

重校嘉隆疏前序

三

疏得之長安老供奉中多魯魚傍求他
本正之此外或得之西曹爰書中或得
之舊貯長廊直廬或得之諸太史及薦
紳間別錄或得之諸公家乘遺集不可
縷悉越一寒暑粗有梗槩始嘉靖元年
終隆慶六年為書二十卷謬為分類以
便檢閱自惟庸謏於一時名公掛漏極
多然聞見止此姑裝演成帙存署中以

補前抄未備非敢欲托之梓人也迺諸
省僚轉相傳錄久之漸及諸曹又久之
漸傳於寓內余方以蒐輯未博掄擇未
精日有歉心及聞天雄有刻本負慙滋
甚然未悉其所從來自余庚辰春跼伏
山中不復聞時事比甲申蒙

恩起勲卿再入長安快覩

皇路清夷賢人彙進回思向時一二有力

重校嘉隆疏前序

四

者勢可排山摧能炙手吐漱興雲雨呼
吸下霜露轉盼之間已成陳迹余為頰
首嘆息者久之已而入省署會食諸僚
友輒相謂曰公昔為嘉隆疏抄留署中
無恙乃今天雄刻本多雜以近年新貴
人疏奈何不為一釐正乎余時謂去國
五年即樵牧伏枕外他何知焉姑聽之
且事在彼中何能與也居無何忽有西

輔之

命及出都諸省僚屬於郊關仍以前語申
之比驅車入境方拮据案牘酬應間未
遑也容秋以事過天樞因取其本閱之
果如諸僚友言其除舊本者十之四增
以近年者十之三內如排巨璫發遺奸
請大臣終制諸疏有關世道人心者多
從汰去至近年諸貴人或漂說塞責或

重校嘉隆疏抄前卷

五

踵故歲報或逋負督過或限列文陳片
言半牘珎若南金朝下瑣垣暮已登梓
收羅編緝惟恐不及余乃愀然嘆曰時
事一至此乎即諸君疏一一當利病中
肯窾乃在

今上時安所稱嘉隆也於是即其本稍為
刪定檢近年者姑置之間取余舊本所
有少補其一二極知缺漏弗備第猶不

失掄輯初意余聞之者楚人懷璧過鄭

之野璞而未琢鄭人攘璧病其璞也以
燕石瑯鏤雜之而獻于王夫楚人之璧
璞誠陋矣攘而雜之者皆過也余觀於
疏抄天樞本是雜者也金陵本是攘者
也攘與雜俱弗計姑述余舊之所輯顛
末如此以語海內諸君子云

萬曆丙戌仲夏

重校嘉隆疏抄前卷

六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欽差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管
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翰林院庶
吉士戶科都給事中嶧陽賈三近撰



皇明嘉隆疏抄序

余覽古今之疏議宋元以前盡於名臣奏議其書也博而能載

國朝以來盡於皇明疏輯其書也詳而有體是輯也蓋張太宰公典郡之時而銓次正德以前之疏議以成帙云歷祀而嘉隆間凡正士蓋臣所為條紀綱見情素者嗣弗載時若大名郡守桂君以其

皇明嘉隆疏抄序

臺中時得

都諫石葵實公所輯稿若干卷謀梓之會弗果而司理顧君成其志以續疏輯之傳延走使請弁言於余余嘗側瑣闈之列矣此

列聖所以懸輶置鐸而求諸臣之所竭志畢慮而謀者余故得從觀之矣然而冊藏於璇宮而不得聞於青衿之士其言

筆之於史而未廣之金石之傳凡學士大夫曾不得稽

國家之故實睇先哲之芳猷蓋自疏輯之後得是書以備所未備者而

十聖之事詳天下之屬耳目者衆矣余聞之立言者先於極世裨實用也考治者始於近代識時務也人之情靡不貴遠而賤近然稱古則易而言今實難跡其

皇明嘉隆疏抄序

說遠引乎臯夔周召之事而究其用未足以當歐富司馬之一籌者比有是也今第即皇王以談漢魏其事殊矣即唐宋以談

熙朝其事殊矣而即我

祖開創之時以談 今日其事復殊矣夫言非得實弗可用已言不可用直批裨耳故由今之時徵前言致實用則嘉隆

其始也蓋天下之事有始動而終息不
戢其振刷有始行而終弊不戢其更張
而論著建明者因歲異而月不同矣至
如國家之典禮臣下之賢邪議既一定
而說當兩存忤意於一時而定論於異
日者皆有志之士所欲比觀而覆視也
宜何所去取焉嗟乎鏡治理於方今則
不必襲太上之空言覽先達之獻替則

請嘉隆疏抄前序

九

不必起賈董於異代是書也將

廟謨是以也豈曰備故謀已乎

萬曆己寅孟秋

賜進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前大理寺卿

戶部左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侍

徑筵應城李初滋撰

重刻嘉隆疏抄序

今天雄重刻嘉隆疏抄蓋

大中丞賈公昔所輯而今再較者也先是

公列省垣肩茲封駁惟時

明二百年奏議犁然在左右公輒手而目

目輒賞乃

皇明疏輯二三帙業布之前人而嘉隆弗

及焉夫

重校嘉隆疏抄

前序

一

明朝泰運茂在嘉隆間而

主上又快覽章奏褒表忠良故其剖赤摠

蓋張膽明目論列匡弼者踵相接於時

公乃睽

兩朝之盛美仰

二聖之紹麻嘉與諸鉅公之忠讜慨然太

息乃賞而錄錄且核若危言無當者弗

錄言是而人違者弗錄希當塗之指而

騁偏曲不適之論者弗錄乃錄疏三百餘各有類類凡三十五乃為卷卷凡二十錄既成會公倦息嶧山之麓而好事者乃取而更甲乙其次第黑白其意識迎而志者入違而志者出雖彼意各有托而以揆輯者之大指與嘉隆疏之定標固且左矣嗟乎嗟乎從古以來勢足排山力可掣宇提趙孟之軒冕而吞吐

重校嘉隆疏

序

二

世踏鼓行儀之鋒鏑而頡頏英雄今悉化為朝露蕭艾誰復道之而名賢碩良忠幹義腹崇論宏議畢知竭慮所為補

當守之表犯

雷霆之威者乃令岑寂不章余竊愍焉比

公復出

撫右輔之明年三關六郡化翔威覃乃始於前所謂謬入而詩出者悉改正如初

而是輯始完璧不與以付天雉守蔣君重梓之且以觀余不佞余不佞昔亦叨廁省末獲睹斯編輯輒嘆賢良之忠謹籍以不磨而且有槩乎公之盛舉也乃拜手颺言於都哉余不佞於是窺公之寄志遠而厥功茂也蓋有六美焉彰上褒下明志表物鏡往的來神聖虛懷敏若轉圜吁咈既順批鱗弗逆故美在彰上

重校嘉隆疏

序

三

談時陳事建白從容情詞慷慨各就厥趨故美在褒下厚抱隆施翊正屏邪有投即契違道弗協故美在明志片言珠玉卑詞琳瑯無嫩不昭聞者興起故美在表物夔龍既遠箕比亦逝以今揆古庶幾見茲故美在鏡往世代相沿綱常弗謝後有作者謨謀允昭故美在的來具茲六美允哉乎公之寄志遠而厥功

茂也若乃

聖明在御求賢納諫若今二三元老及公
卿百執事相與更上條議洋洋纒纒公
固將繼今輯而哀集焉令百代而後獲
睹

明朝全盛乃在君臣泰交爾爾於時固有
鴻筆載序而余何知焉余何知焉

萬曆丙戌孟冬

重校嘉隆疏

序

四

賜進士奉議大夫河南提刑按察司僉事
奉

勅整飭大名兵備前工科給事中侍

經筵上郡王毓陽撰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一 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
輯畧所載者今不重錄

一 是編止據省署舊錄中多脫遺草率抄謄
未敢選擇往往憶及昔時海內所傳諸疏
及近年諸名公忠謨議論在人耳目者今
尚未備容俟購補

一 分類三十有五疏凡三百六十有奇中間
事屬經濟者率多掛漏至一事而經二三
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時務也

一 門類先

朝廷後庶事畧倣經濟錄及疏議輯畧例至各
類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隨抄謄早

暮序入爾

一 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
時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
取之以備參考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終

重校嘉隆疏抄目錄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科都給事中嶧陽賈三近彙集

卷一

君道類一

獻愚忠以答聖眷疏

楊清 大學士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忠 大學士

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湛若水 編修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瓚 御史

立本慎幾明法以保大業疏

沈教 御史

稽古修德以答天眷疏

周相 御史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慎五始以隆新治疏

任維賢 刑部主事

保泰九劄

吳時來 給事中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御史

卷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陳以勤 大學士

陳末議以裨聖治疏

吳嶽 吏部尚書

務學親賢疏

鄭慶雲 給事中

正國體以全聖孝疏

李儼 御史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給事中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栢 都御史

陳膚見以裨時政疏

曹懷 給事中

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疏

周怡 太常少卿

罄愚衷以裨聖治疏

王得春 御史

勤初政以保天命疏

魏時亮 都給事中

獻愚忠以裨聖政疏

管律 給事中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國用疏

傅孟春 御史

受言崇儉以光聖德疏

王時舉 御史

諫止聖躬修養疏

楊最 太僕卿

從儉納言以嚴法紀疏

周弘祖 御史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躬節儉以承上天以恤下民疏

嚴用和 都給事中

順天道以裕養元躬疏

舒化 都給事中

崇實政以光聖化疏

王之垣 都給事中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竭愚忠補衮職以隆治安疏

劉養庸 尚寶卿

敷陳大政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拭 太僕少卿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新政熙隆疏

張鹵 給事中

卷三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都給事中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養永

乞重天命以興聖治疏

何孟霖侍郎

法祖類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疏

張紳給事中

陳聖制以裨至治疏

霍韜學士

黜紛更舉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御史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中興疏

洪異御史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給事中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三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珪大學士

儲貳類

出閣講學以養聖功疏

周冕御史

早奉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羅洪先修撰

感恩獻愚少裨東宮聖學疏

霍韜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臣疏

唐順之司諫

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中允

慎選官僚疏

呂應祥都給事中

舉正東宮朝會禮儀疏

趙時春編修

早奉明立東宮大禮疏

高儀禮部尚書

請明立東宮疏

張居正大學士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宮闈類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御史

速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郎中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四

導成憲以慎藩封疏

殷士儋禮部尚書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給事中

卷四

巡遊類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兵部尚書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戶部尚書

止行幸疏

王好問御史

命令類

審諭旨以光聖治疏

鄧繼曾 給事中

慎諭旨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 給事中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都給事中

收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祺 御史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給事中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御史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 都給事中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給事中

重降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給事中

皇朝兩朝疏抄目錄

五

差遣類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大學士

憫人窮以昭聖德疏

楊一清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吏部尚書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俯從謫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停止差遣以恤邦本疏

張原 給事中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吉棠 御史

慎差遣以廣仁恩疏

郝杰 御史

卷五

禮臣類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 都御史

固政本以隆聖治疏

汪思

敬大臣優臺諫疏

李錫 給事中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臬 修撰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聖德疏

張嵩 給事中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 御史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張日翰 御史

皇朝兩朝疏抄目錄

六

召對類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胡應嘉 都給事中

亟圖覽本朝問以隆交泰疏

溫純 都給事中

進召對錄疏

張國彥 都給事中

好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辟左道以保聖化疏

鄭一鵬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屠僑 御史

黜異端以隆聖道疏	安磐 <small>給事中</small>
禁邪誘以欽聖福疏	李錫 <small>給事中</small>
辟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亟誅蠱惑遺奸以隆聖治疏	張紳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small>大學士</small>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卷六

修省類一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懼災修省疏	朱鳴陽 <small>都給事中</small>
自陳不職以彌天變疏	鄒守益 <small>祭酒</small>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small>主事</small>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何維栢
嚴天戒以保治安疏	張刑
謹天戒疏	霍韜
災異陳言疏	曾鈞 <small>給事中</small>
應詔陳言疏	鄭岳 <small>大理卿</small>
謹天戒以隆盛治疏	唐胄 <small>主事</small>
修德以應天數疏	汪俊 <small>禮部尚書</small>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七

嚴文修以答聖心疏	程啟元 <small>御史</small>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仲選 <small>御史</small>
修省以消天變疏	周瑯 <small>給事中</small>
停止造作以回天意疏	朱衡 <small>尚書</small>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small>御史</small>
盡修省罷造作以答天心疏	孫夢芳 <small>御史</small>
陳言修省以彌災異疏	何孟春
自陳乞罷以昭天戒疏	霍韜

卷七

修省二

修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修省陳言以答天戒疏	蕭一中 <small>御史</small>
修省陳言以副聖懷疏	顧溱 <small>給事中</small>
務實政以答天戒疏	彭汝寔 <small>給事中</small>
自劾以彌天變疏	楊言 <small>給事中</small>
修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small>都給事中</small>
亟修省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陳言時政以答天戒疏	段汝礪 <small>御史</small>
急勵聖志以答天變疏	秦武 <small>御史</small>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八

陳言修省以消天變疏 華 湘 御史

錄臣言以弭天變疏 周 瑯 事 太常少卿

修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 鳳

類報災異疏 高 儀

卷八

弼違類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 瑞 主事

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疏 李 春 芳 大學士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林 俊 刑部尚書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 爵 御史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 巳 都給事中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 瑯 中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 瓚 都給事中

戒逸豫以光聖德疏 高 世 魁 御史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 達 給事中

陳切務以裨聖治疏 王 俊 民 給事中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 相 卿 給事中

有言官戢愼士以杜亂階疏 鄭 慶 雲

慎政令以正國體疏 劉 思 賢 御史

擴善端以寬無辜重有為保聖治疏 陳 相 御史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 漢 卿 都給事中

緩雷殿工作疏 劉 魁 工部員外郎

慎事奪以全大體疏 雷 應 龍 御史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國計疏 詹 仰 庇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魏 時 亮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 穎 御史

停買金寶以昭儉德疏 李 巳

崇儉德恤民窮以永國治安疏 魏 時 亮

省無益之費以昭聖德疏 雷 應 龍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林 俊

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 維 栢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卷九

時政類

陳愚悃以裨聖治疏 霍 韜 禮部尚書

條獻末議以裨聖政疏 陳 以 勤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 信 正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 士 儋 大學士

陳愚悃以廣天恩疏 顧 存 仁 給事中

陳愚衷以復聖論疏

郭維藩學士

陳愚見以裨聖治疏

凌儒御史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履淳尚寶司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應詔陳言疏

王世貞都御史

敷求實政以永保治安疏

鄭欽給事中

初政第一劄疏

霍韜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鹵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十一

卷十

貢獻類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翀

停免額外進貢以昭大信疏

張翀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鄭一鵬

却異物以節財用疏

張祿御史

釐弊類

奏旨查明銀兩疏

劉寔給事中

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邵錫都給事中

舉正欺弊疏

劉寔

戒幸成以圖治安疏

林若庸御史

懲惡奸以保治安疏

安磐

復成法以慎杜奸萌疏

張鹵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御史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都給事中

舉欺弊以慎考選疏

鄭自璧

罷廠衛暗訪以安人心疏

舒化

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給事中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十二

卷十一

爵賞類

杜傳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鮮一貫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爵賞以彌弊端疏

鄭自璧

惜名器以絕厲階疏

金獻民兵部尚書

慎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 <small>御史</small>
慎爵賞以嚴主威疏	張九敘 <small>都給事中</small>
慎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漸濫恩以重名器疏	鄭自璧
慎名器以愜公論疏	許復禮
漸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重官賞以全國體疏	安磐
慎重爵賞疏	張原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汭 <small>給事中</small>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疏	管大勳 <small>給事中</small>
辭封爵尊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small>新建伯</small>
再辭封爵尊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慎名器裁幸恩以隆聖治疏	周弘祖
獻忠忠以永國善後機宜疏	張鹵

卷十二

國是類

去疑一專委任以杜神效疏	張達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small>御史</small>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small>御史</small>

正名義以杜邊惠職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忭 <small>都給事中</small>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曾忭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small>給事中</small>
正人心定國是以保和平疏	汪文輝 <small>御史</small>
用人類	
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small>給事中</small>
宜言官彰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疏	廖紀 <small>史部尚</small>
擴大公以贊聖治疏	霍韜
昧死陳言以效忠忠疏	楊名 <small>編修</small>
嚴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 <small>御史</small>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浦鉉 <small>御史</small>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small>御史</small>
欽奉聖諭疏	趙自吉 <small>大學士</small>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small>都御史</small>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small>都御史</small>

卷十三

援直類

乞貸直題近臣以昭聖德疏	張紳
-------------	----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章僑

保全諫官以開言路疏

鄭一鵬

陳未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容直言露嚴譴以廣聖聽疏

陳時明給事中

有愚直以彰聖德疏

陳迺御史

有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給事中

有狂直以崇實政疏

鄭大經

請審天威以弘聖德疏

鄭洛書御史

重言路以廣聖德疏

馬永總兵

均恩赦過以資修省疏

陳守愚給事中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光祿少

有愚直以開言路疏

浦鉉

有言官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御史

弘慶受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都給事中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給事中

開言路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御史

卷十四

援直

優言官以存大體疏

馬錄御史

有狂直以光聖德疏

韓楷給事中

有狂直以安宗社疏

葛鳴給事中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時柯御史

有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有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啟光

霽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兵部侍郎

垂天戒以有罪赦過疏

魏良弼給事中

應詔陳言疏

周天佐戶部主事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都御史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給事中

俯有狂直言官以彰聖德疏

張煥給事中

表忠類

表忠義以維世道疏

楊傑給事中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御史

錄忠裔以均恤典疏

章僑

廣恤典以光聖治疏

王治都給事中

錄忠義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錄忠忠以光聖孝疏

陳洪謨都御史

聞忠忠以彰聖德疏

旌功類

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沈東 給事中
陳洪謨

崇節類

額天願代夫死疏
披瀝血誠懇恩身代夫囚疏

張氏 楊維盛妻
張氏 沈東妻

卷十五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十七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節省以足國裕民疏
重國計以保盛治疏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敷陳愚見以闡足國疏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節內省以重大計疏
清查數目以裨國計疏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馬森 戶部尚書
劉體乾
黎貫 御史
鄭大經
李邦義 都給事中
駱問禮
張漢卿
詹仰庇
李巳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都御史

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彊疏

潘潢 尚書

淮益利弊疏

霍韜

慶益法以濟邊儲疏

郭鎔 都給事中

卷十六

邊事類

罷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慶夷情疏

楊繼盛 兵部主事
霍韜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胡經 編修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十八

平政令以定危疑疏

魯柎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疏

曾忭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紳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王燁 給事中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樞 都給事中

條陳邊計疏

楊博 吏部尚書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王希文 給事中

勘處倭寇事情以弭後患疏

李承勛 給事中

申嚴邊防以弭虜患疏

唐龍 都御史

議防虜事宜疏

許瓚 尚書

明賞罰以靖地方疏

鄭自璧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秉壺 給事中

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忬 御史

採衆言定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瓊 兵部尚書

陳末議以贊安攘疏

張鹵

經畧邊務疏

李棠 都御史

卷十七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時明

修兵政以固根本疏

管律

修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刑部尚書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張鹵

外戚類

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懷

惜名器以全威嚴疏

王璜

重名器以全威嚴疏

張仲賢 御史

裁抑威嚴恩倖疏

張漢卿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皋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御史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編修

遵成憲以昭典儀疏

唐胄 郎中

議舉典禮以隆聖德疏

王治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棐 給事中

酌議從祀先賢疏

周弘祖

重陵寢培國脉以息群議疏

夏言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疏

夏言

重陵寢黜邪佞以安宗社疏

胡世盞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盞

正祀典以光聖治疏

姚涑 修撰

薛瑄從祀議疏

霍韜

卷十八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賑濟疏 唐龍

輿地類 楊博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林俊

河渠類 霍翰

議慶黃河疏通運道疏

曆律類 華湘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鄭善夫

請改曆元事宜疏 廖道南

刑獄類 劉濟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曹懷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韋商臣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唐 樞密

正國法以光聖德疏 歐陽啟

申明律例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正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愷

守成憲以平國法疏 王濤

請詳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糾劾類 趙漢

亟慶倖臣以保新政疏 章僑

糾劾近倖疏 章僑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王廷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詹仰庇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楊永祜

黜姦佞以隆治化疏 林鉞

除大姦以信號令疏 孟奇

消姦黨以重朝廷疏 張原

逐儉人以端治理疏 王忬

乞黜貪縱內臣以昭聖斷疏 鄒應龍

黜姦闖以清弊源疏 林潤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二十一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二十二

黜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small>給事中</small>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small>御史</small>
庸穢不堪憲臺疏	朱伯辰 <small>給事中</small>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黜巨竄以消民怨疏	林潤
黜元惡究大盜以正國法疏	方鳳
卷二十	
糾劾二	
機參跋扈權奸疏	高時 <small>都給事中</small>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二三
劾奸貪驕肆武臣疏	謝瑜 <small>御史</small>
罷黜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small>刑部郎中</small>
糾奸惡疏	王燁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small>錦衣衛經歷</small>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small>兵部郎中</small>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small>御史</small>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采
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	張翀 <small>刑部主事</small>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small>刑部主事</small>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	二四
會稽廢臣欺君害國疏	鄒應龍
亟懲暴橫武臣以伸國法疏	浦鏗
糾劾狂悖武臣以正紀綱疏	張景華 <small>御史</small>
如佞大臣巧辯誣罔疏	謝瑜
亟罷貪暴大臣以隆治化疏	鄭洛 <small>御史</small>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終	

皇明嘉隆疏抄

大名府知府維揚蔣科

同知雍丘閔立

通判固原黃緯

推官汝南羊可立同校刻

皇明兩朝疏抄

二十五

按疏抄刻本無論近年諸疏當從剛正即就其中門類參錯篇章紊亂一檢閱間多有彼清於此物亂於終或一疏而前後兩刻之或甲疏而冒以乙名者字句訛謬板刻脫遺又其小者爾今俱稍為更定此後郡中諸君子幸相與堅持勿今後之新貴人又復增入致混原帙嗚乎前人悞矣後人豈容再悞也永肩斯言庶見同志 澤陽賈三近識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

君道類一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伏念臣章句庸儒柳蒲弱質遭際 盛時久塵仕籍既廢而與任每無平文武求進而進位乃職乎台衡頃當近倖干紀之虞遂山林優老之願驚駘又病豈有意於騰驥朽木不凋分宜供於斧鑿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 諭夫 主憂臣辱安敢避難

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征誠願以其力之所能為者圖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聖恩於萬一也通者遽蒙

召還內閣之

命屢疏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 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馬大禹之

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於茲故 天法

祖愛民動政日有華章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

治之效未弘臣竊觀正德年間 乾綱下移權奸竊柄始

則劉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內閣裁斷出於宸衷近臣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天人相應海嶽效靈奈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災層見叠出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效之過也臣年老久衰非但乞骸骨將就木既不能仰承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恩私下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疏爲五事爲陛下陳之倘蒙留神覽觀俯賜施行於治道不爲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哉然此特其大要若夫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之誠而事多苟簡兵政密矣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矣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臣昏耗之餘不能盡述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書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顛末以俟采擇者矣臣不勝惓惓愛君體國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

臣

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務決去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爲人君圖治之第一義也臣竊聞陛下在藩邸時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令紀善伴讀等官誦說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儉人俱不得在側故幽濟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化洽於臣民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祇循舊章選擇儒臣日侍講讀又聞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爲韻語以便諷誦至於無逸洪範等編尤加嚴究書史之外凡百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周且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

福

廣言外之意以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設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之後
 日御 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 霽色接以 温
 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義理
 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
 道于馬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於古
 某事當用於今某事善可為法某事惡所當戒 陛下疑
 神定慮默繹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
 人隆晉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
 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不虛
 設心常在於詩書理義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
 澄徹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之家國天
 下而無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
 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祖皇
 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資望深
 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 君德翊贊化獻即三公論道
 之意 列聖相承皆不時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
 與 內閣之臣議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太學士楊士奇李賢等所著三朝 聖
 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臣答問儼然唐虞都俞吁咈之
 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
 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迷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 清
 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以見人之賢否逮至 憲朝
 稀接大臣而上下之情始見疎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
 三年以後時 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
 昇劉大夏都御史戴冊等諮訪政務 面賜裁決昌大休
 明之氣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濶大臣不復接
 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律紀綱法度幾於蕩然 天啓
 聖朝而朝疏少 卷一
 聖皇誕膺 寶歷積年弊政剷除無遺廢黜奸佞登崇俊
 良嘉靖之治跡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擬議必由
 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 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
 千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自 朝祭日講經筵之外未
 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未聞 召對商高宗之命傳說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夫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無
 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及其久也壅蔽之患
 生竊弄威福之人或由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

取旨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有所論列亦乞時賜宣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不許忌避庶幾朝無失政國無隱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私息忽荒政而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盛時書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而復不得盡其言則朝廷耳目將誰托耶我國朝設立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六

塞則庶政紊矣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論列輒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褒之以所言有理其所建白多見施行言路可謂大開矣奈何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直為尚者每過乎激襲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辨論無休或數人而自相矛盾遂至上干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冀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主從諫弗拂者不侔似與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非聖德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願彼言

官雖涉狂妄猶勝絀然無涉愆直猶勝軟熟論事有過當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其必曰我風聞如此不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由而祛官邪無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入於弊矣嘗聞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在諷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則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

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不能知其詳悉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冬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入內閣上激聖怒降二級邊方用夫秩之論臣雖無據心實無私臣之昏老委不當用陛下雖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伏願陛下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今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詳覆奏上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曲賜優容置之不問仍召選侯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陞用豈但愚

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勅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由疏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為叙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孰不思所以自効哉

四曰宥過仰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敦 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 出震繼明奠萬國於熙平園群生於嘉靖推厥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位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禮至再至三既而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亦既兩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廣聖上因心之孝紛紜抵牾力持初說終當率眾伏 闕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

守

讓無忌在禮法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履 聖怒 士豐熙即中余寬奪下之 詔獄加之筆楚或充軍或民其至有斃於杖下者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但推原各情大抵徂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充軍者羈管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緝齒村氓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門所以節該大臣言官築有論列未荷 俯從近該御史張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覆題又復報罷眾心惑焉夫 陛

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未嘗終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摧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寬諒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悔悟已深叙而復之必當有以自効伏願 日月回照雷霆震威乞 勅該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九

生還鄉里為民者量授一官叙用不幸因讐致死者亦令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罪之人感再造之恩而凡為臣工皆興踴躍愛戴之誠矣 五日和衷 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釋之者曰君臣上下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民彙物則各得其所所謂和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疎而難親其分易睽而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上下不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憂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

用者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心豈憂臺諫受譴言侍
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
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
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是眾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
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
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
之道微爭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務
驕仇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者不究事情之虛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
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混淆於橫議或因一事之失而榮
其平生或信一人之言而輒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章
奏交構之辭幾成乎罵詈自古太平有道之世未嘗有此
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已責成
虛懷聽納 元首股肱上下相瀆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便
上之情必宣於下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
之患伊念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
聚猜忌之風以悖大成俗無崇儼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
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濟然大臣
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體包荒之象求賢如恐

不及見善如已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
物則孰敢不服示以和與禮之衷予以迂衡平之治大臣
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
矯為異所以為和不奇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大臣上殿
論事至有異同不謂不和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故和
凡其比周朋黨相善者皆私心為之也臣願 陛下
和德於上百官和德於下則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無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已乎未盡之年惓惓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寸之志 臣等伏願 陛下神省察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忠

先於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
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勅旨了劉健等
還著自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請臣家存 問臣
扶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蟬蛸妄幻之軀混麟鳳
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卿之銜品系榆則重拜問使
之旌麾天光被於綠簑露澤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有
今賤子幸乃並收寵並乾旋老當屯遘將危殆且悲且
歡欵枕授意令子代書效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無馬卿
遺稿於牀頭切史錯諫餘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 君身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
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
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
良謀 中興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
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大廉
靜光明其學負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
天度之權衡殿 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接非
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
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奸惡嫉

賢節善納賄招權口蜜腹劍結與援以固寵榮諂言路以

規舉劾鮮廉寡耻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

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

善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於鷹

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挾免張銳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貪死

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

子退小人為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

心念 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縱之源無以晏安

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散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

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

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讒

言以防深厚之詐欺惜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

力選將必登壇之材擁虛品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等練兵

必趨關之勇摩厲度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機

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

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之助後

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編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

政又上言曰煬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

滅絕况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

幾微之愾續叨 內閣忝與政務同官悉三壽之良獨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三

乏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
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隨時早臨御 文華
殿召輔臣密授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
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
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
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 宣撫巡藩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察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大
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
文仰承 德意會奉愈言繕寫二本以一留中以備 御
覽各以一付之 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四
拔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
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才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
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
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此 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闕十有餘
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在生之愆但蟻虱已弔湯沐之既
具大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
藏不能啓帝王心印之寶篋雌黃舊筆亦有愧伏翁口授
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習
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採擇則臣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 臣干冒威嚴不勝隕越

上下一心同濟 聖治疏

湛若

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姦邪之惡或規 聖政之缺皆當
聖德包容而未見繆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安
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事明
之 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
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危未有津
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夫舟之舵也公卿賢
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
力猶夫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
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
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舵之張弛舵
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
則凡在舟者莫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有恃寵壞
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繫舟而破之自以為安而鮮
不先者如 先朝之跡而不知鑒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
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者莫若親輔導知學
之臣欲不間輔導知學之臣者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
故一正君心而萬化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內外以之
人 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
劑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為蒙蔽天戒屢見不實脩

省科道大臣交章未或舉行臣恐如舟之舵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盡惑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違奪法司之獄刑賞稽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也伏乞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百僚以輔理戒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在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六

臣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續

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竄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祐 九廟有靈驚生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存如追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群望也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夫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其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欲為之流涕為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尚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竊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以勉修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斧鉞謹條陳四事一日澄 聖慮以鑒興衰一日親大臣以脩時政一日開問辨以新 聖學一日容直言以廣 聖德臣昧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葑菲見遺少加 採納脫或於 新政有補萬一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七

死其無憾矣。聖慮以鑒與衰，臣竊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必歸於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下事看委置之思慮之外，漫不經意，鮮有不顛仆者。仰惟陛下上承祖宗萬世之洪基，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人而應萬物之衆，所居者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委而不切於思乎？臣以為不必遠求唐虞，泛觀千古，請於孝宗一十八年，游至隆盛。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獲。聖慮究其所以，在孝宗朝其敬畏天戒者何如其恪守祖憲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諫者何如其培植國脉者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何如其使諸司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樂於効用者何如其至今父老言及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蓋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在先帝朝一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極弊，宸濠乘隙而妄窺寧府諸宗室，以此而連禍茲皆陛下在濠邸時目擊耳聞，非臣子所忍一盡言也。臣以為宸濠之變，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懼之使先帝守祖宗之法體，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窺。神聖而寧府諸宗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陛下於此固未嘗不為先帝惜，亦未必

不為寧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先帝之所以招亂，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一仰思之乎？今日朝政敬天法，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愛民，果能一一皆孝宗之舊乎？亦以有一二已蹈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登極以來，惟收元一詔深類，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喪之元氣。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脉，正切於此。收元之後，漸不如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臣又不知為何如也。臣願陛下凡一切舉動，溢其念慮，此在孝宗朝何如其在。先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先帝朝者，力追其所以如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五五帝，不難到也。若但苟且因循，漫不著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步日危，後之悼今，亦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往稷與衰之介，天下治亂之機。惟陛下其深思之。親大臣以脩時政，竊謂內閣大臣在陛下為腹心之寄，六部大臣在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曰元首明，股肱良，哉庶事。唐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不可岐而為二也。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而不在外，宜著實任用，不宜禮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事務託之章奏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不時
宜召相與商確政事故在唐虞二代聖帝明王行之漢唐
宋英君詎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
宗 英宗 孝宗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
大臣未開一 宣召 先帝時 朝政日非其悞正在此
陛下登嗣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相與
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悞者
不改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
切大體者宜御使殿宣召大臣相與面議斷自 聖心以
決行止如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 陛下不致多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宸聰豈為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為哉如大事大疑該更
部者 召內大臣并召吏部堂上官相與商確裁決施行
其餘別部并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宜召周歲之間不拘
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究
其心其忠其詐其正其邪其據誠體 國其固寵懷私久
則未有能逃 聖明之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為去留
設或不公不法縱跡詭異於人望不協於公論有違者臣
等料道官有所見聞聽其舉劾如是在位大臣不奉公守
法以忠 陛下有是理哉如是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昌
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有是理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我
社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詎辟之舊規非唐虞三
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爾况凡事當
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
拘於創立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也 宗社之福
下蒼蒼生之望者在此也開問辨以新 聖學臣竊謂開
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
人也生而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知亦未
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切于治道有補于聖心臣以
為非問辨不可故書曰舜好問孔子告萊公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易乾文九二論聖學曰君子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唐太宗開文學
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為一番更日直
宿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上奇
解縉等七人在 太宗時且夕侍左右承顧問兼稽古纂
述之事不虛寸晷自古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
社靈長之慶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問而得
之也邇者傳奉揚二日 經筵大小臣士無任忻忭 陛
下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

群望豈復有加於此哉然道在六經有是非得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啓沃開導聖心者要不出於此然天威嚴重下情惶惑而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放憚中所能盡意兼是三者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空談或者無益于治體在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威重賜以溫顏反覆問辨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一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虛聖懷究極所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奧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亦無負於格心之責矣仍乞再命儒臣於我國朝遠而祖宗列聖近而孝宗皇帝朝故事有裨於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編作講章進講之時序入一條相攬講論一以仰見我祖宗列聖保邦致治之意一以見陛下憲章述祖之心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成志氣不日強聲聞不日美政效不日彰者未之有也臣於陛下深願望焉容直言以廣聖德臣竊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史獻書工誦箴諫庶人傳語是古之人君舉動凡人皆得言之不特言官也舜戒廿百臣曰遠汝弼汝無面從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求諫為急也前賢范祖禹曰天下如入一身一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滯而後能無病從諫者使下通上意上達下情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間係言路而已我國家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朝廷用之為紀綱陛下委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乖方刑賞踰制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其舉劾言雖過當亦示曲全無非為宗社生民至計也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言而且罪之今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立君之朝當死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哉臣實不忍立陛下之清朝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國體可不顧乎先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蔽塞言路其初正類此而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臣恐陰邪得計巧飾成風忠良喪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辨勸戒不明縱竭節盡忠欲報陛下皆悞謬畏禍不敢挺身常國家之事若是而望體統正紀綱立政體清國勢豈有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君無犯顏敢諫之士臨事無伏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十一

曰 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能通罪至死晉平公且如此况不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擴山澤之通大虛受之量勿罰及無罪以失平明勿阻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喪士氣勿常差官校以搖人心勿濫賞外戚以重民力勿信任巧飾以蕪衆怨導崇 祖訓禁却時失虛已以受犯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禹湯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四事臣一得之愚感時念切遭值 聖明不知忌諱上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四

五

立本慎幾明法以廣 聖德以保大業疏 沈教
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天下之大主之一人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委萬幾之紛業一舉而係萬世之仰瞻苟頑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干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于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勿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隆若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自古聖智之君必致念於修身立政之本而加慎于重熙累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澤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承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五
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仰成不暇也尚復何言哉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不識忌諱敢試言之而 陛下賜垂覽焉臣嘗考宋儒之言曰天下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變也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是矣是三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疏其十目條舉今日之事而縷陳之管聞 陛下登極之日早雨旋霽五色雲見天

心之昭格是固有屬於鄉明而致理矣邇年米旱乾水溢
南甸之羸靡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異屢常方春而地
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
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
心仁愛之深乃時出夫驚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尚莫
禳夫召致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得否矣
然則敬 天之怒上帝是祇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
即位之後 親幸太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誠翕然於
聖作而物覩矣邇年來 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聽諫納言
甲不移乙道接法守可徵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六

下加志窮民者今可漫自怠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
而利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
則殺人者不抵坐似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蓋國者免殺
遣亦何以嚴悉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憑城社者
不顧村社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利者弗啻鼯鼠之
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捍而又從而決之則
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撥軍
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而凌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
有救其幾正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雨雪而先集雷
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七

武舉所以預待平應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
 動搖月糧乏而屯田之政勿修連營借給 山舒矣糧腹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弗習臨時以卒
 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事之戮不嚴於玩寇
 之官則曰姑青後効也而倉卒孰肯効死辟難之科不行
 於政衛之職則曰方有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
 機殆委之不察矣好究之萌歲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
 總督於兩廣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於行師者備非
 不飭矣但一旦多事飛報旁午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
 調邊兵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檄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八

狼兵不問夫所過之騷然統綺膏梁之子不習戎行而手
 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書而遙
 制閫外何在其為師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此不振矣
 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為臣綱則臣之得舉其
 職者亦由上之保全何如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
 端拱穆清而奔走群辟則既處之有意矣但禮分濶絕而
 情意或不孚揆事決策宰執不容于秉持而臺諫不容於
 補察議禮制度禮官無可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
 詔許直言矣言以切直者則以黜削不嚴恐長其漸而習
 以為常 勅同修省矣職勅不修者則又摺辱畢及將執

辭而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
 解而讒佞日眾臣為今日所甚快也人道之久本乎父子
 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分之限制
 何如其大則在於無違耳 陛下議隆大禮而兼盡至
 情則既行之曲賞矣但議論撓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
 孝本無窮已而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
 報稱而 位號尊隆各必須于考實自 王國而統天下
 天命人心固自有在也然始封之地 統緒當存而不可
 忘其所由興先 尊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為至也
 然 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九

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今
 日所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
 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以保合者何如而其
 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正乎內外
 則居寡之宜矣然 官闈雖近而大順所由關 儲嗣不
 可不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 國本為有繫本支
 期於百世鷓鴣警成而後家人嚶鳴斯 祚胤為無疆節
 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固也則必近嚴敬遠技能以
 養 壽命之源慎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在躬也則必檢
 姻戚杜請託而莫靈長之祚若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

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但言或有過心則無他惟陛下
採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省察
於念慮之微體驗於事為之著持循於朝廷之上檢束
於燕獨之時事天必脩德以召祥致治必法古以建極
御民必行仁以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
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教以布威君臣必孚
誠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
則聖德之治益以廣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
悽惓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稽古脩德以答天眷疏

周相

臣竊惟黃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陛下為中興
之主固正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以虧陛下
之聖清而張大善祝之臣從而文飾之竊恐諛佞之門漸
開大非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
於河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
此皆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
祭于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于今益烈今陛下黃河之
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清祭者豈不自異乎聖
人哉夫以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以一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下法
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古昔以大將順之美而獨
近採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決
非區區河神所能得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葉本從未
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為己力乎奉答神祝亦非所宜臣
仰窺明旨免賀則陛下亦既昭察禮官疏請之非典
特以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准其遣官祭告一
節以示不當從之意但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愚所能
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說者或踵接於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罷其祭修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止三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 勅諭天下臣民凡祥
瑞不必奏凡灾異蝗蝻即時報聞如此則 聖德有徵
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宗社臣民
不勝慶幸臣冒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野抄

卷一

三

慎五始以隆

新治疏

任維賢

臣伏觀 詔書內一欵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欵欵遵 臣惟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
幾而謹始圖終實其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
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
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
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孝 濬即著聞順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頒 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
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 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脫趾
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欣鼓舞易聽改觀願仰

皇明兩朝野抄

卷一

三

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 聖人
莫測愚昧難明最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潛疑於萬
一謂 陛下曩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
延接太疎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
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倖遂寢閣不行罪
本貫及或貪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 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正
在孜孜懇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 追尊之禮未隆思慕
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於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
今日也耶道以思至言以時聖嘉靖億萬年太平之治端

聖於此去故即新德前德... 聖機之會不可失也... 愚賤謹述慎始五事條列于左上塵... 王填參焉用瓦礫而顧織... 龍飛下... 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 下慎諸始也慎而可以善其後... 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符之愚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采納以勤敬自勵以荒庭自期光... 列祖之闕休衍... 中... 勇之景運豈惟... 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戶

一曰務學修德以慎出治之始蓋務學非博聞強記之謂... 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辨... 忠邪親近儒臣切廟治道... 躬覽畫奏察納善言窮天下... 之理通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勤則... 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感矣修德非彌文外飾... 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節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 天矯... 愛憎之偏以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敬視聽言動率歸諸... 禮嚴忿怒之戒絕嗜慾之萌此修德之大也而其要則在... 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而無非僻之干矣二者交... 養而日進則... 皇極以... 化源以清大本正而天下

... 可成也... 慎始...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英妙... 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若持衡不... 容並立... 人君用舍之際實閑治忽之機內君子外小人... 此泰之所以吉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 資殆不過此但董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 嘉謀忠言何階可達... 愚以為... 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戶

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 數召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不為虛文其... 經筵勸講... 亦須... 虛心盡下假以... 溫顏反覆咨諏有疑必問非盛... 寒暑不可廢... 侍御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諫多聞踰常... 格以侍之正心養德必有功也至若趨和承顏逢迎導款... 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奸人也招權市寵背是... 從非此奸人也而... 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 窺伺間隙惑溺聰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 其欺知之必去去之必央無係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 陰必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入以之而... 升庶事以之

而康唐虞少治可以幾也蓋之飛聲曰任賢勿去邪勿
 疑此致治之良規百王之末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置官自公卿大
 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職以隨事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
 又許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周伏讜論時聞諛復者似於
 煩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援據者幾於撥入指逐者類於迂
 闊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興
 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之必
 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獎借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六

以濟私假強劫以復怨詭欺驚愚言非急務曲以阿世則
 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冒無冗濫各
 得其分乃簡厥修周公之戒成王曰勿誤于庶獄庶慎孔
 子曰先有司此專任之意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
 以進學責講官以進退人才聽之銓曹通融財賦聽之民
 部據禮守經聽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奸殲惡聽
 之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行其言糾
 率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遷惑於衆口不阻撓以近習不煩擾以紛更臣勞
 於下功歸於 上天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諫則

昏又曰為政莫先於守法有言貴者蓋其患有官守者盡
 其職群策畢用庶政無廢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
 留心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共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
 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
 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其可忽歟今群縣長吏蓬選則
 上於銓曹而擬舉則由於撫按是亦守令之綱也秉心惟
 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懲勸之皆當賢者得以安其
 位而行志不肖者無所用其佳而肆奸此民之所以安也
 然而尊者易驕卑者易凌為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乙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七

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以忠厚為遲鈍或
 以老成為迂闊或以介特為簡傲是承順者謂之能辦
 集期會者謂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
 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喜擗擊或逞於怒將見
 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行之風泯矣臣愚以重責協
 恭不宜獨任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撫
 乏焉則科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薦劾必
 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設其幹理操持
 不無可歸而封章薦剡將或見實則亦藉者藩臬守巡之
 澤而博參臺諫與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 卷 內

撫按而斥陔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合力互察交
稽惟以人才為可愛而不以形迹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
留而不以好惡為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
遠不記其舊惡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則
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開聲最卓絕
者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歷書示勞或章服示勞或增秩
賜金或錄屏書績俾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任而超
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朱熹曰辛
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
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心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二八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防所訓文
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大德誕敷萬國躋壽域四方無金革之聲
口不言兵茲惟其時而何犯是不臆耶蓋宴安易溺儆戒
難忘而木蠹始於虫生法弊由於人壞我 朝兵將之制
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兼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
擇之慎悉繫其極奇制勝將不之良而舉墜振頽兵自
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畿兵不容置
喙以在外者言之苑整之胃本出膏粱而作養之方亦殊
曠缺上之所以致待厚其所以自期既多平凡苟且無以

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而蒞事又多玩愒卑
汚無以矯其習於後翰墨則不閑也騎射則不習也城尉
支資腹削部曲怙勢輕典靡不為之至於城池器械之當
修亦廢兼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就閱或督率而未嚴卒
徒懈於私後繼使非其素儲其或羽檄方至桴鼓雨鳴固
已睢盱震縮而敗戰心寒矣而况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
領無窮之欲鎮守欽之都司都司欽之衛所衛所欽之軍
旗家無餽儲身無元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
禦侮也 臣愚以為修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在素養
養養在申法武弁適于方其幼也悉養於學教之必至而
不狃於近規提學專其責守巡課其能撫按督其進第其
優劣而籍之以為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克任其官
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倖進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本兵
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勵其
氣節治其驕慢察其穩占上其誅求慎屯田之修飭馬政
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
有事之際將帥其兵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
耶若其才之可以推轂而投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文武
之科推選之制足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
策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二九

策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

其權何患將之不來豈不難哉其而不治也
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此保治之要法經筵之下留心幸甚

皇明兩朝疏

卷一

四下

保泰九劄

具時來

臣聞憂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
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履曆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
克艱厥臣尤叮嚀於叢桂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
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
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皞之世亦
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而志不同
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 臣是以憂之也

皇明兩朝疏

卷一

四十一

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為九劄 上陳大約鑒微
慮者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 永
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
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 新政以降萬世
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 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
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
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
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其為安樂怠荒也

從而告之曰是所為困窮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為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誠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托之陛下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陛下不識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伏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上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陛下天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為祈天永命之基伏讀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以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為切要此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為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矣天命益固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愚所深望於陛下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聖一

煥

一義也伏乞 留神 第二則曰端遊華人皆曰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陛下之過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于棠而傳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太祖與宋濂同遊奉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居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陛下退朝之後款遊幸甚處盍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或商榷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形跡諒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虛廷廢歇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賢臣猶恐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名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 留神 第三則曰 留神 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聖三

中

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主人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
 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
 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
 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
 有悅樂必至沉溺此不足別為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
 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
 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宜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
 不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
 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家甚可
 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
 皇明兩朝既批 卷一 四十五
 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
 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
 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
 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
 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 陛
 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
 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
 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 留神 第四劄曰 綸音
 臣誠觀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
 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

贊表也今 陛下得毋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
 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
 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籌咨焉臣愚願 陛下
 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
 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
 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
 不善而與天下共攻之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
 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
 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 帝王之度
 也故言雖善君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
 皇明兩朝既批 卷一 四十五
 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
 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承接群臣而諫諍謹
 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
 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
 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
 一親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
 下之意發一語尚一二事令諸臣 函奏可否臣見 陛
 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
 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臣
 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

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繪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留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崇之盛皆有 而折廷爭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 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心無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官然即堯舜以為病矣 愚以為此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二六

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 臣愚以為稽定 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 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 臣曾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為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見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 大庭 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 省覽則亦徒然無益矣 臣愚即請 陛下留意焉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

息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門 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上事矣由此審有不盡知天下事者乎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臣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 臣未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 臣願 陛下勿以不知自為耻惟以不親為愛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留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二七

第六劄曰 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 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書不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 嚴旨文聖未

協者有之事體未嘗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筆也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即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知也臣愚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 更之未為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嘗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修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節有 明禁祖宗設法防範奸弊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太舒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明旨已經該部執奏伏蒙 俞允 臣無容再喙矣但如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 內批以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視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為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備不覆奏擬議可

覆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不可據鼎以內降為必可行即置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步至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嘗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謂慎傳奉所以為優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弘憲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 虛言既而厭言官之不諫重懼者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 溫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扣 扈前吐其胸中之蘊故 皇明兩朝疏 卷一 四十八 聖明兩朝疏 卷一 四十九 諸臣之不憚切諫者無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茹以上齊直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為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司少卿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怡言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沮敷陳修飾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切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思歸甘隱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

斯雖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先帝 而先帝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美其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溫旨大開言路仍 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創為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抗誹謗之名則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一

衣衛訐之果挾私忿誣之因目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月之光將順不違又安有所謂抗違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照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即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舉指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一

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得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老終李默胡胥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謙致使天下奸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怨聲至今未磨也彼小人不過為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而乃使 朝廷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為寒心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為不申誣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未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

為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 聖治疏 方鳳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曆知應天樹極未及三月而降恩善政遍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况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 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三

四

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為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諸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震聽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已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躬 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及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爾等曲為救拔法司未敢止坐一死誰皇陶拜與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

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曆知應天樹極未及三月而降恩善政遍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况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 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三

四

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拾遺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即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輒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由 內閣調停而徑自批發者 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內閣師臣時 賜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議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權濫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類有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

聰明日啓而政善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欲以堯舜望陛下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
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
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終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疏

陳以勤

恭惟陛下剛健純粹之質與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
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發治象更
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有以自效其尺
寸而况臣曩獲侍 經幄奉 清光叨承 恩眷者垂九
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裨益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
之會其叩心瀝膽以效忠于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
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
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陛下紹登寶
極正履其始而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
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
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儻舉措云為一或
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歧途而泣
非虛言也臣為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為十事以獻曰
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
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
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止有待而

不言也伏惟陛下留意善覽焉臣竊惟人君欲有為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臣竊以為陛下今日之心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

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危殆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

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恒以保位為難在闈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母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母以一時之踈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嘗恐其禍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嘗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國家之祚垂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天人相與之際流通問問事存乎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求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而莫之懼及大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鼓桴莫喻其捷可不畏哉伏願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為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謹于始也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

遠禹訓商秦湯與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懋懋不敢忘哉
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
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
大壞固未易以更易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
制度或庸昧寡識幾與昔者之國無籍焉何以為治洪
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
訓立法以為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
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
為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
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可用之非其道至于 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訓置之
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於成
憲者一切遵率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界是為今日守成之
規所謂率由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
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六卷萬民可見愛
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
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于四方君門隔絕于萬里冤
痛結于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
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
大慰黎氓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
無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
便者 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嚴
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
溥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堪然戴土者乎此愛民之
心所當謹于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
之室茅茨土階大禹非食周王卑服民到了今稱之後世
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絺足履革鳥朱仁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見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
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下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
富而顧新于此其意或以一錢八帛皆出于百姓之膏脂
故下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靡費金帛有如泥沙
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感憂怨窮苦也伏願 陛
下以此軫念先帝所司食 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
治以前之舊籍一一遵行而又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
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
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庶
幾遂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

于始也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廢孝成委于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官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為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為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 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 七

運之斷 躬自裁決而施行劑量一出于 淵衷咨詢不及于近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古稱明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朝俊乂在官而所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若知良而不能知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為鑒于內外臣等一二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

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而折廷諍小人多阿諛諛者君子多為國廢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慎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賢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干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世君之于臣太相隔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

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遂使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退朝之暇即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簿書之外命極言臣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于始也人君以聽言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且至御前陳說此無他他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關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今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事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訂其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忠于國也不諫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忠臣杜口漸漬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

元

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右臣所言以 陛下美明天縱加之 銳意更新知皆優為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忍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主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 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效忠陳末議以仰裨 聖治疏 吳 撤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日獻其直無絲毫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慎先朝聖業無以報塞萬分徒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是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覽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 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交修而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也學是訓茲用克紹先王為有商令主恭惟我 皇上懸勳聖學 日御經筵不以 養德進道在是乎顧 經筵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辨之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

本

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容沃之益時方欲承靡暇而感動無絲毫實效鮮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悉議而審行之則咨諏善道詢納謫言諷明錫誥之風將復見於 今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 輪對 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丞相陳平曰一歲獄幾何錢殺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殺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尔自今言之大小

五一

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教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見群臣不過 視朝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儀即 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悽悽之誠自難以上達也 臣愚以為常 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親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參與可否九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汗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二番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人之則人品優劣職業修否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觀 天顏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凝矣敢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决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識未通練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諱觸逆鱗有弗違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加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耳不必加之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

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踵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 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故堯稱茅茨土簋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亦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下蠲貸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莫不延頸踵踵嚮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支用皆仰給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克則患伏肘腋豈直司 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决不可省而儲之不可不饒裕也若內帑則尚有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損從奢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久寔富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摻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 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己見凡有建白期莫敢為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用立而弊生令朝行而夕改意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卷二

卷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卷二

卷二

建議下各衙門議復者事果簡易可以變通宜時人人稱
善即 題復中丞請施行務有以應乎輿情事苟乖違徒
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復中明列是非不必曲
徇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
之私言官何恩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
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碍者大臣遂
有執 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
積誠布款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端永絕禍本斯功
實不謬而大臣之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元

曲以聽回解是自為之地而謀國疎矣脫有權奸乘機事
伏隱微其害未有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停封
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執 奏
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
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疏 御覽

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虛弱造和今雖軀就
平復是自天祐之然臣等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
小愈之後尤慎况以 陛下身為 天地 祖宗 社
稷臣民之至脈繫甚重不可不謹凡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
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息日服一日為
疾益添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不避介
鉞為 陛下言之夫 官闈深遠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
所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况於君臣之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元

乎然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為忌而不言之
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言臣等之
實少加 悉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
死萬死且昔聖帝明王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無求不得
無欲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暮戰兢兢居內
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
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
身體強固上以副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濟
子孫千億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
水之源木傷則枯水涸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體痿

弱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每謹於此
 此率多壽考又於其位而子孫最多末世之君往往不及
 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
 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
 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
 邪之動正心之道古先聖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
 者則莫如真德秀氏德秀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
 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本交戰
 邪正每相形真萬世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
 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文章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五

披覽凡義理之可養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
 微者究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任官揀擇其中其人醇
 謹端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
 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儻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至於
 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夕乃辭退朝
 之後以禮制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
 臨汝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存摯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
 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君身強固 君德
 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千億之福非惟臣等之
 幸實天下 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病

拂心之言治國者無惟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任願
 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五

正 國體懷群心以全 聖主 事 傲

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慮已用賢聖物凡我臣工

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輔政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陳所

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之喻從古則然

遂至遠近漸成否隔數人乘之或上譴下無所不至 國

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

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能不為固蔽之也今 世廟告

成而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臣下

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觀說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剛

明居上揆孤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疪此其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矣傳曰得四海之惟心以祀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

欲得四海之惟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

蕩之 思以昭雪幽枉與天下相忘於湯湯平平之域謹

昧死敢以正 國體懷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虛心以廣 聖度 臣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

之於萬物燕喜博愛未嘗有偏特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

死者 恩典欲復實請名籍未蒙 俞允又加應該選陞

差遣官員多從中阻格以迹觀之似 陛下尚欲較計

議禮異同而督過之未忘爾大議諸臣固守一得之愚

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天威自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

心亦欲以此獻忠 陛下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

於此拂戾之迹既以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真 陛

下平心亮察之也况忠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望釋去

前疑不主先入虜以無心示以至公向日打死竄謫諸臣

俯從言官論奏量為優卹叙用各該選轉差遣官員有常

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瞭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

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

以消朋黨 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機

人才不可槩必正當靖恭分理萬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

之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為的於天下使人無賢否惟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工章奏文間必牽引議

禮者十常七八或以擠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

成獄或以脫免罪逆或以舉亂 書輩無耻若助亦將

援此遮飾愈尤固不特廣會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

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

信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形白黑可

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意矣蔡京之紹述秦檜

之和議欺上禦下用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况 朝

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效之駸以成風臣見內外百司同

事則相傾同官則相齟肆其禰心以相詬病攻乎異已而

代之位者往往皆是也此豈一清朝盛事耶伏望陛下
察往古安危之故究群臣忠邪之實奮乾剛獨斷之權
以破背公死黨之私向之議是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
掩其非向之議禮非而行事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
庶府毋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仍前
諛佞無耻煩瀆天聽惡怒足為陽攻陰擠者聽臣等劾
奏降旨切責或即坐以奸惡之罪使黨與潛消時靡有
爭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十八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
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國維新之會矧庶職來同之際
尤羣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
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
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逢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
遺其道無由切見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灑視朝漸稀
章奏頻閣經筵屢廢雄心銳志不無少減於初年怠政惰
萌將大貽感於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過此而言
則日月侵奪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皇上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十九

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直言更
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皇上之身心
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姑未之及焉一
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
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然養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要
也恭惟我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於
禮無容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熬山一事推之夫為
熬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其能節乎為長夜之飲
則必縱聲色之欲嗜慾其能寡乎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
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名言今人以

可及乎今整山之事已往不可追陳

酒色之害今尤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

酒色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嗜慾為禹之惡旨酒為湯之

不遠歷色則血氣充盈精神強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永

頌矣 二曰謹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

訓乃有獲古人君膺智特達雖由於天縱而啟迪開導必

資於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內舉

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脩易為萬象咸熙則人君之

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於前垂洪庥

於後者賴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官申請未見慨

然舉行切恐倏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歲月愈邁

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瀆特為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理為要將經筵一事及時舉行

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

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於視朝故南面之訓著

於書未央之戒嚴於詩知此為重也 陛下即位以來未

明而衣日盱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

朝以來則似稍倦於勤者臣竊以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

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

餘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

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

幸無事至其宵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

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

勵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知小民情

以總理乎萬幾不惟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快觀覩之

私矣 四曰速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異人主之聽人主

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

達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常不允也未

常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致

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未審何如

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故滯滯

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使達於 宸聰耶

臣常因而數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

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有指

鹿為馬之欺南召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章

奏稍緩可也若於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利

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於尋常章奏則

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

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
 所以開治道而來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
 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
 卿周怡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
 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 聖旨皇上亦大怒而斥
 之為大夫談犯忌諱非巨慝也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
 若有被謫者之臣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
 路以寒矣夫願 皇上廣俞受之量夫樂善之誠仍召二
 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言至計因而
 畢陳於冕旒之下矣 六曰察讒諂孔子曰浸潤之譖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安
 受之翹不行焉可為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二叔之流言昭
 帝識上官桀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於此耳方今公
 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庶乎絕息且帝居九重君門
 萬里雖有讒譖無階上達近有一二內臣專權威福肆為
 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日切齒欲行中傷夫其所以中
 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或過於直則曰此人欺 皇上
 過於激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允從漸漬既
 久自不覺其入而發之怒矣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戕矣
 夫人臣盡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諫
 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無忌憚之為而

天下將至於不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家之
 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於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
 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虜猖
 獗 國計空虛其他皆理傷道之事不知其幾更改損益
 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
 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天下
 之治可徐而理也 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怒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愆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之談
 以徼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
 干冒斧鉞亦所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安
 縱諛承意諂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
 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加納仍由此
 以往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
 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於凡
 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咸底成績精明之志
 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即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禎

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 朝
 班得親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羣工在列濟濟跼蹐奉事承 旨莫
 不祇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直不入請託不至盡洗往
 昔專恣貪黷之習 清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夙夜
 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
 觀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
 之始正世道 維新之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眚不生化
 行俗易效尤不作 中國尊榮外夷賓服馴致 盛治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

今有未盡然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
 官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恣頑僧軍逞驕悍士踵
 流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不可長比至 畿
 甸淫雨釀災傷稼圯廬餓殍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
 醜尚多竊發頃者土蠻東犯永平倚峇西躡石汾荼毒之
 苦慘不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有將弱兵
 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 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
 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
 備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
 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 視政者加之意耳臣願 陛下

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說經史各析
 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為
 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可資啟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
 讀諸臣或輪次入直以時 召見以備 顧問要知心何
 由而可立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
 天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尊嚴外夷何由而制服講
 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服勤
 左右崇護 聖躬俾遊處有常度 幸御有常節則出
 入起居固有不欽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
 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

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中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
 關係重大緊切要畧開坐 上請裁確施行仍 召部院
 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
 而責之吏部錢穀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經制 國用
 而責之戶部 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而
 責之禮部詰戎禦暴當何以簡師練兵以安通控遠而責
 之兵部刑罰獄訟當何以明允 欽恤以使民不寃而責
 之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能以節紓民力而責之
 工部貞儉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之都
 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 時賜叮嚀

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
 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據事論劾使不敢肆况近日當
 事大臣多有誠心體 國其隆 委托正人布列是備
 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其 陛下宜及時將
 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圖理以預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憂勤惕勵未明求衣日旰而食苟
 非隆冬感寒不宜屢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理 萬幾不
 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 天命去
 存皆順逆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
 見速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六

此古帝王所以安 中國而撫四夷以成 中興盛治者
 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 亟與諸大
 臣裁酌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祈望
 恐悚之至

陳膺見以裨時政疏 曹讓
 臣聞上下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地泰古之 聖帝明
 王未有舍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 詔派澤寰區
 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復觀漢
 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真觀之盛尚延
 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感
 邪果左右匪人而坐蒙蔽之術邪嗚呼多岐之感涵養可
 充也蒙蔽之術膏肓可慮也傳有曰股鑿不遠在夏后之
 世開元天寶若出二君元祐豐亨分為殊軌其治忽盛衰
 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邪臣不暇毛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七

縷悉上瀆 聰聽敢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為六條伏乞
 推揚園之道採蕪莠之言親賜 睿覽次第施行臣愚幸
 甚天下幸甚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
 氣未定時也椒瀝未繁宗桃攸繁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
 關雎之化則齋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二曰勤召
 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 陛下
 初幸太學時聽經慈臣已頌求道之盛心矣第崇重雖隆
 啓沃未格規誡雖寓問難不施必也退 朝之後復御便
 殿或召元老大臣或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

罷試較之深官燕閑群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邪持以歲月功效自見三曰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一不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累朝舊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以勸百工也夫何柄用未幾二臣建明多未採納甚至回話以寡俊而交因有齒寒之疑所以屢疏乞休請骸骨之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如工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供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者也乃留以調用國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八

煥

五經掃地乃復賜勉留亦何賴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上哉必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治功可成矣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頓一咲昭侯藏敝袴以待有功 詔罷傳陞固有出於頓咲敝袴之外者矣近者內豎之請牋外戚之請第隨乞隨與大啟私門臣恐曠蕩之恩難飽溪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措絕不與乃所以兩利而俱全之也五曰重論音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蓋王言者出焉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旨意批荅間亦不出內閣如翰林院編修張潮奏緝 聖學以培治本乃批

曰該衙門知道不知所謂該衙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議言官交章乃屢批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傳稱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耶伏望用遵 成憲俱付內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令出惟行矣六曰禁偽行晉尚清談祀遂不板宋搥國是脉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蓋孔大聖也顏孟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墜近者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雖號為士大夫標榜道學互相推獎夷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欺世盜名以為利祿之階耳始則慕微而未流無所不至乞 勅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敦士習而崇正學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九

基

聖王教化之源也

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疏

周怡

臣竊惟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陳希世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事中屬荷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因論輔臣嚴嵩等專權內有先帝日事禱祀未能殄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極繫五年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續望臣一而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見復愈于三日乃終此皆蒙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答萬一惟朝夕仰祝 聖壽萬年 皇圖永固庶少盡愚誠而已恭遇 皇上膺天景運嗣登大寶念 先帝遺詔推廣德心淵滌臣罪召復臣職歷陞太常寺少卿臣以五年之繫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送母終年臣之際遇至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而飲二十餘年臣之殘喘餘生皆 先帝之所賜 皇上之所庇也 臣之願望極矣足矣何敢復望收錄召用此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來所希觀也 臣當何以仰報萬一夙夜深思惟願 皇上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野心少抒萬一雖然富貴壽考子孫治

安之久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福祿之道也學非徒然可能也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友也者講學以脩德之資也自古 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脩德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以職專輔弼師友之官也若不與大臣相接面商可石徒以揭帖進呈則精神終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碍何以作乎萬邦而感激天心自古及今未有是理古稱君臣相得如魚之得水魚不可一刻無水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大臣一面語乎臣實狂愚謹據千慮一得之見列為五條開具上 聞伏惟 俯賜省覽臣愚幸甚一曰定君志以脩德業君道之大在乎知責任之難責任之難在君與相古聖帝明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皆謂責任之難勝也為人君者豈天固縱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恣其欲自肆其情哉 天地神人是主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重也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懍乎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日惟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機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先定志

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政殿
說書必坐殿上而講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
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傳保之職三公之佐也三
公坐而論道我 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
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
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 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後
一輩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故大臣者以大臣近已
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傳者以師傳成已之德業也所以自
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與羣臣等無有畏心何所警惕徒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之臣者孰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謂
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君道矣伏惟
聖裁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所以
奉若天道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蓋則天命眷之君
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眷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
天下臣民是畔此天之可畏也古聖帝明王曰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天心常仁愛
之君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
不盡則天亦念之出災異以譴告之垂戒之欲其警惕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慶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
 不適聲色又曰遠者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狎于
 貨色耽于音樂流于遊戲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
 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所
 以警省身心發舒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
 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理識大體者亦多其善柔便佞不少
 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涼宜親近儒臣日講不宜
 暫寵伏惟 聖裁五曰勤朝政以勅臣工古人有言一日
 之計在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寅
 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明王必憂勤惕勵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王雷

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惰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
 子所其無逸我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
 昧爽之時昧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
 氣精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修政立事非曰小
 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
 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怠惰無怪乎政治之不古也
 伏惟 聖裁

替愚衷以裨 聖治疏 王得春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
 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
 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 太
 寶 朝宇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易聽即其直言無隱之
 求真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切受 簡書恐省兩浙未能
 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
 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款
 遺意或上有所關於 國體下有切於生民者條為八事開
 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於嵩岱之高而江海之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五 李

又何擇於涓流之細况臣備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
 曠懇之罪哉伏惟 詢謀不遺於狂瞽 兼聽旁及於萬
 莖 留神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陋少有裨於 萬幾
 其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祚者亦在是矣

一曰正官闈管閣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蓋上以事 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過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
 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閑者不知

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之一處乎昔唐太社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為盛事况今 皇上嗣登之初治法堯舜將陋夏禮之政於不足為者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以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妃嬪之數其餘婦女若未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官中者皆宜出之各歸 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感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三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置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

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則義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 帝 廟而饗 神胥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盡祭之義者此也我 朝建官置為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槩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與將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嘗以異端雜品而濫厠崇高之地慨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

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 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實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 聖天子之明禮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 帝王用之以福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詎辟寧損百萬之資而斬一即之拜其意亦在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匹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於 國家之輕重哉謂經營 官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為扼腕而興嗟也臣請 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汗穢衣裳庶官不及私昵爵因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皂而牧朝政肅清而四海之聞風必為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曰禁諂諛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
 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顧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
 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
 赤莖素黍并柯共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風則
 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卓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
 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
 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眾
 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
 也未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為瑞 成祖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
 栢花為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
 國家之瑞也乃降 璽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
 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
 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 治世而危 明主也今 皇
 上當履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勅下禮部通
 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
 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姦宄之變不時

據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修省庶 皇上敬 天勤
 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其休
 矣伏乞 聖裁五曰慎題覆奏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
 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誠敷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
 於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此非言有同異故下
 之該部議以覆請於 天子 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
 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於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
 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至言官論事
 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九

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
 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為訓乎臣
 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看持衡參
 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與論
 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容於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於
 尚同協輿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
 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撫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
 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臣秉執持
 之義則庶官懷畏息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世天下法矣寧復有違逆之患哉

伏乞 聖裁六曰清輸納臣伏讀 新詔款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派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日振刷此真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為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修舉之者寧不在於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脇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一

五

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校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驗收運送 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司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姦弊可祛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大奮 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雋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 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上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諭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阻自棄今遇 聖主旁招俊又破格超擢必有個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墮雖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於策勵耳臣請 勅下該部查覆先年選貢之例每歲於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於慎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已徇人之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二

六

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卒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
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非之於國及試
之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黜其人
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百薦之
士皆得以及時號錄賢能庶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順
兩司之權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八日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泗
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維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
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
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
忍言者矣况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瘁益甚今雖竣
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其屯住山嶺者
亦無以居皆賄賂相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
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
已其疾病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乎今民方枯槁而
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
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
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 允輔臣所請
專差刑部左侍郎朱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
麥四萬石運使餘糧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二

四十一

李

預備倉糧相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
因之不作臣請 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
一員詣彼經畫賑賑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
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
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
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二

四十一

李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朝一日至十一日復示免朝大小臣民咸謂我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臣獨以為皇上時衰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不但御門已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德化之意人心所在天命所繫臣敢不為陛下悉陳之恭惟陛下天地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八蠻歸向之主也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故忽人心屬望尤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闡門明目達聰武王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明王聖學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陛下勤於此焉即將舉於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迺今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御門奏事之傳免再申皇人心之所望於今日者哉蓋今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密中外拭目挽回者陛下之親賢勤政耳陛下一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諫於陛下者必曰先帝數十餘年不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天命者所當立斥者也蓋先帝初

年日勤政事日御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漢故一之學聞事心之旨數年後方始廢朝然先帝明於親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於制近習凡要緊章奏置置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滯蔽斷於去姦邪凡中官海臣素雖信愛一覺便斥夫君德最莫先於剛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朝政之廢遂致海內之虛遺詔所謂益愆成美端在陛下則陛下明斷英烈慈惠先帝即他年萬壽日隆尤不可息况今尚在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息乎昔周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漸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公主夫一宣王也晏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王孰謂朝政之可怠哉若陛下以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畧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侍成精神之醜毒也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不由宴安近侍者願明王之自擇何如耳若陛下以御門稍覺虛文懇乞斷然力行科臣所請并開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答務講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乾清早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日養心或

少於左右端坐疑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
 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將隆矣先臣
 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
 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其日暫以其事免 朝若 陛下
 出御太早舉難以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不綱而視
 朝無一定之限或太早或失遲暮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
 之限而人君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
 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
 皇明尚朝疏抄 卷三
 傾仰有年茲必不以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倖為戒臣
 固謂 陛下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
 聖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
 之屬望拳拳惟 天下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愛為心體
 天之行健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政動學為
 聖功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靜坐養心不溺於宴安近倖
 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辨賢邪慎賞罰
 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
 時召見咨訪若古之聖帝明王之整學汲汲者則百官政
 事可以允釐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付託可永保於萬萬矣

皇明尚朝疏抄 卷三

聖

獻愚忠思神 聖政疏

管律

臣謹按三平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拘於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緣古無專諫之官故乘
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
俗美良有由然今陛下負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
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勳
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而未暇逸也蓋比者陛下以大禮
未定 世廟未成無申純孝之心固不遑他務茲者大
禮定 世廟成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本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警說不忍堅守口之戒
不為 陛下獻馬臣聞為治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
以內君子外小人為太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曰太曰
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 國之盛衰歷漢唐宋之興替未
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於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
匪人博訪旁求勿循近嬖如此則 尊德庇民捷於影響
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閉
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
之協也君臣不協則上猜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巖穴
長往之思矣百揆庶務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誠

臣頃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

精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
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明王賞不避仇讎
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
強則橫橫則不可制矣是豈 社稷之福臣願 陛下賞
功勿使濫于廝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
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
聞王言惟作命發乎迺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觀望萬姓之
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
其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願 陛下於批卷之間亮事情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本

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
興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
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蓋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
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
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 今之制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貴
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僚貞度責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
來惟 諫官依違乖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願 陛下虛懷
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輪誠布
惻惠人 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
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

於變舜能之故萬邦

又禹能之且不難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
今之望 陛下三三帝四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積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 萬機之暇 賜

宵夜之恩融會 聖心而違之政事可也如直委以該衙

門知道固非臣寸草之心矣

皇明初朝疏

卷二

三十一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事 傳孟春

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閭門人君之德成於 恭儉故虞舜

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遺聲色尤謹乎貨利

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化猷而綿雍熙

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履膺天縱 洞察理欲之

幾 儉德性成克慎奢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

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接出 聖諭祖宗之

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以讀書使稍知禮法茲已缺少著

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

進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夫六尚之貧既缺則選納之制當

皇明初朝疏 卷二 三十一

陛下乃於從古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興繼蓋昭

盛德之至鄙臣仰體 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後于內

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及竊恐閨之

思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殄非所以增 宮闈之福

也如蒙 勅下各官量裁 百移其廢舊以養今日之所

進者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一以

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宮掖之費所以凝天和而迓百福

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該戶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

千五百兩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

之不足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
 恐不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 勅下該部重
 入為出不必取入 官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
 謂宋濂曰自古賢君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
 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 天命眷顧久而不厭明明
 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 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
 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以聲色貨利欺誑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益教化源 念宮政之當飭下之禮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二
 去歲期還 皇后於宮中以禮除教以為六 官之表
 率或新選既備舊後有餘乞 降詔稍令減放以遂物
 性思財用之當節下之戶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
 盈縮之由釐為會計實錄 上塵 宸覽庶集群議請求
 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繡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
 不必取而用之以滋冗靡庶 官壘之化以肅而協氣派
 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用有節將媲美帝舜德高湯不
 難矣

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舉

臣近親邸報吏部一本恭遇 太祀感激愚衷敬獻祈
 天永命十劄備 虞採飭臣工以降萬世治安事覆戶科
 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遇缺推用奉
 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都不究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
 等一本懇乞 聖明仰崇節儉憫恤民窮事內奏停買珍
 珠寶石奉 聖旨庫內缺珍寶着戶部買此來進用如何
 這等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寶忠直者治之
 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王者治之
 靈 皇上則好樂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三
 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污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垂
 乎萬世之勸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惡得無論臣嘗觀唐
 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出朝服賀曰
 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說之夫
 以太宗勉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
 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致者
 則恤錄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之諫豈不欲
 以 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
 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妃以下皆母得
 服珠玉錦綉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官賞賜無節焉

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
 其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
 罷超越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
 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
 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為寶者與上異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
 而不在彼况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
 下哉臣又知 皇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皆 皇上之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四

必不為乃今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
 矣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
 吾以至尊之威雖盡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不
 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
 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導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
 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况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遜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朝
 之臣鑿石星之轍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脂韋之習既
 勝骨鯁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
 不敢言其為鑿蔽之患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

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
 致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
 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從而淳風
 之或漓况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
 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
 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
 夫皆徇利以寶家士庶人皆徇利以寶身其啓交征之患
 不既大乎臣故曰開治道之隆污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
 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五

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
 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美觀之具亟行停
 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開儉德崇而淳化益隆
 矣

諫止聖躬論養

楊最

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
 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若初不敢又
 取逸耳欽此凡在廷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
 諭何為一至此朕探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
 欲假調攝脩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過于堯舜禹湯
 文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然可
 考未有欲 東宮監國而自托脩養者也堯舜既不肯為
 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為此哉堯舜性之也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六

不知脩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道可
 以成佛教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
 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
 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段所居之
 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
 哉昔孔子嘗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
 乎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
 豈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
 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
 有如周昌期期下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

道以純心契 天心以孝念格玄念一日二日萬幾雖勞
 目力以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瀆聲色保復元陽不求
 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
 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
 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臣尤不敢議自
 有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主議况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
 定裁臣今止云三代以上至于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
 且不暇及言耳 九重之暇肯一留意焉庶杞人之憂或
 可備韋弦一少助云臣昧死冒言不勝戰栗恐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七

從儉納言嚴法紀跡

周弘祖

昨親邸報偶 皇上有收買珍珠寶石之諭隨該都給事中魏時亮監察御史賀一桂各奏乞 恩停止俱未蒙 賜允臣嘗聞舜造液器而群臣諫者十餘人武王受教而召公反覆數十言於貴德賢之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之機尤拳拳焉夫舜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液器微物也受教細行也而律諫至數十人數十言者豈虞周之臣事此神聖之君當此細微之事不知將順德意而顧為此曉曉哉良以忍小者累大輕始者鮮終故明王慎德必謹於微而忠臣愛君常防其漸我 皇上嗣統以來 恭儉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八

德見之 躬行播之 詔令不一而足此天下所共見共聞也豈宜有是臣意茲 諭偶 皇上慮未及此决非 聖心之所安也敢冒昧再為 皇上言之夫錦繡綺綺奇珍玩麗自古目為迷心之醜毒比為伐國之斧斤矧茲珠寶寶莫不可衣飢不可食在天地間尤為無用之物而價置之騰踊採辦之艱辛甚至一粒一顆可當中人數家之產陛下亦安忍以數萬家之產而易此無用之物哉昔堯舜之世投珠抵璧下至漢文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後宮無珠玉之飾宋太祖戒宮中用翠羽 皇上 盛德配舜罔克即漢文且羞言之又何有於宋太祖乎此區區太馬

之心所以繼二臣而不能已於言也然臣之此言道其常耳而臣之迂腐如此尤抱隱憂焉珍珠產於嶺表寶石出自滇南他無所出今雖 諭戶部收買然戶部必取辦於商人須轉運於京今之二省昔之二省比其嶺表自張璉造逆以來 里蕭條居民半盜昨者會本揚帆直指徑逼廣城大將俞大猷閉關自守坐視其焚劫殺掠十餘日飽載而歸及賊去已遠有把總者復斬平民一家七首以充賊級僅餘一子奔訴大猷又杖而殺之即其在省城且然其他孤遠郡邑村落鄉井可知矣滇南自鳳繼祖倡亂之後民瘼自瘁 節日驕歸母嫂於 留都前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九

題奉 明旨 欽依無下十數沐朝弼視為故紙若罔聞知即遐方殊域奉絲綸隻字無不風行雷動會謂中上世臣而偃蹇抗拒如此耶即其敢於慢 君如此其他克殘淫害斬艾小民可知矣夫以此愁苦思亂之民朝不保夕又奚暇為珠寶之求哉兩地之採取既希則商人之轉販亦寡戶部將何從得哉縱有得亦必重貲購求於豪富勳戚之門臣不知其凡費積幾何也豈不甚可惜哉伏乞 皇上念茲民貧財盡之日正節用愛人之時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將前項收買 成命 特賜報罷若前大猷之狡猾縣閃玩寇殃民沐朝弼之狼心跋扈罪

狀尤着均乞 大奮乾剛齊以 國法則民命全而邦本
固臣紀肅將 皇威丕著矣臣干冒 天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李

躬節儉以承上天以恤下民疏

嚴用和

臣等近見浙江南直隸撫按等官各題稱杭嘉湖及蘇松
常鎮等府水災異常風潮大作田禾盡行淹沒人口悉被
漂流積骸盈川橫屍遍野其有僅獲生存者又皆身棲無
所露體沾泥口食無資待哺枵腹扶攜流徙之狀見者心
寒愁苦悲號之聲聞之額蹙即其受災深重較諸淮陽徐
邳山東南真保等處大率不殊夫 國家財賦全取給
於東南茲財賦所出之地供輸有常之民遭此數十年未
有之澤水我 皇上以父母天地為王道一夫不獲視猶
如傷矧東南億萬赤子淪胥以亡可立而待寧忍置之度
外 德澤略不少施則夫 敦節儉之政俾浙直群黎尚
得解倒懸而延殘喘者詎非 恤災傷固邦本第一義乎
欲 敦節儉宜從 服御裁靡費始今蘇杭織造南京供
應機房織造原非係 祖宗額設其所需一絲一縷皆取
諸民間而用之者也小民當年穀順成熟不樂於惟正之
供偶值水潦凶荒此惟救死而恐不贍正我 皇上宵衣
旰食殷憂民隱之時雖 發帑濟饑破格寬貸猶恐不足
以拯民於危溺也然且布 蠲賑之仁言解衣被之實政
錦繡文綺競奇巧於機張金彩雲霞貴輝煌於杼軸匠役
廩餼之給顏料採辦之征民不堪命未免傾產蕩資以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一

言

賦竭繭絲取浚膏血東南垂斃之民何忍使至於此極乎
是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谷中虛則揭稱額徵歲造段疋銀
兩其數難以徵辦合無停免浙江布政司叅政王世貞則
奏稱地顆粒無收有秋絕望欲將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
項悉暫停革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問明則題稱 國家
上供之需將無所出欲差緩諸征以為救時之圖南京工
部尚書林雲同則因供應機房錢糧無處至欲引疾求去
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則奏稱江南水災尤為異常欲
停止供應機房織造無非日擊時艱效忠 陛下期為
社稷固萬年之業浙直活萬姓之生是以交章題奏相繼

皇明兩朝疏

卷三

六三

七

陳 請大有見於時勢艱難不得不如此爾先儒董子謂
天心仁愛人君乃先出災異以遣告之今河決海嘯雨水
為災實 上天仁愛所在也仰承之策宴容緩圖昔虞湯
表正萬邦必先子惠困窮茲民溺水於昏墊可虞其為窮
困極矣俯恤所加豈曰無要伏願 皇上欽崇 天道
體察民瘼紹 成祖不進泥濯之良規循 仁宗念民減
織之家法 特發 勅旨將蘇杭織造太監李祐南京供
應機房織造太監趙玠行取回京其已經織完者責令作
速親自齎赴交納其見織未就者伏乞 勅下工部移文
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委官如法織造遇有織完陸

續解 進至於物料缺乏工緒未起者俱行停止免織以
備 皇上軫念東南至意此後遇時歲豐稔民困少
之日先今所織取用有餘仍望 務從省約免行傳奉織
造應富於民知或 服御所供不可已者並乞 勅行蘇
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遵奉 頒去花樣顏色丈寸尺
數自在於各織染局內委官織造完解不必專差監臣前
往提督徒增地方勞擾且於 極明認有違其一應應
該 蠲賑事宜併乞 勅下 蘇杭嘉湖蘇松常鎮
被災分數或將 蠲賑米量與改折或將以前帶徵
錢糧悉為豁免或將 蠲賑官銀候豐歲徵或將蘇

皇明兩朝疏

卷二

六三

七

抗船商稅課兩折運司私鹽及新開事例應解贖罰等項
銀兩多寡不等留備賑貸如兵餉不敷亦於此通融處給
毋泥故常議擬停當即便題覆請 旨移文各該撫按查
照動支務在救災恤患弭盜安民通候下年秋成之後逐
項徵銀補還照舊起解不缺如此則浙直民庶雖未蒙
發內帑之銀留轉漕之粟獲慰目前饑饉然蠲免多方荒
歉有賴咸知 皇上愛民一念直至省在躬之服御 惠
遠地之蒼生視夫夏禹惡衣而克儉於家周文王而懷保
於邦者同一揆矣其與徐邈以比寧不同此感戴祝願之
誠我臣等下情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順天道以裕養元躬疏

舒化

夫人心天地相為流通天地陰陽有剝復之機人心陰陽亦有剝復之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陰陽始復由微而著循環不已無有悖戾此所以巨萬古而不磨人君有參贊化育之大權有裁成天地之重任是造化消息之機恒寄託於一身則夫安養微陽以成至健之體者誠不可不知預養之道也恭惟我 陛下承乾履坤 受符握命以勤交脩是 陛下之神即 天地之神 陛下之氣即 天地之氣更由此而充養之有不常安且寧乎惟今 冬至之期乃一陽之候天地元陽於此時而復人身元陽亦於此時而復其機至微易於傷耗存之則為性命之根耗之則為情欲之感故存養之道以清心為本以寡欲為要心清則欲自不動欲寡則真氣自回凡有尺寸之軀者皆宜愛養况 陛下為 天子之貴萬民之 主法 天以自愛者可少緩乎昨觀 聖駕臨郊 御輦尊嚴 秉容端肅道傍之人無不懽呼鼓舞願 陛下萬萬歲為太平天子况 臣等備員侍 御時依 日月之光分則 君臣恩猶父子豈不欲 陛下常保安寧以席 履誠之德於無窮也哉但 臣等日侍 左右瞻候 天顏視朝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四

艾

郊微聞有寒咳之聲是皆元氣未充調燮未至使然則夫乘茲陽動之機以勤保安之道尤不可不切切也伏乞我 陛下審此天地之機求諸身心之內 愛惜微陽 勤加珍攝凡一切情欲之私有妨害此心者必知其害而遠之使一點微陽之氣寧靜於中然後能由微而至著由一而至純則 陛下之精神與 天地之精神相為清寧精神既完性情自暢隨處俱是樂地豈一切聲色惟娛耳目者可彷彿萬一耶臣實冒昧片曝以 獻倘得 陛下鑒茲芻蕘行之日用則悠久無疆之福與 天地而同其永長群工萬姓實不勝踴躍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五

艾

崇實政以光聖化疏

王之垣

臣竊惟及時圖治者 人君經理之弘猷也際時陳愚者 人臣効忠之大義也茲者恭遇我 皇上隆慶之二年 履端伊始中外人心莫不欣躍鼓舞以為華生 聖明之世而冀見德化之成臣愚切念我 皇上向在諒陰之時 諸凡政務或行之而猶有未盡或言之而猶有未行天下 臣民固得仰窺我 皇上孝念之切施為弗違也茲既日 月云邁 聖孝漸紓正我 皇上總攬 乾綱勵精 宵 旰之際也然 帝王之政務其大不務其細貴其實不貴 其文臣待罪該科不敢以瑣細繁文冒瀆 宸嚴惟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六

朝廷之大政望 聖明以崇實事不越於 舊章志期收 乎 新益伏惟我 皇上省覽焉一曰 臨御崇親政之 實臣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裁庶政而能興致太平 者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百官有奏事之例 成祖 文皇帝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 祖宗親政如此萬世所當法也我 皇上即位以來 御門聽政復 祖宗視朝之典矣但各衙門奏事或拘定 起數或泥於舊套瑣細事情煩瀆 聖聽 而奏雖殷治 理何裨臣謂宜通政司凡天下章疏惟有關 朝廷大體 者 奏其略節請自 上裁其各衙門若有軍國重務緊

要事情除先期具 奏外許 面陳所奏如已經 御覽 即以 御批傳示如未經 御覽我 皇上退朝之後 留神詳覽施行其一應尋常 題奏仍遵 舊規茲則 朝廷大政洞徹 淵衷奏事非虛文 御門有實政二曰 講筵崇治沃之實臣惟 君心為萬化之原而講學為養 心之要然非靜專則義理不入非常久則涵泳不熟我 太祖高皇帝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輩日相講 論我 孝宗故皇帝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 祖宗 務學之勤如此萬世所當法也我 皇上即位之初 首 開 經筵 虛心聽講 繪音 賜宴大小臣工莫不懽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七

頌誠一時之盛典也後以天暑免講自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至今年正月夫一歲之月免其大半一月之日或風雨 則免或政有妨則免闕畧如是欲望 聖學之成未也茲 時 三陽開泰 萬象融和臣願我 皇上早開 經筵 嗣後非大寒暑勿遽免講庶諸臣納誨有常 聖學維庶 無間所以培養 聖德者在是所以總裁萬幾者在是 講筵非虛文治沃有實效矣三曰 召諭崇延訪之實臣 仰見我 皇上以賞邊 召大臣以錢法 召大臣 諭 閣臣以防虜集議 諭部臣以 覲臣錢糧諸凡 召諭 不一而足我 皇上留心時政誠 宗社生靈之福也但



賜召者請門承旨賜諭者且疏復命我皇上
德意其美而諸臣仰答尚覺間隔猶不若祖宗時召諭
輔臣直至御前從容問對之為詳且盡也向者言官屢
疏請我皇上幸御便殿咨詢治道復蒙溫旨俞允
尚未施行臣意我皇上以山陵甫畢羨塋在念有所不
暇及耳茲者時當天地交泰之際又值我皇上訪落
群臣之期伏乞修舉祖宗舊典時御便殿或召內
閣六卿或召四朝群牧賜以溫顏俯垂清問凡臣
工之忠邪生民之休戚遠方之利病時政之興革諸臣必
有能披瀝忠懇為我皇上言者矣夫君臣協慮共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六

言論奏即便言過激切事未詳妥亦宜俯賜優容以
廣言路若有言能中理事吏的確尤宜即賜允納施行
庶言官樂盡其忠實政大有裨益矣臣質本庸劣學復疎
淺具陳四事深懼不足仰報聖明萬一然大馬愚忠不
能緘默伏願皇上留神採納天下幸甚臣愚幸甚冒瀆
天嚴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九



勸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竊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之所

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君之過失而不諫

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于臣子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

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

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于一堂之

上言者無費辭受者無難色是之謂至治三代之下人君

于其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

嘗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

聖體晏爾遠和且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虞覽

其間千百數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于 陛下心身之

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 感動覺悟 添宮幽

邃之中有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

小心翼翼武王之以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

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觀 聖旨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遠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答也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

三法司自執事之屬也故凡金匱遺秘錢穀甲兵刑名土木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口該衙門知道可也至於

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已而不在人也夫臣等所言

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非先儒之言也古先帝王之

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也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

當采而行之使真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以為言官

失言者之戒今徒諉之于該衙門毋乃以其言為常談不

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所拂戾于

聖心而為是距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于距絕人言

傳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

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

可得乎其矣人言不可距絕也臣等竊思今日如此之批

答非 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

匿不以上 關或標擬不由 內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

病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之聰明為國大慮其罪

浮于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

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于攬權 有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 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寧者其弊正在于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又忍蹈襲之耶臣等職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竊念騰章于數千里之外待報于一二月之間心有餘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之言不足聽也不足惟也今老臣耄耋杖起于朝法家拂士襟連于 國其所以排琅玕而叫閭闔吐忠朴以報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十一

所以失忠良之心塞諫諍之路豪傑解休奸邪萌志聰明日蔽于 上惡政日加于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于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萬機而不間于旦暮之功俯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言切于身心者務躬行之不怠利在于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 君身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

竭忠補衮職以隆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臣一芥草茅謬通任藉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邸臣職雖微賤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 啓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 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無不乂安而災疾未消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樞柄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皇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 精神意氣漸不建初臣 潛邸舊臣也夙心積慮豈忍忽然謹條列五事冒死為 皇上陳之伏惟 帑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十一

一曰保養 聖躬蓋 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 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機之繁 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心先失其振勵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託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疑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眾欲之攻如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

福端在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蓋 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一政一令出自 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臣工欽手屏跡竊美威福者誰與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私欺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欺臣未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勵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

皇明兩朝疏林 卷二 七十五

明作之志獨觀 萬化之原於凡用入行政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恭以 聖裁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蓋人主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欲以縱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有 國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 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之數不下數十萬矣求珍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鑲金雕玉之飾淫巧之技騰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

實用果何所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即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 上或言 君德之臧否或言 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愉邪之夫反生 猜忌讒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也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容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順其情言及 君德而反已自修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言及人品而舉錯必公言及時事而酌議必當如此則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之臣 國家之幹古之聖帝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降重其委任是以 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風旨而肆為攻擊以泄他人之憤迎合權要而互相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臺諫之臣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所利而為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庸劣揣分遠愧於逐臣而班行濫竿於 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首於林壑

皇明兩朝疏林 卷二 七十五

乎非 盛世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鱗之忠怒其
愚直之罪有 詔賜還布列庶位廣仁宥於既往作直諫
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獲載而諸臣之感恩
圖報於將來 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
改省臣雖干員介鉞死亦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
之優容臣即叨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愧矣并臣所
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為
此具本謹具奏 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五

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 斌

臣自通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
濫廁瓊闈未效涓埃旋蒙調漸綠收錄薦歷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官威儀快覩 天
顏咫尺謏辱 甄拔遂貳罔 列感激 洪恩誓圖報塞
願臣駕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異群徒循驗寄之舊茲勤
千慮之積用獲一得之愚謹以時政之大有關於 國體
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六事冒昧上聞伏乞 留神詳覽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懇祈之至緣係敷陳大政
切務以裨中興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五

一曰修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
四方人員無問大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
之利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
以 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引奏竟成
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屑不足以從聞聽行之既久
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
時間亟 清問下及為差使舉朝政觀萬方易聽下民因
之鼓舞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莫
速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奏之事故務擇緊要重大者
如某處奏何火異某處報何聲息某官保舉何官員賢能

某官恭幼何官員貪濫其他稍碎不必瀆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遠 聖心日誼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戒惕
 矣至於講道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若經生俗士尋章摘
 句為也 臣愚欲乞 皇上於 講道之後即與大臣商確
 政事評論職官咨詢風俗料度夷情止有條對失次欺蔽
 不忠者科道官得以而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脩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
 練施之政事固有不得其理者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
 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十一

至矣第 乘輿出入傲驕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
 式聽 居尊之體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
 兩北貳郊駕旂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
 示臣庶至於行禮之際仍 物該節諭令執事者雍容雅
 務毋致贊呼迫促拜跪參差庶乎致敬致慈各竭其誠來
 格來歆並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憚無息之容宋
 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少按官官宴
 之時多無息之間正謹獨之虞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退
 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靜重詳繹 祖
 訓熟閱奏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

見食息起居威儀不感前後左右閒隙莫窺涵養精純
 天德於茲日懋神元翕聚 聖壽為之日增矣伏乞 聖
 裁 四曰降心齊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處其理者宰相
 也古稱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
 之所係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
 擬之未合惟中 諭以示公苟啓沃之可從務 命允以
 示廣而為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共據為禁之忠
 受善責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以公鑑別惟明
 深惟誠偽之辨取舍攸當務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
 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十九

設以為耳目之司故史稱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
 謫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
 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
 者 朝廷之後乃有中官群歐御史幾殞節奉 聖旨將
 許義等拿送法司重究又申 諭王廷等紀綱法度朝廷
 自有主張臣竊謂 乾綱獨奮將必重懲群惡追究王使
 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王
 使者不究矣李學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于此大紊
 恐非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
 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蘭官志肆司隸校尉尚得

以礮諸市今許義一賤厮耳御史纔行糾參即被毆辱身
命未保謫調隨加解風憲之官以快近習之忿重不諱之
譴而輕無 君之誅傳之海隅遠夷將謂 中朝御史被
內臣痛激幾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
人敢於 朝堂之間肆行克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耶
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 君辱 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顧不求首謀之人而薄示加功之賞耶夫御史
巡城據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驟遷
以獎之平生意氣如此沮喪甚矣況謫之乎學道一人不
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愚欲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 憲章以示懲創其御史
李學道仍乞 勅下吏部議擬仍令照舊供職耳目無所
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官寺知警而荷工思奮矣伏乞 聖
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家控制夷狄闕堡星列將士
雲屯督撫分關調度備亦密矣承平日久邊事日非黠虜
跳梁為謀巨測頃者遠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
諭申飭每履 聖懷其所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軍旅
之務自古為難西北之患于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自擊
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
為壘中之勝算也今眾言盈 廷群策角立督撫動有型

肘行多顧將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勳業耶臣愚以為備邊
御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
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
其文法假以歲時一捷具錄小切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
於三年無成冒破欺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
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虜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勤朝講重返納以臻新政熙隆跡 張 函

仰惟我 皇上丕受 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嚮慕千載

一時臣祗以職任事宜塞責應 詔未即盡言非敢默也

固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行事而臣固

未得其所以言也今自冬徂夏已歷三時謹以三事大端

頗有明徵而萬政弘敷蓋此攸繫者上為 皇上陳之一

曰 早視朝以肅觀瞻臣惟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

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所最急故憂勤惕勵為帝王相傳

不易之心法以致治良圖誠未有先于是者我 太祖高

皇帝大訓有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十復出追慕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十二 聖訓

罷又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

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平

率先是訓今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 視朝太晚向當

先帝梓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晚固以此時 奠獻

几筵瞻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本不欲遽嬰機務之煩

若此者臣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免矣 山陵畢矣雖

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屬望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

為 祖宗既退朝之時遲遲晦朔或晝漏移刻鐘鼓方鳴

或曙日盈廷班行未就又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

且臣僚所切望于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

見諸臣退 朝各清明之氣盡消簿領之程又促恐或廢

事實切憂懼是于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答其心

先帝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儀故

復以益愆成美托之 皇上今若常 龍飛虎變之初而

不隆 宵旰明作之績是于 先帝之付托者而不有以

成其美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急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

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祖宗之舊亦非欲 秉燭視

事以為過甚之勞惟望 明初發而視 朝日既出而

罷朝則截有規程人心既定時方未暑 聖體亦安所以

樹萬年四海之觀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 經筵以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十二 聖訓

啓沃臣惟帝王之學雖千韋布不同見聞之功由于積累

則一蓋人心易危道心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

之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

時少故必功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為又經以載道固

所以盡帝王之心去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

法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亂而一代一朝

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學之功必次第詳陳

始末志述則知亂生于治而圖治為難否多于泰而保泰

為難邪問于正而去邪為難善雜于惡而從善為難其用

昭鑒戒而啓經綸故必義不間越者而後始綜其條貫

學資若德誠非易易我 祖宗披荆棘擗甲冑於時之至
難學而學者莫先于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為 累朝世
守家法在 先帝初年其輔臣頌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
寸陰始終念 高宗之博學大極典讀之與細包史冊之
繁可謂修為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廢學為
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宥密疑神恭默體道于諸臣所
進奏講章直講必詳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心鼓動所望
以紹 聖學而甚至治者何如也夫何 經筵方啓而即
罷 日講間日而數罷近復蒙 宣諭 經筵日講俱暫
罷停臣愚以為勵精之初即其如此駁循以後更將若何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十四 人
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為 皇上言者經今數日杳不一聞
夫近代人主有能開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特書以示
褒與 皇上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頒即默不以告
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速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
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于韋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備
于章程惟望 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有定期
矣非關遇 大朝會典禮其功不宜少停 累朝所御
經筵口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為簡捷避忌其義輒
為間越已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暑繼以盛夏將臨 經
筵難十且儀宜且暫罷其 日講之儀固殊為簡便仍乞

實諭照舊施行于 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
更乞 親賜討論至于 經筵事宜亦更乞 裁定是後
寧期簡約而常行無苦議文而暫廢所以收存心沃心之
實功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 顧問以決壅滯臣惟德業
成于上下之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自我 太祖首著
君臣同遊之篇 列聖相承以為太平我 孝宗每與諸
臣論事多或連日夕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藹然家人父子
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播至我 先帝為西苑春遊
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策諸臣格心謹論造膝嘉謀
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 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八十五 人
惟 皇上輿望益隆曩臣嘗以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
入為 請即誤蒙 首詔嘉納今既數月矣羣臣既無
召對之命輔臣亦無 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
况今士風傾側國是倉皇財用詘乏甲兵疲敝凡可憂甚
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乘以虛文
怠玩之人心固固不知其所終者故以此切望 皇上
急為改圖旬日間于退朝之際或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
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臣等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從或
親給筆札或第為 面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
各舉數端即陳所見其言宜慎勿浮寧累勿泛必求實用

以濟特艱既畫群情隨加 聖斷果當可採即 賜施行
如 日月一照臨雷震之震發畫決凝梗大致訢合天下
雖大庶務雖繁固可自 皇上一言括與之而有餘所以
聖 明目達聰之機要者此其三也凡 皇上即位以
米間多浮議即今臣民之疎遠無知者尚有諸臣民章奏
多不 省覽 官中鎮日惟事遨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
勵精之跡以行之也三者既行則人心悅豫 義問宣昭
聖德益崇訖言自息凡臣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者始
可期次第而舉矣臣犬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隕越惟
皇上為宗社臣民之留意焉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三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
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
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
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
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庶知風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光明高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
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
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經筵者三事條
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 經筵以養 聖
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
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新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廢
下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
國子監祭酒今養病曾 銜翰林院修撰今摘官呂柟道德
深純經學緝熙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

未選士類莫不惜之乞 初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術侍 經傳使持蓋止論思感沃之出其有巧言令色便僻 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為善類之黨則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日夕承弼 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辨臣聞 太祖 時宋濂嘗講經從容 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 奇等日造 辰前承 顧問瀟灑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亦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上怒至於 聖躬過 勞為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而 聖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勸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 皇明尚朝疏抄 卷三 二

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 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 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 之功莫肯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 方纔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自生日與賢 士相親則放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即此心而充 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 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在去處令講官日 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二 三

既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 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 之謂也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父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八言起巨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勸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故有所傲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

五

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傲實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逸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羞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異則耽樂之心勝故

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親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

進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兢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處廢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太學士楊建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

編

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遊克念之訓存傲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乞重天命以興聖治疏

何孟春

臣聞 國運常與天命攸眷 帝心簡在衆誠所歸

陛下興聖於南維配天於北極 藩邦之號表於徵兆莫

之為而為曆數之傳形於誕敷莫之致而致 陛下應符

而出躬受天命蓋自知所重踐祚以來心存聖治固宜思

所以興之矣臣限守炎荒遙瞻魏闕草茅耿耿不勝至愚

竊伏私計今當數月在廷羣臣自元老以至庶寮幸際

清明共圖傾竭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官之臧否民之休戚

罔不畢陳法令之斟酌紀綱之董正人才之進退威福之

流布弊革害除壅秩滯滌忠明佞白賞信罰必維其時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

臣愚竊計今日羣臣之所陳者心有萬慮口有萬言萬慮

至深萬言至富其條件不可勝計其科名各有指及臣外

遠莫由與聞然大較知其所願惟在 陛下修德勤政始

終不間而已修德者勤政之本勤政者修德之發修德勤

政非有一事所謂修德者宋呂公著告其君曰人主即位

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莫先於學人

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以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

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

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

始終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傳記之告焉宗不過如此楊雄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學者

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

皆汲汲於學後世繼體守成之主生而驕逸忘其祖宗創

業之艱難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於

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小而喪身大而亡國皆由不

能以學修德故也夫學以修德而政事由此立焉是修德

者勤政之本也所謂勤政者司馬光告其君曰人主初即

位正四海延爾企踵屬望之時若深執謙遜端拱不言群

臣奏事不加處斷中外之情能無鬱悒易曰聖人作而萬

物覩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志不可慢時不可失不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

視反聽然以新隆平之基不改絃易轍無以拯頽靡之勢

今近而畿甸遠而海隅之民注想維新如渴須亟有

以慰之百凡執事中君子小人情各不同窺測深淺相為

勝負事又有當蚤慮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

仕勿罔君子言人主勤政無有遠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

此而後能治天下若有行弗躬有事弗親雖有盛德民何

取信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則小人得以勿

罔君子矣庶民弗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

人矣不能知人何以求治人主不患無高世之資而患無

求治之意不患無求治之意而患無好學之實修德在於

如學求治在於勤政是勤政者修德之發也欲進是治
 他亦惟在乎知人與急親賢而已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
 已憂古之帝王先務為急程順告其君曰人主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性成就商之高宗舊勞於外及為天子不敢荒
 寧享國長久為後王法周之成王年十有三而即帝位起
 居言動必謹後世守成之主莫有及焉高宗學於甘盤而
 傳說為之相成王以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故其德昌
 隆而政休美 陛下起自外藩如商高宗春秋鼎盛如周
 成王在朝士大夫素未相接 文華講學當選天下碩儒
 於今方始既深居 九重遠於萬里若復顯印淵默日益
 嚴重則自賢自聖上之乏涵養薰陶之功下之無周旋輔
 導之助外之幽僻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
 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臣愚伏望 陛下追法帝王舊典
 紹復 祖宗故事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 御經筵無分
 寒暑或退朝便殿推擇二三大臣及諸侍從更召迭進與
 之從容辯議古今治體人間情偽使各盡其胸臆所懷至
 於文武班寮凡有職業應進見者亦必命之使前降以
 溫顏假以長晷親加詢訪委曲詳悉使下情上通無所壅

皇明兩朝疏批

卷三

六

生

蔽又得知其人志趨所向器資所任而加銓定焉其有經
 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淳茂者文之上及諸博通今古史
 傳智謀超卓可以參 廟謨斷國論者 陛下置之優閑
 引之禁近使得專意討論以備朝夕召見紉繹顧問密勿
 獻替務俾縉紳有道嚴穴篤行之儒毋遠於 朝毋遺於
 野如程頤所言經筵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
 祇候非時宜召資其放沃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
 互換輪直則羣臣間將皆有一言可裨時政將皆有一善
 可荅君恩將皆得分 陛下憂勤之寄將皆得副 朝廷
 委用之誠不敢偷安苟祿養望待遷而 陛下得聞益聰
 皇明兩朝疏批 卷三 九
 明漸磨道義為商高宗中興殷世為周成王專美姬室德
 不期修勤而自勤矣或曰 陛下助臨大寶一日二日萬
 幾畫既妍觀書史夜則省覽章疏究隱微於未形極思慮
 之不到而又欲與大臣從官延款酬對日晷夜分猶將弗
 給恐非願養神明之道竊以為不然為國有體勤政有要
 政有本末事有細鉅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
 能見日睫舉其綱則萬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 陛下誠
 修德勤政知人而親賢臣下之賢者登之不肖者斥之其
 材能之堪某事者就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已
 先得其體要先得其本與鉅者自然躬不勞而日有暇於

講學矣若夫簿書煩冗文法碎密較重金穀剖析毫釐乃百官庶寮之所司大明會典內開載列聖累朝品式格例甚悉陛下遇有以此言此事陳者第令各該衙門檢括看詳斟酌停當取決施行雖勿留意蓋無不可古人云習與智長化與心誠又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正賴今日臣所謂重天命以興聖治不越乎是惟陛下裁察臣無任瞻戀拳拳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法祖類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原疏

張紳

臣聞十古道二帝所以聖嚴周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皇上英賢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太祖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窺陛下通遵祖宗之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洪宗汪淵盧瓊楊幹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欽依或推應革老成的去或查照舊章行或謂鎮守禁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誼合謀皆曰此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陛下亦曰此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為異不知所膠固者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太祖太宗之貽謀也夫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臨文移不得往來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為提備邊機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

者益已不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閥誣國遂致我 夷
 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郟王監國 尋據大位天
 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
 命燕以內官為鎮守務文職以巡撫之名隨 該山東右
 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勅遣內官唐廣鎮守
 其地緣山東雜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
 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勅從長計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
 勞有司免俱應之擾景太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
 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此每布政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
 今這厮不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又
 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拾撫不饒又該刑科都
 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群盜雖畏威而
 飲亦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為安而却罷巡撫
 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留
 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
 間冒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
 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安民安之
 日另行處置 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

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鎮
 守拊循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
 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
 請的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柙操挺殺
 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
 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振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
 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
 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
 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固無可卒之期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
 石亨特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口復一日遂為故
 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成祖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
 而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
 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
 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
 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郟王社
 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正

無足法者茲固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非舛之甚耶
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
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
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又狀已
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
太監王宥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時竟為甘心降虜則
所謂有事未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
臣之設不惟 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民之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十四

良 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
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
逐一查單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
單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成
王矣顧不億數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
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尊者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
無所逃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陳 聖制以禪至治跡

霍縉學士

高祖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禪時政宣帝悉舉行焉
 漢治興隆蓋嗣世賢君恒法式 祖宗而輔世人臣恒率
 由善道惟奸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立
 法其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故雖
 不敢顯毀舊典而陰壞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
 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用事當權遂敢肆恣無忌號於人
 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
 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法矣故
 皇明尚輿載 卷三 一
 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渠也且漢高帝御
 戎馬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言也
 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卒莫有過高帝者則漢人
 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矣矧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餘
 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
 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
 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邇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
 無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聞
 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遲延
 不肯奉行者即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羣臣忠邪

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於
 時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 太祖者為例以獻伏望 勅
 下該部次第舉行仍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
 理之大端也

皇明尚輿載

卷三

七

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御史

臣竊仰見 陛下玄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

內外臣工不能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鎮靜

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 祖宗而盡之以自用少識治

體者未嘗不寒心也 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 陛下

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傳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於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篇尤惓惓法

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傳說周公亦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

成王亦已矣聖主賢臣明良都俞舉不越此而今之言事

者輒欲濁亂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

大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茲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

忿蓄怨者因之以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

為荒遁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籍籍殆無寧日 陛

下即位於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天下企

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讜言嘉論裨益新治今

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

議此數年之間所以議論繁蕪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

化理愈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

知變法之禍後神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

睹於未萌如此今羣邪彙進儉夫接跡恣放任情肆然無

忌 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夫復何所畏

憚我 朝法制經畫於 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

法既久不能無弊聽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

之意豈視小人將弄動搖何時底定又非 盛世之所宜

聞合無 勅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姦黨亂政之

律布告中外今後救論時政者先查其事舊規如何今日

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弊如何可以復原規如有變亂

紛更妄為建明及援引 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 祖宗

偶為之事非純懿之典者許該衙門察駁科道官論劾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九

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臣不忠者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

謙冲益隆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 祖宗之法行

不行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 中興盛治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脩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

歛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脩也治以

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其

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

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

變宜民肝食宵衣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

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

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群奸扇亂更

變不常陵夷至於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

皇明兩朝疏批 卷三 二十

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藩

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汎掃姦弊之流恢復 祖宗

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觀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懽忻

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

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羣羣圖治又選用老成人望

布 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

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止災異未息刑罰未清

二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

人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

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故多艱奸臣誤一國

舊章或意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

不招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

增濫設愈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轉移

急切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致便已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某人 奏

准之例也以此而惑 聖聰以之而排衆議 陛下將伊

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肯年弊政果皆盡

去已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守爵之

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

皇明兩朝疏批 卷二 二十一

未修也下多僭上卑得喻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

未修也軍士驕縱及籍閭閻鼠耗狗偷餉儲絕乏軍政之

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

未修也條例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隨行愛憎刑名之

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勝地半入溜流建置之

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祭也

陛下嘗考諸 太宗之時曾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

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

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不美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

六十有奇西山景暮未見竹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

務儉德治效未臻者成何益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
 及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綱
 繆牖戶言修政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
 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天統實為 中興再造之主
 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弊以新天下
 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
 不為此臣所以轉結而長嘆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
 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選三公九卿
 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
 膽具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
 俗禮制軍制駁傳 卷三 二十二
 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
 行於今而不於古何者且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
 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道無避
 忌諱毋沮權豪母以 先朝之所常行者為拘母以耳目
 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列纂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
 下揭請廟庶日賜覽校 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
 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未為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
 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 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
 於一而九奸巧之徒無由而得乘亂 聖聽 陛下於

幾應者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徒所能惑矣上
 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法寧不復見於今日
 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遵 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 王言此誠子孫萬世 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 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 朝政廢弛 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 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劾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劄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

皇明兩朝疏

卷三

二五

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

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踈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遠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 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擅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有靈 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

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汗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觀 明詔痛革 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為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茂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 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 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親覽不時

皇明兩朝疏

卷三

二五

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

議矛盾者則 勅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親近徑從內批如 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 內閣機密重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已實則是關防之術尚若濶踈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

我太宗文皇帝故事 勅令內閣專一擬 旨司禮監
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 御寶
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
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閱 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
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
之制更乞 勅下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 左順
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給其數自送吏部附簿
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
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 臣忝官
諫諍遭際 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六 本

脩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
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
明降 勅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
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 臣干冒
威無任墮越之至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埭

臣伏觀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
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 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 臣愚不敢
默然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 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
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非時享祿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
易輒入者而况於 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 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七

元

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
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
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
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
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
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
臺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
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
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 廟有不同任
意詢意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

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充且法 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 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執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陽陰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口正宮闈以正 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 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轉道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主為 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 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

甚天下幸甚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三

三十八

儲貳類

出閣講學以養 聖功疏

周冕 御史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裨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 聞臣伏觀嘉靖二十四年春我皇上溘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不能仰承 德音妄有所議是以中止 臣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詩書禮樂之教如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 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急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三

三十九

臣

其無遠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問閭之疾苦而祈寒暑雨
 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
 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於深宮
 執事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
 講學保其日逸於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
 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矣且古者人生八
 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
 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
 以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
 以重 宗廟社稷也教 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蚤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文

日之教則天性之明蚤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
 至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
 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
 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
 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
 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之擇師儒
 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
 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

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頌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早舉 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羅洪先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糾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觀 皇天眷祐 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今節上變之禮稍違以歲月者意者以 王體未充而又燕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本

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授置而有知者皆由涇滯而與之生成而又髮被 恩澤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為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抑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聞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靡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 覲合試之期而元日又為三始之吉欲乞 聖裁即於是日候 奉天殿大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至思是時內自幾甸外達遠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靡題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本

衽之曹凡奉正朔而未王者皆得歸附 庶民必自愛以為朝 覲而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士相說仁義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群情可以塞眾望可以昭大義不出 宮禁而闕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整於 奉先殿行禮或即代告自可通誠益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疑廢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裝累茵周惟複慢戴日而出納陛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遊而益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于出 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預寶此正所謂禮之權也 青輅既乘絲仗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旃節節蓋之章其職掌有常員而納藏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得人不得其位至於周廡之士虎賁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托下城蓋文物以昭數而 陛角以鈐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中職當引古誼以贊助道術今視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 陛下亮其忠察其微

隱單斷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五

感恩獻愚少裨 東宮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
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
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 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
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
陳說文辭圖以涵養家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
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
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飮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
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五

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
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願 皇
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
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
太子知我 宣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
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
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奮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
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
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

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六 安

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添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感節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傳說及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恩亮臣等獻芹之悃

恕臣等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未勝戴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六 安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

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系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

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貳之位以

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

過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出從權

時有待令 皇天迪保履美日昌雖龍德尚臨而麟姿益

茂至於未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賀興衣冠咸

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元良游哲岐疑

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益有窮極

哉而文華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觀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

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鑄與麾仗一

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飾采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

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

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

曜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 朝貢之臣咸於快

觀象觀之餘興起其憂感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
揚 聖天子貽謀燕喜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九

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獻生未報 恩死以贖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
 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
 所謂不在顯也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
 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賢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官則重臣有可謂計者如猶未也其若安
 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 聖 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
 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聞咸星變地震繼
 又 大發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 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一

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
 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 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
 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
 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
 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
 急務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
 臣獲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子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古者倡為
 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言後
 然尚可議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挑

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 不必疑於王 諭二王以母忘其
 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
 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
 而 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
 封臣聞神龍離淵人坊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於
 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體之寄也顧
 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貴所共欲防不預則讒隙所由
 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
 于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薦恩也長而出就
 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 天慈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一

王繼繼但官府不宜久匿出封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
 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
 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
 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
 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
 有不身任其難大而欲相安于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
 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萬
 年垂拱者誠以南而事權非 皇上神謀獨運太平未可
 及掌而收也若曰儲官臣知天序所歸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祿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則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

涵養沖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
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
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端拱以
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
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
彼此永無猜妨官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
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
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氣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
隆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
古者忠臣不退休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一 郭三

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惟心且先國者不憚其私
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
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無他救草莽
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勿首而爭效 闕下者哉

慎選官僚疏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府等
員吏部題 請銓註開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
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
仕中外權限各缺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
該科無所知識但請禮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
曰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
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
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二 郭三

先朝 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
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
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
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
忒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
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
尚書蹇義等以侍即儀智應 詔蓋以儀智理明執守
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
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
書張本燕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

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臣耳今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陛下之心即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方輔而論効紛至豈不以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乎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今陛下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納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五

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請點用况宮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陛下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朝會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衆公於下遵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番之世世以為選官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陛下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

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輩臣一得之愚上塵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民之幸實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舉正 東宮朝會禮儀疏

趙時春

臣伏觀 陛下以春秋鼎盛之年即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遠慮實萬世無疆之休熙洽之業也天下臣民曷勝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庶官朝 覲之期多士賓興之歲恭惟 陛下雍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子垂及陸齡濟哲滋茂此正 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天下臣民欣逢快觀之際也然而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修舉 內庭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扞護之徒尚未選擇 鸞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人心對揚 明聖垂統裕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六

之至者也 臣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 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可以為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喁喁之望豈不百倍於齊侯哉 陛下盛德謙抑未即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官察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 上請誰當為 陛下言之哉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如 果臣言不謬即乞 勅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 務在畫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外群臣 以 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臣 又切思 皇太子睿質冲粹其登輿殿座 起居周慎之

防非臣等外臣所能與伏望 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 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事 皇太子務周 且備其外庭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勅所司定議 施行及臣等官察見缺太多存者至少甚至少保掌府亦 缺不補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眾望更乞 陛下博簡 天下英賢端方直諫之人以充其任則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臣愚不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七

早舉 冊立 東宮大禮疏 高儀

臣等竊惟人君善於圖治者必以建儲為先而人臣忠於謀國者亦必以建儲為急蓋建儲豫則國本定國本定則人心安所以宣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者由此其基也恭惟 皇上 太德光前 至仁啓後為生元嗣已六踰齡祥承 九廟之遺庥慶衍萬年之統緒 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 主鬯得人臣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 青宮而豫端蒙 意宜有不可緩者昨歲該 臣等兩次題 請初則 諭以後行 冊立未即 允俞既而留中不報久靳 成命 臣等退而踧踖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

皇明尚朝疏抄 卷三

朝廷重務莫此為急一日不舉有司之責臣等職叨邦禮若使大典闕遺而不上 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况查得 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 皇子甫二歲而 冊立 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 皇子方六歲而 冊立 孝宗皇帝於弘治四年生 皇子纔二歲而 冊立載在 國史班班可考今 皇子雖在冲齡而舊典可據况 聞 奇表秀發 睿質異常必須 冊立之儀既舉然後 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月實維 青闈肇典之 期用是不避煩瀆再干 天聽伏望 皇上俯容 臣等 武百官照例上 表陳請仍乞 聖明早從 羣議 特

俞音 勅下本部擇日舉行寔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 臣等不勝 惓惓祈懇之至

皇明尚朝疏抄 卷三 四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明王莫不早
 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藩邸
 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質夙成我 皇上茂膺 天
 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 皇上登極之
 初禮官即疏請 冊立伏奉 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 皇上慎重典禮之意但人
 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
 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
 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
 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
 六歲比之 孝廟年造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
 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
 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早正 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群情至于 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
 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為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冊立 東宮大禮事上 請既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仰
 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遺臣愚
 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且各該衙門已具儀
 擇言事行在邇臣惟自昔帝王慎重儲闈固貴于早定尤
 貴于預養故臣前本有謂周公為之太師召公為之大保伯
 之中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大保伯
 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
 主今所有 外廷官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
 兼領其餘官僚先宜于應選官僚之中求其德誼誠篤學
 術純正心行光明之人而 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浮薄矯
 飾之流得應清貴以妨至公但 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
 待臣且不敢贅 瀆至于 內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
 機最尤為切要何者 皇子殿下當此 千秋曆齡與內
 臣侍從其勢易為親密其情易為浹洽其為事易習其為
 言易入故昔我 孝宗敬皇帝之在 東宮也我 憲宗
 純皇帝擇內官章吉任典訓高吉為人溫雅誠篤通詩書
 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 宗前口授大學中庸論語諸
 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養桑軍務以至諸凡情弊悉直言之嘗曰臣安敢望重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是矣故至今仲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
 吉補導之功臣愚以為 東宮內臣之選見今在內人員
 抑豈盡無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求得其近似者方慎選
 以充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
 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謬乞
 勅下內閣令其遇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同部院大臣
 以選 外廷應備官僚再請 勅下司禮監令其月今即
 會同任內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以選 內
 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
 呈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一

計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名論究庶幾 皇上啓後洪
 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德皆于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
 億萬年無疆之治將益厚于昌隆矣

宮闈類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天
 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
 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宥
 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 官有聞輒言無
 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
 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
 煩噴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為 皇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一

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
 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
 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
 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
 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懼慶群疑以釋近聞
 又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
 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
 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

正宮命官侍候南宮人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
鬱之氣以舒而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
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官禁不敢
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
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連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臣近觀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
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而不曉
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
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觀
之不勝駭謔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
詳况 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
莫不相領垂泣以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
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
育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
聽外治者脊比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
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脊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 皇
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
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矣抑鬱之憂廢之地不得其位
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君之雖天有剛健之德且能獨
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物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幷
則無以安其靜土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
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抑鬱甚疾將日劇况能
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豈可以疾之增減為
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
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上乃與 皇后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
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七

不違厥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
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
當親有樛木之賢允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
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疎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
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
必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况 皇后天下之母
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敢不號泣極諫以自雖不
忠之罪執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
官加意調慰則 睿體自阜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
叙矣臣之死生不足恤也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
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
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
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蠹頓裁時稱一快然
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徵
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
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具疏
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畧陳其槩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七

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
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
亦補偏補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
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
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
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
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
宗未嘗拘也故欲議 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 宗藩
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
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啟宗

封製建諸子屬地如地不夫然 文皇登之北平東
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塞上谷寧中 遼寧谷代
四王為之葆塞屬門南控河上而西屬居如太原關中
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 秦晉慶關四王為年敵也如內
郡 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翰基布星羅
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襲降卒齊谷繼譚漢趙旋
擊或懲或貸日積積熾彝象益煩在權盡釋 朝堂無懿
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卷弊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與荒洎譎暴歲
無虛積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園丘之收碎有勒畫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九

慘况乎邇用繁增經制無畧體解甚解尾大為虞仁人悽
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
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貨揭債朝令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
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
不定語及中菁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
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柔輒者執
權擁蓋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
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
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
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

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隆因
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
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 親
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
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 玉
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
四百五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 王府之祿反
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
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
入刻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九

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
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况乎名
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其不易者以
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慶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
而生二子又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
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
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魁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
有曰 國課不給稍做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
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以蘇有司之力為

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
 儻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蕪又尚有本色米三十石
 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
 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
 夫婦感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
 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之者以其各有營業而
 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
 其不能矣臣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宗室天下
 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
 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宗亦不可盡不觀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

祖宗朝乎彼 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塩等用亦
 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
 萬石又不能給而 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日
 殊 秦魯唐府各五千石 遼韓伊府各二千石 肅府
 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 郡王常於教內撥
 給而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
 矣况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免其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
 以後則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
 而 累禁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以不遵而

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視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
 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適變其術而別為之
 議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
 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
 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
 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
 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我 皇上親親
 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
 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

萬一有不逞之徒啓累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鼎鑊
 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臣應 詔
 陳言有請裁抑 諸王而 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
 數年而 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
 言伯臣之身雖僂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
 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 國事
 也人臣之義苟利於 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
 害皆所不計即使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
 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
 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信以

致於不可救令 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
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借擬教
開列如左條議上 閣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 親郡
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
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令增幾何天下民力足
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
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
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
奏明來聽本部議擬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之易
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 國者一劑量之耳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二

德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具 累朝支派之分別各藩者
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庶嫡
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
庶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 鎮撫將軍有嫡子
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封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宗如有生子數多不
得盡封者 請名 王親軍
間俊秀子弟一 王親軍
例止任外官其 王親軍
親王之子例為 王親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三

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舉劾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游蕩廢業者則警諸家有不自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置出城郭 國有明禁令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為不可管轄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禁之不出郭者為近且放縱不法者該也苟能各務生業遵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矣職與交易情事一切實之則貪婪克絕凌弱暴虐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

皇明兩朝疏狀 卷三 宗室

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絕之耳今 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 請何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靡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 國朝之外傳也今之宗室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戾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其心揮霍是陽諱其名而陰

忍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重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愧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 郡王無嗣止許本文依 禮經兄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其守惟 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 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

皇明兩朝疏狀 卷三 宗室

先世嘗有勳勞於 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刻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百工也至於 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者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 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 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弟之及非薄之美親

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何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億熙仁皆為藏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况甲屬乎臣於前欺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王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卿君各隨父之差等 請封初不限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六

元

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氏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運營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之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 請未授封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七

本

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二

本八

遵 成憲以慎藩封疏

殷士儆

先該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稱乞將輔國將

軍管理府事縉熿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

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請 聖明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縉熿以後勿得再行續奏

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

縉熿還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

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世

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三

本九

帖者有 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

念天下民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特命會集

在廷羣議勸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

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

肅府縉熿奏 請襲封本部議以為 懷王堂叔似非

應繼人數始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奉 皇上

聖斷不准繼襲 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世所當守

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冒濫者此 成

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

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縉熿茂 成憲玩 明旨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紛紛泰極不已凡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聖世之所宜有哉且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偶未思及前項關係耳今臣等考之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移在蘭州腹裏並非極邊之地况肅府諸郡王見有數人於其中選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何必更條例而變明旨乎伏望皇上特念先帝欽定條例所當遵二聖兩次明旨所當守堅持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朝廷法制畫一各藩窺伺不萌民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

可節治安可期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俯念成命至重封爵至重勅下在廷諸臣會議傳具疏上聞務使成命不違聖意勿失庶朝廷大信可全宗藩大分不越將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 何起鳴

臣等惟當今國家有一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宗藩二年來益斯靡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訕比之邊方尤為難處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王君儀賚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未止也夫本根茂盛則枝葉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充噉噉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錮疾誠可憂矣恭惟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彙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安陳曾臆列為九事仰塵天聰惟聖明留意焉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彌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口今稍節省以資乏用議更定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

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天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之用斟酌節如此 祖宗不為萬世計耶查得議處改折 郡王以下哀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屏翰歲祿隆重良不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輕重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使議願減原額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 奏 朝廷降勅褒異堅坊示勸倘數月之內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減務令均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一各 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 天祿不賒其養抑且居處者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需易與為善教多則黨眾祿窘易與為非此韓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至凌冒長官白晝劫奪其為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凡係 宗室聚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舊通使為可繼夫散

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為拘泥者一先年 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多至黃綠肩雙方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為甚條例查單信不刊之典矣何頒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置以天下 郡王一承繼正爵無爵者平臣不暇悉教如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議宗端王表杯之爵又加弟為鎮國將軍 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有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司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以前犯罪革爵及故絕 郡王弟姪遠孫曾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三

冒襲者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仍許襲爵身終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嚴實施行毋得再為具文徇情容隱一 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覆各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有 王府布政司備呈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

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
類奏查考至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近日 詔書督率所
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
泰山湖廣泰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奏是在有地方
責者一加之意耳一 國家單息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
失其時今據 王肅所副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
有奇未封者五千一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
憤殊非事体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猶疑閣若此何
也蓋議爵雖由該部而 奏請聖恩是否合格實任 規
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及 請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如再刁蹬故違格錯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悉治罪一
郡王故絕府第也嚴督歸 親王堂管待有親轉給此定
例也近又著之條例其明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條奏歸
朝廷者此微利為乾沒計即押有司者奉行之未至即即
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
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若日擊將軍勦燭等有司幾何不
為田潤王語等所影射即觀此一府餘可類推也乞 勅
該部一面再行河南撫按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
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
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日要見
 變賣過房產若干編記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政有仍
 前占係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轉詳官提問凡王府收
 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
 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濫穢違者許所在官
 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轉詳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御君身後皆有御
 祭蓋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
 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豐在司
 則欲儉在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
 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
 不長有司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
 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器止云轉屬買辦豐儉
 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過各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差等文移該衙門通將合用器物備細開
 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
 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費慶典庶典禮歸
 一人易遵守一王府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呈
 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外管莊收

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人重
 科厚歛靡所不至 王慶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藩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關人編滿官中各求覓利是以
 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墓
 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制典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 勅
 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長史司啟 王知會嚴加禁
 單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
 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將見在內官
 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封不由內監撥給者一
 一單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墓違 制蓋造者通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悉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
 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革自贖或議清府第正樂工
 無非以義 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
 禮無非以 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恤
 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
 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如蒙 勅下該部議覆上請
 蚤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又有 國家
 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
 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節
 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馮一有乏嗣者止

許親支以本爵承官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郡王大世孫以下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許 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畢力農商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 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陳臆見惟願 廟堂之上上張寧畫 特降 手勅廣集公論定為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

皇朝通志

卷之三

七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四

巡遊類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自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肯輕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替股心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聖陳之伏惟 宥其斧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福

之誅少加 聽納幸甚幸甚 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傷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蟻興恐有犯屬軍之慮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酋虜如花當部落四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 扈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有此三者皆衆人之所慮患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

今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轡夫免勞頓而况衝
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倘致 聖體
違和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
容之為安觸冒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
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每日於朝祭之時獲觀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
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夫適就勞舍
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不得不竭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時其所關係至大
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君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一

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况勞人動衆
之餘加之苦意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
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是
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
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
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徼倖千萬無事
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
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
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 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

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
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睿皇廟祀矣薦諡矣稱 宗
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贊 天地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
夫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
自信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日之
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
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
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內官監選青各色該用人匠數十
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
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
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
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
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成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千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

獻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月 慈慈厭皇后梓宮南柩 顯陵即下

南巡之命意欲恭請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下大孝

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

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

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

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愬然而已其二

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中粹少有過

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路淹瀝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

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

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

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且

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耶陵地方

皆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

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畧為協濟終恐悞事

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屬我人民邊

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京師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六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

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

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開

定燕都即設大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極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各邊奏討無

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

兩即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

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

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

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大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聞伏願 陛下少寬缺餼之誅特賜採納且臣等之幸

寔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止行幸疏

王好問

臣等竊惟昭德塞違帝王之盛美也蓋忠情過厚子之善物也故人臣不以上聖而忘匡矯之忠則君德為日新而臣得以同其休人君不以臣直而存厭敷之心則臣節為益勵而君得以享其逸明良相與之休君臣同德之盛不外是矣恭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縱自即位以來求賢納諫躬親萬幾凡 詔勅所出政令所施無非績列聖之緒而率 先帝之休也邇者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穆穆皇皇都俞一堂之間而凌跨乎萬古之遠天下欣然思見帝王之盛矣故臣等至愚日惟仰望 陛下緝熙

皇明高宗疏

卷四

六

王

此德不移外誘則持循之久理道自熟百工庶職始將精白承休之不暇矣乃見禮部傳奉 聖旨於十二日駕幸藩邸臣等意我 皇上仁厚之德不忘舊跡私切喜之但人臣忠愛之心無窮故責望之心甚遠匡拯之義固不容以不盡者蓋人君之舉必揆之於義而合然後質之於心而安故春秋君舉必書之蓋重之也 陛下德同堯舜非中主比而一旦有此臣恐天下有議之者焉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人君奉 郊廟而臨政事所以紹祖宗承天地孝之大者也故哀疚之情不容不少奪焉外此而一遊一豫皆私情也義有不協則理無可渝豈 聖

情之所能安乎往日 先帝靈駕之發以 皇上之至

雖累次山陵情猶不已也而祖送之祭止於闕門者緣有所制故情不得伸耳今掩玉之禮方畢期祥之時未遠臣固知 皇上哀慕之情猶昔也南郊之祀未舉西廡之典未行臣又知 皇上禮樂之思猶歉也乃即有藩邸之幸焉泮渙之游既非居喪之所宜有燕佚之樂又非初政之所宜行 皇上獨不可以已乎昔漢祖歌風故鄉後世不以為過者蓋以其親提三尺備歷諸艱且當違慕之年而敦故舊之好義初不悖也 陛下履位大光日升川至而三年之報倏忽際駒是為樂之日長而為報之時有所

皇明高宗疏

卷四

七

性

限制也 陛下試熟思之臣言非謬妄也夫犬馬之微猶知報主臣等為 陛下耳目之寄有所見聞分當啓沃其忍使 明聖之君而有舉動之過乎夫 朝廷之體統甚尊 陛下不可以自棄 祖宗之神器甚重 陛下不可以自輕凝神於 九重而運化於萬有安富尊榮無可踰於此者矣又何必親冒塵喧而輕出 大內也哉臣聞主聖則臣直臣等幸屬風雲一德同心所自許也故為主之義重而愛身之念薄狂瞽之言惟 陛下裁擇臨幸之命或可以暫收警蹕之嚴或可以暫撤以成仁孝之美而防佚遊之漸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千冒 天嚴臣等不勝

待罪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命令類

審 綸音以光 聖治疏

鄧繼曾

臣待罪諫垣職司出納伏見近來 中旨多矣 皇言事
 不考經文不會理撮其最大如悅邪說之媚已則 勅賜
 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自覩出涕口誦吞聲臣
 切惟 中旨之出臣工之所稟令天下之所作式九夷八
 蠻之所視以為向背垂之萬世又所據以考治亂之迹者
 故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以及傳奉俱 命司禮監官
 送下 內閣議擬陳 覽有裨治理然後施行豈 祖宗
 之聖學乾斷有所不足耶蓋謂天下之事必求合天下之
 公理而後行之所以慮獨見之或偏抑亦防矯偽者之假
 托也故百餘年來治日居多雖間有橫政者出亦不能以
 禍天下時如正德可謂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 旨可
 駭可歎者 陛下聰明天與聖教日躋其法 祖畏 天
 之心知人安民之事必能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歎之
 旨如今日者哉或者左右群小目不知書身未練事乘
 隙招權弄筆取寵是故言出無稽事從繆理一至於此夫
 若輩惟知假此以求富貴耳豈知 綸音係臣工之喜懼
 關天下之盛衰為夷狄之向背垂萬世之典則也哉頃者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者輩干政不信仁賢而信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九

本

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 臣願 陛下懲 臣言遠圖治 凡有 批答 旨意及傳奉事理一以 祖宗為法仍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據理度時明白條上請自 聖 裁然後降旨其前 旨已出不可以示天下萬世者若果 出自 聖朝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為之尤望 速加顯戮以戒儆人則 天地明格災異自伏 祖宗默 相嗣王早成而嘉靖之治不愧名稱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

慎 綸音以圖治疏

劉世揚

昨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為已故太監郭昇姪郭洪 奏乞錦衣衛百戶撥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為例 陛下 不察即允其請洪遂得濫厠錦衣百戶兵科給事中裴紹 宗舉以為言則得 旨已有旨了此 陛下牽制因循聽 命左右廢 祖宗之舊贖 國家之法 陛下固非不知 其失而諉之 成命不可復易然則曷不於未有旨之先 而慎之邪夫趙雲丘麒麟倫皆近日實緣陳乞輒得冒濫 錦衣衛官秩言官本兵亦累有論陳明進 陛下即一誤 與一不聽一不改再則知且慎而改之矣數月之間而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

乃至再至三至四邪他日 陛下安得而禁之臣等又安 得而言之詩刺候人赤紱書戒衣裳在筍晉文公以趙衰 守原論者謂守雖得士而議出寺人則足基賊賢失政之 害今錦衣親軍近侍官員例以若人厠之又出若人請之 異日獨且謂 陛下何執夫革 先朝乞陞之人今則復 容其乞陞治 先朝交結繁亂之黨今則復聽其紊亂此 臣所大未解也 臣觀邇來 國事日非公卿諫臣百執事 論諍日多而 天聽日厭 聖心日睽正恐事日益非論 諍日益多將至若潰川不可復救左右制命政在多門 陛下若綴旒不得舉手羣臣縮胸不任事則一變而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

武宗之世不難也夫煉石不足以補天啣枚不足以填海為所進者小而所缺者大也今之大言陛下者實類於是志曰廢忠惑佞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象則著矣願陛下究觀天人容覽忠言奮立剛斷剝剔欺佞先將郭洪并趙雲丘麒楊倫章去官秩然後明究互為陳乞者之罪并近日群臣論諍諸所失政一一追惟不憚改圖以後綸音務乞慎重必求至當然後陛下毋使已誤而群臣論諍徒作一番故事塞責如補天填海之卒難為功臣不勝長治久安之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

信 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近詔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舊倉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後占欽此臣等聞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慮京儲數萬告空賴陛下登極政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剝削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一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奈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汗則是自易其 今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政矣政非畫一豈帝王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駭也自陛下臨馭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注切 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 赤子雲霓之望而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歟完者缺欣者憂而望者缺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志實狗名按圖索駁持

善而往不識司 國計者有何壁畫也且 孝廟之時今
 屢克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
 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
 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
 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
 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來天下之枝葉以趨事
 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
 為矯激以取批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漁之 詔令所斬
 者欲匱之糧儲所謹者易追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四

故敢嘵嘵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問若紛籍彼白
 仍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彼必得於彼衙門
 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
 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
 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祥叠見 陛下
 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 天戒豈可更
 啓此端以興遠邇恣然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以選取以立冒濫之憾缺名人
 匠 勅該部查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
 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

解送監上工仍 勅責錫等安靜行事毋得備聞倖門自
 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庫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疵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五

收 成命以防後患

喬棋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大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發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坊 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管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一俞乞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後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倦倦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夫 文

海內外皆有以知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安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定而更加以此書之剝削兩浙之民知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第為謀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利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及富家大戶無故訪等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

府以下官員勅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豈直謂知覆轍在前切恐此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管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跳岷河州則有亦不刺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特支給不暇連年動遣重臣震歷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二

陝西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騷擾意謀求陝西地方近已置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實矣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區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侍罪官有罪當言而言當
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仁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
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歿亦無以道其責矣伏
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願念萬
姓之艱危 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
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
絨乞如該部所議著令彼處官員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
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慮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 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慎出 命以示大順疏

汪恩

通者給事中劉宗得罪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
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獎不意上犯 天威嚴加詰
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雖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
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感既存胸臆不敢腹誹
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
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
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
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
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之善治
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以命於此殆有歉乎 陛下
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固有或忘可謂得與之
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
免駭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
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其奏不許虛詞奏
擬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 和宗來聞 許之蓋勢有
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勸賞
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諫日難愴邪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十一

肆矣 聖諭又曰劉叔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取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恩群言競與各以所聞告之 陛下多糜內帑亦奏所聞且其虛其實固不可知矣既有聞不敢不告之也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何嘗詐使家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 陛下止令查明銀兩耳家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指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其回話又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 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叔 陛下爭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家更疎狂徑許 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擊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敢為同官奏擾 聖情以輕貶擊問究治之禍又况竟疏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家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天而君臣之間更相勸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緒未就苛火大診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聞缺失乃益陛下使勿復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

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安在廷群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為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襲必有獻諛實佞抑或借此曲諛將謂外庭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此輩為尊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固正然此豈盛德事哉又使內帑銀兩 陛下既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家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而使家查明以難之及家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挾術排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刑部之參已曰崔文已有旨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 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彰之私情公議轉展相妨意有偏授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絳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顯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 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叔之官自今 聲言擬行一切責付 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一

將順之下又奚奏捷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 闕廷不勝戰慄

皇明詞賦抄

卷四

二十一

從眾論以塞禍源

王璜

遷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泰乞換給 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眾 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執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已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已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屈階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兼提職官及罷閑官吏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

皇明詞賦抄

卷四

二十一

言

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
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孝廟罔照頒行者也文能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
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
訟擊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
憤而罔仙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
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
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
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
妄動即與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一五

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
知是謂不智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
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
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
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拘 成命之已發
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信 詔旨以正 國法疏

許復禮

頃者錦衣衛左軍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
驚愕不意 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欺頑奸負之徒以
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旨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
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
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厥衛緝捕
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
事請差科道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
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澍李經公同
會勘各據本衛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
查清查解對扣算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
是這冒濫人負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着
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
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
帶開任被革人負有朦朧奏辦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
治欽此欽遵先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
抗違 詔書奏辦復職已經臣等六次恭出兵部立案未

治今又妄引 勅諭 撻撻 大為欺罔之詞 矧
 朕臨之語 惟欲 惑乎 聖聽 不顧 聖旨 詔書 其
 至 毀勘 官為 奸邪 指查 革為 欺罔 是非 倒置 變白 為黑 大
 肆 狂悖 之言 無復 息憚 之意 則是 狐鼠 得其 依憑 而目 中
 已 無法 度矣 此輩 若猶 繼而不 治 終將 何所 紀極 乎且 奏
 內 首以 違 勅旨 為言 為違 者節 奉脩省 之 勅諭 也
 正 等皆 能充 負裁 旨 為 節省 敬天 之實 未聞 冗濫 復
 職 而反 謂可以 修德 勸 也 查得 弘治 二年 七月 內該 禮
 科 都給 事中 等官 韓 等 題為 修省 引 內稱 武職 非
 軍 功得 陞 職校 因行 職 其非 祖 宗舊 制合 通行 查
 皇 明兩 朝 疏抄 卷四 五
 革 具題 節奉 孝 宗 皇帝 聖旨 是 蔡妖 言的 只照 成化 年
 例 給賞 不陞 等強 盜 的 應捕 人員 舊不 陞定 為例 欽此 大
 哉 聖訓 萬世 當道 之 以此 觀之 先朝 修省 拜災 正欲 禁
 革 冒濫 而 拜 等 引此 以為 查革 復職 之 姓不 亦謬 乎
 知 勅諭 之當 遵 則必 知 詔書 之不可 違今 未遵 勅
 諭 而先 違 詔旨 亦獨 何哉 蓋在 先朝 權奸 用事 納賄
 買 官中 官第 姪濫 叨封 爵 門 厮役 驟得 美官 金紫 雜沓
 於 班行 車馬 喧喧 於 道路 至於 厥後 驟遷 尤為 驟易 倚仗
 權 奸之 勢 竊弄 威 福之 權 串同 查子 誣捉 奸細 妖言 不信
 法 司 燈成 深奸 士 罪或 一年 而兩 次類 奏或 乘便 而

陞 官神 人共 怒道 路與 嗟幸 賴 皇上 飛龍 九五 開 國
 成 家數 年且 濫黃 綠一 詔書 行 裁革 或追 奪 詔券 而
 為 民或 削除 職級 而歸 伍事 出至 公裁 之 聖斷 臣民 恪
 守 孰敢 愆違 今 邦奇 等 倖恃 頑冥 肆行 抗奏 自非 依憑 城
 社 倚任 錢神 何敢 乃爾 蓋不 思嘉 靖乃 正德 之改元 而倖
 門 不容 於再 闢 詔旨 又 中興 之命 脉而 新政 豈可
 以 阻撓 然隄 防一 决潰 突滔 天末 流難 制典 守者 孰敢 少
 得 而慢 邪其 奏內 稱見 在食 糧者 止百 十餘 人似 欲以 少
 自 恕而 幸其 或可見 容也 然一 人破 例千 百隨 之容 一人
 是 容千 百人 矣况 百餘 人乎 况 中興 一 詔挽 人心 於
 皇 明兩 朝 疏抄 卷四 五
 既 去之餘 圖治 化於 更新 之始 昭如 日星 天下 共見 朝
 廷 紀綱 法度 率此 焉立 理亂 攸關 誰得 冒犯 今必 欲違 之
 是 壞亂 紀綱 法度 欲轉 嘉靖 之治 而為 正德 之年 矣且 正
 德 元年 治道 未始 不善 而二 年之後 竟爾 變之 非遽 變也
 亦 由小人 潛通 僥倖 之門 而執法 者因 循不 守方 徇情 以
 示 私耳 卒至 極亂 大壞 幾危 社稷 幾盞 不遠 可復 蹈邪
 故 孔子 贊易 乾則 致謹 于幾 坤則 致戒 于漸 良有 以也 况
 前 日查 革之餘 邦奇 等尚 有旗 校之 誣君 果奉 公効 勞自
 有 崇進 之途 何苦 憐憫 焉為 非分 無益 之求 自隴 下罪 戾
 耶 又况 聖恩 浩蕩 不追 既往 與物 自新 邦奇 輩自 合安

分懷刑以觀太平之盛可也乃敢違狂悖之詞甘蹈死
發之罪蓋由爾來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
成奸宄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其官等伏望 皇上大
奮乾剛痛懲往事中 維新之 詔旨使群小不得以抗
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
王邦奇等一千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聖旨押
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明俾進者知
所止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下 楊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天下人心者也顯設於 朝廷之
上敷布於四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
民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 陛下起
自 藩邸入承 宗祧 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凡前數
年之大小奸弊剷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民困頗甦生意
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雍熙太和之治復見於今
日矣不意邇來 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謬種弊端大臣執
奏而不見從小臣力諍而莫能入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
為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為 陛下言之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九

傳陞官員已奉 詔書查革且武職非軍功不授又係
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
乞得官為錦衣千戶未幾楊倫立麒麟郭洪以太監楊聰立
清郭昇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給
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 陛下固執前 旨竟莫俞允夫
錦衣衛官員職司直 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
源既開末流何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 先朝之冗濫矣
設齋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楊廷
和尚書喬宇都給事中張紳監察御史屠僑等相繼論諫
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齋醮未

聞明白儉罷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暴左道而任
 奸回下惡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糧斛面主事羅
 洪載亂行鞭笞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亦有可取 陛下
 先張羅之奏下之 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劉濟御史
 楊樞等先後陳奏奚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不從卒之洪
 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偏信虎賁之士輕棄文學之
 臣臣恐奸人自此橫矣未銓告李陽鳳撥置科敘事下刑
 部未經鞠問惟文懼怕乃實錄 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
 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 旨着令回話都給
 事中劉濟御史王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
 皇明四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上

之事前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茲政令
 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 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
 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耳且今日 內閣六部大臣皆
 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 陛下耳目之司也
 皆所與其理天下者也今守其官而不得行其道當其責
 而不得行其言不知 陛下所與圖回治理者付之誰歟
 臣聞尚書林俊去則國無其人誰與其理又豈 朝廷之
 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伏望 陛下念 祖宗社
 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往之愆 俯從各官之
 請仍將趙雲楊倫在麒麟洪官職革去以後內外人員不

許援例陟乞崔文送法司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
 邪說違者罪之羅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
 陽鳳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
 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求義理數
 召大臣咨詢治道至於科道等官進言亦一親 賜睿覽
 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剛總攬於上庶政旁達
 於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孽之言冒瀆 天聽死罪死
 罪

皇明四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上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頃聞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
 看了來說請該部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辨其不可乞
 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
 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觀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
 看了來說者亦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
 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寇
 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徇私有
 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
 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
 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
 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
 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
 今日玩事之外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
 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
 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

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播昏駁舌引類呼朋跂足權
 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惟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
 以俸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試待之以恕則
 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畧無難見
 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
 張銳張雄等鷹隼在籠非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
 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燎原而後求撲滅之
 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
 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
 則危革之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十一

革之則為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
 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愈舉其職以補過
 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該科之奏
 特 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擊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
 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
 斷之 旨如此等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
 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差遣

停止差官織造類

楊廷和

近該臣奏等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
 差了再不必奏執欵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
 員大臣素蒙 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
 亦皆彼此駭嘆非正德年間亦未見此 批答 內閣
 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
 止之義但及轉以思不能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
 為嫌而乃倖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
 豈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災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五

起而為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也
 執 社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
 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
 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
 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等考
 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
 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卹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
 為法乃獨此不美之政以五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

初嘗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副馬
 房守備倒馬等處及看守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
 先後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撰馬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
 蒙 嘉納且特降 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監官所
 敢擬議不知撰馬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臨
 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
 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
 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度蹈前車覆
 轍其心惟欲蒙蔽 聖感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五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隕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
 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
 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與言及此可為流
 涕臣等決不敢撰馬 勅書以重誤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
 將前項蒙蔽 聖感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外不許仍
 前奉侍 左右以杜後來亂政敗 事之漸實 宗社萬
 萬年無疆之慶也

憫人窮以昭 聖慈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
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為陝西之民極其方懼寬之未
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
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
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王科等御
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
御史王善述按御史郭登庸王昂節有論列俱欲停
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臣連章以積未聞尚回 天聽
則又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六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
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
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
費宏石珪賈詠與臣擬票當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
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
封 進外伏乞 臣久官陝西近又初自二邊取回生民愁
苦之狀或虜強盜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
痛忽聞是舉非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
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
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則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

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彩龍袍曳撒靴衣之類既
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別
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
殷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求有悞供應
其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 先朝舊典弘治
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問一舉行民不重
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
慶等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
而 朝廷獨任其怨向非 天啓 聖衷掃除弊政群奸
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二十七

煇

陛下所遣內臣縱使謹原安靜不聽前人覆轍而帶去官
舍匠作人等豈皆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
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緩河套達賊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久
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難保不復入
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刺賊眾盤據西海
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佳牧此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
之倣且夕難測較之弘治年間可憂不啻倍平涼鳳翔
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劫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
戰守復恐公私匱竭無以為謀重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
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七六套奄垂盡之民乎誠恐

民愈窮而盜愈熾外寇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邛車陽諸郡安能保其安然無事乎故今日
 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陝
 西各府州縣拖欠各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
 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節奉明旨責限令其補
 支所司瞠目束手無從處給折東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
 費以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
 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
 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密邇賊集非死於溝
 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郎為朝廷之股肱科
 道為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按等官又朝廷簡
 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
 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掌所在利害切
 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聖意蓋以成命已下難
 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
 弗拂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
 言而罷之則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
 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
 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
 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

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上用既
 不有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
 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
 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
 者之服非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
 徒造為織金桃花之麗五彩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
 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嘗置諸淫巧之科在
 今日常中嚴後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聖明亦偶
 未之思耳不然則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
 無歲不降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及發不以玩好奪
 皇明而兩疏抄 卷四 三十九
 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聲名言何獨於此一
 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乎是乎伏
 望陛下慎守儉德以廣郵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
 之美乞早降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
 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蓋
 等督同二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進用惟復照依工部
 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上用龍袍撥造完備定限
 回京其餘可從緩者由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
 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軍民若是年歲荒歉或
 虞情緊急即便具奏停止待年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一
如此應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
徵還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近該各處撫巡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
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拾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
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
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
賑濟務使人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
上請又奉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
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一
中恭賢請 勅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待
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奉 欽依是既各處地方災傷准暫
免宴欽此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
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身家顧慮臣下交
修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
曹懷章僑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
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物論實切驚疑將謂卹
民之政未臻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

之虞敢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屢修省之諭軫念民窮憐求賑濟之方雖 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雖歲派可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若差官織造之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懇惻為民之實意徒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聽惟卑民雖至愚其知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煩擾差遣非人遂致益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邊儲大損獲車未遠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賦之地易致動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二

中原盜賊之機待釁而動 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至於 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之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要以時解用若有遲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後年豐時和地方無事令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渙汗布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而 臣等恭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德化之成矣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惻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意一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潦相繼災其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逃亡逼迫又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盡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稽顙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卅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竟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剿平將來事勢尚不可預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 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三

科十三道各官所言 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 成命
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 袍服
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慶物料人匠鎮守
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
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
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亡之狀織造
開端之弊差官割剝之苦 詔書及汗之失治道進退之
機不惜忠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
盡矣而一二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
愈力人心恟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畢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
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恢 宗社億萬年之圖充不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五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之以上緊
撰焉 勅書責之必具稔執拗 朝著譁然相顧失色
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之義復抗顏
論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遣官
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
德年間差夫內臣雖或末良猶恐 朝廷一日清明不無
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致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
赦之也今 陛下素以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
而興之於再擢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
所忌憚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

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百姓之厚望於陛下者卒然失望於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敢此失望之百姓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况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跨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奏所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繫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雉傑之區切慮來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九重虛實肝之憂其時雖欲嚮生之肉固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陛下俯觀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

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命亟賜收回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精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醜之化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

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

停止差官以重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有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及覆辨論殆千餘言蓋據時世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係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幸甚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下

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殍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徵科峻剝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災傷之大府部臺諫以疏論救濟之方累降明旨發內帑減徵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家家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百差官賑濟一百差官科官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災源一開梓門再啟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

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饉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

竊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反袂而不軌以逞上梗聖化噓臍何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進貢差人私竊寶貨滿載舳舻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構亂之際不聞出謀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求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啟其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下

矣自後賄託左右實錄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濬之術致今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瑤之擅啟弊端違格詔書致陛下欲眾怨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特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行仍將梁瑤取回究治以杜實錄則生民幸甚

暫停織造以蘇遺民疏

古堂

臣見邸報該內閣欽奉 聖旨仍必差官見聞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織
 服不敷奉 欽依 臣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
 止未蒙 聖允仍必差官見聞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織
 袍止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
 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取算及銖錙剝
 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額幸逢 聖明御極 詔革一
 切浮費二四年間疲乏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休養舊業而
 塞崖徑洞十常九空番工以北虜在套上魯帶出沒井泉亦
 不刺占據青海四面呼 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一 守

糧草攻守之計未成倉庫之虛蓋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
 况今流賊竊發平涼雖拾習惡餘黨尚存亦不刺歷枚洮
 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裏銀
 一錢止糶糧七八升民經 臣買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
 於搶擄內迫於銀糧勢若 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
 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 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
 得安枕而目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
 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 徵求啟百孔之漁獵臣恐貧
 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憂念全陝特復總制
 節發內帑銀數千萬兩接濟 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

造獨不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陲
 將士枕戈而卧茹荼而食臣 叩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
 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 織造重耗財力疲瘁之民何
 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眾論收回 成命停
 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 照舊規減半織造或待邊患
 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 疲瘁 需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
 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一

慎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騰祥內官監太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芳與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
 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以意違背有的陸續解
 進寫物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
 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着遵行焉勅與
 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
 用攸歸或恐造作諸工因循上意故特命內官責成專理
 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
 哉但以為 朝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
 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
 織造臣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
 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 德意綸音一旦廢闕是 陛
 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
 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不如是也且臣
 等恭親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虛懷若納銀鮮克
 責特 旨即停遣使監管閩粵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百姓也適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
 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况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訓誥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
 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
 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來困陪
 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乘輿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
 科派所費必眾且 禁闈近侍聲勢甚嚴大小有司奉承
 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
 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
 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
 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二

進庶 聖恩得以久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
 之 成德復見於今日矣

皇朝前朝疏抄卷之五

禮臣類

優者乞言以裨 聖政疏

何天衢

廼者 欽蒙 聖恩 備辦 絲幣 羊酒 親詣 致仕 大學士 劉健 家 宣諭 皇上 優禮 老臣 至意 臣 欽遵 親詣 存問 訖 恩 加者 舊禮 遇非常 凡在 臣隣 咸知 砥礪 竊以 古之 優老 也 五帝 憲老 三王 乞言 蓋五帝 雖不乞言 有善 則記之 三王 則養老 乞言 禮亦 舉行之 故王制 九十者 天子 欲有問 焉 則就 其室 以珍 從之 貴於 天下 之老者 以其 閱世 久而 更事 多其 於 國家 治忽 之源 生民 休戚 之故 知之 審見

皇明前朝疏抄

卷之五

五

之真 而其 言也 如龜 卜者 策是以 輔君 德而 裨政 理也 是 故古之 聖王 優其 禮不以 人君 之勞 臨之 而以 乞言 尚其 德也 此所 以上行 之效 治隆 俗美 不可 及也 且後 世養老 若安車 之召 徒令 尊卑 臨雍 之拜 取美 觀是 皆無 養老 之實 心安 望其 乞言 乎無 惟乎 治之不 古若 也仰惟 皇上 首出 庶物 瑞應 昌期 毓德 濟邇 之功 已繫 天下 元 元之 望及 嗣登 太寶 更新 政化 而於 耆舊 尤加 優禮 覃 恩之 詔存 問高 年民 七十 以上 賜養 有差 是與 先王 養老 之政 異世 合符 天下 翕然 稱 聖人 中興 之業 在是 矣然而 乞言之 詔未 聞于 天下 豈徒 隆養 老之 禮而 未

尚德之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不

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

德舉 國家而還於唐虞三代特易耳夫何憚而不為

哉臣竊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故其君者也臣

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

再四十年 孝宗 惟居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

尚書劉大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春遇

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而為權奸所擠遂

不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林下又

如大學士王整劉忠揚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

皇明前朝疏抄

卷之五

五

於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在今民之具瞻望 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 降 物遣使候子存問殊 恩 禮無復加矣臣愚以為謝遷王整劉忠揚一清年歲雖老 精力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效 勞以職事或 召至京師 賜之以延問亦必能有所 納劉健韓文景道桑榆命懸朝露况今各處災異迭興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圖治之規臣恐一旦 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 國之心無以自見而 陛下法 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 聖王之 諭音分遣郵使下造大學士劉健

臣之慮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隨使上 聞以備采
納則曠世之隆也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同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在於輔
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謀治之
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卒歸於亂而已故夫輔臣者政
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
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
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虞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 累
朝相沿獲有成效正德年間始出 於劉瑾再沮於錢寧
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 旨而擅易者有之
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

已深乎其無所知也政本廢板 禁凋瘵天下日入於亂
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應運中興率由舊章一洗近弊
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 定慮裁之百司行之天下
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即位之詔多付空
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廢私於舊邸 元兇逃於誅亟恤邪徂
於狎昵陟罰異於 官府訶責輕 於舊論之累牘而不
可入也爭之盈庭而不可回也臣 臣由由蚤夜惶惑於是
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
三疑者人多蓄之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
翺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 奏朕皆親覽與內閣

商確施行一連累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懼未嘗敢
綸音一發群蒙皆聞莫不煥然以釋而後耀然以喜然徐
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 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
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闕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
望也豈左右欲之 陛下感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
言之左右幸之而 陛下姑棄之歟豈 陛下谷之內閣
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
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
亦自覺非是外姑設此以相谷邪臣愚知 陛下必不肯
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

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盡小心畏懼
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導之忠以大弘
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或衆心以致屢 聖諭
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
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
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諸臣顧猶若是况疎遠
不當令內閣不賜 召對豈疏不聞面議 陛下所謂商
確者不過可禮監往來通變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聲
說空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已達而不得盡從者邪
均固如是况余臣乎此 入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

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迨省前失究其所
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 國蠹政
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
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
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
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所不
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役信其所不可踈而延之坐論之禮
改本既固 帝載用熙 聖德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
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六

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毒而始者幸
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
乎臣自奉 綸音踈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
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
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採納則
豈特徵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為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非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皆無所資動作不前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首至馬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賊其耳目也成股肱者敗賊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為戒者也尚古君臣之間都第一堂藉拜抗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木朝旌闢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足令龜鑑洪惟我 朝酌古定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遍徵故老欽任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使始勤終怠判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而遂開元天寶迥然一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

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下以侈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執奏之間往往令其回話遂使實心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碩德重望雖仰在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碩德重望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下於交言聽計從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體計也於已無求焉 陛下入都督陳萬言之大察其獨官下之鎮撫使瑞駒踏待罪官之敬大臣者似不知是也以至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故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僑因東廠接受民詞奏察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鼎惑聖心侵剋 內帑風聞言事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陛下令劉最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不意於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外任尤為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蒙傑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陛下頓悟前非速遷今是體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密之必至以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遠拂勿計其小過勿聽左右之惑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其致昇平慰諭趙璜以宥其屬下孫交愈加敬禮李學甫等免其罰俸劉寂仍留供職則朝廷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雍穆之風天下仰嘉亨之治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舉

臣嘗伏觀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皇天厚土之鑒海岳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捨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說大哉皇言所以貽謀燕喜垂萬世聖子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諫陳成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祖宗獎訓之外也仰惟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陛下蓋將更張武宗之故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上繼孝宗之治而遠復聖祖之盛也然自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令聞以垂無窮且召見之頃傳宣賜茶或撤賜御饌君臣際遇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先朝典故者曾為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

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有几杖之賜以為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詔旨令其回話其與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帳東都陛下雖無簡罷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藩邸久侍之人也非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陛下豈肯令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豈肯令陛下加拾遺擢過之忠以廢格詔旨之罪乎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陛下即位二年於茲雖無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可畏也伏願憲聖祖之言與先朝之典虛心顧問輔臣之襟隆體貌大臣之禮養聖主選善之勇全老成執法之忠懲儉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君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七

如一人之身官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今日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 張蔭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今出於公
 執政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於法乎始
 有不收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
 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
 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意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
 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
 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竊 國威而移 主
 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後有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
 昧救弊首以崔文巧於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三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
 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
 不能守何以不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
 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
 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
 其奉公守法以稱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
 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
 每出 溫言俊允荷褒寵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
 爾耶迺今 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
 之臣耳愚用褒留為哉夫後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

其位必去狗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
 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
 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遂崔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
 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
 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然崔文所以微 寵而不可解
 者徒以設離修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
 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
 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慮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曲 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
 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四

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輝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
 遠邁商宗矣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禁苛

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親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斷其所學則庶而不立廉耻不立則節行不脩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臯為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寬崔璘為陳萬壽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臯則差官校掣解來京葉寬崔璘則率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五

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臯知府也葉寬即中也崔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固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尊尊之道殆非若此中庸曰體群臣 陛下不察而體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嘗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係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榜笞之此豈可以令眾庶

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讐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臯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崔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拗而執之有如昔臣柱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制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六

此以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舉一官明日舉一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愴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為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廉耻將掣解郭九臯之官校追回將葉寬崔璘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悉從寬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耻之不

立惟恐節行之不脩有愧于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
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皇明尚書

卷五

五十七

信任大臣以光 聖治疏

張曰範

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奉 聖旨卿
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
但官已差着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
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饑殍載塗盜賊四起官之
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剝削凶殘民不堪命
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之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實心
不可不聽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知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由信任大臣之弗
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未有群

皇明尚書

卷五

六

邪蒙蔽于內而股肱大臣能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輩二
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
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夫 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
惓惓論列不敢輕于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宏遠
決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俱不之聽獨于此輩之言乃
聽之而不疑幸而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心復明
為此輩所昏乎抑劉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之
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

之債則勢必肆其餓虎之威殘噬百姓也 陛下為民之
父母痲痺疾痛舉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仍 勅司禮監將
宗社無疆之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九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近該內織染局題差內臣前去蘇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
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允其所奏始而臣等科道等言
之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
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 臣等不勝愚
瞽之憂豈在廷大小臣僚所言皆非無一人之可信無一
辭之足取哉臣等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採而宇與廷和
等皆老臣大臣亦無足取採式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
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 陛
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繆知無不言者臣等耳
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廷和等大臣之職
也而明目達聰從善而不及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
之盛德哉今此織造之差 臣等科道官以為不可九卿大
臣亦以為不可至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
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天下之人聞
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足取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
蒙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不
可缺不可緩但有益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
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
和歲豐財力富饒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

一可為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
 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
 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
 彼處司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有用
 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煩差而服
 用自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宇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六禮亦
 以省免獨織造之差為停止是哀矜之念徒事虛文又
 況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
 者止得銅錢二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痛投河而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主

京

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咸凶民窮之極也 陛
 下又何為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
 母之心豈忍忍然於此是必一時惑於左右諛聽之耳夫
 大臣者立於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
 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為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
 計却而不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
 任之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我
 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道之使言也
 彼為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世者亦豈肯隱

默居官執昔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良
 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
 又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
 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
 言拒諫之失也 臣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自
 默故昧死為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宇與廷和等
 所言收回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
 道事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
 之責亦少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三二

召對類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胡應壽

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

莫不顙頤然以向 至治區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

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獨於臨萬邦機務至眾諸司奏

請對祈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

治道所以國家能保又安慶應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咈

之所致哉 國家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

臨臣下以承庶政所以體國體人者每至於日昃弗

恤也迨 英宗皇帝以神宗皇帝之計尚不能對眾

慶分當時輔臣楊榮等極時之宜劾為平 朝奏書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五

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止依所

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

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惜未舉

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

大臣及諫諍諸讀之官日不遐暇從容延訪虛懷聽納故

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今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

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機至精而 孝思方殷諸凡舉措

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 端居法皇之中一切利弊

得失盡憑紙上以察詳則 奏請繁紛者出閣臣之擬

票未悉者不獲 面達而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必勞且倦矣倦心一起

百弊俱生左右接問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

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 喪禮稍暇 強抑哀

情 軫念國計每日早 朝事畢必退處 文華殿毋輒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

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

革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 賞賚委任除拜之

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

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欽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礙滯較之徧閱奏章獨管神智者其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四

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

此舉也臣等又查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

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

於 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

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之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

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忝正之或對仗彈劾以百折

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不則大臣敷奏益存敬

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 聖心有開明

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

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
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辯之當今首務孰有急於此
者故政據誠州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
斷即 賜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咈者同其盛
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
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
致將閭閻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
不足以答其惓惓之至念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

五

亟圖覽本顧問以隆泰熙

溫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
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
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慮老或乞言或顧問或
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
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 朝講
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 覽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
往往言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非以 皇上即位
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
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 覽之將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六

於勞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
高宗遺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皇上必思
有以答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 顧問
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
殘破下 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
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
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
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
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
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梗靡得哺之狀邊鎮有股中水

糧之苦我 皇上於此時 勤顧問 覽章奏而諸臣
中必有以脩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
而行之 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於
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
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卷而章奏可 覽也 顧問非
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
而進退中國何由而又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
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
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同 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七

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際將票
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
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於 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
開節要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 召閣臣或 召部院諸臣特霽
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
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
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諳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

進召對錄疏

張國彥

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太學士
李春芳等 而奏言帝荷蒙 天語優渥一時大小臣工
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年
來未有之盛事也雖同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
談使自今能行之無數則內外人心其欣欣鼓舞又當何
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向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
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
精圖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
意浹洽中來矣臣等嘗伏觀先臣太學士李時所紀 召
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於十五年 文華殿議
事中間一政令之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 宣召臣寮
虛心究論 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文
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及後世有由也我 皇上
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朝講必勤首 幸太學 躬行
大闕凡 社宗良法美政無不脩舉而 面對一事獨久
未施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
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
於此者用是不辭冒昧將本科所藏 召對錄二冊刪去
繁文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條各

照次騰寫裝潢成帙隨本 上進雖掛一漏萬無能聞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是為 聖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典
 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
 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至 御前俯垂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倘遇軍國大計聽
 該管衙門候文華殿進講並揭具略節 而奏取自 上
 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
 臣共奠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行 孝治于無
 疆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五

好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
 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
 煩斥逐自然遠去其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
 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
 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後
 內各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
 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侍侍壞事人
 員不許濫與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
 又嘗極言其端邪說淆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
 奏 慎始修德十二事駕成牌匾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
 齋醮禳禱必煩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
 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
 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
 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誕說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
 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
 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詭惑時俗假
 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
 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

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饑死臺城一則繫繫金虜廟社
 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
 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
 下殿詳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
 建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
 賞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
 收亡者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
 是信也明矣夫何纒邪小人公肆惑感不遵 祖宗法度
 不畏天下議論至使 宮闈之內脩設齋醮 萬乘之尊
 親詣壇場上感 宸聽下詎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元旱風霾災變彼
 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淮
 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後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 陛下親
 在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
 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周窮困蓋正道
 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
 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為 陛下聖德
 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
 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

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 廷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 上塵伏
 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惡感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會緣
 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乃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
 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
 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麩菜果等數又 命內庫
 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視施銀兩等物各開數 進呈究問
 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
 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 德保 身為先務則 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
 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關左道以保 聖化 鄭一鵬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眾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租責已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觀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知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 西天西番漢經殿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聖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三

乾清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明皇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以脩齋誦經為事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彘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疎則忠良正直之

士日遠道場既盛則采僧寺觀之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決無此事而後霜堅冰可不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一齋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不知其幾上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猶為之者豈非左右以福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邪臣請為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侏儻不通中國假使來王不過常 陛下一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况乃崇信而尊尚之不正以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岳瀆視公侯中心無文之神歷所弗統今舉夷狄之神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為禱祀之具其佛經悖禮其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以名壽全福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為治曰嘉言罔攸伏積眾舍已野無遺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初天之命惟時 惟幾曰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不瀟聲色不殖存 利曰微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晏不遑暇 其為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滯于樂任 易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怨罔弗百姓以從 之欲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

聖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四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貨色恒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下言治者莫加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佛始至中國梁武信浮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籙道場于天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雍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一

今之民怨邪樂邪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肯却之忍斂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不可懼哉臣願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 祖宗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廠為古訓廠五經諸子書盡貯其中漢經廠為聽納廠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禮小心畏慎者司其鎖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教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榮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六

七

黜異端以隆 聖治疏 屠僑

邇者道路傳言宮闈之中不時修齋醮或於乾清宮或於坤寧宮或於清寧宮或於仁壽宮或於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好事或一永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令光祿寺買辦食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頌其事名為高公督率恭漢經殿僧道人等導引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有大學士楊廷和等奏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光 聖

皇明高宗皇帝 卷五 二十七

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宮闈禁密之地有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示罷革仍復泛然 批答雖獎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徒諉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所知是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以

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而論之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為道也供奉之惑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嘗拜文成五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佛於清涼靈帝奉祠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曲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漢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信崇重道安而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與國治

皇明高宗皇帝 卷五 二十八

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儉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者事莫要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 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再陷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斥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馬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

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
執斤之母為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
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斤去之既而論侍臣曰人主好
尚稍不勤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
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化緣修寺祝壽者有
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
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
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
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也夫論語中庸
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九

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若古聖帝明王皆仁者也修身體
道明廷日近乎儒髮寡欲養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
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有
聖人之德盡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蕩
蕩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為視達四聰而用衆人
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
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於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又 陛下於傳授得之真矣其曰
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修身攝情節欲
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

為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災
而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
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身心常安於敬止故二代皆
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假於齋醮之祈禱乎 陛下稟神
聖之資當奮大有為之志以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舍
經筵之所當講習與 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
甘心於秦漢梁宋之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永終無敝
陛下當承序之始方及二載忽此不慎又何以望終之
能善哉臣等伏願 陛下上法 祖宗遠師聖賢勿孤輔
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 明旨於躬行自今以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

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感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文
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經筵必勤
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鴆毒以保身服忠讜之藥石以藥國
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奉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太監崔
文并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
通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陛下一轉
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不遠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
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
學昭明而邪術屏塞群議息於下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
民物熙皞要聖壽之罔極固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

之綿邈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 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究觀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玄明經山等官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欲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在當言義不容默不勝懇惻激切俟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一

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疏 安磐
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祠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又最甚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懺為齋為醮為清祠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並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 陛下可覆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二

右警感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吉出入 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於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跡靡費大官騰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 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邊釁故轍不齋則黜月無虛日哉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

除二氏之害人其人火其書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及外
疾若此臣愚何望焉然非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
也謹按崔文本以鍾鼓斯後黃綠青宮用事冒陛下太監
幸陛下降革邇來營求遂還舊管今復導陛下以此
使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
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為之臣謂文可斬也文
之意以辟試陛下也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
欲登壇則登壇欲拜跪則拜跪臣恐無已則導之以聲色
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
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類者又將牽累同便求所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

欲逞也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
亂故曰文可斬也望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
等擊送法司治以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講學
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眩
恩可遠施澤可下究以之祈天永命其於功效與奉
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
一舉伏惟留意

禁邪誘以斂 聖福駟

李錫

臣竊觀先朝群小蠱誘先帝無所不至幸遇陛下
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者豈肯帖
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令名下人員投間抵隙以試
陛下之欲者久矣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陛
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彼將復試先朝
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謀天下國家必至於極敝大壞而
後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寒心也哉邇者中外傳聞以為
陛下因天災示戒聖體違和及前星未耀歷落聖之
憂懷無妄之慮誤中群小人之邪術為此齋醮之緣舉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

涖壇場自行拜禱貢襪賞齋所費不資光祿寺之供用已
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屬惇繆物議喧然皆以為經筵
日講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事之
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賑
荒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出內庫
銀以給之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至此賞齋則不惜其
費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及勞之不費
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及費之豈愛正道不如崇邪
術保赤子不如寵群小哉臣知陛下之意矣陛下之
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明可以弭災

可以保聖靈斯能慶之慶可收果然不惟 陛下欲為臣
 下皆願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
 但臣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祈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
 乎二者誕妄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輒實今明鑑漢武帝
 嘗事道教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天下
 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文成五
 利旋被誅夷史稱武帝雄材大畧蓋謂此也其後來徽宗
 專事道教迷而不反遂躬繫虜庭竟葬伍國則道之不足
 信也明矣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
 皇明四朝疏抄 卷五 四十五
 誅殛梁武帝崇信無比餓死臺城韓愈佛骨一表其說詳
 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舉群小亦自知其無益特
 假此可以蠱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叨 陛下之寵
 引黨比之人故誘 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蠱惑 先
 帝先帝竟被其惑卒之幸豹房蓋新寺邀遊歲月不知止
 極遂至於子道垂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以絕
 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先帝已誤 陛
 下豈容再誤耶 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
 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福之本福

者極之效言人君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
 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是故堯之富壽多男子本之於
 峻德舜之祿位名壽本之於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
 謂也固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欲
 建此極必清心必寡慾必節飲食必慎起居必公好惡必
 親儒臣必遠群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
 從作又視之明作哲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聖夫如此則
 德合天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弭 聖壽何患乎不
 若堯舜益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伏望 陛下體洪
 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及 先朝之弊大奮乾剛
 皇明四朝疏抄 卷五 四十六
 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科道等官張紳等所題先將
 崔文等拏送法司問以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
 臣前項所陳一一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自
 求之益 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幸甚 陛下亦
 幸甚

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晏示違和 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
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見邸報伏
聞於 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殿設齋醮 陛下
親臨跪拜行香受錄或永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甚至三書
夜通衆名為吉祥好事又於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
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
之將信將疑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
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各名下掌管家
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且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七

利邪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况佛為教不
足信乎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
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
狄之法恠誕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循理
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亦謹享年尤促
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梁武帝之於佛圖
靈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
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變威之禍佛莫之
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覽觀
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

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

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

正淫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而親董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王為

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

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

未喻也况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齋壇紛紜誦讀誠

為瀾瀾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傷身夷狄之

教傳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窮財

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

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者

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檢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

測以為投閒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

則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求餌以

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邪術落以宮觀之興造一窺微開

群蠅畢聚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

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幾微 聖體違和而壽祠之說

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彼小人輩但知希圖富貴利己為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

奚血伏望 陛下會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太學士楊廷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八

元

等尚書高守等科道官張種屠僑等所奏詳加噴察痛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人拿送法司明正其誣 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禱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丞誅黨惑道致以隆 聖治疏 張紳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感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夫之下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端已獲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道占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履轍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龍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禳假之宮闈修設之徒何用經書之流而禳假之內監議者皆以 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語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在壇場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太學士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光 聖德事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責緣阿附之黨盡為斥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杜修德保身為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

其為 陛下其忠伏讀批荅 旨意云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疊感附之徒置之不問則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亮董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殺鑿不遠殊為可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于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播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月小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宜遠君子而不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

李

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誰不已用堅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惑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慶用昌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感德性易移近妃嬪襲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

則逢迎扇惑罔非物慾皆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則日間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為黠慧柔曼為惑尤甚是怠於日講疏於 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進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滯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

李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誘引人員竄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 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闈以塞情竇之非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苞葉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鷄鳴淑女屬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劉德不悔於彙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皆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晉

比者恭遇 皇上諸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而
 官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蓋制
 之孝關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
 伏奉 聖旨命太學正率同臣言入者即所謂太書
 殿者臣等有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納不下千百且多夷
 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
 除之其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拱之間與
 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但云
 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破計不下千斤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
 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
 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
 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
 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者夷持以誑惑
 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願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
 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
 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
 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行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乃始議徹佛屋撤像使詭異之形不得滲留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

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穢汗不宜使之尚
 存臣請乞以此物 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靜之
 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 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
 教甚大功德罔極臣等不勝繼其後世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

除邪類以建 皇極疏

劉世揚

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脩省
停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休德天
下引領相望太平以謂雖前之舉措間有差失猶幸 聖
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何過感
太監崔文等效妄之說大興異教各 官彌日開建醮壇
修齋前經內外供具糜費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
有漢經殿西天經殿靈濟宮顯靈宮等處修設上下傳降
中外煽誘以為福利噫此何等事浮屠澄徐知常王老志
欺君誤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五

本

陛下其心乎竊痛恨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
自是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夫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
治政也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之稱
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治政豈可
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
安義理信達順以集福於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
極以敷錫福於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曰攸好德
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
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係於訓之行不行禍福所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
異教惑邪說而背正道特此以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
命之事豈不遠甚矣夫以 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
場以 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冥福之說及此不返使後
之笑今猶今之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迴管世天尊
神將驅魔降佑此間閻山野愚鄙所為轉相誑誘積久成
習遂假以號召無賴群聚為孽寇賊茲究每自此始况
天子法宮躬自崇信天下聞風翕然並趨細民無知鼓倡
易從此效尤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大誥
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六

本

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時燒燬毋存毋奉永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欲燒燬六字以保
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
庵觀寺院燒香降香機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送
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今嚴矣其見理甚精
而慮惠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聖子神孫世守之今
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
引朋比習學異教欺誑 陛下扇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
官不貲之財奈初紀清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 祖訓
處崔文以死并究其黨及表裏扇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

赦仍頒降 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禍原惟
 陛下遠監古昔近遵 聖祖上畏 天命下卹人言斷在
 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
 不顧者良由 先朝姦黨吳亮焦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
 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允愚弄 先帝齋送
 番供奏討益茶遠涉烏思藏迎求活佛騷擾天下耗糜百
 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姦伏罪而允止降級閑住亮寧
 止發遣籍沒顧得保首領倖逋天誅此崔文等今日之所
 以肆行無忌也然前日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盡惑誘引
 欺君誤國之罪而罰治之今崔文等朋姦邪類違犯 祖
 皇明兩朝詔批 卷五 五十七 七
 訓法所不赦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
 為庇護不蒙顯戮是縱之也縱使為姦何所不至夫 先
 帝以吳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不得正其
 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
 下痛之惜之伏望大奮 乾剛亟行殄絕使 宮闈之內
 肅肅雖離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除則侍御僕從罔
 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陛下一意崇儒重道
 日御 經筵虛受訓講為涵養薰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
 明作哲聽聰作謀言從作乂訖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
 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樂備而身修敬養立 內令嚴而

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
 矣故極建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
 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禍故
 兩賜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
 民又安至此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故號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區區之異端邪說微求福利符咒
 經偽驚動小術祇見其幻且妄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
 則妖妄難惑志向定則他岐莫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
 皇明兩朝詔批 卷五 五十八
 強聽納 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定志未立恐他日又未
 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為吳亮焦寧也此又愚區區
 芹曝之願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慮
 天聰明而廣納焉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

修省類一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修省次日臣
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
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
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
亦安敢妄贊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
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
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
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
休息之意顧亦有捨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之論
者窒碍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 皇上應
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
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
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
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
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女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管聞前
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

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惧小人訛言不足惧
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賢士戒淫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庶耻道消深可畏毀
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惧也非其
不足惧也知其可惧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而為福其曰
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
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備
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政為 陛
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蔽匿者宜令吏
部再加訪舉釋為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節行可以厲流俗則小過不瀆計才畧可以濟時艱則浮
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
嘗無人而過為差遣動稱缺乏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
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實行濟險應變之才四夷侵凌實
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安危者誰欵
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 國
第一議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廨為逆旅事多
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
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皆必久

而後可責其成因襲之弊其來也久吏部近亦稍稍厘革
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赦易待其政成事立
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
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
於收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 朝廷雖
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
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
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稿盜賊蜂起
有供輸之費挑漕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兩直隸徐州豐沛
等處地方頻年清水飄蕩屋廬淪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
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
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履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
以寬民力 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
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
糧待收成時日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異
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召
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
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
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可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

代司民報或折作價銀加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暗之
弊弊貽帶徵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
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
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緊受
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
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
不上 聞則伏奸度惡何由而知諛諂面諛之人進矣然
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亦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
言之而不敢言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
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
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繼 成命以下亦當執
奏科道官遇凡用入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
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齊 雷霆之威
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者亦必包含不加
譴責則直言上 聞官刑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
視聽于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群臣奉職於
下天休致至庶幾在此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修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有寧宮後房火 臣等竊惟 聖
 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集迺於
 大祀回鑾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天為雖曰小災
 實關大體 天心方萃而警戒之意尤專咎徵所行而指
 示之機特顯 臣等又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敢直言
 廢棄軟爵賞太濫欵刑罰縱失欵外戚驕盈欵近幸干政
 欵有一干此皆足召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 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中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既足及矣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

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
 曰其釐之宮乎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
 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
 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
 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彌
 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收凡有致災
 之因皆切修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
 御極言路始開然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
 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蒙

滋蒙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濫進難趨之途方塞而

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藉 輿細為詞不知公

義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革冒濫

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濫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

權姦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據擬奪寺宇

孰非塗累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皆攫奪民利必項盡數

折錢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

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誅惡而反縱惡所

謂茂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于外戚翼之以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教之以禮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迺指揮即喜雖聯親

屬宜抑其喻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而輒

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 恩寵太盛恐其

志驕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

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 繪音之頒所以示大信于天

下也今倭幸問得轉移而 聰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

前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

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於 內閣政本所存治

亂攸繁豈潛操懸奪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

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

加既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不用美布進者恃 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 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聽納無倦容受必弘 大號洵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典却臣僚除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受職役者通乞

皇明兩朝詔

卷六

七

勅下吏兵三部逐一查出或量減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旗見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并各家財產及賞賜書房屋莊田仍 勅下法司并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新產盡數沒抄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估價賣莊田照私起科其寺宇亦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已足以回 天意而庶幾交修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自陳不職以彌天變疏

鄒守益

臣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 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沈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兩行到臣等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心是謂善事其天 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心是謂善

皇明兩朝詔

卷六

八

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於朝而拱異亦甚矣訪於伊陟德以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而鳴孽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般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修養之所以引年綿祚 國家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諸真純之一念無或轉搖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宗廟往古災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怨艾論

告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
 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定其鑒之 高
 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搖雍
 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
 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決江河
 沛然無俟外求矣臣感極而泣仰屋竊嘆以為 皇上憂
 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
 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
 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
 修輔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大而不能者宜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九
 引咎求退無竊祿位而糜民膏脂臣伏念大學古稱蒙俊
 之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 國家豐鎬之重
 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
 樞紐匪輕我 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
 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成
 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膚淺不能
 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練達 國體雖勉加鞭策
 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
 箴將何以嚴交修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
 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實而災變可

彌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伏觀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

其祭告及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誠 上天示戒務

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

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

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

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 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

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

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 天和災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祖廟 陛下乃輒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

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

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

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

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

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故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

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

大者列為三事仰賞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

必通故寧冒好名之嫌以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

之語以自取夫不寤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

怨臣狂妄之罪深惟為治之不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

一得曲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

不勝幸甚 一曰柱誦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

於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

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

心勝則寡廉鮮耻之徒多寡廉鮮耻既繁有徒而正色直

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

仗節死義者為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 臣不知其成何

氣節也刻薄相尚變詐相欺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

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膏為鬼為魅彼倡此和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二

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建於身家或一笑未及

終而戰者已殲於膏肓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

沉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己為常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

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

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

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冢

市列千金則積久之弊安能一旦而不變抑伏望 陛下

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擇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

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

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慮心以防邪俾

之欺謙已以來忠讜之益仍勅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
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事關九重則明
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缺之否者替之不以
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
勿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
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
有是理乎臣恐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
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
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居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
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
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
絕夫壅弊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
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具
之道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
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謙虛自待延
訪多術猶惧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
此所以上下交孚者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
萬世者職此政也何惟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
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
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遺而臣猶復喋喋云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真知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
之治而後已也臣觀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
之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真主難逢明時不
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承德意之
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天
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
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默默取
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
嘗事体自若是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以為
非獨堯舜湯武為是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晉武帝雖
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王道然高祖則以高祖為祭
紂劉毅則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一君非惟不少加怒抑且
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難
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損焉
伏望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
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事情以
次擢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
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
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四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漢晉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日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戢此其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憚大織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勲戚實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急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籠羶之則何以為人臣者勸哉夫臣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 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体耶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自劾以禮而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五

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廷齡家懋能為非勢所愛幸難議法在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發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矧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自貽伊慙今復誰尤區區逆聖亦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誦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六

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以為南京 太廟之灾方在日前 陛下修省之誠正也 天表 五朝之靈俟俟焉何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而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灾傷变故到處相聞此又民勤於食時詘舉廢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之以漸始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 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

臨人事修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飢饉災沴消彌億萬載
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誠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
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

順人心以回天恩疏

何維栢

五月二十日該內閣臣傳示聖諭事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干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奏問慰已悉

忠愛但雷火非人為之亦有所謂脩身之宜當如此諭錄

示禮部臣伏讀於此見陛下惕然情修者之幾至明也

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題本日奉聖旨上天垂戒朕

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惡諉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

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言衛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

如果有關係國家大計善言各自陳說來行臣復讀於

此見陛下戰兢自咎必聞善言求修之實以對天命

皇明兩朝疏抄卷六

此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為臣子不能上休聖心以其

實於陛下者是欺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

人君之至尊也崇高重足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禮於一

已天下之人莫不尊之而之孰敢撓其勢而犯其威哉所

得而配者惟天而已矣君受命於天奉以行道所以

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天之於君也猶父母之於子也非

大不肖父母不忍棄絕聖愛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

箠而警之以復其善以成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

亦不忍棄絕之有過則必示之警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

之以成其愛敬之而不畏不改則怒而抑之亦不終敬矣

是一傲戒之問而人心悟悔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否繫焉甚可懼也 陛下因雷火之傲即反躬自訟求修省之宜祈善言之進此深達 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也故臣今日不以有傲為慮而以受傲能畏為美何者人心玩則易怠感則易奮怠則明不足聖不能保其必治奮則中才之主亦能易危為安故在明智之君惟恐其無傲無傲則易安而息矣在中才之主恐其傲而不畏不畏則眷愛日孤矣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矜乎天地人君之福亦莫大於祭天之微也 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廣運制作底定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

皇明兩朝疏 卷六 一九

而愛之者天心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傲殿宇誠示仁愛之端致傲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以立勸朝兢夕惕而無樂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之意故今日之傲乃所以安全之爾臣願 陛下今日修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可謂傲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率下化民以德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何似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止簞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數者乃其大者爾至於節目之詳史

不盡記以故順人心以召和配天命於行求術國脉於後裔傳芳聲於異代此 天心仁愛而不已雖屢傲而無害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略之方實而祥瑞之文日見然卒致海內虛耗幾於亂下何也有所恃而無其傲矣天故縱之爾文帝畏所做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替人君察於此二者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之謂也我 皇上心揆堯舜道憲 祖宗下視漢文未足救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蕘尚擇而用之而况文帝為世世師者哉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省之餘兼取文帝之可法者嚴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 天意

皇明兩朝疏 卷六 一九

得美太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耳目在民故上下交與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等粗淺不敢效漢儒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心而已矣臣聞之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民失其所天者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怒而災異生焉故明辟嚴於天人之故則莫急於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形之怒以致天地之和變不虛生妖以德穰臣見數年以來災異叠出水旱虫蝗之厄日蝕地震之傲四方疊奏特舉大畧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於民受其慘物失其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

苦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之也財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所得而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獲而償飢弗得食下民輸稅辛苦萬快勞弗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來遇災則有賑遇 赦則有免 息至溼矣然而臣工不能上承 德意科歛百出加以貪汙浸漁之害催徵之吏一而下小民破產驚幼舉室罄盡 上覃恩而下則壅澤不流而害則浚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又况今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主兵柄者以軍餉告竭司會計者以糧貯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一

元

章博之群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軍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內帑累世之積日漸消耗況比有邊虜之備南與問罪之師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之財填無窮之浪費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 國重臣是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實告於 陛下 陛下仁息浩蕩明照萬里使臣備知夫天下呻吟若此公私籌之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緊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惕惕

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割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死死者甚苦使 陛下親見其苦迫之狀號呼之聲則必急為之解而不忍坐視親見斯民困苦之實豈忍視其斃也哉臣以是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今之議者多不以實告乃取倡為加賦之說是何知固一已寵幸之私而不為 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 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 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 國之臣若此其欺公誤 國甚矣 陛下宜整飭之以為監戒夫天下猶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召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藥劑則立見其死矣天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一

元

之勢何以異此人心 國家之氣脉也今財盡不能勝其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不敢擾動者賴 陛下十數年恩威有以畏服之爾如使賦額再浚橫歛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即如漢武輪臺之悔盛膺莫及矣此志士忠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己者也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惠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悉心懇切望 陛下今日修省之餘 留神獨斷萬機之中何者為重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酌緩急之序析利害之

詳察天命之微審安危之繫亦在乎熟思之而已夫憂其所當憂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 陛下衆建宮宇以備規制安南之後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當推之夫能舉烏獲之任者必育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力以勝烏獲之任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且夫兩宮之建與 山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沙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 陛下但近者該履題沙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改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右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遠度之議乃若工程顧情侵剋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日之利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所得不過百萬尚不足周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陛下輕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矣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

皇明兩朝疏 卷六 三十一

聚歛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為今之計莫若緩沙河功德二處之役併力以圖兩宮之成余以漸積為之亦未為晚至如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直為財力不足恐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旋於此之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造鬼設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做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况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以圖成慎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以臣言思之如臣言謬妄則甘罪無悔尚有可採則量時之可否勢之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寧稍緩之以俟歲和時稔積漸以圖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

皇明兩朝疏 卷六 三十四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為萬世法臣願 陛下事師師之則民心不推 天心益享內憂不作外患自消實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 天譴之至意也臣待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惶未知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前車之戒然 陛下以言責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欺以負 陛下亦且獲罪於天矣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諱亦忠於 陛下之分職也

嚴天戒以保治安疏

張紳

臣竊聞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木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出而無應之變 陛下入正大統以來二年於茲深
 惟 九廟神靈之托蒸黎屬望之候蚤夜孜孜圖新治理
 凡有血氣皆將翹首拭目以冀太平而風雷水溢之變往
 示警於南畿歷歷靈畫晦之報頃相屬於諸路旱寇為害已
 閱三時流殍相聞幾半天下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
 之甚也夫惟 聖明之舉動重以宵旰之憂勤當蒙景福
 翻致大異災異等之所未解者而 陛下仰體 仁愛祇
 畏益嚴乃謂用舍猶有失其宜刑政猶有乖於理下情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五
 能上通恩澤未能下究為上天所以示戒之故又以身教
 播之 綸音勅下中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仍遣官於四
 月初六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之靈臣等職
 司耳目義均休戚拜 命之下無任懼懼竊以為應天以
 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若徒務修省之名飾祭告之
 具踵行故事因事遠圖恐終無以幹旋化機感召和氣古
 之聖王所以轉災為祥之道要得其實殆不在於聲音笑
 貌間也蓋嘗求之七年之旱雖成湯適然之數而桑林之
 禱不敢忘六事之責觀其言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
 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以湯之聖未始有一

於此而不自滿假根於至誠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此所以
 來大雨數千里之應隆有商六百四十餘年之基也伏惟
 陛下道追往聖學邁成湯御極之初任賢去奸上協天
 心興利除害下同民欲蓋自 詔旨一布固已旋乾坤於
 俄頃之間而復紀綱於 祖宗之盛也夫何少涉日時漸
 多乖刺減快船之 旨方下而輒允戴儀之奏添裁鎮戍
 之墨未乾而更聽趙榮之分守馬房令科道清查矣而隨
 帝於圖洪之一請軍伍勅有司裁革矣而尋奪於監苟之
 辭林 駕帖批鈐壞 累朝舊規而不計真贗於後來僧
 道無謂私人挽奏而不惜漢汗之難返是 陛下之政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六
 不可謂節也鄴州土夷去而為汾洛之恣睢亳社編戶轉
 而為晉梁之橫肆末作競事於奇巧遊手殆半於閭閻耕
 桑時廢而缺仰事俯育之望教化未聞而覬覦履屨之
 圖是 陛下之民固不可謂不失職也奉聖保聖之後封
 女流於冊 后之先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之列
 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 主上
 之性情外以為近習之負倚 陛下之女詢不可謂不盛
 也窮姦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法極惡之鵬鎧密
 為行求而通三載之誅錢神通而鞠王英改問於錦衣關
 節至而于喜輩竟漏於法網問左固右逸之穴長債帥諧

價之風是 陛下示不取之化而左右之苟直不可謂不
 行也 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
 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群小基間之論或讒行於內喬宇
 鬼瑣陰肆中傷之毒或讒行於外翁翕訛訛猶無安靜之
 期上以汨亂朝廷之是非下以雜揉人物之邪正是 陛
 下稟睿哲之資而中外之讒夫不可謂不昌也至於 兩
 宮營建規畫於 先朝而愛成於 陛下雖董飛鳥革足
 以適端居淵默之懷而不知採運艱辛竭湖賞三巴之力
 或一木而役夫千萬或一椽而費銀百十及今村落荒涼
 轉徙未復死亡枕籍之狀 陛下蓋不得而見也呻吟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七

哭之聲 陛下蓋不得而聞也是土堦本 陛下之心而
 宮室之崇之由猶未有為 陛下陳之者凡此皆成湯之
 所無而今日之所有也湯惟畫格天之實是以易於感手
 而其捷如響 陛下惟事應天之名是以稽於時日而
 天聽弗回又况歷春以來日暈無光雷殷未發修省之勤
 方切於 宸慮而火風之奏又上於羈州臣等雖不通術
 數計亦陰盛之兆非作肅之徵也伏望 陛下深燭天人
 之理講求災眚之原凡所舉動務有以盡側身罪已之實
 而不徒為徽樂戒膳之文 法宮之中如臨 上帝勿牽
 於女謁之私 聽斷之下獨攬乾剛勿移於匪人之手整

政屢集亟為釐革以叶公論勿憚於改作凶人連誅連正
 典法以謝人心勿失於憲姦蚤立主祀之 親王以慰
 獻帝之靈日訪老成之謨論以恢光明之治蠲租之 詔
 下之未蘇之窮民賑濟之法責之所司之良吏檢梃讒佞
 慎固邊圉如此庶幾和氣充塞而雨暘以時上以副 皇
 天仁愛之心下以答小人更生之望蓋不獨消變異於自
 前而實有以培 國脉於億萬年之遠矣 臣等伏讀前
 勅又見 天語詳切詳於軍國利弊而略於直言之欲聞
 臣等以為 朝廷四方之福 君心正而後天下之災可因
 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君心正而後天下之災可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八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八

以弭是以不惜鉅餼之誅用附青難之義伏冀 聖慈
 俯賜開納以來忠鯁以幸寰區臣等干冒 宸嚴無任渴
 踏待罪之至

謹天戒疏

霍翰

臣伏見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躬且責臣等有言
 臣思陛下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宮闈及
 殿廷有一事不如祖訓者乎是宜中和致而天地位
 萬物育乃災變甚多且異何也臣試陳其弊惟聖明斷
 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於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
 周府循至今日則郡王已增三十九府輔國將軍增
 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下不
 計夫土地稅入不加多宗藩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
 也嘗考大明會典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九

名聞授任後具如常選法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
 臣之子未有疎忌之嫌也陛下御劄令大臣熟議復行
 天下宗藩俾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
 洪武初年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
 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後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
 法一一議圖蓋必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
 然後上下皆安災變可弭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
 奇成化二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
 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保糧

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甚嚴材勇者擢庸
 劣者黜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舊官雖比試亦徒故事
 真材日寡冗員日增成化以前邊方嚴故邊地得耕及今
 邊地益荒邊粟益少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弘治以後
 鹽引改輸銀不復肯墾邊地禁例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
 嚴今管軍官則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陛下特勅
 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
 此其少乃得真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
 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
 強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九

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
 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
 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
 為之禁文官以其屬已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
 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輕戮
 一人決囚之夕三鼓不寐重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仍敢虐
 殺良民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
 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
 臣見面及今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
 各項糧料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迴者各省解戶有

父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臣抗乎
伏惟 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
申明受賦正律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
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
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災變可
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一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下不無小人小人諱災明主不怠側身
之誠良臣不忘格主之念皆得休徵協應而治化獨隆貞
粹載於圖錄崇光流於竹帛不可誣也然大臣以體國為
義則謀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懲罰為心則效之芹曝
也無異語故夫翔雲鴻起 圖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
盡而已茲者風靈示戒於 小關木冰告異於 留都水旱
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 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疾
厲致淫於河洛流離轉死 於湖襄盜賊兢作於東南胡虜
騷騷於西北此災故之見 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一

窮德合黎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游滌何也董仲
舒所謂天心仁愛不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發
德音采群議令勿事文 陛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
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其兩應禱生民樂業祈
天求命之道端可識矣而 罪見聞寡昧其何能仰 聖謨
之萬一顧臣等待罪言 職居獻替苟有見聞不敢緘默
謹拾遺議冒瀆 宸嚴 一曰用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
曰彌盜用人之術莫先於 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 舉要備
邊之術莫先於 審機彌 芝之術莫先於 察情何謂用人之
術莫先於 謹習士習之 蘇汚之戒弗嚴也靜躁之分弗

明也今之為藩幟令者率多以擠剋為能事以苟立為首途苟且文書曲釣聲譽而為之監司者每不能盡激揚之實或以喜怒為工拙以譽毀為軒輊以奉承為舉劾而銓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交際為遲速故士或以守璞而沉下僚或以挾資而釣顯擢冒以成風感而為沴亦有山然故曰廉污之介弗嚴也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銜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擲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其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三

亦以為固然而弗惟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強辯而傷休矣古者大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則私闕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辯惟陛下加之意而已矣何為理財之術是死於舉廢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府庫實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

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擇美執善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一謂因之而書景德蘇轍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職時事之變易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度等願 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制每年之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營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母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母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閱支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四

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叅劾而重慶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所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取之非其宜也兵之所以不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旨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燧間諜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聞弓馬背誦韻略非將也機權俸於鬼神氣繫吞乎胡羯肝膽平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乃將也若專徇其驍勇則關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若專

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改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誠為國之心培深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其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於虛文方今將官縱腹削以允夔夔用要結而營保陞資緣得任苟且圖存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創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敵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素脆之不習而輒諉於兵力之不俾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臣恐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人臣有聯事之義有一軀之成而後可以集事芻糧之不儲也明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請多發倉銀戶部則怫然以為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聞戶部之虛實戶部不聞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銀兩固無可發矣而邊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固無宜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勅下各邊巡撫官備查見在若干通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支若干時其自後盡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當其無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區畫矣乎必為久長之計勿為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一 言

養也所謂彌盜之術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釋耒耜而執干戈則為盜飢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強者奮暴而為劫固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有司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還於田畝矣然又宜以弛私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疎黨與之誅以發其二心若其連搆兇徒為之魁首投倚巨室籍其窩藏此其必誅不赦者近聞北直隸山東等處居家肆劫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巡捕等官則公受其財而私為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雄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崇山等盜駕下舟浮滄海掠居民劫官庫俄商船而又勢足以遙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月難計款擄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至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為之宗派山大浸為之險勢大不可以卒議伏乞勅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為之計務多方以捕追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招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擄之而酬之以官或為向導或助兵糧者則視其勞而為之賞及今猶可為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睥睨於礦也尤不以此亦彼之窳穴也伏乞勅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所為國雖不能盡其誠畧而亦或得其發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六

陛下賜之覽觀下該詳議可謂上裁之厚
不勝戰慄懇測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七

應 詔陳言以答 天戒疏 鄭岳

節該奉 勅諭文武衙門官員近來江北江南并湖東等
虜水旱相仍地方飢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群應天鳳
陽并河南山東陝西等虜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
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兩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慙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体朕懷同
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寬狹有未伸困窮有
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
奏 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欽遵於此仰見 陛下遇災
憂懼之誠臣等不勝感激夫變不虛生由人所召惟至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七
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消災昔太戊修德而祥桑柘死景
公善言而災星退舍天人感應下誣也仰惟 皇上聖資
粹美天性慈仁 內廷燕慶游玩屏迹 外朝臨御尊嚴
若神且當春秋祈盛志慮精明其一念所存豈不欲媲美
祖宗以上希唐虞三代之治乎 登極之始銳意更化斥
逐奸邪釐革宿弊海內欣欣感望太平之盛治自頃來
明詔以漸而更張老臣相繼而引去去冬及春災異叠見
稽之 史冊古亦無是我 國家百五十年所未有之變
也臣等每讀奏報徒切憂惶列侍班行不覺愧汗背聞蓋
子謂蚩蚩曰子之辭灵止而諸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夫賦適何人猶能以刑罰諫王臣等切守法曹奉職無狀
 幸奉 明詔導之使言而刑有未當免有未伸又臣等之
 所職掌故敢不避煩瀆謹條具以 聞伏望 聖明俯賜
 采覽著實舉行庶刑當而冤伸災異可彌矣臣等不勝懇
 切待罪之至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近來法司問擬
 囚犯多干 內降倖恩廢法未易悉舉其最大者如王欽
 王錦罪當誅死至百萬忽奉 詔旨贖罪俱免舉朝驚
 愕莫知所由今王欽等雖以發遣聞其在京家產尚且不
 贖乞 勅法司議擬將本犯家產盡數沒入官以助賑濟
 亦足少紓神人之憤 一各營牧馬草場侵費百萬事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
 遇革賊應入官今把總等官俱免提追兩廣總兵朱麒縱
 僕為患屢經叅奏不行革回而所役之賤併蒙曲貸即此
 二事揆之情法不無太縱乞 勅法司查照追究以為
 國害人之戒 一殺人抵命國有常典近時內官石明因
 追積債毆死平人殺証明白法當成獄乃因妄訴冤枉斷
 發充軍如此則殺人者皆得不死而死者何辜乎古者一
 婦舍冤三年不雨其幽憤不平之氣上干 天和實非細
 故乞 勅法司究問如律以彰法行自近之義 一原任
 給事中劉震私用大缸原任御史黃國用出牌送人罪固
 當治而充軍降職不已過乎主事羅洪載所坐不應即中

顏如瓌所坐盡禁罪固難辭而調任回籍不已甚乎近如
 給事中劉繼曾以所降 諭旨未愜觀聽言雖狂率理宜
 優容乃下獄降謫以後事有不是者誰復政言乞 勅吏
 部通查先後褫謫官員量酌叙遷以明 聖世終無棄物
 之意 一南京戶部署員外郎李崇近該守備衙門奏
 不敬繼而言官中諭事由攬頭徐浦等計謀陷害見今
 發應該就彼勘問仍勞 駕帖遠罕下獄單詞無証事難
 追究乞將李崇解回南京法司問明奏 請發落以平物
 議 一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淵因 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聖旦命婦免賀一時不知出於 皇太后懿旨輒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
 論列事雖欠審心亦無他乃同下獄試監察御史李本陳
 迨署員外郎林應聰列疏論救真籍 天威曲宥言責乃
 并下獄雖 聖心降孝亟欲自明而臣職效愚豈宜深咎
 乞將諸臣早 賜寬釋以慰群情 一國家定制每歲秋
 後處決囚犯今法司之囚三年不決矣前二年 初政大
 喪猶有可諉去秋審畢照舊監候外議紛紛咸謂中間干
 碍奸黨如廖鵬齊佐王獻尊輩欲求緩死所以一槩不
 誅此失政之大者也今聞各犯往往以王欽為比奏乞饒
 死如此則王法盡廢可為寒心乞 勅法司將各犯奏詞
 立案牢固監候聽決 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問理

刑名送大理寺審錄無冤重者奏請輕者發落近時法
司罪囚或取付鎮撫司改問其鎮撫司取問供由徑自奏
請發落如此則法司皆為虛設矣乞自今以後一應罪囚
俱聽部院問擬本寺審錄其鞫送鎮撫司打問者仍送法
司擬審歸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謹天戒以隆聖治疏

唐曾

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乘
時也必奉天以成大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於
守文者皆可為之若當傾覆殄悴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
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而君之乘
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哉大哉上帝以胡元
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生我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
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革除年之傾覆垂蓋預生我太
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列聖百主之治而復
大敗於止德之群姦又篤生我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聖

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非常之君也故我太祖太
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以啓乾坤萬
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服素以自警上天愛子一
萌意向即垂象以兆先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今陛
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
豈所以敬者未能如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
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
矣夫所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獸
之異是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
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修已行政之失則出變以警

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暴殺生朝之變即修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雉鳴鼎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治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四方無處不告變災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則其示怒也至矣使陛下有畏天之誠必待至此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自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聞近檢部牘見有前差單及文移內稱有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一四三

揚 賜黃棍之威肆欲醜御史之橫暴殄貧民而道路騷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貨挾餘巨萬百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營差之時群臣曾以為言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此至今過止地方經殘夢影恍惚猶驚談毒傍聞神色亦變及荷 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下近准內織造染局之奏復欲差官蘇杭督造遠近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於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死傷之災不可經殘推

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損剝減微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汗皆極言其不當差也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至殘噬之毒過郵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參隨虎狼之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局置於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違今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幹辦又言其不必差也至於惜大體以彰足信之臣借優容以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至明至切而 陛下一無所聽何哉豈以 兩宮之進用為急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矯飾實恐暴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一四四

天物剝傷民財大我言乎實萬世之鑑矣故漢肅宗母明德焉太后惟服大練左右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為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為奉恐 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以 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太禹之聖以惡衣服見稱今日比我太祖素服儉變更又何時而可事此抑 聖心亦知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之過激而耻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諫為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改過不吝況此事既布 朝堂勢必聞後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於拒諫為美

乎今外人皆謂 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無奈於 宮掖
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
誘引故成湯桑林之責必以女謁讒夫為言古稱君德之
養必左右僕從罔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
心之人若此干營即為讒佞宜亟去之以免後悔况 詔
書章弊多端而此後條尤為痛切若先破格復之則凡條
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
彼有辭如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
能體而於正德群姦之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
為敬天之誠哉天既傲矣且示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五

元

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心念 祖宗艱難創造之業
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仁愛之戒乘此差官之事
未舉明告在廷收回前 命以安人心以明天意且望事
事一復 祖宗之舊凡近有過舉曾經諫論未納者皆做
省改易 視朝之餘日玩經史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
經筵日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已容納以成大非常之
治則禎祥自降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萬
世矣臣分雖疎賤義同委身血誠所激觸犯 天威恭
夷滅下情無任戰越恐懼之至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祭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掌監事光
祿寺少卿樂濬等題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
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為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候其
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
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
莫不有大禍惟視君德之淑慝何如其書曰五星之聚
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于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
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
其福靡不在德其禍靡不在德如五星聚房周祚以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四十六

元

聚於南其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
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宿一禍培栽得傾昭然在德惟
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
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
益修 聖德愛養黎元以成此大慶乎簡易纂欽修德之
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 天數之大克
已躬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 天意孚則此五星
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
靈賀美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
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

正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變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
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承此大慶必不使 大春別有所
備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其謀則五星
聚于營室則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
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崇呈到部省得欽天
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
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 正訪群
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欽加意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
皇明兩朝既秋 卷六 四七

外形穆穆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慕慕之敬適五星有聚
室之祥所謂有德慶于孫藩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
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之德何
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
節之先後有不可易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得
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九事一循
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
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
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 入承大統天人協
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身知之
矣 臨馭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
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已允蹈之矣
正德年權奸用事冗濫靡費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亦立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
災流移轉徙餓殍相籍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
之理在民無可待之儲相顧銷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
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弊遺大投艱 上天
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也極渴天下之望于 陛下者
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
慰群情哉伏望 仰稽天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群
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為初天永命之本其
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僭門以傷治体至
於足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
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可得已即 賜停止
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
理庶乎可復而 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特罪禮官星象

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山證以質。天聽至於惠通吉
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於有德永言配
命自來多福則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長聖人之言伏望
垂情經典堯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齊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
謀者合無候。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
勅令各該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國休
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
治以答。皇天之眷實。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臣

五

嚴父修以答。天心疏

程啟充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必於大亂之
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雖雉北祥太戊則廷桑致異
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
即位以來刻削弊政放逐奸黨黜管寺親近儒臣治軍
恤民勤政講學繼天動靜語默俱能克享。天心。上帝
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郊災變遽作。皇天之子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陛
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於幾微天變昭于顯著
事成精漸變不虛生。清寧宮。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
皇明兩朝疏抄。卷六。五。牛
剝林以膚也意者徇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
乎典則非。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之經濶薄大宗志
情所厚且外政撓于風旨親視肆于貪求輔臣執議而因
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子規避加以經生
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遠天理以遂私昵之情假。母
后以箝天下之口廢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
為不正大禮不罪禮官不能黜邪說是皆應天之虛文矧
夫。國是漸搖初政漸敗正人漸遠諛巧漸近。旨由中
出而。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成而曲為庇護
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經筵視。朝循乎故事諫臣

斥逐耳目有獲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系于宦官此雖譴謫而復濟家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齟齬射避臣則貪污乾沒經累劫而遷除邊將則備師庸夫尚依違而未戮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少戾乎群心非田之賞資太多藩府之乞陞未革庶幾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倡禮樂不與小大之典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昧于糾虔令茲多失上下災變致屢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從衆聽正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宮府之體以肅 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 聖化毋徒虛應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下

五十一

宗

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積祥必至災變不生是 宗社無疆之休矣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重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入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已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近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二

田

憂悞又曰此非下民所咎也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而惧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而君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聖

其一曰教 聖學夫帝王之治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
 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
 察識事機以為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惟天
 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
 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
 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
 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
 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
 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
 細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
 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
 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
 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
 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凶于而家害于
 而國言並尊卑之存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
 下英明夙成釐正群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
 阿出匣莫可容議近者或以私意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
 宥其罪或奏舉官而即與擢官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
 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
 陰援引而福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

不免于下移而無惟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
 下廓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用入行政之間惟以埋法
 是準以 威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宥人無以
 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
 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
 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
 平治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
 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和術而得侍 左右張璠
 桂萼以諛夫而得預 經筵劉滌以白丁而久厠 內閣
 蔡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
 知其為和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
 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朝
 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閒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
 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蓋書曰
 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為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
 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在

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復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格 天意叩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凡今嚴加考察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成如曹鼎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五

方如馬卿陳通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為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

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愚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允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

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拾室久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散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六

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震冬雷水電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豈尚無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

常滿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于徒事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士人唯充私役而不辨什伍九年
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
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人其條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
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
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
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
宸濠動變邊關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
救變之不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
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九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
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熟點視器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七

乞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 瑯
臣伏觀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暉猛風驟雨江湧
地震之變洊至蒼生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之詔亦見
再下夫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余闕而天之降凶亦未有
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異常及震雷迅烈人
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
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
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有孛宋五則宋襄殲師之
應也曾隱公九年書大震電則公子翬搆逆之應也又僖
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手之應也夫星失其
位而彗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况逾日之間而二變交作
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
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
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水悞直
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
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一
階以胤之遠方而且連坐念筆閭閻之旁助以盡其法夫
嘉聞可罪也獨不為求言計乎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慎軍
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所共
知也 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特

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赴所在以勘罪狀若將與為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寵雖丞相以檄召議辟蓋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斂民利其勢亦薰灼矣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百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坊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當府無復體之視矣夫文可寵也獨不為獲霜戒乎又有甚者陛下之人予以公議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陛下於興獻帝日計尊崇之典而欲冒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禮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欲望 陛下慎選 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 復曹嘉蘭闕以大啓言路亟出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成 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然雖 綸音日降宸慮日瘁亦何裨于灾咎之應哉臣又觀 陛下於灾異之來其始也未嘗不恨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仰窺 宸慮豈不以灾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惧耶昔成周川竭

地震應在十年季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益微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 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停造作以回 天意疏 朱衡

禮部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內官監太監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樣來看欽此七月初一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每樣畫一張樣來

奏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掛燈樣 方圓鰲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掛燈後五掛燈每照樣造一

對來通高一丈 方圓鰲山燈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監本監欽遵行據油木等作監工官郝江等

開呈該用楠杉板枋木植金箔銀珠青碌銅鐵餅片等料

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添雇各色匠役并僱運人力與同本監官匠相雜做造呈乞題 請令行工部照例措

辦等因到監臣等仰惟前項傳造 朝殿掛燈五對 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尊嚴如蒙 勅下工部照例送仍

委幹濟司屬官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應工役早完人心嚴肅等因素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銀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庫

收貯物料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成造 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 都城 重城等項工程約該銀

二十萬兩俱使支給尚不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頻仍民困

已極實難盡法撥解前項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 方圓鰲

山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

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不勝驚惶切惟自昔 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酌之於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

可為則為人臣者必當懇析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之職人臣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該臣等十

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糧方

且仰給各司府徵解湊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 奏報災異者踵

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 京師積雨 畿輔澤水東省蝗蝻殆遍真定關廂盡衝徐沛河漲蕩析萬姓之居瓜鎮海

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修明刑政以仰祈 天心昭格轉災為祥即

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不急之事如 鰲山燈者豈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

監奏稱隆慶四年 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 天之極大者日月交食於二旬之內又在歲首寔傳記所

罕聞今 驚山燈必為明年 元宵而設 臣竊以為當其
 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 恐懼修省之不暇 又何心為遊
 宴玩好之圖乎 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先朝原
 設者歲久敝壞 稍加修整 費亦不多 查得該監尚有備用
 錢糧 支給足矣 亦不宜屑屑 請討今以造燈一事 揆之
 時與義俱不可者 乃費銀至三萬餘兩 將來播之天下 傳
 之後世 豈不為 聖政累耶 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 仁
 儉天成 於此等事 少留 聖思 必惕然知其不可 臣等忝
 居股肱之末 職守所關 不敢緘默 以蹈不忠之罪 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 將前項物料 毅然停止 庶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六 李三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 夫日食之變 雖曆數可
 推 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 亦未有無其應者 故聖人書之
 以示災 至于食在正旦 古人所謂變見三朝 災非常有應
 為尤重 臣謹按春秋所載 先賢所論 皆以為陰盛陽微之
 象 或政權在臣下 或夷狄侵中國 或婦乘夫 或臣子背君
 父 又山東淮徐之間 連歲大水 四方地震 叠見 豈泰皆為
 陰盛之類 書曰 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 故自古未有不召而
 自至之災 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 恭惟 陛下遇災而
 懼 同符大禹 必能上回 天心 左右之臣 亦必能極言時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六 李四

政之闕失 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 臣愚雖身在萬里 而
 志切效忠 謹以天意驗之 人事醜虜 驕橫時肆 侵陵 閣臣
 怙寵 擅作威福 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 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 伏讀 皇明祖訓 有曰 自古三公論道 六卿分
 職 並不曾設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 不旋踵而亡 漢唐宋
 因之 雖有賢相 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 專權亂政 今我
 朝罷丞相 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等衙門 分
 理天下庶務 彼此頡頏 不敢相壓 事皆朝廷總之 所以穩
 當 蓋前代政在中官 則有望夷之禍 政在外戚 則有新室
 之憂 至于委任臺閣 最為得策 而用或匪人 猶不能無專

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李胡之敗長慮遠算于
是始嚴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
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
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
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
之職蓋取其之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眾則無專
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
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
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
微意寢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為典故故議者以為今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

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
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極頃者
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
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
憎事無大小咸欲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
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
聞于內閣其大者鈐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其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
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違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

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
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
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
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憲而後聞四方之
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違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
者目無憲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
外臣僚之陞降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
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蓮陸輸者則又視為
常例希寵于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
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無此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維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
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為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
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前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
擬莫非而存其有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為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
剛暴而疎淺其惡為易見為難知而為難知者為難知前
此諸臣有指為惡邪之狀者有利高貪穢之迹者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此諸臣有指為惡邪之狀者有利高貪穢之迹者皆

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
 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高纓俟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
 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親信
 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
 見其小有所諄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高成聖心所不經
 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
 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高意所欲則會制諸司題請而
 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聖明兩朝疏抄 卷六 至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高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
 代高任其咎高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各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 寵作威招權納賂高與言等而立心之深
 為術之巧則高非言之所能髮也高粗有文學性亦警
 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
 心必以為高有可用之賢而無閑下 國家之安危耳然
 自高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財是好政權悉歸于掌
 樞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

多奔競會貴之流本兵之用會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
 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倍剋日衆而
 卒伍耗弱封裝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
 國是日清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 上聞四方
 習會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
 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 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
 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
 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
 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盛之德 總堯舜之盛
 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高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數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
 懷抱鬱鬱思欲為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
 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幸有王甫曹節之禍
 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
 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察卒至于今上干 天變洪範
 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言
 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
 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煥聞之頃深
 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 陛下嘗慕天下

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
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初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
血戰之功竟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
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
之憂者何哉未意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
培剋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
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
何益于事書曰博德允元而難士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九

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當則非以其有賢 陛下明矣
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高文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
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
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
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况御史何維栢等節
經論高彼又將誰為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高
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疏傳聞于外先為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
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深惟安危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九

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
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
外者也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
微 念操柄之不可使移 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萬早
賜罷黜以應 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
策若 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
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老關白仍踵
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
足平矣當素行術數善 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其賢
陛下故人自為效邪 陛下左右直禁之臣非上萬一人

盡修省罷造作以答天心

孫夢豸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屢示災異以謹告之敬畏則福生

怠忽則禍至此必然之應不容毫髮爽者我皇上建極

紹統蠲赦之仁誕敷郊祀之禮悉舉固宜中和致而

禎祥集矣然竊見邇者災異非常天裂地震人妖物怪山

東河南則蝗蝻遍野北徐東吳則洪水滔天四方奏報殆

無虛日歷稽傳記未有災異之甚如今日者也是宜籲

帝告廟修實政求直言節有限之財罷無益之作汲汲

焉圖所以消弭之方猶恐其或晚也乃內官監太監孟冲

以朝燈熬山燈題請奉旨行工部取辦物料一時

皇明兩朝野史

卷六

七十一

傳聞莫不驚駭以為聖主示儉朴為天下先假令時和

歲豐亦不宜庸心不急之務況當此災異迭見財用缺乏

之時何暇為明年玩好宴樂之具哉昨又該欽天監奏稱

明年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臣等竊以為當其時皇

上遇災而懼方將減膳而徹樂避殿省躬之不暇矣雖

有熬山等燈將何用哉且當今之時何時也寇賊並發羽

檄交馳矣兵政不可不豫講也而恬然無定筭連歲不登

萬姓無告矣荒政不可不豫圖也而晏然無長策府庫虛

矣未聞豫求料理之計人才乏矣未聞豫求選舉之道紀

綱日廢矣未聞豫為振起之圖風俗日薄矣未聞豫圖轉

移之方顧獨於熬山燈之可已者若是謀之豫而圖之速

耶殆非所以恐懼修省答天心而慰人望之道也伏乞

皇上思天命之足畏念民力之已竭將前項燈作

俯賜停止庶可以轉災為祥保泰致治民心悅而天意

得矣等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皇明兩朝野史

卷六

七十一

德言修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象恩澤驟雨非恩澤之正有一於此謂之咎徵 陛下聰明睿智承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 皇天眷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 內禁為之災是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 舊都被其害是水性不潤下也風雨功虐抑又甚焉何也 臣稽古驗今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 天心仁愛之所歸也今春 京師災異 臣方外遠竊伏思念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三

陛下初政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今根本重地乃有此災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 陛下遇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痛自省循兼 勅兩京文武百寮同加修省上思以答 天心中思以慰物望此商王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 臣才猷未效於平日位次忝居於大臣修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 臣伏觀 陛下今降勅諭謂比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 陛下盍亦求所以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 臣伏觀 陛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

正者多矣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及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

當懲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 內批與外議每相枘鑿續降與前 詔自作方圓法曾禁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朞月而重增條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遵信 陛下試取登極以來降出 綸音及復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官之所敷陳 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或採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者不措意所行且與背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非欲裨 陛下更化新政而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三

謀移始慮內啓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旨曰已屢有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彀言則答曰罷曰不准或遂從寬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 臣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之所以然舉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敷陳已上奉到旨意事宜再行斟酌譬畫備開款目奏請區處 陛下付諸參預密勿關臣詳勘以 聞斷而行之 天蓋日臨誰敢獨為上拂 天心中違物望之議

萬分一有舞文巧詆兇饕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人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關官事發於外則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宥原天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立悠久之規持其權綱挈其要領使溥海內外咸遵一軌以光 丕業以保養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不休哉古人有言修德所以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今日惟 陛下留神聽覽臣無任惶灼祈懇之至

皇明尚朝疏

卷六

七十五

卷

白陳乞罷以昭天戒疏

霍韜

該翊國公郭勛奏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祖宗舊典看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仍着科道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切念臣本非材詠承寵擢由部屬晉顯秩位浮於德食浮於功抱慚實深臣初年猶誓心勵忠輔 陛下坐致太平期章積弊期汰冗官期省冗費期化貪濁期安邊境期靖夷虜期厚民生以植國本期處宗藩以鞏 國基太平萬萬年之業臣之心也亦臣報 陛下職分也乃今束手無措安得不陳自擊積弊日增冗官日濫冗費日繁貪濁日肆邊境日疲夷虜

皇明尚朝疏

卷六

七十六

日橫生民日困 宗藩大勢日益難處凜凜乎有隱伏之憂臣不惟不能處復不能言致巨姦蒙蔽竊權玩法釀成禍胎上感災變臣之罪也夫上有仁明之君下無骨鯁之臣上有望治之主下無贊治之佐上有虛中受言之聖下無勵忠直言之士致養稂莩繁貪人得志士風大壞國勢可虞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往年臣不任事猶屢疏極言雖不大有裨益天下猶畏公議不敢大肆臣今惟隨眾竊祿日惟伴食而已首鼠緘默何益於 聖明之世又臣之罪也天下貪酷文官剝殘民命武官剋削軍士臣不能遏謂不任事猶可諉也在京大臣恣肆貪濁大污名教玷辱

國體臣復不能直言夫大臣自謂貪財無罪清議可隱惡

名可掩苟貪無害也不知大臣者天下表儀職官入京餽

大臣賄銀千兩在外剥民錢數萬矣武臣餽大臣賄銀萬

兩在外剥軍士骨血數萬矣蓋嘗私取百倍之賄惟用一

倍之利釀啖大臣買售聲譽結為應援因得升擢或該考

察必得保全是外官以一倍之利畧餽大臣暗取百倍之

獲也職官惟知剥民之財之利不知小民合家衣食惟賴

升斗之粟剥而奪之遂饑以死職官惟顧己利不慮民害

大臣惟知餌賊不思民難是貪官日益得志貪風日益肆

橫生民日益剝削 國體日益搖危也大臣貪賄貽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十七

國家極深極酷臣雖知之不能盡言使新進官員習見貪

風恬不愧畏就貪貨利國勢可憂臣不預言又臣之罪也

臣今忝竊厚祿無裨聖髮年齒漸衰氣血日耗精神日耗

驅策不前夫又濫名器益有清議者忝名教伏乞 聖恩

賜臣罷黜用消災變臣退伏田里省愆思尤教誨鄉人化

導子姪效忠 聖明臣幸首丘鄉井沐浴 聖澤臣不勝

感 恩祈請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七

修省二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

尚書等官奏金等題先該禮部咨為 勅諭事節該本部

題奉 欽此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 勅

諭思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

興利除害政務都要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欽遵備行

前來臣等仰蒙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

心也臣等仰惟 朝廷四方之準 君心萬化之原皇極

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而位育自臻粵自 皇上入繼大

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積年之宿弊復 祖宗之

成規動無過舉宜之致祥顧自去年四方頻告災眚風潮

水患之非常氣霧疇疇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

循省外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

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

便宜應革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各另條具

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為 九重之獻詩口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

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 天心仁愛特示警懼無

以民貧財盡賦重夜繁嗟怨之聲是以上平和氣 陛下可不愾然慎終始以慰蒼天人之望歟等請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自度咸負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凡百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孫遜庸回任用者舊 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後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公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二

從中改師傳重臣諮詢關涉於繁切事情下同諸司疏請 陛下待答 溫言未見從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任其必為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感懼慮慮有去志 陛下欲誰與共理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干涉威曉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

初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監 先朝名器之監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蓄稍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戚之家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監趙山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之除爵非平亂祿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 朝廷之名器充溢而府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勅功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俱 命錦衣衛拏送都察院鞠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司問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二

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戶部將 御馬壩上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悅乃因太監閻洪等飾辭瀆 奏遂廢查覆積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回人千永等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鼎惑之言乃於禁殿之地修設齋醮或晝日而解或連日不止耗費財用

溷濟 宮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充盈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松柏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顏未能如舊豈與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閒之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固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足以干和况燕之乎是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弗加之意也中外皆曰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竊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天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自有寄是謂政在 朝廷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攬而權實移于下矣伏望 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 召大臣諮詢治道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列可行者務見于施行諸司執奏當從者毋拒以前肯停止齋醮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

斥蠱惑之奸如崔文者決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乞之濫如趙雲等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束必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之要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慎不可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嗜慾能節於壯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臍無及矣伏望 陛下保蓄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事則思曰恐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進御以時寢食頤養有節慶燕尤猶在廣庭慎幽獨如臨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悵惓願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符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奏金等題為修省陳言復初政光 聖德答 天戒數事乃稱為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一節忠愛至誠溢于言表除本部并各衙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

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 命下之日仍行
各衙門并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勅諭內
事理着實修省勉修職業以消災異其有未盡者仍聽各
衙門另自具 奏施行尤望 皇上垂情省覽前項章奏
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視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
此則上下交修一於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災變未有不
消者也

皇明內朝疏抄

卷之六

六

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疏

蕭一中

近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閣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
體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寬抑有未
伸用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
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臣聞聖陶廣歌於舜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
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皋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修省之
事臣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在
陛下且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
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

皇明內朝疏抄

卷之七

七

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者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寬抑
曰困窮是已臣伏思 朝廷政教固亦多端若夫 登極
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此亦政之
大者竊見比來漸次災張與初政皆戾遠甚使人信之而
復疑之至於近日大禮一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
顧惑於桂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蒙報罷且自 錄
旬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
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
比來傳乞多旨 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刑福海顧錦以

汪奉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欽王錦以賣
綠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祐等本無勞勛
而濫冒皮作苟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
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淵李本陳返林應驄言事忤

旨而逮下 詔獄尤甚者是刑賞誠有未當也至若冤
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
犯人廖鵬王獻齊佐監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
決之時彼方百計 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
為所移但不令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
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

聖慈發內帑飭重臣以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
不親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廢 朝廷
之費而窮民罔有不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違不免於騷
擾土木之作大勞乎民力則困窮有未恤也臣願 陛下
聽朝之暇于此數事做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圖之 登
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一事罷而勿行又敢奉以先天下
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邪僻淫言等濫授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
欽王錦雖已發遣而百萬之賊仍行追併馬明衡伍臣固
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 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賞

實矣廖鵬王獻等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
伸冤雖有 奏辯在所不聽土木等二事固業已為之
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濟之令尤行申
飭如此則冤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
圖報稱而况當 陛下脩省求言豈容默默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
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濂

近該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譴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于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

皇明四朝疏抄

卷七

十一

盡授於權門庭贏者僅見於執戰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竹鎗木刀倚為長技露體空腹日為勁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 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粥也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初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

散散之或不能聚仁非其人則惠填溪壑善非其策則乃

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閑自搖頭妄稱道學異言異服弱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號或詆忤程朱而跡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奇著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邊或厚覬士人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頓堂官首領攘臂喧呼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汚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恥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

皇明四朝疏抄

卷二

十一

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惡耳惟公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善耳惟公則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 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之望 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第連雲而 賜宅 賜莊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劾犯忌諱適是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良足以見愛 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在死之魂不散不鋤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諛諛行則骨鯁棄

徂詐長則直諒消頌心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罪權
勢熾而寒素走 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
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困固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
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
名或盜賊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 勅
諭所慮者蘇松以北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
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嗚呼犯此三者小
民何以為生哉故或御井背葉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
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物不待
死白骨轉轉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下 十二 宗
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
頒而實惠未流蠲免之書屢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
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虞以賑濟為先而蠲
免為次次荒之虞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
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于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
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
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登求實惠則名固太虛此
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
也冤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
豈出四者之外 勅曰利有所當與政有所當革然利弊

不相離本相尅者也弊革則利弊與則利革非弊之外
別有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勅諭中再申明
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闕之患除則用力者
皆勇士人力既齊馴是自律特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今
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
者通一以利二故可謂則通而不泥於錢可錢則錢而不
泥於未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賑濟則蠲免在所
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以滯滯之弊革則需惠者
必救死勤者既勤則惰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
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下 十三 宗
大道之門闢則捷徑之路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
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悉道
德一而推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一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輒
臆自疆尚蕪恥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
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
節則 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問故慢則 留都
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忌
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畧從違則大
禮平嚴傳陸乞陞之禁則封爵貴慎 賜宅 賜莊之
旨則 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

明免劬強所以助弱息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畧權勢則
寒素何為不作顏色希而後公道信囿圍空而後生意多
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宛抑者如此戒情則勤者益奮退
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
名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
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
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
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賞罰以厲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
地民窮尤極矣而趨靡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
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麩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一十四
 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賑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
不許作麩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
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于
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
說焉蓋 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
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之言
進則言路闢宏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
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 國是搖而天下機皆足致變故
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

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
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
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
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
者未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議禮
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等主情以
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芳等桂芳取米京矣至於汪俊則
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 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
月動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顧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五
 大孝之烈豈禮得則尊者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
奏必有說耳今夫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
而奉承之况 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咸被孰不感
而畏之乎借曰甘奉承常人之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
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 陛下得
回江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
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閉情綱常
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
深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 君臣之和 朝
服習上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雨暘時日月明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疹不
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
未之有也所有條奏事宜臣等謹乞 勅下該部集議立
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未

務實德以答 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
莫之能違也邇來真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
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于下者亦累矣群小漸長
盜賊公行萬民失所至草妖木異之屬靡不失節人物之
變於中者亦累矣三變類仍庶幾休咎甚可畏也昔人有
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
災此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憫憫矣於
此而不亟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怒為予棄如秦漢
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覩 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已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速 賜罷黜矣是
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五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
卷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廷乞第多無
厭足此皆臣等不能 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願 賜罷
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
或足仰答 天心矣至其 淵默靜滌之地所以感召而
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心與學也書曰王
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且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
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

時不可以寒暑而間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膺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再歲
 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恃堯舜之資而不務堯
 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好音問難
 畧無恐不可以言心得也貴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
 答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
 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三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
 和等日相商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實問可否各
 擬票 面賜裁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
 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諳然家人父子之
 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
 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
 移而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惟
 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
 開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猥闕虛糜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
 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
 恙志上所扼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臺斛面者誠不可也
 而修省之時鎮撫司以報復奢辱事羅洪載可乎巡司
 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指越度不問以
 至察解巡檢陳崇貴可乎崔元狐媚蓋群枉之赤幟百凡

皇明高拱疏抄

卷七

十八

貴級者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繞一屬託乎將輪狼貴
 蓋威里之裕整既得富貴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
 與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給事中張紳劉濟等所
 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
 却乃照常批答直可為長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着實修
 革而欲望 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後矣臣等私慮過
 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修時政之所未便銳意甄別則天意之不回
 人心有不感者臣等所未信也

皇明高拱疏抄

卷二

自効以彌天變疏

楊言

臣等聞變不虞生感召有自近者 上天垂戒 仁壽宮
災 皇上特勅諭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
天變也成湯高宗 天變奚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
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
事中所以舉正敗弊今敗弊日積 天遣不可遏也吏科
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
去大學士蔣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漢卿
等編修王相等抗諫而或謫戍或為民或箠死張聰桂等
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

万

儉德不聞而陽和地土張崙等請素無厭監商掛號崔和
等會獲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 廟
社精靈無併蒙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
勘錦衣濫職初設山海抽分增收而後五百陞賞奏帶人
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
沒之法諍臣如郭楠等施極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
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嘉等乞全支俸糧 內監陳林等請
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陛下之急且大所以拂天理逆
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故 皇上赫然示以大變上以勸
陛下修德之心下以顯輔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同體文

仁君重於責已伏望 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

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請成之官復為民之職惟

死之後盜課地土蘇農商之困抽分押解免任職之貪當

籍正其法加刑而亮其忠濫帶官者明其罪乞

陛下有削其官將臣等速 賜釋黜以彰不職別選賢

能以充任使復行六部以條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

深行之誠持之久如此而 天變不彌治理不臻中興之

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諱萬死萬

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成者君臣保
 之要古帝王所以致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臻太
 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
 之未修宜治化之未究也推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
 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飾而踐履之有未
 至與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所
 欣然幸都俞之盛復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媲美於古美儀
 章條上竟爾寢閣以至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宮
 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四方枹鼓
 之旨不絕臣下怠忽之意日甚而治之未登於理也不由
 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語致治者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
 財二者在今日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
 之念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熄湖湘之水患
 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且京師陰雨決旬雲霧四塞
 陰盛陽微之徵莫大於此顯患隱憂所關 聖慮方至切
 也為今之計若不預儲人材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
 之第時尚清修求靖方之士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按羅虛
 心延訪不問顯晦資格取其長十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

破格推用或列職卿二或分布 畿輔至於材官將士亦
 加遴選或簡白下條或起自廢棄姑取其節不責其全或

實之營中或儲之賢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而至於倉皇
 之際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效此方今急務也至

於用財一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
 焦勞苦思之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漏卮夫中人之產必

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為長久決不忍坐
 視窮之以至於憊也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缺一

至此極而尚恬然莫為之計倘寇賊之警突發無已而旱
 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計者固將束手以聽

皇明兩朝詔勅 卷一

其敝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於儲材一節該吏部
 順撥行內外衙門各舉所知延至幾月僅見一二撫按言

及而無當於用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覆給事中
 溫純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叔尔無聞

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室自謂為安者方今郊壘
 多虞經費訕之天災時沴雜然並至顧不以為異焉識者

又將何以喻之伏望 皇上幡然覺悟奮然改圖察天變
 之異常憫民窮之劇甚慮寇盜之橫行 念國儲之空匱

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諮諏善道人材
 何為而乏財用何為而匱天變何為而屢形盜賊何由而

二三四

充斥仰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寬濟夫 宣召訪問
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
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
感格於 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勵乎百辟而又中
勅大小臣工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
之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疑沮則 君臣合德人
心之誠實自神 上下交修事功之率作自倍由此以圖
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第舉矣再照人才之生也不
數而用之貴及可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
長咸備六卿之選賢擇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才行相稱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五 本

策以濟燃眉之急將取之官與落職將於按劄之無餘抑
取之民與膏澤竭於誅求之殆盡惟加意節縮去其害財
者而已伏望 皇上親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根本
深自損節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御以及
賞賜之末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計四
海九州之銷賦關市山澤之稅務一歲所入幾何 朝廷
中禁之經費六軍群吏之資贖所出幾何凡遇主客之兵
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祿先年幾何今增幾
何逐項設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也蓋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記錄每季 進呈 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五 本

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自擊
時艱及獲疚心杞憂深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
用塵 瀆干冒 宸威不勝懇祈之至

皇朝兩朝野史

卷一

二十六

五

亟修省以回 天意

何起鳴

臣奉 命遣往四川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至陝
西西安府興平縣閤外忽遇地震從省城東南起往西北
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內鄉村灰塵障天
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屋廬十室九訖及至咸陽涇
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城無完室舉室無全人悲
號之聲徹於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莫不皆然如咸
寧之壩橋柳巷涇陽之回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地毘沙里
米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九丁全家
俱覆且地裂泉湧惟用箱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
皇朝兩朝野史 卷七
三月初四日戌時地震動以來未常停止前此損傷人畜
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幸而今次尚在書間人民被傷
較少若是夜間吾民無焦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
老携幼歛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下居身考之載籍以來未
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 國
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 天心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郊社親
矣 朝講勅矣臨雍耕藉大與舉矣惟 國用之艱難而
留心樽節慨違事之久壞而亟 勅圖新黜遠左道裁

元員九所以畏 天命而悲人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策
固宜導迎善氣疑承 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此是身故
哉臣及獲恩之無乃 天心仁愛 陛下故預示非常災
異以警省之歟其及身修德以為至治之圖與臣敬為
陛下陳其修省之畧惟 聖明留意焉 一曰修聖德中
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直德秀曰人主修
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一心即
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關天地之動靜其中節
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
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與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寔係於言路之通塞也臣愚以為求
直言不如宏納諫納諫在於恕諫臣唐陸贄云諫者多兼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滿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 陛下求
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一起用如
近日給事中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之狂誣也 陛下覆
載含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
下之諫部將星與鳳儀查照胡應嘉軍例及時起用華希
聖聰益弘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封進虛懷聽受九卿大
臣也凡有執奏曲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發泄天之示人顯矣為今修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治慚高下異同之心振偷惰苟且之氣以乞 勅諭百官改竒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悚然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變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重任在撫按則懼然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至百司庶職莫不友己自修各承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元年以來一切 題 奏并及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 體格未行者遂置開列前件着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監囚犯一一審錄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

皇明兩朝疏 卷七 三

行在外諸司一體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暢鬱滯仍限一月以裡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自然陰陽順軌和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 四曰飭邊防臣見地震不獨關中為然近而 京師遠而延緩河東河南地震一時疊見水電火光又復相見說者曰此皆夷狄不承於 中國之象也去歲京師淫雨遼東火光宣大水電未幾胡虜兩路入犯破我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京師陵寢比其往事可徵明若現火矧今虜酋黃言震見擁重兵侵擾莊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 京師東擊西又屢巨烈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疎虞伏望 皇上軫念京

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 天語叮嚀該部通行各屬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敢占先鋒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邊大臣據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益餉各調鎮巡乘時調度在固其聲勢無掣肘而避任推艱各懷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績如此而妖氛不靖 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 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骨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多損折商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復興人懷危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失囚倘有無妄之徒乘機而逞腹心之患為可憂且各處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修理若復責之瘡痛呻吟之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堪矣臣願 陛下亟廣好生之仁弘敷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各該地方被災人戶分別等第先在庫官銀量行賑濟仍將隆慶二年身稅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舍官為修理毋得重累疲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 朝廷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聽而震變自弭地方保無虞矣 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病疴痺者則必呼天不

皇明兩朝疏 卷七 三

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特疾痛疔痒已也為若令者果如桐煨住身而加撫摩之耶臣固謂不得而能也昔者鄭災禪龜推象謂鄭必復災子產弗信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口哭國不市即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為有司者亦悲人窮而吊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攝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念三年大計朝廷總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

火

勅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新科進士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關之常矣參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冒負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疴遷延安逃恤私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赴責其德能片外臣待罪該科職在采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呈馳上 聞則上負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若為可恨俯納臣言痛行修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倘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陳言時政以答天戒疏

段汝礪

臣等考之書曰先生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自古帝王未嘗不以 天戒為重而致謹者仰惟 皇上懋德率 祖勤政惠民一紀於茲凡所以奉若天道者無所不用其極宜乎休祥協應以來和氣之徵也夫何兩歲之間彗星三見 聖心之憂不容已矣臣惟冀者除舊布新之象豈天心喜新而厭舊哉蓋穢矣積於下則 天戒照於上耳臣等待罪言官不能先事論列上裨 一德下正百司致有今日之變乃歷 聖慮省咎責躬且令臣等條陳所見以盡消弭之實臣等學不足以達天人之蘊識不足以通時務之宜恭承 明命條陳四事於左伏望 皇上不棄淺陋采納施行則於修省答天之道或補萬分之一也臣等不勝幸甚 一崇渾厚以悖治體臣惟為治有體體也者一代之綱維光先烈而裕後昆紹百王而垂萬世者也史稱堯仁如天舜德好生禹之德先湯之寬仁萬世憲章漢唐不足言矣仰惟 皇上仁配堯好生並舜即位以來恤刑蠲賦賑乏救荒進賢黜枉興事舉賢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代之體當與堯舜禹湯並稱夫何寬仁彰於上而苛察煩於下刑罰恤矣而無辜或被戮賦稅蠲矣而力役則繁興賢才屢進屢退進者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

必皆賢退者未必皆枉也利弊屢興屢革興者不能無失
 革者不能盡得也其他細事不能盡舉無乃一時激切之
 政流於苛察而不知足傷 聖明堯舜之仁損 國家渾
 厚之體災變之來有由然矣伏願 陛下遠宗帝王之道
 近守 祖宗之法如天之生物休息長養以端渾厚之本
 尤望 勅下內外大小臣工務存寬大毋事煩苛毋用紛
 更毋變成法體國阜民一遵 祖宗之舊則寬仁之政成
 而渾厚之體立一代之綱維可以為萬世之瞻仰矣惟
 聖明念之 一正體統以修職業臣惟我 國家仕賢圖
 治稽古建官設輔臣於 內閣以備顧問設尚書於六部
 以統諸司設都察院於六卿之列以司風紀又設六科十
 三道以居言路其餘大小衙門各有攸司上下相維體統
 不紊所以百六十年來政無廢事人無曠官者良以是也
 夫何正德年間權奸竊柄諸司事務或專制於內或紊亂
 於外紀綱既弛法度盡隳不知體統為何物幸際 聖明
 御極除舊布新固已一洗而清之矣但人心有可久之理
 而天下無不趨之勢趨其所至上下或不免有侵陵之漸
 令其所輕而彼此或不能無避忌之嫌若不辯之於早處
 之以斷末流之弊將有不可收拾者矣伏望 陛下念體
 統為諸司職業所係 朝廷政治所關以論道責輔臣而

皇明內朝疏抄

卷七

三五

不煩以他務以庶政責部院而不撓其職掌以是非責言
 官而必廣其聽納尤望 勅下內外大小臣工各守爾典
 各恭乃職毋侵下毋干上毋觀望成風毋推避慢事必使
 庶績咸熙而事成之效有徵陰陽和而論道之功不泯斯則
 職業之修體統之正所係如此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
 一有狂妄以激勸臣等竊惟 陛下臨御以來求言若
 渴約言如流凡言官論列無不采擇見之行事此仰見我
 皇上以言路係紀綱之重而虛懷聽納之如是也奈何
 言事諸臣不能仰體 聖心開陳善道或偏執已是或誤
 執人非或學術不精或語言過激往往觸冒忌諱乖忤時
 宜要其心雖則為公即其事率皆狂妄其取棄置固其所
 也臣等獨念忠誠素定利害不移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者
 大賢君子之所能也中才以上之人鮮不以身為念此念
 一存而利害形焉利害一存而進止判焉於是乎 朝廷
 之上進言者無復昔日之多矣 陛下試用察之嘉靖十
 一年來凡言官之章奏與因言而獲罪者前五六年如此
 後五六年如此孰多孰寡自可察見是 上有從諫之聖
 下無進諫之臣萬世之下孰明其故也伏望 陛下屈法
 伸恩原情有過 勅下吏部備查歷年以來言事獲罪諸
 臣果係事在為公別無他故降調者隨資陞用發遣者放

皇明內朝疏抄

卷下

三五

本

選補其罷黜為民者或量授一官或起復原職以昭陛下激勸之意以愧不言緘默之心則感恩圖報之下誰不致身聞風興起之餘孰肯自棄善言日至和氣自臻答天之道此或一端也 一懲貪以恤軍民切照沿邊將領郡縣守令皆有撫馭軍民之責雖加意愛養猶恐不得其所適來 聖政日親諸弊仍舊法令雖嚴奉行未至秦越相視法不經心軍士苦於饑寒而任意侵剋小民艱於輸納而多方科罰致使畏政如虎率相流移無復懷鄉之念赴敵如蹈水火各相視效孰有効死之心以故行伍空虛而諸夷之部落日繁閭閻蕭條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彼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六

此衰有自來矣凡此足疾 天和伏望 勅下該部通行各處撫按官加意廉察統軍將領自副將以上如果怯懦無為貪鄙有跡摘其尤者一二人親民守令及府佐等官如果不守官箴不恤民隱摘其尤者一二人指名劾奏罷黜以為姦貪蠹政之戒如或巡撫官抑勒過當處置失宜及守巡官有所聞見不行覺察聽巡按御史一併參奏處治如此則軍民之困苦可紓而天意亦漸回矣

急劄 聖志以答天變疏

恭武

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黃華等坊兵牌黃雷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錄地方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孫寺天雷打碎播竿一根韓崇地方官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三根鍾紀地方史洪家天雷打碎燈竿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輓家天雷打碎樓房春一根李朝地方裏官中房內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城五城之望旗竿東城之望也地莫近焉者也物莫危焉者也况天不虛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律雷者天之怒氣以張其律者也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郊原而於其都中是豈無言於其間其殆以陛下剛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歟 陛下取法耶其殆以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天張其怒而歟 陛下震恐耶其殆以遠在各省邈不之知必於耳目所親聞而歟 陛下悚然動心而速改也其殆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陛下聖資猶足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存赤子促耳而平之者耶臣請以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下今日之所致怒於陛下者八事焉為陛下言一戰祚之初兢危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始入 朝而霖雨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七

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於天下近日
 以來徒務修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
 而所以動遵禮法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錄之 命雖下
 而所以昭宣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修 陛下敬天之志
 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 一也踐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免逋之稅以蘇窮極能不急之務
 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
 高為樂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秦帶而於生事害人
 者之未聞 策散散於征求而於接臂稱首者之不察老
 弱盡於溝壑膏髓困於虎狼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
 自明而朝源也 卷七 三六
 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踐祚之初深惟舊制蓋釐正
 德變亂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專之吏部而
 恩幸以裁撤獄則下之刑曹而殿衛不預 陛下法 祖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肆更張或以義子
 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
 撓既多法司之律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怠矣
 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三也踐祚之初訪於耆舊
 兼振拔賢俊登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九
 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達於四海 陛下禮臣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實意 勅由中

出內閣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 六曹不得據其志以
 以執法而反貽回話之羞或以抗章而徒取 濕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四也踐
 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從納犯顏之章則稱
 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以舉行臺諫效其惻誠田野獻
 其芹曝 陛下納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憎厭
 言涉推責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已有旨了
 或謫之外任以摧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俸以挫其英發
 之氣 陛下納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
 五也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下經筵常親翰墨雖在 先
 皇明兩朝疏也 卷七 三九
 帝表致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 陛下道理日明
 勤苦既泯而淫養益到 陛下講學之德聞於天下近日
 以來益加廢弛竊句讀之末而不求 陛下口耳之
 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廢 陛下進德之
 則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訛說自清之態 陛下
 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六也踐祚之
 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矩清心寡欲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
 無側偏之私由 深宮以及大庭悉皆光明之行 陛下
 修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明宮闈之變始懷戚里
 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也則重違其意而不

恤道路之沸騰會得無辭將輪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命如響而不顧賞賚之後靡上遠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聖象之志意美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也凡此八者在天下有離散之勢在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動搖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天固 陛下之父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叫以趨之哉安有父愛其子之甚而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 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終矣伏望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

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修天理必過人欲必親君子必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汗下必虔恭寅畏以敬其天必節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以禮其臣必虛已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必舉動不僻以修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中是而天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喜星為慶雲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也而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之間耳臣下胄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陳言修省以捐 天變疏 華湘

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事之修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災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其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克於兩間苟不常而失節無不緣故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示其警是故震電雨水隕石生燦孛入於斗鸞鳴來巢於魯六鷁退飛於宋四時之或五行之反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一

觀本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焉臣嘗考之九陰陽疑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應於下怪異數興於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指陳時政之缺以竭過衷是以上天罪之而震怒之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哉粵昔舜之為君古今稱聖者也格于文祖之日首明四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聰明則紛錯敗替而

是非賢否之實清然顛倒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感於趙高淳之武帝感於朱异隋之煬帝感於虞世基遂至天下大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景命曆數攸歸起偏別垢凝神化理凡有利所當舉而弊所當革者品式條貫規制畫區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獎諫臣權倖以抑私昵汰冗濫以省浮靡祛釋老以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後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美意諒於改元之一詔內外嚮風華夷仰德罔不跂足以待而思見其 德化之盛不啻如漢文帝之感山東也奈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如皇明兩朝風化 卷七

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氣孚洽而怡然交歡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迹疏闊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取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利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也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主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討章奏牘自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聞其 嘉納一

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始為 清朝之刺員此不如其始者二也近習之臣 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也周其防之也固惟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靡積染之習甯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鋸也可以斷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之意也彼其匡君翊國如勃貂管蘇如鄭衆呂疆今邊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衝決於其中則不能毋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逋租不下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者不足以供其所出蘇軾曰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凡食不可以不裁也近復見夫闕闕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鼠穴肆出將如曩時之不可救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為人害也久矣詎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痾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豈但以為吾民衣食痛庖而深患痛絕之若此哉今以 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左而遠之及恣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揣緬念在職竊於此懼懷深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管費不貲西山諸寺魏紫相望而毅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卷 五

當當於民者而 賜成里史選調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
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節之以禮而順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豈所
以保全之乎况 紫宮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中
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
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
而奔走懸屬天下之人有賞有罰賞必當其功雖微不遺
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示懲也天下之
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不然無功者猥賞而無罪
以啓其倖門有罪者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

其感於群臣是以丁六年間派寇弄兵而北方騷擾
作亂而南土震驚北庶愁困疆圉虛耗物力悉屈而海內
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
龍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握
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憂勤砥節修
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棄之靈答差務無
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有賢於漢之文帝
者夫由藩邸而踐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
必出災異以啟其衷文帝之世天非無變帝能率下以
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大道故呂祖謙曰九四百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

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縷數而偏及譬諸腹
 心受病之人貌年動傲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
 已索然矣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
 苓之味藏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惰玩而不思所以治之之
 本唯在修德而已夫心之不正則德不可修學之不講則
 心不可正故宋朱熹屢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
 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聞 陛下經筵進
 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前獨體驗於施為察理
 欲之機失存下之故辨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
 皇明兩朝並改 卷七 四六

治理面諭臺諫以通乎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源闢
 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節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
 明刑獄以鋤兇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布必應時而
 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天之心為心而天下之
 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
 民安兵疆倍厚紀綱整肅而時雍世修之治於是乎成何
 星霜水旱昆虫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並哉斯言
 也諸臣進說屢矣 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 陛
 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 祖宗以來本監未聞有今日之
 變者乃敢忘其謏陋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倦倦

也冒瀆 天威罪不容死願造室以待斧金之誅

皇明兩朝並改

卷七

四六

錄臣言以弭大變疏

周瑒

臣聞君父一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顏順志敦至樂於家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易所謂悖非家人之象矣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咈誥至和於堂陛不然君怒於上臣懼於下則易所謂否非泰之道矣臣伏見近日科道諸臣論列時政亦屢矣陛下一切拒而勿聽甚者詰責又甚者罰俸又甚者左調是陛下未免震怒於上廷臣未免惴惴於下君臣懸絕天壤不殊此固泰之象耶否之象耶此臣區區大馬之念蓋不敢不特言也伏惟陛下踐祚之始嘗詔廷臣言事矣亦嘗嘉其有言矣亦嘗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行其言而茂昭鴻烈矣今耳目固未易也而背馳乃爾臣伏思之陛下豈為是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之故智耶殆聖心有疑於諸臣之言故愈言而愈怒愈怒而愈拒也夫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求諛諛之口若是則講張肆幻諱臣獲遣天下事將日入於弊而莫敢上聞矣可勝慮乎臣仰窺聖心所以致疑於臣言者其必曰每一指摘輒敢爭論不已是慢令不恭也獨不觀唐有諫魏徵者曰徵凡所諫諍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不同於長君而太宗深拒其說益信任徵以啓貞觀之盛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慢令得乎又必曰廷臣論事特過歸於上

以選其名爾猶不觀唐玄宗幸年追論宋璟好名無比蓋其疑照之心已醜於既相之後李林甫因售其說而代之位夫以熙治以林甫亂而始終莫之辯此所以迷復之凶也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說名得乎又必曰廷臣每論事必多雷同附會是特為朋黨自此也獨不觀唐德以陸贄當於張滂諸人而裴延齡遂得恣其傾擠之奸以熾其亂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朋黨得乎夫慢令無上邀名植私朋黨亂政人臣之大戮也夫人非喪心矢志仰安忍自棄其身以徼大戾借使有之亦不過失於誑誤失於過激迹有近似而實非也然此亦萬一耳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以萬一之似而疑紛紛者之作直果皇極之道乎臣愚欲望陛下自今凡廷臣論事一以至誠臨之聽之必行行之必果不幸而有誑誤過激之論亦必曲賜優假以作其氣而凡所謂慢令邀名與夫朋黨之疑固不當復萌於宸慮也臣又按今天下諸路風霾地震赤旱凶饑之變幾無虛日則自古災異之甚未有甚於此時此正求言納諫上下交脩惴惴然不遑暇食之際也故傳稱宋仁宗以日食風災勅有司廣開言路陳得失而當時言事者至有削封缺贖字皆方寸又有謂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於忌觸諱而仁宗亦不暇計今廷臣字畫小帳皆令回話詞旨

稍許遂成嚴譴果求言納諫以消天變之道乎詩記宣王
雲漢之災其曰我心悼且憂如董則君身之謂也其曰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群臣之謂也今九重斬於聽納
廟堂沮於職守戒倖怙於備呢科道怵於罪罟果上下交
脩以消天變之道乎臣愚仍望 陛下急詔中外言得失
仍許大小臣工自今有官守者得舉其職有言責者得進
其忠如此則政事可修生民可阜而和氣之薰蒸猶不足
以回天之心弭天之變則經義豈不可稽而感應之理誣
矣臣不勝戰慄惶恐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稿 卷七

五十

儲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
致古之明王一遇災變下罪已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
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
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犬鳴
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
災延燒 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
分惡風暴驟 日冲撞搏擊天地震搖瓦石飛走
津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
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
丁餘家商民舡隻覆蕩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
大未有甚于此者 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
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脩者尤所當急 臣敢昧死言之
經筵雖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
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
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
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孽千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
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庶
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
當萬死今則止于克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賞當思等民

皇明兩朝疏稿 卷七

四

五十一

如蒲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于降級而入官臧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占之帝王但思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濫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群議而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一

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等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類報災異疏

高儀

先該禮科抄出總督宣天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其學題稱據大同左雲三衛呈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戌時分空中偶降飛蟲如兩四翅六腿形似蒼蠅又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魏題稱據陵川縣申本年七月十四日未時降雨入土四五寸本時有本縣城東丰地上開裂一道東西長三十餘丈闊六七寸深三四尺又該楊魏題稱據太原府申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戌時分忽見星如斗大後尾二丈餘長從東北起落於西南隨聞天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二

聲又據交城縣申本年同月日時天落一星頗有大火光自東北往西南落項即天鼓鳴又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孔昭題稱據台州府申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大雨連期不止至三十日本府城南海港潮洪大湧諸山兩漲陡注風浪拍天將南關沿港并東南兩關民居一時衝決十無一存水從西門月城入城一際漲沒府城內外共淹死漂流人口共二萬六千九百八十七名口僮居天台寧海黃巖太平共淹死漂流人口二千二百八十五名口又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理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願題稱據登州府申本年三月

三十八日辰初三刻地震有聲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已至
初初刻復震一次已初三刻又震一次又該巡撫甘肅等
處地方都察院石僉都御史王輪題稱據西寧衛申本年
四月十五日卯時見天降形類小黑匾瓦無數有聲咬破
視其內黃色偏地如履種然人食之即氣閉不上須臾復
甦約有數十里許又據涼州衛申本年三月十一日未時
忽有大黑旋風從東吹來將本衛西城門砲樓一座擡起
跌碎樓下銅將軍一位約重三百餘斤原係口西尾東設
於今彼風轉口南尾北砲座並無動損又該巡撫寧夏等
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芟題稱據寧夏衛申本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四

六月十七日未時地震有聲從東南方起往西北方去訖
十八日子時卯時俱地震有聲從西北方起往東南方去
訖又該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尚智題稱據靖邊營報本年六月十七日未時地震
從西北方往東南去訖舊安邊營報本月同日時地震二
次挫塌大邊二處共長五丈五尺榆林衛申本衛同日時
地震震三次從西北方往東南方去訖懷遠堡報本月同
日時地震挫塌敵樓二座清平堡報本月同日時地震挫
塌城垣一座長一十五丈龍州城報本月同日時地震挫
塌大邊城二座處長一十一丈又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

督理軍務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祉題稱據鞏昌府申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丑時自西南方天鼓鳴又據寧遠縣
申本月二十六日戌時分有大火星自東北方落向西南
方去訖即隨天鼓大響四聲復連響數十聲往正北去訖
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楊一桂題稱鞏昌府本年四月
十九日申時初刻地震自從西北方往東南方去訖連動
三次有聲次日子時四刻又動一次據禮縣通渭縣安定
縣秦安縣各申報相同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楊珍題
稱據鞏昌府報本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更本堡東南角旗
竿上火光一處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宋纁題稱據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五

陽府申本年七月二十九日丑時三刻從西北天開裂寅
初一刻東南閉合又該宋纁題稱靜樂縣申本縣男子李
良雨於本年四月內將腎囊不覺退縮入肚轉變陰門就
於村民白尚相配為夫婦等因俱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
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查本年正月至五月以來節該總
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等官王崇古等奏報各項
災異先經本部具題修省奉有 欽依外所據六月以後
續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右都御史等官陳其學等奏到
前項災異例該年終類奏奉 聖旨到部 聖旨等語惟和氣致祥
戾氣致異此古今必然之理也仰惟 聖皇在上政治維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聖六
與蠲除邊境雖息修明戰守預為桑土之謀海徼未清區
畫在糧早收掃蕩之績凡可以答 天心紆 聖懷者俱
要從實修舉不得修飾靡文苟應故事臣等尤望 皇上
仰體 天心俯修 聖政 攬威福之權嚴忠邪之辨納
諫以通下情親賢以誥善道賞當其功而濫請者必禁罰
當其罪而撓法者勿容一切造作之費暫停止以蘇民困
一應玩好之具盡并斥以養清心尊 成憲而不愆不忘
齊政令而惟和惟一則 君臣交儆庶事咸修 天意可
回天變可弭而億萬載無疆之治端有在於是矣臣等無
任惓惓懇祈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聖六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而天下臣民萬物
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肖將有所不稱其
任是故養 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
言焉臣工盡言而 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
從致使災禍隔塞 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
又曰君子危 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
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敗者莫火趨舍矣
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
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謹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
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
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
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
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
究其弊所不免祭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
歷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
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

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為之
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教一
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
權元世祖毀不與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
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
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
安子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安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
遙與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

脩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教行推廣事
列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
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死而不返宮人以為
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米天下極矣天下
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
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
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
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

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即詩云衆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非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
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
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繩聖賢不必言
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
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
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馬都俞呼咈之風陳善
閉邪之義遐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斂氣退有後言以
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
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

守有言責皆所以真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
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
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
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
學微所言或下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捩亂政事之
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
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
當之形跡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也 陛下誤終不釋
諸臣欺 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
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
關于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
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
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子于人而為性命者此
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極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存空日使 陛下得以訪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
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術樂九怪妄
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
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符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
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
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
非虛妄也宋真宗復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樂由人工鳩以成者也茲無因
而至桃樂是有是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
玄修妄念區區桃樂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
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
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

士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爾行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
之未必為道也即近視嚴嵩者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
禽竊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
戶部者至今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沒百官有
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積自洗滌然嚴嵩相之後猶
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豈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
順者貪求未甚者族日見稱於人者亦以廉廟山林
之氣長終必賴之未見其入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
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
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為明慈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
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
臣如儀行焉可以成得志與民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
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
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
臯陶伊傅之列相為後前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
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

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廠段
 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手無用用之非所宜
 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
 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
 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
 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
 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士途久任吏將
 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縑黃遊食使歸四民責
 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塩本色以裕邊儲均田
 賦丁差以蘇散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
 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
 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
 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剋絕唐虞三代之
 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
 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
 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
 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
 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
 熙煥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六 宗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隨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
 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而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
 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相繁風捕
 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說
 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有不得而知而改之行之者
 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慄慄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 元

停止 欽取銀兩以裕 國計疏 李春芳

作者恭親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
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
各處庫藏尚不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

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計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

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
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監課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

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 國家之
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

支持日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
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

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 下寬恤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此缺
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
儲之日之 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賚以省財用 俾買

辦以寬民力如上 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 聖宗舊
制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
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陳愚惘以附餘忠疏

林俊

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

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愁煩 聖憂臣受知

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位以宣有微勞 陛

下新政之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願

蒙 賜勅給後給履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

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

起望附虛墳臣父墓之傍備納蛇馬前項致仕 恩典及

身後葬祭通乞停免以為臣存歿之安臣又做古人遺直

遺表之義備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

之大也若粉墨大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

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卹叙復日候而

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優德堯舜於湯何有

哉伏望 蚤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樵人

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

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樅三五臣容厚綿底

衣以重禮疊吧猶淋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

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樅

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

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

着問刺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

撫奏送法司議罪中問情重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覆奏

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一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

臣謝遣殆盡 朝者為空伏望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

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維

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無任懇結愛顧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一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獲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固甚可畏也是以聖明主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詳那必于未危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慎為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染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自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患人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安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一

而稱賀讒諂而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其况當朝 觀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夫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謏蒙 聖恩賜之起用權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任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為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蓄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阻礙於其間積弊而至於盡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未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草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害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使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一三

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羽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慶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過之于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勛戚之餘商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檢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

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在用人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
 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
 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
 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廓耳共計五城未知有
 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一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
 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
 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
 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半此矣而尚未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四 言

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
 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可以得其所哉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斃其本根也而國
 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
 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
 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
 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
 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
 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敬戒其見於經傳者
 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

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考期治降熙恭是
 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
 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
 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
 固周召忠君惻隱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
 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
 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缺 經筵
 未講大小臣庶 朝恭辭謝未得一觀 聖容敷奏復逆
 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
 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 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五 火

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
 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
 官入 覲雖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
 北面舞蹈望 龍顏以慰快觀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
 物覩王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
 有孚顯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
 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
 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
 也今異言異服列于 庭苑金紫赤綬賞及于方外之士
 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

保得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
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升諸廷惟之
徒性之某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
為上天之元子治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
施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
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
之以為聖躬之福耶其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湯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
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七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
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
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
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
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
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
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

等皆以言辭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
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
高宗有苗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
一揚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
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
心者非灰心任進甘退在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
孰敢發法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盡柱口則讒說交
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七

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
施行戒飭夏言務為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禎禮遇之
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
之路屏邪妄之行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堉王
道以慰人心以析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于千億
虛靈昭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宗廟社稷萬萬年無
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巳

近訪內 承運庫署庫事尚及監太監崔敏等題稱急缺
 年例金而寶珠等項乞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等因隨該
 臣等懇 請俯賜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又該戶
 部又覆執奏 聖旨發銀買進金上緊催來用欽此臣等
 恭捧 綸旨堅確嚴切已竊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
 行陳 請必激怒 聖心禍且不測然思 君愛 國乃
 臣之素志糾正封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家 國雖生死
 有不計者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是以昧死再陳冒
 犯鈇鉞惟 陛下其察焉臣等伏觀 陛下登極之詔
 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又一欵有云收府各衙
 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
 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撥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
 革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假以
 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參
 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 詔旨也豈虛假以
 欺人耶蓋誠 留心省節加意 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
 也是故 成命一頒懍騰海宇以為有 君如此太平可
 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 請紛紛奸巧百出眩
 惑 聖聰動搖 國是遂至寶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託於
 空言社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失其仰望之初
 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
 科部執奏 陛下終未 俞允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
 下之所取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
 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 大君所
 當慎守而不易也今以 朝廷新政顧前左右夕改朝更
 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為虛文其何以示 大信於天
 下乎且尚書易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
 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此
 可信從者抑又何人臣等竊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所糜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
 牀碎漏在古先哲王我朝 聖祖行之俱有懿矩蓋曰此
 等玩好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靡費財用以
 故蕪而不惜方今 國家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哲王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
 虛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
 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干
 方那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
 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况各處錢糧舊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者惟微未至大倉雖有所蓄贏餘正宜存積

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於後耶方其事

下該部大臣慷慨執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國之意

而乃不蒙俞允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

以奉私求蓄詐懷奸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陛下

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隨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國欺

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

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陛下切憂之

伏望皇上念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

庫奏計金珠等料俯從部議申信詔旨一以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

陛下之儉德一以全朝廷之大信其大監崔敏等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速行罷斥楊憲諸臣仍乞天語

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仰承德意凡明詔所在除

革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凡有奏請悉

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依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

命令盡一朝政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邨

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有前

代帝王圖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固宜任直亮

為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為腹心以資其謨畫斯固適

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工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

日而一切漫不加省即此豈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

之象哉臣請撮其甚者言之頃陛下有命欲為都督同

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道等官余璿等言之尚書等

官趙璜等言之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指萬言為

言實將沾直以自賢耶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

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

之於始而徒懲創於後也今萬言所占之恩庇非一所給

之地宅不貲亦足以敦肺腑之親矣乃以公私俱困之際

又欲驅既罷之民於工築之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

幾於以飽食餽子者耶臣於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

也頃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撻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

司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孫交等

言之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

黨以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為汝耕婦

為汝織汝何故凌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汝作家為汝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六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道亦稍有蕩蕩平平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
恨之餘畀之以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為青報取
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新者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
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闕監之請屢於 宮闈
之內為齋醮之舉隨該給事中張嵩言之不報又該大學
士楊廷和等言之亦徒被 優答未見 明賜施行豈以
諸臣類儒生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
耶昔舜命重黎絕地天通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一

金

福於上而舜文卒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
奉二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柰之何復効之耶
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此特聽納之失
也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官人召御府吏問後官人數
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杖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
與此等為密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為知言今廷和等皆
以御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弼相與都
俞吁拂於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闈監
陰柄其議而廷和等既不得與聞於始又不得幹旋於終
則 陛下非與此輩為密而於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

致理之要以為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此
正端本之論也今 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
不異也而 陛下一切處分 內閣或不預於票擬而闈
監檢小時得恣其竊弄則政事非出於多門是又委任之
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群情凡前項諸臣奏
議一切早 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怵於欺誕務使天下
拭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凡
一政令必付之 內閣票擬而以 宸斷主之凡二三左
右皆不得睥睨掣肘於其間如此則 聰明不至於壅蔽
政柄不至於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三

元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照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詣 清寧宮後被
 災處所看方位有礙不宜蓋造節奉 欽依着該衙門
 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
 所堪要將沒官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米別用其
 餘變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 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
 銀都准你部衷收貯以備修理之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
 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抬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賞與皇親邵茂住皇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屋西二所
 賞與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南房屋俱賞與奶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五

劉氏任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各處高整房屋
 節經奉 旨賞賜 皇親將輪將山將壽將恭邵喜昌國
 夫人訖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 大婚禮在邇將來
 三宮咸曉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行天下
 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內王璫江彬王準三所亦頗相應
 合無分給 皇親邵茂等居住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
 以備後來 三宮咸曉賞給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
 此臣等愚昧不知所云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將來別
 用之 旨乎抑且變賣價銀收貯以備修理小宮之 旨
 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 皇親邵茂等居住之謂乎友

覆思惟莫知所措竊惟信者君之大寶昔齊桓晉文區區
 霸國亦知以信自守卒成其業况 天子君臨萬方政令
 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以適從哉 陛下天資英
 睿問學夙成法祖意專求治心切臣等固思必不為此也
 邵茂等再誕甲第前觀親之心鼓動 官闈為求索之舉
 而 陛下篤念慈親重違 慈訓迷不顧前 旨而有此
 傳奉也夫邵茂等感屬之疎遠人品之賢愚與夫劉氏阿
 保之恩臣等不知其詳固未敢泛論也但邵茂等叨濫
 皇恩依承餘蔭已四十餘年矣非不知 累朝憲章也乃
 乘時射利鑽刺之謀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五

賢妃各號房依住之苦乎徒知 皇親戚曉可得也獨不
 體將來 三宮咸曉將何以給賜乎徒知以一己之私欲
 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
 以來茲黨相繼美權 先帝又加恩幸天下之民骸骨灑
 髓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 興藩入承大統中外
 臣民所以仰望 陛下者何如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
 以下中主不足論也雅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論
 也今 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
 邊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訣糧動踰數里開謀之間言及
 巡撫白日之內搶劫都城 陛下試思之以為天下果無

熙乎仰小康乎况近日以來火災屢起黃霧四塞人無
 馬變不虛生此蓋 陛下聰明仁孝有順治之心故天
 心仁愛孽匪災異以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何
 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日所陞者 藩邸之牧圉
 也明日所陞者 藩邸之廝徒也是冒濫可革而獨不革
 於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
 明日所賞者 皇親之房屋也傳乞可能而獨不能於將
 邵數家矣蓋 陛下之在與府則與府之人固 陛下之
 人也今日 君臨天下則天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
 乎天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六

則邵將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 祖宗列聖而言則
 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
 之骨肉乎今天下之困窮已極而饑寒餓殍皆誠不知其
 幾也不聞有實惠之加而所加惠者惟藩邸之人 九廟
 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
 典而所賞者惟將邵之家夫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
 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
 將以為何如其於 新政能無少累耶該科所以晝惟夜
 思屏心竭慮勤懇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災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科莫知
 所謂不敢緘默冒昧 上言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覽狂
 警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困為當恤以 祖宗創業之
 艱為當念以天下之神器為當惜以心制事以義割恩將
 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
 將錢寧厚鵬房屋 特降諭音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
 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邵茂等毋入下人之言毋聳 宮
 闈之聽安靖保身共享嘉靖之休必不得已只如該部所
 議將王燾等房屋量為給撥仍乞 勅司禮監以後凡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七

當行事件務下 內閣及該部詳議可否奏 請施行毋
 得傳奉以箝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全私恩杜絕而
 新政可隆矣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高世魁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實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長久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因罔或克壽始知儆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早 朝勤政日講勤學敬事神祇孝享 宗廟凝神淵默端拱 深宮一念動慎雖古帝王亦不是過近者孝奉 兩宮觀騎泛舟昨又欲以端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一

賜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 請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以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感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以為逸樂之漸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于舜庭之十臣乎然此實非出于 陛下之本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能遽移 聖心平日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蓋 謨訓功烈豈盡美者 且 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

孝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于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

民宜之也臣近觀 旨意輒引故事如鎮守御文之換

勅則曰這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臣則

曰這陞官授職亦依做先 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茲以

往巧立機關旁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于政于荒

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于誇巧于紛更者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無悅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為物所累之心矣臣觀

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

漸月化卒派蕩志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嘗其至此

也始而漸漸而化而成矣尤物迷人逸樂蕩性誠可畏

也誠可懼也發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且 陛下以為今

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 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

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內之九州果皆康衢之民

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而之格乎十六和果盡舉四凶果盡

除庶績果咸熙四靈果畢至乎臣竊以為未也方今之時

正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已無事天位

信爾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

逸之戒 慎起居以節嗜慾疎近昵以親儒臣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九

則誦讀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之誤 先皇而
臣于 陛下庶幾無愧于士臣之望矣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八 子

陳冀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昉二年於茲常思衰忽遽之時汛掃紛
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克享臣嘗追
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侍通言者往往以不克
終為戒蓋慮夫令圖難終政成或恐非謂行之未及踰年
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
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新致太平而卒之
為後世嘆息者然猶服動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
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
常慕遠軒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顧足異哉方

皇明尚朝疏抄

卷八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茲欲興
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故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述不但
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 新化行乖事有昨
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異
為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
即位異與正德年同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畧舉一二言
之惟 陛下垂聽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
齋醮繁興先朝嘗鑿祥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等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
也 先朝嘗棄法司賂大獄矣今日法之不行於貴近者

非一也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擬豈獎勵忠言降黜之初心
大臣執法而請令回話豈 召用此刑者舊之本意至如
雖元封侯將輸市籠陳萬言乞 西安門新宅 先朝貴
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廖鵬繫獄劉輝得官李隆復差官
就彼勘問 先朝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戒鳳守邊未
遑歸 嗣今日之外寇多梗也曠徒弄兵毒流諸郡今日
之潢池有儼也四方萬里災傷日聞畿甸股肱來卒絕望
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賜肆廢自上示診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檢拾僅惟疏節其餘蒙蔽 陛下背理盡政
禍民虞國未能翫縷漉者猶不知幾伏惟 陛下赫然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一
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
為 先朝弊政躬親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
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
退 朝之時清閒之燕深惟 社稷之圖規恢億萬之計
絕嗜欲之妄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委政柄動學問之功
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天機則治何以不若商宗壽何
以不若虞舜彼周穆王唐太宗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
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孝皇熙洽之
餘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異較然甚明 陛下肯
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臣竊憂

惟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 雷霆之誅拾細微者
享富貴之利顧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為 陛下陳
之臣不勝惓惓憂悃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一

陳切務以裨 聖治疏 王俊民

臣伏見近日 聖治精明 聖斷果決深快天下之人心
 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証之如定國公徐光祚奏討
 地上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續該戶部尚書
 奏金款奏節奉 聖旨這土地着與民照舊營業欽此又
 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永旋被謫降雖累經臣工
 論救未蒙 俞允人心亦不無疑慮也續該吏部尚書廖
 紀執奏節奉 聖旨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二事者
 綸旨一出人心踴躍稱快臣如此仰窺 陛下有 天地
 包涵之量焉有 日月照臨之明焉夫勢已去而終回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四

垂成而終止其視前代史冊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
 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 聖斷何果決也是非特奏金慶
 紀感愚思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奮
 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為太平之治可計
 日而致也臣又因此仰思 聖心於天下之事惟務至當
 之歸必不厭臣下之言為煩瀆也臣故舉今日之切於
 聖治者四事伏為 皇上陳之如蒙 勅該部議擬施
 行臣民幸甚天下幸甚 一有小臣之過切見學士曹熙
 等請成遠方已經累歲禮部尚書唐書奏乞 宥及都督
 馬永回話又蒙 聖旨曹熙等朝廷自能從寬赦宥欽此

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寬放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
 未蒙慶分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赦還使諸臣
 再觀 天日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規大臣
 之失近該侍郎張聰詹事桂寧攻發大學士費宏過失似
 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風也節該給事中葛鴻御史張
 祿等劾奏伏蒙 陛下而賜優容俱有 溫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大臣畧其細過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懷
 忿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計多於奉公之心也
 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照葛鴻等所奏當罷黜者亟
 賜罷黜當罰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回諭戒以和衷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五 中

三臣無懷忮憾之私則群臣益成協恭之美矣 一重賞
 功之器近該 御用監官為已故太監黃英奏乞 恩典
 奉 旨黃富等俱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該科
 累奏裁減未蒙 俞允臣切以為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
 家所以待有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七八人之眾以賞
 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懈天下立功之心啓後來援
 例之患寔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器塞無厭之求
 仍照該部該科所奏即 賜裁革著之令典永為遵守使
 人無望外之思則各奮立功之念矣 一罷不急之工近
 該工部奏稱欲先修 仁壽其餘 玉德安喜景福等宮

暫停修理又該工科亦奏前事俱未 俞允臣竊惟事有
大小工有緩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
皇太后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
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財力亦當汲汲
馬為之若夫 玉德等宮則皆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
未免有時絀舉贏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 特勅修蓋 仁壽宮其餘 玉德
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而宮
之盛德益昭著於天下矣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臣惟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
擅則亂賢公卿大夫銜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
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蓋於 今日誦
詔令遡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
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必不信且易微禍逮事之至言
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 仁聖
察愚忠而裁其罪竊觀 陛下入繼大統 御席未寧登
用耆德嘉納忠讜申赦法守裁抑僥倖竄竄兇邪不旬月
間盡復 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
欣欣引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批政垂令
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以蔽乎剛以懦乎操權未得其術
而陰伺工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實生常
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士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
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刑賞將來之禍不可稱
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矣臣為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
大者崔文左道問 上師臣言之謾答以知道言官交章
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踈十七上而說
不行近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罪林俊以違 旨怒
言官之奏擾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 溫旨於法有礙則

曰免提問於非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力乞厯則曰與泰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申救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牽後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廉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為去計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或復懷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媮歲月之安幸禍之萬分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陛下將獨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 武宗時病已阽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八

傷生縱欲有且夕不救之虞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 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感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 武宗之禍也故屬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扒亂幾已形臣言今晚矣伏願 陛下憬然覺悟收還威柄用大舜勿疑之勇用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 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緩留故老延訪忠言解察民隱 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 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

祚群臣與弼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 天命難忱固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 臣實畏之

有言官戢檢士以杜亂階

鄭慶雲

臣等近親 朝報內該禮科給事中劉家勅奏太監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劉家有調外之 命遠近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 君當道為國惜財顧乃倡興左道惑 聖心虛糜錢糧不可勝計罪彰彰矣劉家勅為 朝廷耳目之官彈劾是司志在闢邪心存愛 國 陛下不思寬容獎用調謫若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遂言官塗 國家之耳目拂士大夫之公論壞 祖宗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女以潔尚恐不潔而况教之以不潔乎教臣以忠尚恐不忠而况教之以不忠乎今 陛下選用臺諫專以言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萬一有奸臣逆子竊發不軌以圖危 社稷誰復肯為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可不謹昔武宗皇帝在 御之日逆瑾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官從而論之 武宗復從而怒之斥之械繫之在朝之臣動觸禍機舉各緘口閉舌莫敢言其過於是逆瑾徐起挾天子之威權以震動天下之心基積勢成危人不掉遂謀篡逆幸賴天祐 皇明元惡就擒不然則今日天下之事又不知何如也 國家宦官之禍一見於王振再見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曹吉祥一見於逆瑾雖奸謀窮逐 國非其國矣此

陛下之所知而亦崔文之以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崔文之惡不戢必將與三逆暨同 陛下當為 國家計崔文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非臣等所知矣俾曰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滴易於灑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之後將何極夫小人輩之所以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實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垂涎染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陛下罪一言官則彼小人者驕然而起自以為得計凡可以遂己私圖已利萬一聖恩等前所云者無不為之矣彼將謂此後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如此不亦可懼可憂也乎臣等又伏觀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叙廢於廢者叙復起遷振作士氣開廣言路實 中興第一美事不意一二年間至此極也况今天變適於上人事乖於下四方饑饉賊盜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 召求直言之日奈何復舉動若是不平伏望 陛下即將劉家勅 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賜罷斥必使其惡日深為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陛下不能容言受諫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狂愚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內閣傳奉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廠衛暗訪來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特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九重嚴命儆惕有仁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廠衛暗訪一節實係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赤以奉 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署西廠潛奪 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鑒此弊一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媿都俞吁咈之盛矣設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日侍 左右自足備顧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八

四三書影

問資 鏡照奚必以咨訪之權付之廠衛哉且訪曰暗訪

則事必真秘恐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何不可為往日西廠之事可鑒也况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懼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之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 聖明在上如太陽當中群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未必敢私作喜怒仰負 任使然積霜堅冰勢以漸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群小群小之中萬一有韋瑛王瑛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群生 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 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參 奏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 聖明酌議應否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妄生事端希張氣餒者仍許臣等訪實究則群疑自釋庶職畢脩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隕越祈懇之至

皇明西朝疏抄

卷八

四三

據善端以寬無事者舊以保至治疏 陳楷

臣聞天下之政不出於一人而君之心惟在所養然養之
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用人行政亦莫
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員日
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普言及房事荷蒙 聖恩免究鴻
臚寺宣讀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
下若有人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体之明也又觀昨
者百官早朝待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
事此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
此而治于政何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聖品 言

究是果敬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

為職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
是果廣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扶後去而九卿之
心灰矣葉寬等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臯之被擊則守
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剛隘者後瞻天下
臣民以為如此而尚安如此而取敗如此而見賞如此而
受罰其不相率於尚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官之中聲色雜於前便佞諛
於後闕官弄權而怙勢戚畹恃寵以張威臺閣不得預政
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
脫正德之余習而成嘉靖之新政矣况今邊方軍餉在在
告乏留都民疫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重蝗
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修省之秋也及今不
圖末流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
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於地
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
也對太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覽
于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於聲色不惑於近
習誠心任賢虛心納諫慰宿弊後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
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辨明郭九臯等之冤獄免除李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親內閣日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
不蔽而雅熙之化以臻

皇明四朝政本 卷八

四六

停工作嚴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君民上下相為一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皆已裕民日慎一日深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席書等給事中曾綸等御史梁世驃等各處巡撫都御史李元時何天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美鄭光琬黎貫俞集林鉞范永鸞等知府馬曾田賦豐蘭龍誥于貴胡縉宗等衛所指揮等官張勝軍餘許聰等各奏告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皇明四朝政本 卷八 聖
亢旱逾時繼以雷雨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涇水橫流黎民靡舍一望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或莖草剝樹以食或膏粱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收買委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水而死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百里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貧食無路一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璠奏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不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夜號呼雖九重深闕靜亦可徹中官貴戚誰不見聞至

於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流澤滌陽之間嘯聚已至數千水
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
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頃年各處豐歉雖或不
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虞離析殍尸百
餘年來未有如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祗畏天戒勤恤民
隱特命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大倉之金截歲漕
之粟不急征徭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使
小民得沾實惠 綸音慷慨聞者感泣雖堯禹之心不是
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屬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
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為 皇親陳萬言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九

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勳等之蘇杭織造勞民傷財可已而
不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
止而萬言漸宅 尤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
部執奏科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
焚火呵凍汲汲完美甚至于一木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
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
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 內帑太倉至
無可發之銀多方湊借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
彼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百萬
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况邸報相傳四方災變萬言

亦有人心者乃欽此遂欲恬不辭避又豈萬言之福哉昔
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真謂侍臣曰朕夙夜
兢惕弗違底寧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
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
倍于今 宜殿興作且不敢侈 陛下為威里興作糜不
量時宜而為之可乎臣等以為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軍
刷卷不急之差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
之差尤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內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喧呶驚
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虐害地方蓋自京畿直抵蘇杭水
陸舟車往來騷擾民間鷄豚索然皆空參隨人等者利為
害不可勝言 詔書裁革實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
交通左右壁倖之人蠹惑蒙蔽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
請 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
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
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
補緝故喜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 先
訓不敢忘夫 祖宗循德恒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
守率行崇尚恭儉迺違信 官排開弊端一撥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可不已者也况先王一民之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四九

則猶已饑之一民寒則猶已寒之今阜沴之災遍於天下
豈正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迺忍忽天變棄人言
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宇內困窮盜賊駢發未免上厯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戚畹而忘天下之大計乎邇者
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迺以具擾執拗拒之
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
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
既不參預至其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
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
糾謬仍 俞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群臣
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
毋悻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政民無
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匡輔之益 陛下以具擾
執拗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
即今奸小并興于內而政治日非災變叠見于外而士民
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顧猶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
又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蕩析
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
省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俞令內閣不必撰寫 勅書
即 賜停止仍查黃綠囊近幸之人并投幹參隨人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一

成 潮建以足邊備見今時漸沔寒土木工作亦難動手
就令做造不無速成不堅虛費錢糧如 聖諭已定工不
可停前籍沒郭勛等家財亦有數萬餘兩見貯 承運庫
乞 勅該庫將前項銀兩發去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
錢糧事難那借如此則 皇上不惟遂祐 國康民之心
而又得安內攘外之道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愚叨竊
中內二十餘年常思一旦溘朝霞瑱溝壑無以為補報之
地敢因職業所關冒死 上陳伏乞 聖慈特寬斧鉞之
誅 俯賜對非之採臣愚萬死不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二

緩備做工作

劉鼎

臣待罪部即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祐 國康民 雷
啟委官管理琉璃窯黑窯做造軌瓦等料工作臣雖庸愚
敢不竭力效勞仰稱 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

聖諭恭建 大高玄殿板房起蓋 大字川堂 陽德門

登豐門委官管理兩窯工作做造軌瓦等料前後用過黑

鉛紅銅三萬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五十

餘萬斤該價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工作匠做過六萬七

千一百餘工該額工銀四千六百九十餘萬至坵子土馬

牙石煤炸等料雖撥軍糧亦足額車脚價所費又不知

幾何而窻如此其他木石等項工作更百倍於茲從可知

也以上各工尚俱未完今又有 雷啟之設近該 內官

監會派各作額匠二千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顧

夫二千三百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二十餘兩至銅鉛并

木柴等項物料又百倍於茲從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

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兩戶部見貯脚價前米應用

臣思得光祿寺錢糧乃 上用之數戶部錢糧又濟邊之

具豈可那借別用且 廟工未建每切 聖心况屬毒運

年仰屋 聖慮湏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萬死伏望

皇上將前 雷啟工作暫行停止貴令所司倉蓄財用以

通行擊送法衙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

止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

再不必議差內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 天恤民

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 舊制面與內閣

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履奏執建言等項 留神

鑒覽使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群小不得抵間請

乞以系 朝廷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致災變

可消邦本永固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

登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臣惟予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予則足以勸天下之善奪所當奪則足以懲天下之惡當予不予當奪不奪則為予奪失宜予所當奪所當予則為予奪顛倒非惟此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非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之吏部為順時令宣治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誣劾及言官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為民充軍尚書等官楊日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由擬議上一 請無非順

陛下前旨該部看了來說之仁心也云部為遵例報中正課接濟邊儲減削益引虧陷民商資未乞 恩請給原益

皇明兩朝頭抄

卷八

五十四

福

以蘇商困事將投托勢要報中引益虛出通關擾壞益法奸商李勳等下法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參詳上 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旨照舊例查革再求奏擬重治不饒之義斷也 陛下正宜充仁義之初心完予奪之大體則何善之不勸何惡之不懲哉今於吏部之議則 曰罷於戶部之議則 曰李勳等先送問夫楊日等天下之所謂賢也李勳等天下之所謂奸也賢者棄而置之奸人遂而有之不將近於予其所當奪其所當予乎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多見謫斥或多不能盡其用而奸偽小人往往

得志如楊日以下諸臣及李勳等似亦無足深惜臣所深惜者 朝廷予奪之大體耳况是舉也使楊日等重增其名李勳等厚固其利而 朝廷獨受予奪之失然則臣之此言豈區區為楊日輩及李勳等謀哉伏望 陛下移眷李勳等之心加諸楊日諸臣移楊日輩之心加諸李勳諸人仍 勅吏戶二部將楊日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將李勳等查革益引仍送法司問罪則予奪適宜喜怒中節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惡知所勸戒矣

皇明兩朝頭抄

卷八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一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為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繼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戶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德謂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庫內缺珍珠著戶部買辦來你每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幾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聖德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當將順君德亦何事於言哉然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

妬死區恐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

群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臺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實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財用之際兩府缺餉呢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儆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收尚節儉痛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略無儆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乞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采之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俾罷之後或有以玩好之物陳之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雖不修誤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周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七

本

崇節儉以隆 聖德疏

魏時亮

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 節儉之德聞於天下 昨隆慶元
 年十二月內該 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未見在庫銀兩
 若干較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發三箇月餘上 聞計一
 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
 蒙 皇上軫念 親灑宸翰 特賜聖旨這銀兩軍糧如
 何缺乏至此朕於各樣用度下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
 費分毫你每邊宜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
 真 宗社無疆之福四海億萬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
 空虛極矣四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發三箇月餘者尚
 以太倉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外
 求一月之餘積有不可得故昨者 賞邊借之 皇上內
 庫銀兩又青差三四御史徧括天下之財以補隆慶元年
 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
 部之缺乏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乏為尤甚也乃若天下百
 姓則啼饑而號寒者徧野流離而輾轉者盈路加以今歲
 各處荒旱南自閩浙北自淮鳳西自川峽愁苦怨嘆之狀
 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
 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 請內
 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民窮莫可為救又若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八

文

我 皇上所尤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 皇上之

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二十九日司禮監
 傳戶部恭捧 聖諭貴州緇賸碌寶石珍珠來欽此臣等
 伏見傳 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 召諭之也此當天下告旱生災
 之日我 皇上必憂百姓賑給無措而 召諭之也今
 諭之者為買緇賸珠寶等物大小臣民無不驚愕臣等竊
 聞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
 緇賸寶石者饑之不可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况此異物乃 官中之庫藏所必有者原
 自足用矣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為中
 人之產不肯妄費如緇賸者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
 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
 用之物諒 節用愛民之心必大有不忍者矣今一聞召
 買珠寶之端實深損 皇上節愛之德稍知思愛我 主
 敢不為諫止乎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
 代奢侈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却陳氏鏤金之床有司奏
 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皆令以銅為之 曰朕富
 有四海豈吝於此然儉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禍
 亂之源未有不由小以至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十九

文

神孫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初
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自末年小人欺誑開召買貓睛珠
寶之門以及土木齋醮等費遂致 祖宗累世之積費用
盡竭而天下之民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
除未載之弊政四海之內惟若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
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
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 節儉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
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猶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
猶未盡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民窮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臣有心者孰敢不力贊之 先帝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六十一
承 祖宗富積之後不節儉猶可以支持 皇上繼先
帝虛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
事為 皇上言者乞我 皇上憐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
罪之必深絕之仍 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上十分
減省未嘗妄費之 旨出自 親灑宸翰惟時 聖諭一
問吏部朝 覲官一問戶部銀而我 皇上獨於戶部獲
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固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
真足以動 天地配 祖宗克光 先帝之令德也今猶
睛碌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常用
度可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妄費哉 聖謨

洋洋言在人耳天下之民方切傳誦要必永保 聖謨於
恤民乃所以示仁於 聖真所以示信於 制用乃所
以示議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後隙之開甚非 國
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堪此者寧
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
分省減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
賜收回 成命將貓睛珠寶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一
意專尚儉省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隆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下百姓可安
國家亦無可復久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而弗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六十一

一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穎

臣切惟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慮至為深遠苟可
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生民不貽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之矣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夫
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
不征於此非不慮潰防之費也亦非無所為漫不為之所
也其休國之深慮慮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
所能窺測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慮蓋不淺
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
也關畿不征所以禦暴誠不忍病民也我 大祖太宗奄

皇明西朝疏也 卷八 十一 中

有寰宇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州
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場冶
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戶部鈔關之
設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
始有商貨之征也 陛下繼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
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 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罔
利者 詔書一切裁革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
首欣慶其老羸者咸頌頌更無死庶幾見 德化之成也
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 德意豈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

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固利之私計欲於山海關抽取往
來客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整葺修築之費上以榮感

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下非
之而無可舉事若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該部
之所奏論者誤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禁制其弊不許
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實又憐夫病民真公
天下之 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誠
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於國不病夫民臣有
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
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
為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部嚴驗稅抽分輸於官者屢矣今
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
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客商
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
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况 祖宗設立邊關止
以護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撥軍夫
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
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
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歛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
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

皇明西朝疏也 卷八 六 六

臣切惟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慮至為深遠苟可
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生民不貽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之矣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夫
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
不征於此非不慮潰防之費也亦非無所為漫不為之所
也其休國之深慮慮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
所能窺測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慮蓋不淺
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
也關畿不征所以禦暴誠不忍病民也我 大祖太宗奄

今使剝民之脂膏吸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夫豈不為 國家盛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臣願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莫識忌諱伏乞 陛下重念邊關干係匪輕毋規小利致昧經 國之圖亟收 成命勿徇偏私之請則 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不勝欣慶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停買金寶以昭儉德疏

李已

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本官送到內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石等項事內開竊賄祖母綠珊瑚瑪瑙等項各數目不同欲令戶部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等竊惟財用 國家之首務節儉 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意節省以永保萬世無疆之治我 皇上節儉 天成同符往聖 御臨未幾即 詔令停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觀其先年 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巡宜悉心措處以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國用大款 皇言真 社稷蒼生之幸也矧今二年以來災沴頻仍稅糧不繼寇盜紛起所在皆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自右衛以達陽和天城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絕雖目下未敢長驅而禍機實難遠度此從來未有之事遠近無不驚駭臣等昨查得大倉老庫並外庫實在銀僅三百餘萬兩糧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難支持萬一秋高馬肥賊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餉當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舉 朝臣子拒臆獻籌之日該監乃欲輕動大倉銀兩買辦金寶貓睛等項以供一時玩好如 陛下令德先

年詔旨各邊糧餉何哉臣等訪得貓睛祖母綠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西珠每顆約用銀二三十兩夫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為羨有之於陛下何加無之於陛下何損臣等不為財用惜獨不為陛下美德惜不為九邊慮獨不為雲中之燃眉慮乎縱或上供之物必不能免陛下亦須併念民艱查照祖宗列聖鴻規先帝二十年前事例酌議多寡量行買辦以崇儉朴以實帑藏以待邊境不時之需臣等職掌所關義不容默故時披瀝肝膽昧死一言之伏願 皇上宣召輔臣查問太倉銀數大同虜情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念問閣枵腹之

皇明四朝疏私

卷八

六十六

可惟少 賜裁察更降 明旨將該監前項奏買金兩寶石貓睛祖母綠等物逐一斷自 聖心擬定數目應停者即令停止應減者即令減去候邊報稍息從容查照施行後不為例如此則 皇上之儉德益光中外之歡聲愈茂府庫充足而不匱邊塞有警而無虞億萬年太平之基端在此矣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崇儉德恤民窮以永圖治安疏

魏時亮

本年九月內我 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荷蒙 賜罷中外大小臣民鮮不懼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匱乏真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 聖主節財之義罷珍玩勤聽納炳 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聖德傳播如是臣等大馬愚衷曷克揄揚於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七日司禮監仍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精碌鑽多買些三日要隨該戶部具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足臣等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保守天位在人民而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哲

皇明四朝疏私

卷八

六十七

王珍玩不事異物不貴汲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所以致治一時施聲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於是却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儆戒是以 聖子神孫祚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王近法 聖祖天下百姓何幸焉 宗社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

各樣竊料所費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忍欺君矧昨者貓睛罷買海內外已傳 令名一旦改之殊駭觀德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玉於殿前誇令名於天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然玄宗令名竟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未必不自沽名之一念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儉德不終令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貓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有寶石買辦之 諭遐邇臣民寧不為 皇上之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八

山明

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買珠寶等之異物寧忍於不諫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舜之臣自待也况且災變異常人情洶懼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殞地震山崩雨豆雨蟲諸怪即近日山西以一男子變為婦人前此所未聞史冊所不載陽變為陰朕兆匪細 皇上接於目能不做於心乎長至之後 京師陰霧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歛藏更值寒雪迺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風不正虜患已深 宗室衆貧不可以為生兩廣危朝不能以保募言及根本竅可痛思 聖主

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修共勦之日要必善怒刑賞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之幾輒動 睿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應四海更生遠者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屏翰寧而元氣固庶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所急而速惟珍玩珠寶之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我 皇上節儉聖德性本天成茲者懇乞 俯念民窮益光 聖德將異物罷買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惟呼愈甚即一事一念之間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臣無任殞越瞻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二十九

山明

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疏 雷應龍

近該稽考光祿寺錢糧見有所謂鷹犬肉虫蟻食者計每
 歲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綠豆扁秫共五千二百餘石
 臣竊疑 陛下即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
 異之好為耳目之役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以為
 小事不足恤乎夫聖如周武王受一醵之貢似不為過其
 臣召公奭即作誥致戒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
 於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况今災異連年
 民窮財盡前項牲口雜糧多係小民典田產貧子女方能
 辦納固不可使糜於禽獸之口又况近因祈寒京城內外
 皇明四朝疏抄 卷八 七十

乞食貧民死於凍餒者道路枕藉而莫之能救何忍使無
 用之禽獸反得饜食飽於百姓之膏脂也孟軻氏謂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陛下抑豈未嘗念及此乎速者臣未暇論昔我 太祖
 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奏養民間飼之
 以犬叅軍宗思顏言其無益 太祖即忻然取二虎一
 熊皆殺之分其肉以 賜百官此誠萬世之所宜法也伏
 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
 虫蟻之畜停免肉豆菽粟之供為天下惜財不為玩物而
 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皇明四朝疏抄 卷八

重情事體以正朝廷疏

林俊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擊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日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賊私數多特差官校擊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父隱功日被知府郭九臯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許趙九臯并同知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著撫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十三

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臯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奏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撫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興擊官之獄况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

按衙門

宗以來守為成法况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緝事專為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賊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 奏聞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罪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驀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於事體輒首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宣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擊解今日舉措委於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擊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擊解之舉已為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且朝廷行政貴識體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十三

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臯擊解到日鞠問貪酷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臯收逮而死則虧損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直為不辯而九臯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紲道路輿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况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眾徒使擊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臯提解永平府聽理將

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查問此
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臬等賊私是實與人命
果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為天下貪酷官員之戒
實為未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
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
亦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願
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

卷八

七四

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栢

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溫著在院管事臣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舉措大臣
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
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揣懼不已
於言伯溫素行臣不盡悉其為御史時在湖廣素有青天
之號 陛下久知其能足以重委故援金革之例起之於
衰經之中 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溫感激被 命亦不
敢再辭恐情赴道決期而至蓋實以厚報 陛下而不忍
傷知遇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者幸賴 聖明感
皇明兩朝疏 卷八 七五

皇明兩朝疏

卷八

七五

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
溫一人不得以慰孝思之情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
故三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愈於
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伯溫以 國
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
懇終餘服以報父母之懷顧乃延留 朝署苟且日月不
能以情事懇求是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 臣觀伯溫之所
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 明旨而
不可遽違一則以衰凶在疚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
隱忍以自徇耳夫諱避乃一時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

道故苟含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子進退
無據外無以稟於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隨前美盡
棄故臣願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爾類之孝責令陳
情乞終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日
服闋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報陛下之日甚長也臣願
陛下矜其不得已至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為
始補養者離疾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
如陛下念其遠來不忍遽去不得已暫令移出郭門擇
閒僻之館處之以奉晨夕盡禫而止然後方面拜朝廷
之恩出履臺綱之任是本經以從權誠一舉而兩得則天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六

下皆知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
後世譏誚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
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
是禮而不悖如使伯溫今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
以為非小臣不以為言則天下後世謂陛下聖明之時
猶有此事伯溫之才猶恐為此則胥效成軌循私滅倫將
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之曰大臣起復自陛下今日
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至大一念至誠
不能隱默謹此控陳伏乞聖明裁斷則伯溫幸甚世道
幸甚不勝殞越祈望之至

之後必皆感恩思奮以圖報稱將來績效必其有大
裨補聖治無疆之休者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七七

七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九

時政類

陳愚悃少裨 聖澤疏

霍籍

臣伏覲 聖旨有闕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竊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長治久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不為 國謀也臣於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年又錄奏疏二帙仰 聖覽矣竊念臣之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 朝廷革盡積弊立 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臣今再錄嘉靖第二劄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一

福

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

一少有補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獻上愚

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

錄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每歲決獄

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一有主者司馬光謂

平所對為非非也或又有云文帝非宜問亦非也蓋知刑

獄之數可以知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

帝之問實入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即此問推廣

可乎如蒙首詔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

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軍需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

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 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

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

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

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

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

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

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

官添弊冗政紛多門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

下軍士幾何在京軍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

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要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天下疆圍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

久愈冗愈冗極糧食無措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禮部

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

幾何儀賓幾何內官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

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宦有不

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

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

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

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蓋
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
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
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
死有不倍于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推冤死不有
方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 國體攸繫
蓋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
今天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則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
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

倍於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十
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由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
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
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
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臣勲戚亦使之憂勤惕
厲以防夫日後之患以舒夫目前之急 國家得宏久大
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
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

功之感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條獻末議以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百凡執事咸頌竭智盡能總總焉懼蹈於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上恭己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 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

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垂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能無愧謹晝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 勅下該部早 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厲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躡級必在薨歲時廼得為司可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暮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愷愷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

門官需以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廼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即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為之選尤稱華美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簡以充其餘廼受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第一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賞耳即以臣歷官所親記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六

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副而始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其故何耶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蠶室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簡陞一節尤為仁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

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厭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眾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即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

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顯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較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羅網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致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

宜做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媮為一切因循觀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指為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視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于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推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

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為者蓋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解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開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

贖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堂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詳吏之期各樞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總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聖書褒勸諭令久任勿更轉從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期知府即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即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肖屑於且暮可稱之功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其勞之雖久酌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躬心以承休德美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王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為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摻羅大材可惜不輕擢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

必應 賞重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與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吏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寢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賊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賊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於錙銖各樞按官耳目委諸下僚多為所欺蒙不即檄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下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工府官屬重者補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賊私狼藉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聽察日月照常歸結利法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類非在於為名也其始也以市井狙儉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廼

一第... 冊... 頁...

其所甘心者方且寬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自謂權傑矣今欲使賊吏而止于罰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照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而補職又竟隨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然復緣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由而洩 國家之綱紀何由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察 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一

中

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而途選舉賢才苑羅之法至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 一文學高第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造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督茂茂不明經取士而六部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又嘗下詔求新進非常之士 唐宋自制策進士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以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損退則有老死脯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推魯少文雅負幹負膽畧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翰鈐術數者有論辨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畝畝屠沽商賈醫卜之間有所畜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者嘗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餽藉而不致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 事輒圖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群然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在濟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罪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所謂豪傑往往而是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二

言

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此出見之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若掌快快如鷹羆收歛不能忘飛揚在鶻也夫當平治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雀蓄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於此而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騷亂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

皇明尚書疏抄

卷九

十一

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憤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名攘夷狄者是國家于科貢而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幾回為最急蓋 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虞

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涿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米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詳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鸞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開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 京師但恐處置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慮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益臣以為若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

皇明尚書疏抄

卷九

十四

僉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 勅下巡撫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二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兵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處查操練之期定於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令歸農無使有教聚之擾凡其收

課尺籍者將平日雜稅悉與蠲除以免本身丁銀一錢
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
不妨編派頭役于官既無所損而為兵者又得優免以蘇
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因其用之為
兵而率乎行陣不用之為農而散於田里蓋不費廩粟不
衣庫帛而隱然自恃為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
縣既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感終親歷各府調各州
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
為勸懲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啓孽各兵足為
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五

撫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
各府各府景為幾軍以一大將軍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
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
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時藉河北強壯
棟為義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
三丁取一教之戰陣也據要官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
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棟擇當給以衣
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觀今須豫為料理臣查
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動戢地土甚多雖有租銀直保一
鎮各山口徵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

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
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一重農設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較者民之大命
乃帝王之先務也我祖宗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於此
宣德成化間常令各省布政司增設叅政一員所屬府州
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糶救賑
濟者令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安四海之道其備奈何法
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濶而不談百年以來未利大熾
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教民之家至無餘蓄重以
急政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八

強悍之衆奮臂起而為盜蓋緣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
於此所關繫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宜責
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叅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
田水利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其
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定委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
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移田地拋荒者募農開
墾陂塘渠堰有侵沒墜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
瀉旱乾有所儲積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稽
事輕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里給與以備
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時而通商者鮮矣夫

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人不克行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緩之入已為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其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屢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千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每豐歲則每糧一石令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一

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為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克義倉由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且為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報穀登耗歛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 勅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無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熟陟行之數年可望廉

更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一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聖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懸惡不調不祥而更張之不可救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體以敬 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人情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及之幾若不稍加更化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天下之心志臣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九

揣愚隨見後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

聖明擇擇臣不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朝夕與同事諸臣宜恭謹協凡有所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繁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照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問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改或前後

不覺其馳或毀譽自為不肖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至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備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眾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非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去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 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盈廷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

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能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幾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用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講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

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槌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丁寧部院寺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

皇明尚書疏抄 卷九 十一

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大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狗以模稜而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狗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

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在狗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峻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伸仍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

皇明尚書疏抄 卷九 十二

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其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其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斟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於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節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

來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懸從停閣或已題
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勤
應執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
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
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
自苦人懷不自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
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
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
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

畧言其弊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驚
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
必更考其成及至惜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
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倘儻仇直者
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佞易容其才雖可用也
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
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
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吏調太繁遷轉
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
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
數其本等職業及屬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
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
與實乖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
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
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
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
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
無功於 國家雖頓啖之微散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規凡
百官及三六年考滿毋得舉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

開其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毀訾若其功過未大顯者未
 可據行黜斥者乞將 誥勅 勳賞等項酌 量裁與稍
 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准毋徒眩
 於聲名外蓋拘於資格毋播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
 以一事既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
 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
 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
 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升授 京職
 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
 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五

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 內帑
 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
 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
 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
 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
 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振而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
 能支是國未久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生財在官
 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則賦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
 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成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
 昭帝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六

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可陞叅政
 僉事久者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
 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之矣此外如臣言
 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災秋盜
 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
 可無虞唯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
 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
 惟 皇上嗣登太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

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
 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
 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
 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
 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
 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
 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勅
 下吏部慎選良吏特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
 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
 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

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賊私嚴行追
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
可以為實惠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
所以日賈者其弊何在令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
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
恃頑不納田糧徧索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
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
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
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
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七

書

其也監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
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
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
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防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
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
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及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
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各等官頗稱得人日前守禦似
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虜為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
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從容審量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
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 即懷忠盡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
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
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
按籍徵求清查影 占隨 且募補善習訓練何患無兵損無
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陣之士何患無財懸重
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
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
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
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
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執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二十八

抄

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
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
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
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
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
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
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
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
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 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

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
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
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 賞
資老幼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 輦轍之下常有
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醜虜之謀銷未萌之
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皇朝通志

卷九

二十九

三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教士澹

頃緣災異叠見時事多艱必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一疏
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九卿義不容默
臣聞太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于君子先慎乎德孟
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
萬化之原幹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按科臣
原疏所奉奉懇望在乞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
以職條對務求實濟而該部覆奏亦請 仰法 列聖俯
采群言將 宣召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

皇朝通志

卷九

三十

三

以消天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
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不之圖雖條奏叢委封草山
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俱
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
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用必拘于禁例資格非章疏所
能悉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筭弊
源委久懷隱憂即近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
若戶部雖知難干議難干革必事有掣肘窒礙非奏牘所
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才而任之惟 宣
召吏部大臣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與論稱賢無間卑遠

廢棄並許破格論荐其宜於南其宜於北其過今可原宥
其例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確
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
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費竭欲知浮費而裁之
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沿襲宿弊浮冗當數
無問 官府纖鉅並許備陳直指其類可減其費可罷其
宜月有清查其宜即時釐正一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
臣 面相商確毅然 獨斷則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
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之為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
膚補進太祖親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官者充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一

薦二臣雖未經獲過方其一身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
必能忘身殉國終始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輟危緩急決可
恃賴不愈於使會使許起事無難取置益開倖進之端乎
昔人謂天下之費有博約而今浮必求浮之自柱之故節
用者與其加察乎遠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
雖浮冗不盡在此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
能漸塞英源漏卮可補也及今日國之機節儲蓄定從實
效不愈於毛舉遺捕為移甲就乙計重貽斯民之困乎臣
聞先寡交事體浩昧不敢言高臆度受有慮 瀆竊觀
言官部臣廷議奉 聖意所賜實屬至要未宜徒付空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二

故近愚之見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
聽納 廣仁恩以容難直 慎儉德以懷未圖則實政日
修繁文日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保萬
世治安端在此矣

陳愚悃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親焉乃混然中
 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若父母乎大臣宗子之家
 相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躄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
 也至聞 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
 流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
 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
 化以善迷窮神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五

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
 交感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
 故帝王之治始於蕤農成於皇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
 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
 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文而
 海不揚波當時之替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
 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常其法制之未備人
 文之未治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
 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治又未嘗不斂寂神功休養
 生息以疑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太平稱盛說者謂泰

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
 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制而一準於成周
 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
 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七有紀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
 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
 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露靈鷲不一而足乃今秋 明堂
 配享稱 祖稱 宗而景靈靈見亦才旋踵及至昨朔
 冊上 皇帝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垂歆 天日晴朗當其時宇
 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惟忻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真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五

會合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
 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員該
 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迓 天
 休頌勳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所以負 陛下抑且以
 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廷臣
 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下得 虞周之盛而萬世
 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
 一時也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
 又在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
 一曰廣曠蕩 詔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而况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陛下 皇天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又皆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自古未有之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詔暫罷上廣 天恩及該御史胡子中奏決罪囚而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日今 詔示中外使不溥承 天意以廣 天恩際破常調以垂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五

而超越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幸王之濱莫非王臣 皇上之所子愛者不止於京師我 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今天下罪囚暫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畿輔之外業已慶決而不及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 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昨因廷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者止於馬錫楊慎宮經馮恩等數人爾即今顛沛歲久創艾日深而劉濟豐熙開知病死其他摧折風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瀕堂燕

笑而向隅獨泣臣决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矣萬一不蒙 恩宥而賣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至仁之累哉伏乞 陛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 聖世之民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舉薦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者亦乞 賜優容豈惟民臣之幸我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矣二日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蓋世可謂咸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日也夫何邇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於毛錐聲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與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五

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
未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况未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
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
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負矣况未必節乎此自
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為常道者更復惟其名不
惟其實形之薦剋考之課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為政者
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耶信如是則政體
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不術奇以譁
衆庶指以待遷蓄惠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
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 國柄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一

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
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頒之
詔諭詳悉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觀官員欵開利病吏
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
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
不視為故紙束之高閣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眇為不足
觀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
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皆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
不由於此伏乞 陛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

將近口條約所陳利弊及查近年 欽詔事宜凡有益於
郡縣者悉行 以帙遇初選官員如降須知事例人授一冊
以便省覽未 不為筮仕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
命脉庶幾培其一二而天休永膺矣三日重撫按之責
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
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
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
年 皇上勅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
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
員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十一

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 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巡行之懲勸不以刻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
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田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年之指深
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廉 品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
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 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
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 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
言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轍者固不足道
至若以羨餘為課最石 卷之香盤者務欲設法坐賦以除
強為能吏而託之訪 者惟願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

者也他如唯諾攀奉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謁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鄰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已言之矣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材不甚相遠而許丞應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旦夕臨之於上當道者遽憑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其吏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黃霸之言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今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修職業共持大体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

四

日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怨息失之太而過刻也爾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負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太濫而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黜者與其憐舉之于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于未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况 皇上 御極年久 德化之洽決諸臣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而向化者脩飾亦異比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皇天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動左右奔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

五

聲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堂
 告成雖因豐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璋何人
 而議如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化正有
 旨矣惟疑秀何人而乞度其他蟬噪蛙鳴紛紛不已獻書
 獻頌源源不絕釋此 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
 不預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聰
 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以搖 國是有不特於葉疑秀
 矣伏乞榜 諭中外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中
 天如日或有前項之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該衙門
 務要參駁究治及照考察京官員今在邇近來遊食之徒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一
 多有能開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替任京師希圖教唆
 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晝夜
 粘貼糾習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
 近該禮部參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各
 色人等潛任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
 唆挾騙人的着緝事衙門訪拏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
 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預令用心
 緝拏重則問發口外輕則遞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
 勤惰務使公議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蠹蟻 國是常
 持于 廟堂而不搖惑於萋菲則政教一而風俗美人心

定而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
 二而 天休永垂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一

五

陳愚衷以復 聖諭疏

郭維藩

本月十二日伏蒙 御札賜到 內閣 聖諭曰今日講

官惠曰省無益之費傳不已之役又維藩曰去急操更張

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規卿等其以朕意諭問之令其將所

指者開陳以揀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所以仰見 皇上愚

夫必問邇言亦察與大舜真異世而同符者臣承 命驚

惕罔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

操急者博大之反更張者博實之反 臣觀近日人情喜彼

而厭此誠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

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於會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

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服之以至但僧之賤亦有

然者此更張之見於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略於

人事之實致察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訾先賢號

為理學此更張之見於言語者也及其相接甘言詭容鞠

躬為禮交手至地究其中心誠意略無恬然相尚莫之知

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夫居官者以講張為變通

以安靜為腐鈍以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

矯俗以軟媚為適時譽彼毀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更

張之見於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如

是則俗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靡矣是豈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三

五

而聽其所至我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我 太

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衙

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

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制

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疏雍滯略器使也而邊方之貢不

限年資正起考居優等其法則又疎矣蓋以邊方之士其

學問文詞不及腹裏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

英妙之人既於科目中取之而歲貢又復參取則年長者

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先王之制則

者守門警者司禁禁廢人也今年長之貢其才縱無可取

然所習經書未必盡至廢忘使司教訓亦可責效今如此

則 祖宗曲成人才大小並用之意失矣若夫提學之官

以道德教化之效非可以近小責也今以考起歲貢生員

黜退五名不問歷任久近一槩降用似亦誣矣夫士之類

資性有遲敏識見有淺深功力有生熟考校之際其高下

優劣前後懸異雖當事者亦不能自定况提學乎 朝廷

以道德教化之任授提學而以考校之細故罪之是放飯

流歎而問齒決之類也非所以重教化而求實效也近又

於邸報中略各衙門條陳事件雖多為 國之至計但立

法過嚴求人過深者間亦有之伏惟 聖心虛明神妙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十四

五

臣等謹言用中若決江河恐采納之下普 賜施行則天下或有受其惠者臣愚有激於中犬馬之誠不能自已故於講章內及之茲重歷 天問豈敢隱諱以重不忠之罪哉輒敢披衷 上陳伏望 聖明念 國家政教之重審 垂憫賙休之謀復庶吉士之選傳選貢之例免提學之罰 明諭臣工戒異尚崇本實以修職業仍乞於條陳之言擇其籌慮弘深事可經久者行之如是則 國家有利生民家休其於時弊或可少祛

明倫彙編

卷九

聖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違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敢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焉愚屏除矣而賢哲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昃時馬延頸企踵以俟而不吝不蚤慰其心者也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 皇明兩朝疏 卷九 聖六 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焉此輩不貪則保釐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奈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伸縮錢糧朝夕營私執獻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斂甚至假借軍餉名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椎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贓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後苞苴而明旨屢頒得
詳諄乎私覬是禁適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
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將屬內
貪墨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尊卑科可惜不得待以朝
覲罷斥差完論劾即時指實奏 聞仍令該部今後遇
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擬開任為民務須重擬以憑察解
來京追賊治罪其事情稍輕應行提問者該部仍酌地方
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免其有先
經論劾見行提問久而不報者通行切責為何姑息長奴
如此則禁例之申飭益嚴風聲之感召自別而懲一警百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七

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子以東支西吾萬一稽查即便棄
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稽緝之徒專一
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
同剋減賣放者十且八九此其行無所資勢不能來而姦
有所售且不必求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
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
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徒知愛禮存羊而
不知採華忘實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北
操軍免其赴京止將原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
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八

知則充養純粹輿論又乎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
 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華亭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
 傳其人者庶正有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吳嶽其人者
 疆毅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悌其人者此數臣者
 或懲創益深而才行可用或沉疴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
 身處獻畝之中非不忻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
 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錄用而風采不表見于
 後固若董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
 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考黜不肖人才亦幾于乏矣此
 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九

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
 器使及時登庸使不使臣愚冒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
 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
 方撫按各拔其尤疏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
 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鮮垂
 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在列者咸
 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竭忠以陳政要疏

伏惟時方多故萬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終之
 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踏畧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各失
 其業兵災併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輦轂一
 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折而四顧
 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憑依而彌聚相弱漸直
 阻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茲究未殲搜歛日新耗盡
 日甚請給日增於括荒裕庾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
 無等中澤之哀嗚九慘舟車蓋散飛輓多艱梓柏既空
 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故已極而法竟不可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九

草原荒朱殺邊圍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凌夷卒伍驕
 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西見於
 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告凶舊害漸至緩急無備根
 本潛搖殆有陳涉阿房打之徒窺伺於世雖李綱宗澤之
 才長布猶難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常慟哭流涕於
 陛前 皇上應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逼身易為衣
 食教養亦守 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
 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矣而
 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覆也 陛下

御極以來評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聖
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矣慶慶閣志天步艱難又值不容
靜逸之時矣寧曾召問一大臣而廣一語嘗賞納一諫士
以其直思慮豫防之策乎竊慮高凡朕孤乾坤不膺欲見
君子阻於卑鄰呈約巷牖寂無取舍忠言重折檻之罰儒
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鼎湖舟之義日
親絕疇咨之益 便殿遊晉接之期回言既懲趙普虞統
而補續 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於因循
愚襲於玩愒功罪之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
失於振揚屬階陰落乎奄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梗在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一

以决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
子而勿為僻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
傾覆之命為難謀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磨險之
情為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
而和庶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
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 省納放士僭翁大立
等疏以求鯁議許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
相可否親授 絲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裁理
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喻此不
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臯夔伊傅接踵 都門臯董公孫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二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
 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
 支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位 東宮首念 宗
 藩祿糧之缺東西廂警會集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
 重軫國匱民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
 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
 切 國家之計誠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
 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
 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 天潢乎迺今 宗室蕃盛廩祿
 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
 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
 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
 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長慮矧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
 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實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
 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
 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
 時教養者何蓋 宗室最多之處貧困為極矣子弟失教
 之素不檢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開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祿養之性
 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 環養鼎成勢眾易於變生困極
 易於為暴苟不籍禮義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 宗藩條
 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 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
 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 申勅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
 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修舉者者一人為
 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官 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
 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條 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并
 放縱傷教者恭奏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
 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 責在提學地方大遠并責在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四
 道守巡等官共 宗生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
 縣軍民學內闢除空地 一段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
 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 予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拘檢
 詢其素行立為勸戒凡 宗生饑困率由奢侈所致教訓之
 中更宜申重守身節儉 之義嚴加提撕警覺蚤令習與性
 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 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
 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 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
 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 宜加風勸者責令巡撫舉來在學
 於常祿外養以訓導一 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
 極貧無倚所當賑救即 非行誼應舉者宜於常祿外日量

給學米賑之有貧不能養者且呈到學量助其宗生固宜
少課之解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師教
訓是禮讓貧與交相為養誠今日慶宗濟之急務焉但
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
為也 郡王之支派伊邇者何獨忍之况祿厚者坐享
貧道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宗學之建定議
部詔國各仰答 祖宗之靈深恩一體之誼特開勸學睦
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薄
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
衙門悉收作宗學內風行誼賑貧之助斂塾之用夫勸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一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上奪可但分封去原封不
遠稍便搬移原封除什物自變賣外其房屋歸官變賣
以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凡分封并有王府地方
有司正官伏乞著為 令典得管理 宗室有異常橫
肆者何仍許暫行拘管守二回落知該管 親郡一
而徑自奏 聞一一著為令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
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山有曠闕其在各處宗富者
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鑽一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
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每畝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
若干各給貧宗抵折祿糧若干 俾各令人佃種更嚴立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二

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重書匾額以獎異之各分
祿之數歲者為例此尤宗學所當懸為之誼也凡此皆不
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蚤為之
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
今貧宗多慶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
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
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初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邀
為挾制之術皆聚故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
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
宗府州某大縣去守巡稍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

勘之法除 親王 欽賜田十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
干投獻私占者 嚴勅撫按守 巡查勘并諸人首告除以
前不論外以後該歲收租利 幾何可抵折祿糧幾何查
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營業 但抵折祿糧只許發足三
分之一其二分仍支祿糧若已 發足三分之一者凡多餘
田土通行扣出給與別宗儘無 別宗地方入官管理此
利所當均者不容緩也嘗聞非 然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
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 心恫者迺今花生于女禁
止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抱養 混 玉牒者全無重罰
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慰 祖考 心乎若無嚴立保勘又

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能傲怨伏乞 申議除保勘
 舊規已行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乞 宗室及本
 家宮眷親屬收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
 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合賞銀五十
 兩或三十兩若已汗混 玉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
 請定行熱刑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自
 世經久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
 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
 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
 舉及工商各治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一
 議但窮則思變變則思通苟不措處久益難圖其謀國者
 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恤貧宗 勅下該部查獲務申
 嚴宗學之法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
 特賜聖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推祿宗學尚義睦宗
 凡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
 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都燕
 去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
 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先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
 藉商人中鹽屯田於邊商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
 邊屯廢而鹽課月增商困而官倉困焉去歲仰遵 明諭

廷議籌邊中重理鹽法之一策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
 蓋誠有見於此而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
 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
 為塞下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
 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
 江南者兼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
 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畧夫屯田鹽
 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地之屯田原與鹽
 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
 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二
 按御史封疆既濶事體亦殊今徧以一六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
 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明事體專責各省巡
 撫與分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
 而昨者 欽遣大臣請悉罷兼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貴
 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鹽地方管理俾
 各清理鹽法外專意興復塞下屯田如是而後仰答 聖
 明不負初議何者鹽法清理一巡撫御史稍加久任可責
 成之若三大臣則專為清鹽法於內而因以復屯鹽於外
 苟為不然其非議 遣之初意以慰中外人心之屬望者

但九邊分搭管理或謂以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前邊保定等處也塩江北塩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處也塩河東塩法即宜經理延寧甘肅也塩或謂宜以事體相關分搭則又宜查酌也塩事例凡商人報中於其邊即支塩於內地其處者今大臣清理內地其處塩法即宜管理其邊也田因各商支塩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搭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塩法清理稍易也塩典復甚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思利國有利於國不以其難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之今三大臣之遣專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者不過曰內帑且又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手九 元

給邊專藉塩引折色一旦赴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之利而在內已先之給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法莫良於遠慮又遠之計與復屯塩為最即在目前酌處盈縮有方向者凡在內塩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仍納折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脩復以漸其赴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興本色果賤每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今在邊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塩商而邊屯愈固虜犯愈難但今屯塩大臣必令各兼領修築墩堡勅書事務俾屯軍塩戶墩堡可觀一應事宜聽大臣悉

措處惟當事者責而成之苟利社稷誠非久任不可所遣大臣二考三考累有勞績必倍加恩蔭特獎即本任漸進尚書官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又任以酬其勞統乞皇上加念籌邊大計勅下該部查議欽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塩重務久任考成必期興復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利此屯塩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於財用者至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可聚矣不可聚豈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心將欲蠲稅以裕民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六十 守

度支無餘歲之計將欲取民以足國而百姓有離畔之憂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之餘以充目前慶慶之用殊不知府庫不遺錙銖其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束手待斃矣今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救之策者惟在責成乎守令為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通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慮守令非才立為卓異勅獎綜覈名實失策尤甚自卓異之名出而守令之職愈失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遠甚今以其之才為異而彼不以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感慨俗論而少懈其心彼不賢之徒必希覬他途以營求其進雖中有實可

稱誦者置之焉列誰曰不宜一立此名實緣掩過之實實
 多飾詐匪情之風互起則官風愈偽而吏治漸虛恒卓異
 之名誤之也至於上下成風甚慕承太過故守令奔走
 無虛日一以能稱即致上司委用故州縣正官多差遣茲
 欲大振吏治須罷其空名其迎送奉承與正官差委務
 查近題事例嚴立禁革違者定行參黜一二示戒如是則
 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送差委用以耗精力然後
 各府州縣庶幾乎有實效矣夫政在養民義先足國所謂
 實政者救今日之匱乏是也嘗聞守令有五事曰治民生
 計也清民賦役也通民財用也興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
 皇明兩朝疏少 卷九 六十一

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重
 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嚴保甲此二者於匱乏一救之後
 賢守令自能力行之廼今救民匱乏則莫要於生養賦役
 與財用之三事者伏見近來守令每借口於撫字云自拙
 於催科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
 與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築
 鑿或勸農賑饑或蠶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或山澤
 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欲焉曰治民
 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數催科云拙徒不
 過縱批頭攬戶之侵欺長猾積根之曠隱滋奸頑官

之拖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非精敏通才輒於錢穀者
 其要弊孔莫究其原要必嚴責府縣清查考覈凡凡徵錢
 糧除災傷蠲免外設法追完通負錢糧除遠年恩赦外其
 近年侵欺賄隱拖捱者盡數查出其則呈請上司追究如
 情節重大並許奏 聞有錢糧不完不清者自州縣以上
 至分守管糧等官照例不得轉陞離任如不完不清至五
 分七分以上者戶部歲終照例查參降黜蓋賦有常經乃
 所以足國惟後後輕減實可以便民曰清民賦役者蓋如
 此廼若通民財用者蓋今民之困窮極矣錢法通行於民
 最便今不但南方未有行者即 輦轂之下且阻格為臣
 皇明兩朝疏少 卷九 本二

等伏思官以錢為稅則民未有不以錢為用者其在京須
 要費令 崇文門查照舊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
 用皆須額定半銀半錢又必通行南北用錢地方凡係存
 留本處納官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素不行錢地
 方限文書到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
 撫按特薦重陞獎勵備官有阻撓並令在京巡城御史及
 內外巡按科道等官參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額限
 換用嘉靖通寶六文其前代舊錢皆視時貴賤用七分
 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許故違有故違
 者當即重治更宜申重鑄錢之令而京工部添設鑄錢仍

乞行令各省撫按轉行布政司各特設鑄錢一局委官造鑄成鑄若干存留該處府庫歲終奏報所鑄之錢例鑄大明通寶四字以便通用嚴行天下每銀一分亦只用六文夫錢法通則民困可蘇民困蘇則國用可裕曰通民財用者蓋如此似此三者惟係撫按嚴責守令以上各官行之而撫按舉劾不必造飾文辭虛稱德譽只宜直書曰養生計能治幾分不治幾分賦役能清幾分不清幾分財用能通幾分不通幾分以至典禮教防暴亂俱如此類據事直書但失舉者必連坐妄劾者必降罰連坐降罰先後已經題 准而當道並未舉行此後撫按舉劾不得雷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李三

聖謨臣民懼動然伏欲或生於復盛儉德易取於有終懇乞我 皇上仍賜加意臣等待罪該科慮懷經久敬慮菴之惘少紓葵藿之誠禮臣等事誠不足以察微言之未必其能盡義不取於和眾出畫言之未必其遽行仰賴皇上念宗藩之至急思以固宗然之防懷遠慮之至慮未以消脫巾之患計民窮國困之已甚務以冀聚人守位之謀責在當事嚴議實行經畫措處於先稽者奏報於後力挽之必勝身任之非辭在 皇上遂親親仁民之心 朝廷定安內攘外之累不惟樂難廣之已濟而且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李四

勤 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臣聞臣盡心為國當以帝王之道事其君君盡心為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己蓋帝王之治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上下交而後成臣諦觀古昔成時君臣非自能神聖也其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念哉聖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臣以此責難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有若保衡太戊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其暨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儆戒不敢荒寧共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五

政當是時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天下聲施後世自時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君不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相與有為者又不過隨世低昂舉廢於章程法守之末以致力於補偏救弊之方所謂修己治人之理天德王道之要不得講求其間英君如漢文宋仁有可學願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好學輔治之實而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其學而進之治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以濟夫時自

漢迄今道汗治陋極矣肆惟我 皇上淵穆溫文寬仁恭

儉嗣服 太寶敘承 先帝遺詔以推廣德孝信任輔臣

以幹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節取戒佚遊罔失矩度法

行近習教肅 宮闈恩威出自 淵衷取舍裁于 宸鑑

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亮允裕 聖學之基大

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輔政協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

守衆正盈 朝茲邪斂跡 上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

會一千餘年實所曠睹故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

臣竊慮之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蓋天命無常理

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六

怠荒之所自起上下儆戒之不一則變故之所由生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喜怒哀惡之微用舍予奪之機端人正士視之以進退其身壬人偷夫伺之以作止其惡世道汗隆國家興替所由繫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修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道今日所當盡之實以告 陛下然臣所謂學者非有異論不過自 陛下之心與群臣之心求之而自得之耳 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群臣之心即臯鼐益稷伊傅周召之心篤學以存心因心以達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履歷三代之治可運諸掌伏望 聖明詳鑒臣言當以帝王之治自任而責難於

群臣群臣當以帝王之道事上而責難於陛下上下交修共成德業則世道業甚一日盡君道人君一心萬化本原若心正則天下治而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而天祿永終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殷高宗宅憂三祀既免夜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高宗悅而言乃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於是學于古訓道積于厥躬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人列于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內咸仰高宗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為盛治陛下諒陰不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

恭默思道同符高宗茲者先帝服除即吉正可言乃雍之日伏望陛下鑒高宗允懷于茲之心及今與諸大臣言每日視朝之後請御便殿宣召元老講讀近臣咨論經史道理以為政治本源間召九卿各衙門大臣問以職掌責令奏封凡有嘉謀善獻悉以入告及於中外群臣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為啟沃者舉十數人或隨時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之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之治法以弘王道陛下恭已淵默靜理化機則自深宮以至大庭莫非戒懼修省之地自且興以至晦息一皆憂勤以勵之時思平天下之在

繁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慮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堯舜兢兢業業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窮則必如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聖不可陷于酒德之愆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思君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遺聲色以協于克一思君子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思王者所其無逸則必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保文武之業而無失此數者皆君道之所當盡者臣望陛下以此責成于已仍勅下部院與諸大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

擬議上請乞賜裁定宣召日期毅然行之責成此學共圖治理則協德率靈享國永年匪惟無俾高宗專美於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乞聖裁一日盡臣道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人臣必以道自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修於下而後可以責成於上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漢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康民實由臣僚不能盡道匡正有負於君無論前代即先朝事可為近鑑世宗先皇帝聖智英斷是大有為使得賢臣同心輔德則嘉靖殷邦可致盛治願由學編夫職時

競勝黨同代異興禮固正元氣已索繼而效權顯政逢悅
 詣或比周恣肆荼毒生靈天下蓋發發矣晚幸 先帝悔
 心殛鼠滌惡一二元輔維持幹旋而勝負消長之機亦艱
 且危我 皇上御極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二年以來人心
 轉淑世道改觀然酷烈之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迭究未
 息職事未效實原於此調元葆泰正在此特令卿大夫忠
 清敏慎守正奉公大異往時精神志意未乎通於上下
 法紀軌物尚膠滯於多方群邪惡已蠱故襲常所督責者
 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計量者體貌勢
 分之常而愈謀大同之訊未協紛更劫於浮議實意衰於
 皇明兩朝家抄 卷九 六十九

彌文以調停為善而不稽其所故以搏擊為能而不慮其
 所終事未畫一或此是而彼非政之遠圖多朝行而又改
 且茲回革而過不敢肆投種子地有俟而生閃縮包藏伏
 深憂于莫測乘間抵隙隱机檻於無形慮遠察微責於定
 志上致下澤責在同心臣伏望 陛下勅諭內閣輔臣申
 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每月初望 朝畢
 輔臣即出於九卿各衙門長佐會於公所廣公集思揆政
 論道將各堂職事摘取重大者質訂確當付所司施行上
 關 君德及今機務所當變通釐正者從容商議協求經
 久乃以入 告九卿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

于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忌玩比護互相救正若偏勢
 怙終及欺罔姦私即當聲責繼以然治俾人知警畏爭赴
 事功其朔望大臣會日各屬眾多難以共聽擇公所訂同
 為會相與講明道術辨析義利扶植綱維即心論學即學
 察政無得侈談玄虛以滋盛世感省郡之吏至自外者亦
 得預會以詢政俗在外撫按與司道郡長亦做朔望之會
 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廊廟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做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
 用愛人盡心修職有不共不恪者有常罰是使心志交孚
 於聚晤德業相勸於觀摩視履稽謀可以規性術之邪正
 皇明兩朝家抄 卷九 七十一

治理之得失官常賢否糾激荐揚考覈黜陟咸據於此如
 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于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
 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有
 官君子欽乃攸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
 君德下可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
 俯賜詳察 勅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擬議上 請期在必
 行交脩定志興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應 詔陳言疏 王世貞

臣伏觀隆慶二年三月 詔書內一欵朝政得失許諸人
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 皇上以 聖曆之資當鼎革之
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
法小廉朝野垂謐而又肅然下 德音求謙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灑復復領事
寄而夙講疾瀉委頓不前負生成銜 恩丘壑苟有一
得敢 愛其愚伏惟 明主不遺棄之微小臣遂忘刀
祝之戒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
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一法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一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于 太祖高
皇帝德莫盛于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
更始臣愚不妄 瀆至于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範
而不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丁今過一甲子而謳誦
之不衰臣不佞 請舉其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
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睦後乘無徇馬趨肥之
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始盡 無行幸稀簡味爽視
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 乃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
一以故 聖聰日啓萬機益練少彥 事王整嘗講又王不

敢盤於游政章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勗

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
禎 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
人為 皇后治袍 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
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
員外郎李夢陽 上疏忤 旨左右 請加杖責不許曰
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
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 賜金續以輿廄禮遇糾彈
即為溫憲聽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宿恭徇法無自私
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愼計刻數之風官府一體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一

野救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 皇上深唯而慮
述之或 命輔臣細繹金匱之秘于 孝宗皇帝聖政略
成一編朝夕呈 覽以為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
掃逐胡元登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 天門殿曰奉
天殿以至 詔赦誥勅俱以奉 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
以一人肆於民 上無所往而非奉 天也軍除年中悉
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講館暫新耳目未幾安駕御史往
有所陳 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

乎成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肅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跡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護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靈牆之思臣愚不勝快悵 一酌恩義以慶 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今 周府已近四千位 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三

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 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署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業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 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道給路費行根庶幾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

照各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皇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快悵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 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見居候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濬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創為此例出輔於政鬱邑以沒夫屠濬修區區之小忿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濬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浮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派派繩繩無已屬在 國親其麗不億即有許謀石書不得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鈞結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熱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 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庶職毋得建閣庶幾 國家宏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四

蕩平平之政。未親無戚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一脩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至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五

然如類思。其忠力以為國家風潮一世之興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格小有未合者。臣請罄其一得。以備採擇。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乎韓國公李善長。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善操轉餉之功。不下於鄼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其詳友德等。載定蕩關之績。遂過於絳灌。卒老滿下。而時屬戡戮。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王帥。立福耳。而固安侯。火直等。罵賊力戰。以此其忠節。激激者。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諡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官秩。其高風足以。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六

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捷伐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濬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典故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 祖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功臣如前所舉文國公馮勝諷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緩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瘵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合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

以為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 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俾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剗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復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惓惓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七十八

五

仰承 德意數求實政以永保安疏 鄭欽

臣惟 聖皇在二而天下蒙永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
功而用人有實效也 聖皇在二而天下蒙永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
觀 皇上嘉納敷奏 訓勅臣下屢有從實舉行實心幹
理之 諭今歲四方多故災害異常伏蒙 聖慈加意民
莫 蠲租於賑停刑罷役優恤之 恩寧於 天地竊俯
而思曰 若令而臣弗共是不忠也 德施而澤不究臣
之咎之頃者蒙宰員缺仰荷 宸聰慎簡至公為 國之
人以膺 眷命而臺卿閣帥皆極一時之選中外臣士罔
不萃正人之柄用憚吏治之嚴明洗心滌慮精白重恭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

求報效不違矣顧臣 蠲刑管窺何能竭涓埃於萬一然誦
聖謨而惕念感時事而激衷思救弊以補偏敢循名以
責實用攝一得條為六事惟 聖明垂覽焉 一曰定
國是以正人心臣切照人才有淑慝而政事關焉政事有
治忽而是非係焉 聖天子運 乾綱於獨斷而分庶職
於百寮寄耳目於憲法而總樞衡於部院言官有賢不肖
許身諫風聞論列非私也所以廣視聽而防其維也
臣諫有可否下部院查覆覆奏非私部院也所以審詳言
而折其衷也邇來爭端滋起辨評成效憲臣曰部臣宜斥
部臣下曰憲臣宜黜一人刺之為非一人又執之為是

可乙否堅白異同建言者似出公心報復者殊涉私意所
以然者良由 國是未明而人心不古耳夫 國是未定
而欲使議論之協一是猶止嬰兒之啼而塞其口也仰惟
天威震懾海宇澄清人心士習大異曠時昔矣然士路已
清而頹風未振法網日密而實理罕聞弱者因循以觀望
雖 國虧民苦勢迫于燃眉之急而且姑謂之徐徐強者
者逞辯以飾欺雖事煩民擾明雖夫覆轍之虞而猶肆利口
之喋喋任勞任怨者自無一二推奸避事者十恒八九負
清修之譽或飭貌而不飭心狗破格之名或采文而不采
實將欲舉之而無名則曰彼曾不附嚴氏將欲刺之而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

名則曰彼曾濡足嚴門殊擢所以待異才也而便給為能
貪滋不檢者亦得驟登夫顯秩何以作天下之忠勤起廢
所以濡幹濟也而桑榆景暮尺寸未酬者亦得冒獵夫崇
階孰不以終南為捷徑撫按係外官之表率守令為生民
之父母好惡不佛傳豈言之慎慎君子詩嘗咏之矣往見
為監臨者徒以簿書督責屬吏為守令者多以深刻承望
風旨上官喜罰贖相率剝膏削脂以快其私上官喜搏擊
相率破家滅門以投其奸案無留牘者有矣恤民饑寒者
誰歎不畏強禦者有矣救民疾苦者誰歎連篇累牘盈庭
皆草茂之才問俗觀風觸目盡凋疲之狀是何列之薦刺

者有餘而徵諸治功者不足耶抑何張湯虐政多宜于此時而召杜仁風不可見于今日耶近該銓司留心都邑之賢者請加服俸蓋出格之典激勸之機無非為生民計也但恐希望者或不求其實昧上意嚮自循良為俗吏務竣刻為丰裁則恤民適以病民盛典不為厲階乎據已往之積習乞將來之明鑒當此賢哲奮庸之日孜孜汲汲之秋苟不定畫一之章程而徒更一時勢立一法制易一歲月新一見聞非所以培元氣而長國脉也合無勅下該部俯察邇言大加振刷際盛治昌明之會酌大中至正之規圖治務求實濟毋侈虛文用人務揀真才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全

采虛望度德授官因官取效以靜修屬館翰而有耳目風紀之司者不當以緘默為持重以清謹律儒官而有錢穀兵甲之寄者不當以規避為老成一拔擢也必其入而在內足以膺柱石出而在外足以寄干城者然後舉而加之否則寧循資序遷可也毋使非望之福誤及匪人以速深官之誚一起用也必其功施民社為謀國老成弘濟艱難係蒼生重望者然後召而致之否則寧賜問表宅可也毋使奢養之流徒取充位以貽伴食之譏其為往行可嘉母以一節信全德其為樞軸可議母以一青紫平生酷之害其甚於貪則官居民牧有不當以慘刺為賢能上有

好而下必甚則身範物先者不啻以操切為任事實意擔當者務救其小過雖三至之報勿疑也巧言令色者務灼其深效雖衆好之中必察也再取言論列固多風聞部院查覆自有公議豈責所係詎不敢容隱聖明在上照臨如日月明去留疑別天監昭然辨計之風殊不可長也合無查照題准事例除大臣引過自陳以俟聖裁餘經論列者不問覈實與否宜杜門省德聽該部從公議從毋許輒行奏辨以滋兢端如此則道揆立而眾志孚法守嚴而上風正所以興道致理者可期實效矣 二曰慎陞遷以一事權臣切照全才不可多得善治必先久任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全

國朝稽古建官內設臺部寺外設督撫藩臬凡以國與民之責寄之也節經議覆久任之法固宜斷在必行矣然卒不免陞遷之太驟者得非沿習久而拘牽深乎是故內而卿寺或為人那缺或遇缺推人遠不及其近不踰月一歲數遷者有之旬日再轉者有之外而督撫或以東易西或自外補內趨迎之枕未安輟代之檄忽至靖盜之戈甫息內庭之權隨臨以至藩臬之官資俸稍深者陞改多憑於途次往來空曹於將迎果為國平煖席未遑胡一籌之速展易為民乎息有不暇矣四體之能舒今之議者不過曰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羨於白首他邦非此

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舉
士莫非生靈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項有成必待三
年若一處未寧忽遷他處一官方接復改他官通歷尊崇
一人之榮權得美於 朝家何煩焉昔大禹治水八年於
外必俟錫圭告成始有百揆之命先年巡撫周忱董皆歷
任一二十載當是時豈故疎而遠之而 廟堂之上豈無
一京缺可推者乎孟軻氏云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疎踰戚可不慎歟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
合無今後用人必加慎重毋輕授受卿寺遇有員缺除資
望相應者照常推補外餘歷俸未久者孟軻虛以待如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全

惑新精養拙者多而殫力程能者寡也合無今後通計歷
任之勞逸為叙遷之盈縮如終身安閑坐鎮者不使超越
於折衝禦侮者之上如此則人得安心職業而無觖望之
私實為民不蒙速化之念所以熙載亮工者可期實效
矣 三曰禁改調以肅臣紀臣切照改調之弊與又任正
相才者欲久任而不禁改調是猶却步而求前也今內外
官員係為事為民之最切者莫如部屬守令夫六部司屬
職守各為至要官制原有定序可言繁簡而不可論低昂
也從性有假公濟私更調靡常者謂吏部進退人才不宜
輕授必擇有厚望者而調之似矣其餘各部亦皆東東西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全

因之也往往有到任未幾改調繁難者即如臣邑三年內
 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可
 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邦方且嗷嗷若云才力有餘
 則應任亦宜綽綽矧令一調而五害乘之官無固志而假
 脫頹以要名者一也代未及至而委權官以肆劫者二也
 上無定令吏胥緣賞為姦者三也民無恒心姦究乘機竊
 發者四也巧僧之徒或伴其脫去而恣漁獵者五也凡此
 五害皆臣愚所目擊而身親者也議者欲附合己意援疾
 為喻謂疾之未甚庸醫可調危急之症非盧扁不可治所
 以為彼者則善矣而不知此方之氣就虛癰成毒一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全五

潰決莫可救藥雖急求盧扁亦何及乎夫十室之邑必有
 民社武城雖小不廢弦歌只今邑里蕭條鴻濛皆是長官
 數易其非百姓之福也合無今後益慎簡於始無輕改於
 終幸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六部司屬一體重視除吏兵
 已經題 准非才德俱優器量素著者不得擅改二部其
 各部員缺新選遵照舊規余即於內外相應衙門推補必
 遵訪而後授之優文學者升之禮禮善會計者委之錢穀
 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
 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即與本部久任而擢用之如近日
 戶部郎中魏學曾兵部郎中張志孝事例任之不為不

而待之不為不隆矣何必狗彘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
 至於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為邑里繁簡既任之後果
 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
 改調繁名邑以致備累再則官若內外爵無崇卑每遇推
 陞京官恒喜進而外任恒賞速有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
 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
 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
 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庶使積而至於九年者竟陞方
 伯巡撫之秩如此則德薄於委任之專績成於行政之久
 所以足 國恤民者可期實為公矣 四曰專責成以省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全六

設臣切照 官置吏不惟逸 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為
 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既也又
 有以縱之其終也勢之所迫不極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
 官而不在民也聞者災害之興 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
 破邑上損 國威下貽 民 感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
 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 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縣治
 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 督近該聞廣又各有兵後設縣
 之請焉臣每見此不勝 意夫官事不攝宣聖所譏冗官
 之議職者先之今天下 滄海郡縣各有分上正佐察屬各
 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又有重臣以彈壓

之按院以監察之謹備禦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險要則有總參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揆文書武批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素精以獵薦剝不自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兼以賦繁役重民失恒業饑寒迫屢不能自保弄兵潢池嘯聚山谷難潰一旦束手莫支要皆官之失職非無官也即如徽發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搆手累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哀籲控訴於長官為長官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即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患坐以待斃乃汲汲於添官設邑豈理也哉先因財訛民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七

川湖等處或有無事地方官多所當辦併者行令量照浙中事例多益寡以圖官民兩便仍行各省直撫按官申飭各該司道郡縣念所在之多虞當備關之疾苦為守令者饑溺猶已視民如傷田野荒蕪何以闢之流離逃竄何以復之風俗薄惡何以挽回之民情頑悍何以馴服之刑罰中教化勿恃守身之濯濯而險刺以矜能催科中撫字勿視待哺之救救而苛併以塞責保甲毋襲故套而必求寓兵於農以彌盜於未形積穀毋飾虛文而必求有備無患以救災於既至萬一水旱為災積貯無備者必追求舊尺之官及地方有警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八十八

允抵轉寧之休所以極冠章也者可期實效矣 五日嚴
 任代以圖安慮臣切照忠於事 君者不謀其利急於為
 國者不顧其家我 國朝加意安撫凡邊陲臣鎮更設督
 撫重臣極極控要連城保障以馬之強荷糧餉之盈縮地
 方之安危所關係誠重且大也往往多冒濫邀銀侵劫掃餉
 屢經懲罰及被 命赴任者相率遲延致遭論劾臣切謂
 撫臣所以仰荷 厚恩俯膺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怠
 緩若此耶夫禮君言不宿於家督撫職專聞外一受 勅
 命即有地方之責痼瘼休戚身且不有况可枉道回家以
 遂其從容享豫之私耶先經題 准凡總督巡撫不拘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方腹衷如遇陸遷事故俱候交代畢日方許離任非徒使
 之假宴會之歡以叙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
 按錢糧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隳於垂成新
 任藉有所持循耳頻年陸調不常邊轉靡定等開府如傳
 舍視 勅命如弁髦為新任者領 勅私歸絡繹遷延其
 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之私便身圖問田卜宅侈炫耀
 於故鄉者恒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權行或調繁去或貪
 酷罷或守制歸羈候動逾半載使久任皆陸調者猶知自
 檢以避物議而罷廢休致者亦坐以待繼焉則將有不肖
 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遠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

矣如江西巡撫某久坐廣信而漏索前件數月何嘗萬金
 寧曰甘棠遺愛延綏巡撫某侵劫餉銀而大誤邊事積勳
 俱有實跡豈云寒蟬清風此外又有事變無容少待至情
 不忍又淹者如之何而可遲且緩也邇來新舊相接彼此
 交代不過盛張筵宴備陳儀物酬酢交惟而已迺有賊私
 數萬如其某等所為者詎常懷故玩愒因循及經查盤賊
 跡暴露雖奉 旨追賠在不自有固無足惜然堂堂都憲
 而下同於僕隸於體統不其衰乎自今督撫諸臣一時多
 係新任尤宜申明法制嚴示期限深鑒往弊著為定例伏
 乞 天語叮嚀申飭各該新任撫臣不問邊腹地方俱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期就道着速赴任並不許枉道回家稽遲歲月交代之日
 即將前任動支過錢糧給散過餉餉或修築過牆堡或練
 補過軍伍田地有無荒蕪曾流無者有無開闢若干人民
 有無逃竄曾逃竄者有無招撫若干賦稅有無拖欠曾通
 欠者有無徵完若干盜賊有無生發曾生發者作何撫剿
 地方有無災傷曾災傷者作何賑恤一應承接事宜具悉
 交割舊任復 命新任報代逐一開款具 奏如仍蹈故
 習枉道稽遲及從事虛文舉行不實者容該科訪聞察究
 如舊任官有冒破侵欺等弊新任官隱護不行稽考聽巡
 按官查出一併參 奏斤罰如此則視 國猶家而督責

有專功急功忘私而無終無遺力所以安內攘外者可期
實效矣。六日革風蠹以振漕緝臣切照行法者責求其
本革弊者務濟其源凡一應漕運事宜先該都給事中張
憲臣建議已經題覆臣無容復贅今閱漕司條奏首以根
極弊源歸咎有司之不守漕規不遵 明旨而謂謀謀於
運官之貪取常例運軍之恣肆乃索為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臣切謂糧米粗濕及舡到世糧誠實備有司而官軍
之刁蹬需索作弊營營壞漕之本源也何者蓋漕運之
弊不過曰進謀漂流掛欠而壞漕之弊則莫如運官之科
索與運軍之缺少耳臣查得議單內開稱凡逃故軍士各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出銀額軍裝載回南名曰車錢種種名色頭會年款非特
江西把總其為然也如江南上江把總其先索新安衛指
揮某封銀一百二十五兩及指揮某為事某代運又勅銀
八十兩到京尤復索致本官揭債完糧即一二總而餘可
知矣夫把總貪肆為故故官旗通同作弊人咸以武弁庸
流置之弗齒而不知關係 國儲為害實大也舊例每船
一隻旗軍十人衛軍先僅撥運次及別差今各衛所官多
將有田正軍膏腴而以無田餘丁補數其行月二糧又皆
官旗冒領以充使費併扣還運年補納漂流之數軍士苦
累情願幫貼旗甲不肯赴軍則載空名軍無實數每船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額數方許開俸勒限先期造冊解赴漕運衙門候糧船過
 淮之日漕司照冊查點各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真正軍
 丁如有不足比照京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掌印官罰
 降如復虛捏詭名額覓棍徒者併行參提重究月糧務要
 親給安家行糧如數給散各軍毋許官旗仍前侵尅違者
 終究如例再照掛欠糧米通年沿襲不常巡捱不行完納
 各把總又復冒領新運殊非 國法合照 勅下總督倉
 場衙門即查見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嚴行參問輕則罰
 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
 職如此則紀法嚴而夙蠹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
 皇明而朝雖抄 卷九 九三

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極知為不輕之論
 迂遠之談然螢光無補於 日月而 大造弗棄乎芻蕘
 是以不揣愚冒味瑣 瀆伏乞 聖慈 俯賜採納
 勅下該司察酌可否見諸施行或可以為循名責實又安
 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初政第二劄疏

霍璠

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母歲決獄幾何每歲錢數出
 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大
 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貴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
 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
 以觀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漢文帝之問
 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
 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
 留幾何 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糧幾何軍士糧餉幾何
 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未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
 皇明而朝雖抄 卷九 九四

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
 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
 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
 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
 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
 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乎官添弊冗
 政紛多門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
 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
 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
 幾何虛名無實勢豪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

不疆國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荒
愈荒愈極糧食無措蓋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
幾何內臣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
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宗藩內宦不有倍於昔
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工部
問之曰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
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
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十五

有五人馬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
之其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
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
者天下大家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祖宗
初定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夫千孫
也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如守家之
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
之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
宜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於祖宗
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是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十六

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蓋有以處之乎
次召刑部問之曰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
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者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
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
昔者乎經奏屢決有此數也敵推冤死不有萬於此者乎
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寃國本攸係蓋有以處之乎是
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
人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五人馬則為二百金
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
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

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忘意夫千
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
俾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
無及夫今縱未大更張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部開
具太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擯節之意自不能已
矣內臣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夫
目前之急國家得宏久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陛下
下亦慎一日心由此正愆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
聽充一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
消默之中自致夫聖德神功之盛矣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國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又該吏部覆題乞 勅兩
 京九卿堂上科道及在外撫按諸臣限一月以累各以前
 項事宜據所見聞開陳奏 進奉 聖旨是欽此臣惟今
 天下事至急且大莫先此二者今天下議論徒多而無裨
 實效亦莫先此二者茲 聖心甚盛舉矣竊恐 獻言者
 猶不皆當實不免仍落故套且容有基禍流毒不但徒仍
 故套而已蓋古之用人惟隨時隨事隨地隨才舉一事無
 非求才之方舉一世無非求才之地故舜綸者一日而協
 卜和角者繼宿而授政知之真即用之當也今一旦徒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李 守

偏期令其各舉其發求物色之功已不能如古人周至重
 以近日習成舉論人才故套每一人倡即十人和使倡之
 果必得其真則和之亦不妨于多然其人亦有偶係傳聞
 原無的見且容有夾雜意見不本至公其十人漫以羣和
 成之欲吏部即據各登籍曰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撫陞除惟取足于是外此者不復索錄此大亂之道也如
 近日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舉境內人才而原任
 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亦在所舉夫以遷之黨依權效貪
 贖賄賂江西巡撫殊已盡喪平生末路經營不復更知廉
 恥乃今奉身歸里得脫堯舜之誅亦云至幸而驚猶以境

內人才舉之不知在驚意見其將謂何茲若不預為申飭
 謂舉主無復如驚而所舉無復如遷臣不致信古人治財
 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其澍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
 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謂其言以為千古明
 白至論今日財用即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
 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 國儲既
 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
 節財是矣但為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指節財
 之者皆畧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李 守

有如 先帝丙辰中 議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吳鵬都
 御史鄒懋卿各以裁減舉人坊牌及驛遞鋪陳船隻馬羸
 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
 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夫水手以設
 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此人所共知臣不暇細論至于
 驛遞諸差民既以血汗包陪後乃復週年按限追徵其
 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高平時嘗追徵以等前件親
 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心酸鼻臨之竟坐視其蕩田廢
 妻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為申預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
 議後出臣亦不敢信臣又惟今之事勢語用人如博利者

急求明珠若一誤認燕石而明珠則明珠無再至之理
 聖財如治贏者必遠鳥喙若一誤于參苓雜鳥喙則參苓
 無非奏之功使用一人而不能為朝廷光重覆罔干城
 顧使無似之人先以敗類用一策而水及濟遠儲匱竭
 內希空乏顧使不經之說先以戕民然則落落難羈之士
 可使若人之更敗而激激待斃之民能禁斯言之再誤耶
 臣是以不勝隱憂過計故今出明發入朝一聞明詔
 敢即急皇中以此愚昧無知之見預陳君父之前伏乞
 天語叮嚀勅下吏部再加詳議要見遷之為人果是何
 品彙再乞勅下戶部亦加詳議要會音之獻議果實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病民果臣言不謬宜即將臣疏備細通行原擬應該獻
 議諸臣務要各出已見一本至公于用人則以如蒼如遷
 之事為懲戒但取真才勿拘方類即以一人舉十數人不
 為多合數才人舉一人不為少于理財則以如鵬如卿之
 議為懲戒但求大段勿事苛屑事可必行則嫌怨非所更
 計法可通變則今昔不必盡同以共求上合天意仰副
 君心俯切民瘼則時事得因是以為推移朝廷亦借是
 以為休美不則一番舉動竟屬空談後有施為人亦不信
 臣竊為朝廷恥之其所不傾心罄力以共保斯言者誠
 亦無所逃罪臣備教誨垣亦常與議若惟圖隨眾塞責即

于臣亦甚便然臣必為此說者以一念大馬跌切之心終
 不敢惟忍圖自便而不為國體惜也伏惟皇上裁察
 施行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九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

貢獻類

龍額外進獻以重 詔令疏

張紳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非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慶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承 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 宣諭與迺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高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

之有成或偶因便川之豈慶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收元一詔天下信之與 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貪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及汗復廢厲借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 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敢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 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復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莫邦甚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大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幾天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

民以薦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况侍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敝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 獻 皇陵其南北進 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

起事端以作備於天下尤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停免額外貢 以昭大信

張紳

臣聞帝王之盛貢 賦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奇且之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錢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諛君子之所羞稱 明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觀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惟祈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聖懷議求 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恩以售已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務貪於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查得 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金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下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所 貢紅花蓋不繫 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獻諛之徒創為此輩以誤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諫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小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海外與其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鹵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

採摘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從趣窮
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
寫遠輸運艱難起後丁夫雇借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
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
倍於所 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此愚臣之所
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
為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
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關外僅可有行三坐
伍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
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

皇明尚書抄

卷十

五

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
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
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靡懸官之物如趙林
張王等恣為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
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
矣比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
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者成之人但
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
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
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教

入其其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
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唱
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
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下大
奮乾剛其途輒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
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況示之以貪以啓
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
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
內侍裴俞之輩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
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

皇明尚書抄

卷十

六

進竹簾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
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
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
黃驥賈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
侵削根之言 英宗拒海濱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
有在涼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
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
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俱在是固 聖子神
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况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
苦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

免其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疴癢無細不
細抑播撫靡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害而
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
夫歲額租賦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
貢獻乃以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聖慈惻愷之念
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聞伏願
陛下上繩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人甚薄而所獲寔
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累一時之小利以懷
萬世之永圖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
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貢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七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七

七

在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貢
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恩并各項名目
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
不失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
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鄭一鵬 聖德疏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
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
部題覆奉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
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
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貢
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
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
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
猶有却千里馬如入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
冊足為美談仰惟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即位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不嗜好古帝王莫能
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陛下所必
屏而不納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聖德累耶臣又聞洪
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
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
禽獸悉縱今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
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頭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
綠豆蒺藜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子等獸

即非土性所宜必項夷人喂養受之徒糜國用却之有光
聖獻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
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穆王受白
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
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適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
君為法迺欲踵周穆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
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
送之使或折辱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
賞資已計倍從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
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九

細

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
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資遣回或起送頭目
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
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
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
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獻益光 聖德益隆臣不勝願望之至

却異物以節財用疏

張祿

臣聞經史所載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
有獻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太宗時有卻
獻名鷹者遂悅李太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貴
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太平之治澤被當時譽垂
後世也頃者魯遠地方進獅子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
用調養欽此臣聞回夷西方之人獅子西方之物以是人
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
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今留此人以養此物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况獅牛不可耕不過為觀
視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也
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殊不知
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其馴習者
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
凰為 國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畜之無害於事
不傷於財亦足為喪志之戒况所費不貲者乎以獅子言
之日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
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
聞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

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乎無是理也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後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陛下聞之必則然行不安者倘隨事寬省一分則疲弊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回夷就是物以來豈直知以下事上之敬不過假此携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覩厚賞規大利耳不然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苦耶况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聖學凡聲色玩好之慾一切損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等知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未之及聞也伏願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法勅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貴人而不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入薄其所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勅邊臣自今以始諸夷凡有來王奏請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曉以朝廷好尚不在彼不在此處而止之俾還本地勿得伴佳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他變如是則聖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享寧謐之體萬邦樂雍熙之治彼周之武王與漢唐英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

誠宗仁之福生民之幸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十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

三

本

釐弊類

奉 旨查明銀兩疏

劉取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靡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抑以弭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着劉宸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外傳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一三

咸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况今 天變屢形兵荒叠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 國費此實朝野之同情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默是以輒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筭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內帑銀數屬之內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

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掩復 適投可乘之際以構 罪耳夫常 聖明納諫之時 安復敢恣肆巧辯以飾 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劾之人皆得強辯及噤則 無可劾之人所指之重實欲親查左証則言官無敢 言者 臣等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 言之仁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臣工所劾實出 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已諱直辭糾 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十一

忠一懲欺罔以結訪服疏

邵錫

皇上登極 詔書三款內開以後勇士替補照例

分選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

免冒濫欵此通行欵遵開該 御馬監大監閻洪等朦朧

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兵 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

衛勇士旗軍人等應樹 額冒濫食糧之要照例查驗

以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 商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欵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

九馬房通年虛增馬數冒支 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福

浪費并將大監閻洪等革退 陶任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欵此臣等聞 命之歎夙夜憂懼竊謂 陛下當

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 信孽倖拒忠 言至於若

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 以蕪蕪而明亦莫不以偏

信而暗蓋蕪蕪則忠謹進備 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

分也故古之大聖莫如堯舜 猶 稽衆言已明目達聰以

來天下之嘉言以決天下之 獲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

漢元帝偏信石顯是能以天 下之耳目而以近習為耳

目以致奸生惟懼禍於蕭牆 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

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蕪蕪 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

中官欺蔽之患邪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

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 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因四

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 左侍郎熊繡等逐一清查又

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 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

點節有 明旨成法俱存宿弊 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 事如大監谷大用等竊弄威

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 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

軍士無慮數千侵剋錢糧動 以萬計國病民莫甚於此

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 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

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 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

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 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

莫不延頸相望太平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大監閻洪等

首先沮撓肆為欺蔽妄奏事 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

且蠱惑 聖聽夫令重則君尊 不重則人玩今 陛下登

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 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

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 言遽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

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尤必 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

為故紙恣意妄為事事違背 其為初政之累豈小哉既

而該部大臣懶切執奏科道 各官亦宜力爭其心惟欲

陛下遵 明詔以全大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

民計為 國家千萬計也傾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
 旨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阻橫議易入而難回耶且天
 下之事出於一已者謂之私合於衆論者謂之公前項清
 查軍馬錢糧之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閻洪等獨以為不可
 行今一言既出衆論難移豈以在 廷群臣之見不如閻
 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等反覆思之不得其說將
 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
 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計省料平折銀共該二十
 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
 節省民財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
 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虛耗浪費日甚則生民由此困
 窮將來公私告竭將誰歸不可為無害也用是而觀則
 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查之法決不可罷夫以不可信
 而信不可能而罷則其踵 先帝之鑿鑿者豈處然若
 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
 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人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
 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於大臣科道之言一切
 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
 無所用其聰明 陛下孤立乎上將誰與為治乎臣等嘗
 聞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

皇明高宗朝疏抄

卷十

十七

奏

道固不與與亂同事固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
 自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亦未有與治而
 不與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歷服之初政令
 得失所關 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
 費以足 國節用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也
 今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臣等以為 陛下固大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
 太監閻洪等怙寵恃 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
 而不知 國用之匱之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
 知生民之困苦所當憂乃敢欲踵奸貪肆為欺罔以故實
 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 旨意蒙蔽 朝廷使 聖明不
 得一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何清明之 朝而有 陛下
 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不思
 自來權奸蒙蔽身不免於誅竄則亦何利之有况今 改
 元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必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修省以謹初服然
 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
 問於群臣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
 是也今 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
 去竊恐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于下而天下之禍將有

皇明高宗朝疏抄

卷十

十一

疏

正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自 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閹宦及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宦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以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 內府議擬然後此咨不必徑從中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侍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上達許臣等固勅重治如此則政令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十九

登

多門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奸庶幾 天變可彌休徵可致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若果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懼切俟 命之至

舉正欺弊疏

劉取

伏讀 英宗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通諛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一

元

故必不可倖倖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平以義自處然歸疏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煎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 溫旨名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

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三大臣之劄為哉其所由來
 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劄來去者必諒其不
 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
 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 溫旨假
 君父以違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
 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
 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
 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遷焉惟 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
 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
 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
 望明兩朝系抄 卷一 五 守
 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餒苞其之欲 朝廷
 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
 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即李瓚童瑞有何德望
 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迺排臺
 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
 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
 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
 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
 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
 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

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
 開具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効或優加散
 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等欲舉正者二也
 然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二道御史以司封
 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
 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
 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太
 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常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
 士奇每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一二言
 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且奉 勅於 朝堂
 皇明兩朝系抄 卷一 三三
 書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
 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
 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
 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前類直不阿敢言無忌者
 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
 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
 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博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
 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
 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類直敢言之士
 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蕪素之心庶士氣振

而洋習軍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有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有不必要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戒禁成以圖長治矣疏

林希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竟燭賊隨至賊散至有以屢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墩集地方剿絕殆盡人心始得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震逆膽天助吾順不半截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曩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

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况于兵哉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日蓋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子為之也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鎮守大監 陛下亦宜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亦庶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大監要亦有人心

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恒所以刻剝之者亦其不
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下數十萬
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籍小人為之分
授舉借以成之爾是以秦幣繁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乞
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多其
利息以倍償其資未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
獲盡矣臣愚以為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汙吏一革
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此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
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多有
及此者而 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二

四

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疽嚙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
不類於玩疽藥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為傷人哉若猶以
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勅各處巡撫按備
查鎮守府參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
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逐債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
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着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
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
即便拏明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
發信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
嚴點罰則亦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

心於臨事孰若預答其本原與其微侍前之為得計哉
若由奕徙新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
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若徒
取必於幸者又况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為必以幸而
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矣 陛下又何為不舉哉
臣踈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
去伯丟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六

福

飭法令懲惡姦以保治安疏

安啟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
通行查革之 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 勅旨抗違玩侮
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
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千六且七矣終不一
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
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楊玉錢寧邦奇
等以賄納身甘為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熾會
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揮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
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七 安

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
詭異之書或質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播之無
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顧天
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蠹首下查革之 詔少紆人鬼之
憤然不追及致死無事之罪不籍其害眾成家之產或降
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曠蕩浩濫無涯矣而邦奇
等日生怨望不自晦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勦肆然無忌動
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與故
人為之申理開說者皆效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敢邪

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然矣而該部該司未聞

詔曰當查鞫引 旨曰當重治東之几閣漫無可否名則
立案不行實則莫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頑犢者該
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眾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
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
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濟之
人心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
詔中則事體重大則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操
臂壞之一朝則屬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以伺者睥睨而
垂涎者將四至譬之堤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

安

慮今聽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
甚明矣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堤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
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號咷其聲罪可贖哉臣聞
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敷降其 旨下數違其意
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 先朝為罪人使
先帝結怨于天下在今日為頑民使 陛下失信于將來
且 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奏擾如此况既至
之後左右之人為之遊說耳且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
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
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

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偽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其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為 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二十五

福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衛牽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温克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原劉良弼復申前 請皆不蒙 允俞且于已疏又欽蒙 勅旨朕處了臣下強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心病狂孰敢與 君強辯哉但臣之事 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為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 朝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陡使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仰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初號充軍悉盡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 祖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

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于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
 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于今日傳
 一 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
 時六卿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廢
 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未靖追思往事倘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滄
 泱之人心其機盡在于此今冲怒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
 深文已罪且占悛其濟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
 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五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頃者吏兵等部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皇
 親大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
 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與
 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俱受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
 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厥職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
 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窺 陛下之心
 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
 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
 暇又奚敢故為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數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一 福
 皆出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
 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以緘默也蓋國家之事有重有
 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
 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
 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善治而啓釁召侮者豈等敢以今
 日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續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
 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奸蠱惑百度紛亂民命 國
 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遺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
 尚疑 天眷乃得元良入承大統以光啓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陛下以清寧萬物賴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積慶成憲賴陛下之續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敝壞賴陛下之修舉責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今變異頻仍災沴重
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早澇非常留都郊甸疫厲大作流離轉徙哀號途殍餓死一僵尸蔽野又况遠儲素質燿燿履履紅畏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乎 陛下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四

此重且急者熱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昌國之爵 孝廟終身斬於其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獲德偃然於異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處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官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 錦衣衛官 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憐之詔猶在耳也將泰等何功吳振武等何親乃一日傳陞五人及一親二三姓 成憲可故違 明詔可食言豈 於部司執奏科道文章陛下其惟不為動念而復增 之近者又復 勅吏部太

傳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勳俱加燕太子太傅鎮遠侯李景隆李景憲侯李景憲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鑑王田伯和輪俱加太子太保勞及濫施名器濶藥獨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具人君誠動天下之術哉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厥責匪輕恐此膏梁統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 東宮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而已既而欲補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張鶴齡夏臣而及徐光祚郭勳等心愈勞而事愈非恩愈濫而失愈遠矣此馬能為有為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千百千萬 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違 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明詔終背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拂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獨於 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公私緩急不審重至此也或者 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微定保有大人之貴者不可不惕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三十四

世臣等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
早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內外雨暘時若禾麥豐發或者將
為是奪濫盜疾而以休徵早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
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卹不時
科治如故其肯坐以待斃忍流劫鄉村破州縣不特某
蕪之礦徒可逆知也試問今日有識寒心而陛下獨未
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實益干
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凶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陛下
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災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違臣
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朝簡畀之重而思所以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五

揚 祖烈憐四海出公之急而齒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公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

廓然大公動植無私中外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

無疆之福而感聖德亦保全令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

重急事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兼至矣豈惟臣

等幸甚天下幸甚 原杜幸甚

懲改因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鑄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
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該千百戶等官李全
等奏辯復職 欽依李全等陞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
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着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
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
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軍中開
係職官並兼職級的還與冠帶開任被革人員有朦朧辯
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等抗 旨
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六

已該科道部裏官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

追陪俸糧仍與冠帶開任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過

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撫拾勘官首為惡階阻壞新政好生

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擊送法司究問且都饒這遭

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

中許復禮等論奏覆奉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革

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該衛官你部裏再差屬官一員

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複磨審駁勘查出原冊

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旗還有查革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

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
 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還原所
 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
 率人衆撫拾勘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
 并張迪等車錦陳鼎等都饒遭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
 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則賞罰寓焉故賞而信
 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
 王之所以風天下圖代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心
 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况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二十七

之下孰不滋倖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朝入而暮獲功張銳錢寧辰賄而西陞職故拳平人為捕
 獲劇盜撥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遠几席而邊徼奏功
 目不識鋒銛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
 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真頑不
 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廢荷 聖旨而垂寬宥崇以
 本等冠帶免其追陪俸糧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忌城
 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之飲今有如季全元鑄與
 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鑽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貨緣 休吉為名劔以打點成事為利刃出
 入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
 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
 從固有老成解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甘
 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
 愕也况先次 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
 勘明白采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采說則
 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
 以緘佞口而厭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十八

全元鑄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
 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
 再三駁查數次况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
 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
 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
 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 聞祇見 宸聰之瀆而彼職
 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
 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
 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勅該部不
 必再查以招後釁仍將三邦奇元鑄等通行拏送法司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依楊忠等事例開擬發遣以為發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
該科若循默不言獲戾甚重用是不避讐譏不辭謗怨披
瀝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陛下留神則宗社
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九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

竊惟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內帑蓋凡所
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費易生濫軍
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初凡內府庫藏設有科道
巡視以監出納以權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
意固深遠也迨我皇上踐祚以來敬天法祖凡所
規畫一遵成憲乃於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請
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歡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是過遵行已逾二載積弊漸
除民方稱便適者言官論事不合偶觸聖怒遂革監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三九

科道此原與之自我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中明為巡視
科道職掌題奉聖旨這庫與局同遵旨行欽此依觀
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與監局為無異也如
果無異則既奉有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
則有不同者茲該部移文章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
之司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於心竊為我皇上
陳之蓋監局錢糧固為重大然多由於辦而外解者猶
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浩繁額派外者又且
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

出於民運也則非巡視無以爲其困窮其困窮非巡視何可得而
同也故該部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庫爲報
燒燬錢糧奉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題將供用庫錢糧俱
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今巡視科道一體並管 世宗皇帝
欽此遵行已久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爲 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復監局同單
則 成法不遵恐非 陛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
載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愾廢 先世之令曲遂
左右之私情志 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爲 聖政之累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望

等備員該科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煉曠之罪大矣故
不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 先廟
之典 俯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
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兼管巡視庶法
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以普 法
令不致小更而 國體攸全美臣等不勝頓感之至

舉欺弊以慎考選疏

鄭自璧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牧馬
千戶所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所遵奉施
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命命既下 臣等意以豈近
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
已經本科而 臣等昏眩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方自驚愕
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
得嘉靖三年該兵部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會
考題奉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
監題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望

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
條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膝之 請又重違乎
近人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不思 德
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準反以類 聖治而辜 陛下
也哉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風 旨是
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已昭
布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於後叮嚀至再雖遐陬絕漠
少知法守之人且不敢犯而况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
近侍者敢剛愎恣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六年
本監谷大用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

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
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專橫權至谷大用亦可謂極矣
剛則弊端貶抑借伴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用尚不
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閻洪乃千紀敗度於
理安之世矜將誰欺况其所考官員等訪求累日秉章
縮縮者非勢豪明託則賄賂陰行攝局理也者非宿昔惡
數則臨期鑽刺甚至一丁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以參手
其列擬議欠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註
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罔 朝廷而
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三

旨免考該衛亦未經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於程
度不無有乖而 典章幸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如
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含容而洪啓
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
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奉行移剎之司 黼履
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 雷霆之威翳日月之照近臣
如此安在攸宜即今假借不究誠恐柄馭潛移紀綱浸弛
黜陟大事尚濛濛而敢為進止小端將蔽虧而莫憚等之
而上亦曰殆哉參照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

茲作惡典最四蟻不思上損 微猷予奪擅專惟冀下伸

貪慾竊弄威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

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為首倡厥罪不惟彰哉如蒙乞

勅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是

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

員 俯從該部所議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

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

加誡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

有年老事故能輒貪墨不堪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黜

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四

蔽者知懲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
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無徵驗詞
涉譁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疏

毛玉

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察其失而不思所以戒之是猶蹈覆車之轍終亦不免於覆矣可不懼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專紊亂朝政一時惡黨如谷人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薰灼權移主上威脇人心繼而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銷銖項嗾之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處不下數萬兩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真鐻三變於宸濠錢寧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五

彬相繼變亂以致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下之不亂者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天祐國家篤生皇上起自藩封入繼大統祛宿弊而革故鼎新用老成而因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之禍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該南京守臣各奏風雨異常郊社陵寢宮闕及軍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患尤甚陛下惕然畏懼特勅臣工同加修省臣有以仰見陛下克謹天戒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臣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新政者殆將竭盡臣固有以知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

災其可消天意可回尚復何言但大馬之私有不容於終默者以正德年之覆轍目擊耳聞非若殷監于夏之世代也察之而復蹈之可乎近聞京師藉藉有言皆云谷大用魏彬張永暨張銳張忠等夤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滔天死有餘辜幸蒙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平復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是求以趨炎附熟之人豈甘後閑置散之久頭鑽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龍近侍內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置買莊田納進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則災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龍內臣而不知戒則涓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六

不室恐滔天之必至正德年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後間抵隙貢諂獻諛盡惑聖心潛移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倖之請托與夫奇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祀之類以漸而至有一於此皆足以為聖德累可不懼哉伏望皇上講求治理緝熙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開有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求於未然大奮乾剛痛懲前弊將谷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姦以釋衆人之議仍乞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國愛民無過於侈以開賄賂之門率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源可塞天意可回而太

平之基端在是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七

罷廠衛暗訪以安人心疏

舒化

臣等於本月初一日聞內閣傳示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著廠衛暗訪來奏欽此臣等捧讀再四知我皇上克謹天戒軫念民艱意甚盛也但廠衛暗訪一節百官不聞無不解體咸惴惴然莫知所指臣等備員左右敢復依違緘默不盡衷為陛下言之乎陛下登極以來內外臣工畏威銜德罔不爭相滌磨以期無負任使亦鮮有深姦隱匿為人之所不能知者即有之臣等自當廉其穢狀據實上聞請實於法決不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八

互相隱藏以負聖主亦豈盡俟廠衛暗訪而後露耶且祖宗設之廠衛所以捕盜賊防姦細非以黔察百官也蓋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實臺諫之責在廠衛不得並操其柄者夫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掣凡有一命之寄者咸得安心展布無復他慮也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是太阿倒持既非所宜萬一使人非正直事出冤誣由此以開羅織之門以神陷穿之術網及忠良殃貽善類明為正暗訪謂為邪明為是暗訪謂為非是非邪正撫拾奏聞陛下將信之乎不信之乎臣恐權有所歸則彙將由作不惟百官並受其殃臣意陛下之心亦必有

所不忍者後將追悔已無及矣我 皇上寬仁大度地厚
 天高先年一切訪拏俱荷 特恩 詔賜禁止中外臣民
 方切慶賀今忽有此 諭大小人心悚然驚怖雖 聖明
 在上厥衛諸人一時未敢大肆但 陛下既委之於厥衛
 厥衛必託之於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譬之平原狼虎
 雜踞即雖未及噬人而見者聞者罔不寒心落魄謂糜
 將在且夕矣人心憂危狼目眦睚此豈 盛世所宜有哉
 臣等不避 斧誅冒昧上 請伏乞我 皇上大賜 仁
 恩廣垂 德意念茲厥衛非耳目之司而暗訪非光明之
 事雖 成命已出不防停寢庶幾人心安政體一而太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九
 氣象無損矣臣等不勝祈禱之至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
 京親軍衛分使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
 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官二員會同清
 查欽此又該兵部等科都給事中汪文錫等亦為前事題
 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公持平悉心查革毋
 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會同監察御史
 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
 備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
 及陞官堂稿開送前來又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一
 等原無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澍李經通
 行逐一查對磨算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及將查
 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等處奏帶過
 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
 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事
 下該部尚書彭澤應始始至察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
 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祇奉 詔書裁革冒
 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後三千一百九
 十九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整竭將順之誠邪成憲
 澤之治所謂有若如此焉恐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

冒旗後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他冠帶
關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請的你部裏及該科恭奉重治欽
此欽遵茲實恭賴 皇上秉乾之健繼離之明斷自宸
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
冗食之徒釐革於 詔令之下實錄錄刺者無所庸其技
能姍姍脂膏者不敢樹其黨逆真 明詔所謂昭德塞違
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祇承 明命奉行唯謹中與大
業千載一時執此以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
之士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
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一

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其感之舉也 命下
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
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
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杜鼠城狐尚熾注之難盡蠅
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 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
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瓚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
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以至再三侮弄朝廷蔑棄
憲典左右倖臣陰為庇護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聰 陛
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着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執難
塞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綸紱

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踴躍以求
伸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
國之實公歟其怨私受其福公膏其私享其實將見本
部及該司官員祇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
亦不足矣欲望其聲竭忠誠展布四體修舉邦政整理戎
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為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
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
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以龍
飛文以虎變踐祚之 詔履聽屬心曾幾何時而繼爭紛
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二

浮薄之人任其棄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
臣等奉行 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
不考臣等祇奉 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
流賊功次不犯 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
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
夏獲奪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閣張忠以征河南山東
黃綠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寃設立
名色之功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報功
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宜等六十九人
而言之 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劉瓚陸宜等或

也既幸遇兩觀之誅當自愆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
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言而畧辯之夫 詔書內開
正德年間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
報功除原祖職後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為各處總兵太
監提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
鎮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
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例
則查革之 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前除况
先年事例豈能盡合 祖宗之舊章而嘉靖 詔條則為
我 朝之所未有今不遵 詔旨乃是昔而非今謬為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五

臣

接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誅其以馬琇李林等
比援為例尤為誕謾之甚臣等查得馬琇係弘治年間百
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
村本官隨哨斬獲首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
城本官與知州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
下擒斬數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
指揮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縷璉劉璉劉敏
胡寬既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查革
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斬強賊申
鑑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顆該紀功官覈實將官軍李林等

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
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
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
報功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
賞乞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
今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
者則又比以為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遠 詔例而追革之
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癢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
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抑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馬琇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五十六

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非亂人間聽以
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謾蒙 簡命悉心查革唯
知奉行 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
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奈何劉璉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
借力回天挾貨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 明
詔之不可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
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過群奸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
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璉
等拏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 陛
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貴劉璉等之罪維以裁革職級無

且而於前後 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
 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效在各邊
 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
 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
 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即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
 奏辯者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此該部覆題 臣等所奏
 奉 陛下近日之 明旨也且 臣等革過劉璣等六十九
 人職級無一人非 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
 人有所虧枉今劉璣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既犯
 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 陛下叅奏重治之
 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姦叅奏
 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
 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 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
 輕議其新政且璣等小人微如蟻蚋何足愛惜而 陛下
 以身庇之此蓋 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
 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
 政為之巧說陰謀以誤 陛下也如蒙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言
 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
 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凌長天下之事不可

再據俯從 臣等所言將劉璣等筆送法司遵照 詔旨從
 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 陛下可垂拱
 而成矣

皇月而月死以

卷下

臣

等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一

爵賞類

杜傳乞以光 聖政疏

夏言

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
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
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金戴後准
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
該科伏覩 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處竊以武職非軍功
不陞乃 國家之著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
事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德乃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十一

一

天

授之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
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
臣物故輒將弟姪厮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際乞 恩傳
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五人漸而
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
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其太監
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從而莫敢執奏武選
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之官充斥官
署至不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至之絕幸賴 皇上
聖統御極首下 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

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

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初意也當特臣言猥以非才

實奉 新詔前頃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

不慰悅名器自此稍重國用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二年 詔

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 聖旨不聞

允納至于傳乞一事尤為盡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

之死既啟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

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及藩邸

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可也乃若戴義歷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十一

二

天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
榮寵亦已極矣迺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鑑廩
給齋糧帑分麻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厚矣今因梁公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典實為過濫此
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
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車弊之大盡係于
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追 先朝之故轍而非
所以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成法而非所
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 元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
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

傳乞是則前日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也先後矛盾首尾斷決 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此臣等考之古與武職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類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類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類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以陣亡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員每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有得冒軍功之極賞耶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于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處不言疲弊田野無人

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澄汰

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會此不圖寢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網既素自目嘉應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 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 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 後日之所慮正此則臣等區區死願獻之忠也 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成憲禁德以惜名器疏 屠僑

近該錦衣衛右千戶所指揮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與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實侍 藩宮之勞乞要
 比照輔聖夫人家範百戶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
 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弟小
 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
 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
 沮又該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于帶俸數內乞要見任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則必任之以
 事邢福海等不思乞陞已非其據且嫌於帶俸而欲乞見
 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
 非有軍功不許輕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
 可易者也今邢福海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
 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
 重竟 批答曰已有旨了是何甘負紊壞至此哉且武職
 之授必有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宗有勳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也今邢福海等以其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其姊氏嬪御自
 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異又其所以擬輔聖莊奉等名號

不同則各人在 官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 恩非今

日可授之例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乎千
 百戶皆不宜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為明白
 治亂之機大有關係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
 皆以為由於莊奉肅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於陳乞
 顧錦亦得併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
 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
 禍可鑒也若果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既有 寵命之
 褒矣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資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
 以待有軍功者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官職乃正德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間權奸用事弊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
 首 詔裁革天下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
 意查革方定 聖恩未應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官闈親屬傳授將冊等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
 為百戶該部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
 因女侍之故至以旗校之後而輒隆以錦衣五品之階不
 獨止其一身之榮而定以子孫世官之典在 祖宗不肯
 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
 功者更將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武宗之朝
 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之濫而不可收拾今日

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以
而其流之弊又有不可勝揀者于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
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奏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
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福海等止以原後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
改過不吝上有以昭一德於乾斷之剛而聽言能行下有
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兩朝疏

卷七

七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奉劉斐附按察
司念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事例改陞
節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斐編修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
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
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
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
內一款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
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
皇明兩朝疏 卷二 八 福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
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
希求進用實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參送
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
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
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
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慶爵重
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割
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
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矣文臣

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之隄防
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
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罪反浮于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天子
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修職圖報奚內外
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
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者俱資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
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
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
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九

五

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檢邪小
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
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璉等以誣搆大臣既見
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
不外補書璉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等
璉甘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好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
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弟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
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下大奮
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恥之
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

問罪黜逐為民其書及璉等挾私弄情亦乞明下 廷議
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
朝資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
清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十

欽惟名器以懲奸頑

鄭自璧

近該兵部將查勘過節衣衾旗校季全等軍職來歷奏

請懲治節奉 欽依關安等五名由營建定礮廠陞的准

與原陞職級內崔玉着見任管事其餘季全各與做署百

戶職事不許當緣營事重複奏擾此外亦不許比例陳乞有

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錯愕以為此輩

當時進身情弊 詔旨開載已極明盡科道等官應勘駁

查殊無訛舛臣等先次執奏亦敢自謂剴切豈期水石之

接猶有今命 聖慮所在愚莫能窺良無用於詭譎者但

此一舉 國體人心兩無一得此臣等之言又不能但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一

也且季全等俱為市井庸流關葦下品捕盜緝奸挾苞苴

而徵績衝鋒破陣詭名姓而奏功百計朦朧實緣青紫

墜下在藩邸之時亦嘗痛 先朝之積弊矣亦嘗憤此輩

之干紀矣 登極之初且原其必懲之罪止蒙削籍而此

輩亦皆俛首縮頸不敢肆辯者以 陛下去之者有辭而

厭服其心也夫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奸回得志公道不

伸 詔令視如有無法度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其將謂何

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德報

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

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然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

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
愚無受失言之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
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十一

遞頒頒亦未必至濫濫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
今職掌過事姑容左右曲為求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
而復推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賜追回 成命將
季全圖安等仍前並職通行擊送法司照依 詔旨問擬
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
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矣臣於全等本無德
怨譏刺既衆讐怨必多特以待罪言勢難中寢惟 陛下
諒其心赦其罪而采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望之至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解一貫

先該吏部題王价係朝 覲考察開住人數 祖宗朝
百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黜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職王价
假以建言 大禮非使遂其僥倖豈惟無以為不職之懲
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
等因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
錄事錢子勳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開住人員建言大禮事
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均乞照王价
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勳准他復職欽此夫以吏
禮二部所擬既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臣
等深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 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願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 禮者皆何如
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于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
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
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
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
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
官則與京官錢子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八皆君子而
非小人哉臣等查得王价錢子勳俱係朝 覲考察黜退

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真穿窬小輩也嚙去
 果核自知稿木冷灰不復生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
 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其有心於議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陛一級勲復原職各致仕固已墮其術中
 今又將价晉京職勲復原職各見任是復落其套內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
 者為定例以風勵庶官今若復用价與勲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抑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
 邇何以示後諛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
 假陰售今如价與勲則明白陳乞不至於必得不已矣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十五

猶以獲一官為倖今如价與勲則恣意豁整不滿其所欲
 不已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勲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典禮汙壞其言亦不可信耶小臣
 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臣謀國大臣也亦曰价輩不
 可復晉京職復之則奸人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
 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而復原其諛心不復究其欺罔
 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
 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
 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汙壞矣垂延富貴者朝
 以議禮駕言染指功名者兼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

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所言無以懲奸而杜倖賞以倣利
 而遂私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議將王价錢子勲仍令
 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擊送法司嚴
 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
 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

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本官司禮監
大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
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
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
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人無瀆志爵祿慎
斯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
授此其良法至意同符堯舜者也而乞陞官職盡行裁革
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
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端有繫于此者夫何慶
等狡狴由性貪冒成風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奏乞
彼豈不知 祖宗世守之法昭如 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有非前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
臣待罪該科義激于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等官至
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又且銜屬錦衣地方不為
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
矜宥不失故物為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
故違 聖恩之不容倖得使之矢心圖報思感激于無窮
者也顧乃覬覦非分遽躡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

此不禁則豈服如之何而不侵越者分如之何而不陵替

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也哉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
指揮使九級從軍當擒斬北虜九名顯正千戶六級當擒
斬六名顯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顯總旗二級當擒
斬二名顯若等寄身戈矛命爭一擲甘心矢石功求半資
猶復官司勘驗案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五載軍功之難
得如此恩等何人可以希圖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
品月該支俸三十五石正千戶五品月該一石五斗勇士
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
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糧米不
敷多有折色而銀絹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
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運事累 朝積有
勞動生前蟒玉之榮金帛之賜茲者瑩域之建 諭祭之
加 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殊典已足酬功
又何至上干國家億萬世之紀綱下朕 國家億萬人之
膏血以求為彼之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昨
自鮑忠初故之後京城內外表言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
九十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根因
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則贊蓄不下幾
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此則其席帖之惡素行可

知矣雖自今落恩等之職擢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
 優恤之恩與正令 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倘有
 可錄必賜追崇是則惟辟作福之大義而可湏慶等紛紛
 奏請耶且官其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繁成劉鐸等五十
 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何乃混以名
 籍一聚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朝廷之器以濟已私引類
 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平青
 紫廝隸混淆于冠裳臣謂 清朝之名器而慶等敢輕褻
 如此耶又且徑列職銜自定名數意氣專恣事若已出臣
 皇明兩朝野抄 卷上 十一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胡維作梗
 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其用遣戍者歲增而
 糧餉不副其需孜孜膺衷固普塵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
 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
 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當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
 念多事之際重惜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
 裁革鮑璇等勇士速 賜停罷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
 故若果著有勤勞該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 恩威出
 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冒敘功勳僥求官職則員
 無冗授足以服西北捍禦之心俸不虛糜足以紓東南漕

輓之力而內治既修外患斯弭

重賞以激端流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人等援

內官監蓋造宮殿事例乞 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以百

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之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

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象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

者十四工拙因辯論分布恩賤不分率污奏劄計得六

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

之所以奔走辟動者莫先于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

榮重者莫越于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

與有長人之責必勤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

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賞緣則如聯戚戚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

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侍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徼恩死事邊

戎未嘗寸級頃者撫臣之代表可憫也科名制額鑿校迤

邐自首青衿動嗟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關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覩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人役張順耗

廩徒手櫻官者難易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

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 內官監以

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錦衣其諸匠作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一 福

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器破列舊履

之失科部恭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啟 聖衷行採故

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

故若惟有番銀李甲匠王箭兒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

事出 特恩蓋不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

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後盡工咸通宦籍其為噴

綠之計固不疎矣所惜禮義清地可列工師 近侍衙門

淪為匠甸將米飯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咸矜矜然

有垂奕班列之想矣謂不起于凡舉乎又况此輩虛名徒

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濫巧以為智詐課事工則玩

愒日時以為勞勩避差役則假威 內府以復身家尚奔

競則轉相效尤以階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心覩之容

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 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

年足可懲鑒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

以故察政體則先時從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

而 新政始重量度廩則先時蓄匱而 新政稍充計

裁則先時殫虛而 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修墜異趣賦

入無增豐歎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 朝廷之聽有偏與

不偏冗贅之負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

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蕘天下後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一 福

之議故敢昧死上壓伏乞 約飾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
試而庸信度之工亟 賜收回 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
舊供職着後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入於文思院
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
為恣情干紀之舉恢張偉門賤踐公器守法之人似不如
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
虧物議不作而後冀或可彌矣

皇明尚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三

惜名器以絕厲階疏

金獻民

武選清吏司察呈先該錦衣衛革職千百戶等官季全等
奏辨復職該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之前件具題
嘉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閻安等名由營建定祿
詹陞的都准與原陞職級內崔玉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
等各與做署百戶職事不許賣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不
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叅糾治罪欽此欽遵奉呈到部臣
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不私人以官昔
在 先朝權姦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
統首詔裁革仕路為之一清京儲為之頓省誠中興第一

皇明尚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四

美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姦頑紛紛奏辯節奉 明
旨不曰好生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擊送法司究問不曰且
饒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諄復播海內經今
數年忽為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示信於天下
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錦衣近 侍尤不
輕以畀人今以權門厮役市井豪猾非有汗馬之勞驟受
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
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
曰不許賣緣管事而奔競者已成風矣雖曰不許比例陳

乞而奏援者已踵至矣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
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懲其源念 詔令不可以輕
變名器不可以輕授將季全等照舊量能以息人言以消
天變實 祖宗無窮之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五

慎爵賞以正 國體疏

汪淵

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內外文武勳戚
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
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賞時在 朝各序功次封侯
者一人封伯二人膺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
千戶者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
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
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 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
酌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
壞 國體臣未之信也 陛下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

五

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
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歟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
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况 先帝之
遺詔明頒 昭帝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
和等何與于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贊襄至於駙馬等官
崔元等之捧 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
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
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
在 朝及親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荷
寵榮或陞祿位或降錫于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

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勛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膺矢石開闢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日陛下之有天下與太宗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陛下應得而得之在陛下不為恭於諸臣不為功胡為輒生異議濫序勞動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故舊古人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陛下勅旨一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七

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恩擬議不下廷臣撰勅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碩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况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獨不以先帝為鑒乎正德年間奸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廁崇階冗食者員布滿朝著紀綱紊亂國祚幾危幸

而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朝政始清今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愚竊謂此非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貪饕餮小急於富貴盡感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願得矣於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己之私誤陛下天下之大此輩置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臣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膏綠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七

細故敢不吝生昧死為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聖明念大業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成命俯恤人言庶幾恩不濫施政無非謬而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慎將賞嚴 主威以正國體疏 張九叙

曰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部兵部臣等皆以紀元之
初肇修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下之瞻
聽以振紀綱之弛然是以異禮貌而 特錫既乃尚書喬
宇等覆 奏之後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
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等見之伏竊懼異夫后無嗣
建父子以繼大宗禮之經也 以是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
之製明示以光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深
遠矣况 陛下以 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
宗皇帝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九
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
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立
寡遵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誥券俾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之所敢當也漢盧植語靈武曰同
宗後披圖紫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
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閭閻之封以及
於敗廷和等之所知也曹宏拔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
政遇亦奇矣若廢一子銀衣衛指揮使世襲亦非宏之
所敢當也 陛下舉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

任廷和等盡略之責聽信不專徒異厚利有識者懼矣

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
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
絲各二十表裏耐過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
勝其愧而已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
若前代徒為名號崔元太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
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死事之人
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昵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
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溢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九
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
其職守固已跋躒不安太子太傅蔣子一人為錦衣衛世
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叙援立之功率因叔
季之世主威削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
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欽戴柰何自
受擁立之名執官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
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官人司之逸於東京委用漸大於是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末巷之職聞牖房闥
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亦建桓之策漢之紀
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

之謂遂不可言今陛下聖德龍興非若漢唐之主果立於內寺之謀也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後輒欲廢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念事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恭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資襄大計願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應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常武宗之世事多同禮瞻所擅幸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願乃以贊襄大計歸之臣等恐一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累經論列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緊因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應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設又甚焉黃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石應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念事臣等抑不知其以何功也恭惟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董英戴永張忠刀永馬俊賈友陳宜閔洪趙山黃錦李清王許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仲趙林陳林張丙劉臣劉銳丁玉劉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四石應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念事次者則正副千百戶夫佐等

各先任 潘府承奉等官其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駕來京既已陞各監及監諸職并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甚誠非古聖明王立法自近之意我祖宗慶重肅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米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重齊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陛下奈何欲事出漢文之下乎况我祖宗之初治之令其嚴各監局內無敢招置家人樹立田莊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鄙弟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布附強權者率腐身惠子以自衛進敗國蠹政之事至正德以來極矣陛下方弄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為暗其覆轍私昵寺監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譏再見于萬夫之口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方陛下即位之後即勅下禮部頒賞勲戚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休當時在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廷齡慶陽伯各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二

廢其舍人蓋前日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
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下
受無功之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
奈何欲以利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
雖得例受封爵皆以大宗嫡統之親以叙次進 陛下既
專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
命尊 祖母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 與國太后已踰
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
徒取私厚外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三五

廢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且多也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
悠久保全之道不貶私親之禮也臣等竊又聞之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
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
出已意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勅 大頒爵賞既
不先下該部覆議可否視章代言內閣又不預聞願乃與
一二近習決策於中大違經義甚非 祖宗之法意者一
二近習欲擅替義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弄威
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播弄外氏徧發列卿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三五

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成命以決蒙蔽之
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已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
義遏絕奸諛杜群小徼切固寵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
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 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
後悔也

慎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賊盡絕以

啟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許辭着照舊用心鎮守還磨弟

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丁二朱振階實授都督僉事蔡天

佑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辦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

測 淵秉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陰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

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誑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

惡吾輩之駕歎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忠之飾詐能來

溫厚之旨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

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固大同一鎮之

愚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 敢恭詳為 陛下言之夫

自大同告變赤子咸讐棄節 賊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

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主 即辱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

骨肉啖蓬闔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算桂勇奮激忠義倡率于先朱振思

報感恩收功千後其先後曠 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 原

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 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

令辭糾舉然又諫身勢之必心體 朝廷之

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

之幸也忠豈不知哉今據忠奏內其言不習水土者病益

篤未審此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多取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

惡不知其起首惡出忠方累至授首其起助惡遣忠部

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

履謂忠無要挾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

不探其心而誤中其計 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

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源振幸前辜

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然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也

皇明兩朝野抄 卷二

不然何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為

不可者也如蒙乞 賜追復 成命武忠不必 賜賚朱

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

關俟將來建勳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

之名罔上售私軼犯洵洵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檄守臣知勵矣

斬濫恩以重名器

鄭何璧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 欽依是回達犯邊各官奉命
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
張忠應第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樵各一子百戶俱
錦衣衛世襲各官奉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
欽此兵部題奉 欽依各官奉帶隨人員各准陞一級
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來看欽此臣惟有功
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
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後回虜掃
國而來也各官奉 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一

戰軀而去 陛下加其勞動恩隆有差報功之典良亦
不薄其若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畧無等級得毋
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樵俱照 欽依類數
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
百有二十三員名矣 陛下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况其間贊畫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
簡行後豈無安危繫而錄之布滿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後
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曰如其者如其者名雖奉帶所事者
特晨昏類櫛之功耳俱已錄用視臣輩觸風寒負戈嘗以
臨不測者勞減十倍吾儕輩實何有薄不均如此彼處邊

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其者如其者名雖奉帶環營而

列無虞也俱已錄用吾輩突鋒鉅難以忘軀命雖僅
獲功顧奪占之勢迫脅所臨查勘之檄往返經歲陞賞恩
澤必如捕風一字聲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
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
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
濫及與臺名器賤同瓦礫官恩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
未得者又皆以賄功為恨此風著聞人懷懦志脫或外難
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此事係該科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十一

敢不為 陛下言也乞 勅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查照
先年尚書彭澤事例將奉帶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
量加甄錄其餘遞加賞賚以杜將來錫予之繁余各官遜
讓之美庶幾名器重而人情樂趨遠士奮而後忠可圖矣

慎名器以愜公論疏

許復禮

頃者該兵科具題為 欽奉事據通政使司送據蕭敬等
 各書受賂前來本部欲便遵照節奉 勅旨將蕭敬等賍
 授指揮千百戶俱照後開註死錦衣衛各司帶俸等因
 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敬等若堂
 上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實事內府衙門該祿米的着
 戶部查照 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覆題前事內開蕭敬
 張潤等不係軍功世襲不由考選俱令停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孽等之罪愆等因題奉 聖旨已有旨
 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二九

罄矣詞以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
 南京六科十二道等官又皆交章奏 請亦未蒙准信臣
 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違章救諫者以俟 聖心
 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且使要於
 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日之久大臣累疏辭免而尚未得處
 戚曉近習宴然冒受而醞釀益深夫爵賞本為勸功也教
 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
 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况錦衣係近 侍衙門所關者
 重若不待選擇而驟以賤叙私及其人則將米戚曉近習
 比例竟緣充斥衛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昭正德年

間之職矣况世襲必由軍功見任必待考選此 祖宗之
 戒法 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
 守而服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之罪
 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
 披瀝肝膽盡言於 上以不免於斧鉞之誅為是耶且此
 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
 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
 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
 治若違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一

試於 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遍閱而
 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密勿大臣功在 社稷誠有如
 聖諭諄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 准辭伯爵况近習之賍
 叙頑敢居然冒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
 民咸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苟得之情故連擊 內
 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紛紛物議
 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賡過制在諸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與之失本以廣 仁恩願以虧 聖治臣等
 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曉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
 侯則難開事例從 龍趨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自足

勤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何以示法天下耶
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銀而貯絲各有歲額之數蘇
款云與其平時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財以待之絕之供
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定
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入君之大節皆存量之以行
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意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
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與國休戚天下安則人臣榮天下
危則人臣辱若惟貪圖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
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耶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觀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覲天下諸藩亦必拭目
而具瞻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望 陛下思之
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為不知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慶戚畹近習之怨恟耶臣等言論及此
拊心自訟深慚精誠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于開陳愧
古人遇巷之誠曠瑣諫垣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 聖德收回累次之命姑惜封蔭之
恩於有功者則加議處務使實賞其功而不處非其義於
無功者斷之以義使賞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
祖宗之成法保守而不墜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輕可
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觀覲之念可以弭四方之變可以

節靡費之供成 中興之業者此其一 大節目也可不慎
哉可不慎哉

漸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大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大監黃英病故蒙
 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 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勳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衣衛
 指揮僉事着在兩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正千戶黃鉉副
 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
 又該酒麪局副使米用題稱司設監大監賈友病故乞將
 姪男陞授節奉 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甫
 刻崇朝疊此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
 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世出之 主何獨
 皇明西朝疏抄 卷二 四十一

於爵賞一事重違律請臣等廢疏之而 陛下屢咈之畧
 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
 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
 之人錐破常格然且上虞 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
 止或 恩濫而中裁悼心固慄慄也逮及 武廟之世法
 弛於時窮弊滋於奸要紛紜雜沓糾封黑敕之章歲無虛
 日嗣我 皇上緒緒懲愆鑒矣一浣而新之見諸 明詔
 以為戡亂宿功汗馬實績斷自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
 戚畹世勲者物仍舊否者黜蓋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
 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待

御之臣縉身家而速功利 朝為一辭焉移 陛下莫為
 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揚總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
 若潘傑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
 未厚也然而德賞浸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
 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
 不易一遇可借名色當局者互為掣肘轉相騰意輒爾強
 恬如成憲然少長不倫僻而官之親疎不分繁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黃英
 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實錄修瑩 旌功
 賜額賚幽之 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瘳能無深乎

皇明西朝疏抄 卷二

四

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
 得近年司禮監大監張淮秦文炳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
 乞見任者各一人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
 故陳乞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
 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
 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
 獲列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下豈下以福
 威在上祈禱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仰豈知 朝廷之
 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濫則輕重則授之而下足禁輕
 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正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36 反反內

廢常祿異資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而影占軍役奚
官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閭疎畏冕冠多矣但其徒擁虛銜
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藝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
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首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况
今各處秋旱春霖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 綵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
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丹悃疑列皂
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
嘿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寒厥竇而
折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五

重官賞以全 國體疏 安馨
臣聞賞以待有功而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
所謂賤類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賤類而官則
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之請而
官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 陛下固以
與之臣竊以謂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子求即明帝不
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
之奴孰貴即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
八總旗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六

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
聖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秉其有未憚則將黃富照依張准等事例任之南鎮撫
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若
聖衷仍有未憚則將黃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陞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照舊帶
俸着役曾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
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 清時美
政可以概中外而刑無窮其餘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補
也

賤不可一也徇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
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敬等以蕭敬等
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職匪惟敬等羞與
之列而內臣之稍知減否別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
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為口實不可五也且
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
廝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
况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即今朝鮮使臣常處館
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尚木金紫躋三品地
中國之人可知矣外夷輕視 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

右近臣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有謗於天下不可
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
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 前命停止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兩朝疏

卷十一

四十七

慎重爵賞疏

張原

昨見吏部奉 勅皇親太師善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
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勅都督同知陳萬
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承欽此又該司禮監太
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
寶司承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令入蔣泰蔣清蔣景俱與
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
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
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
收檢人心砥礪世道 陛下續 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
皇明兩朝疏 卷十一 四十八

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
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 祖宗天下法制也鶴齡等無
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
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
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 官階者一人授六品
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二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
寵賚頻侈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親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
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果何謂耶若以為
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 詔單恩已

至今茲之子又似無名繼使鶴齡等有績勞於國則論
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勅今年又降一
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
濟以借至於如此然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
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舉濫被輕授無度賢傳陛
之屬階何以嚴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
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
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勅率易行
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况 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
以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九

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大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
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
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馬假借乎外戚其外變知義理
識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馬憑藉於公家
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慶富貴之人書之簡冊
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及於漢
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
評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橫生
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

曉而數數累輩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於斯
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也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
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
事以禮制情遵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感屬驕借禮制
之防 俯納臣言將前項 恩澤暫為停止俟他日再
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
德感曉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陛下之
所親自願備員言路封駁乃其血守規茲事理之或外實
有不能忍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
死 聞不勝頓首待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十一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泐

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之足以勸軀則至於濫不勸而
濫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何也夫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
與器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奉 勅太傅
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加兼太子太傅或加太子
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 廷之臣相顧驚愕謂此 殊恩
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
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賞惟于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
一旦益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加散
官率皆奉若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繼勇戎狄不式

皇明四朝野抄

卷二

五十一

福

王命逞其兇惡來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
草竊奸宄窺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來虐劉我生民於
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欺王畧國為不軌以
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
有靖邊之功與有過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
聞也而猥加以官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職者之憂也萬一
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又將何以賞
之不可賞而賞是棄夫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
何也爵賞出於天非人之所得私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
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

職可乎九齡對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是以卒不之
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品位極矣後更
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亦未嘗鄙賞夫守珪有破
契丹之功彬有平南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
此其慎今光祚等席寵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於厚祿豈爵履錄之刺方
且藉藉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六臣
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之勞之答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
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况中間又有并其迎守且不與
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
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輕襲繁榮祖之不與使相及九
齡之諫止唐宗愛憎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
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
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

皇明四朝野抄

卷二

五十二

恭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疏 管大勳

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皇上除授前職感激情深洵埃報切日夕兢兢兩越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詳等題一本比

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

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黃浦特准錦原

奏新恩并照鮑瓚例着復職管事兵部知道着查照鮑恩

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反覆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

是臣又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

可濫也 卹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

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

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于未然忠臣為

國必防其漸况身居言責而自擊弊端之已著者尚可隱

忍規避於 君父之前哉謹按軍械錦衣衛僉書後府都

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事情臣請為 陛下 一陳其不

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

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待衛 殿廷出

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舊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三

重凡遇員缺必由該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

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其任慎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故太

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陞其弟姪

義男為督都錦衣指揮等官黃時坤黃時泰黃鎰黃安蟬

聯金紫其餘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陞授黃詔為

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僉事

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

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乘

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例朦朧將錦名奏

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

而復圖見任管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據為例焉况

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

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夤緣急為請乞貪冒無恥之輩

遂戎冠結綬干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玉于

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並三公豈不盜名器而紊紀綱者

先帝而忽 前首黃浦之罪不容道矣再攷 祖宗陵寢

設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而守御器此其制不可一毫

僭竊者也黃錦雖効勞其分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四

後陛下命工部築地蓋御建碑亭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看守同朝
 伍貴會聚一門氣勢張大誰敢為黃氏竊塊土折寸木耶
 也駕言守墳竟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塋家
 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也豈有黨 天朝侍
 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骨哉上擬 陵寢下肖
 恩澤加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
 日匱令戶部計籌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
 共約欠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
 設官員及餘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添耗竊彼黃
 斌等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數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兀役也而益其冗焉國將
 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年其盡耗
 又何可計耶竊 朝廷之廩祿養詐冒之斯流收無名之
 豺狼靡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願要將鮑恩等陞級鮑
 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休乾論劾蒙 先帝溫旨嘉
 納深燭冒濫裁革太平令 皇上秉攬朝綱肅清 朝政
 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

耳何為而生前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者皆得被 封
 拜蒙錄而能使 國家之報愆且重若此哉中官尚然
 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鏑而功名鍾鼎者抑
 將何以報之伏望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貪冒之不
 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浦遵
 先帝明旨仍令革職將黃保等查議 舊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統體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
 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以恣無厭之求庶平冒濫之弊
 抑而請乞之風杜矣臣又聞 先朝宦官若懷恩戴義
 率能薦賢為 國秉功效忠贊助 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
 皇上中興固幸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
 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化可成而無疆之
 祚可行也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
 為陳乞與外廷協贊 聖治則 官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該科等干名器貴所當言他
 非違恤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辭封爵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提督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者你部裏即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討賊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朔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切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五十七

存陔清顯謬膺軍旅之寄德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執力與之犄角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 陛下龍飛閔臣覆盆之冤而照之以日月懇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鳥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 歷常資受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以堪此乎今又加以爵封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

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司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父應機而發不間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 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聖神以中興天下之業故厥其謀而奪之魄固 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也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五十八

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璠等是則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二也變之初起勢熾灼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臣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瓊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南春李美李楫及楊林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故間或推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替畫謀議或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損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

亦也今賞其功者固已有之終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容千二佐等或詐為兵擐以挽其進止壞其事機或詐書友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陰黨奇謀心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功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後有舉人冀元亨者臣勸說寧濠及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九

為賊報冤齋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真具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措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一人之所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大馬之微勞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齋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燕之親病顛危命在朝夕又

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人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故以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殘喘於林下所以濫施於臣者普加於眾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之志如此則効忠赴義之臣死且不朽矣不勝感恩懇切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軫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悸懷魂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護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優恩獨加於臣余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一

五

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忿未自吝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情有所激於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

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

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 成命可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二

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天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啾啾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道於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

其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毆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難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糜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雇以此際之其責於人無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劒刀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

皇明兩朝錄抄

卷十一

六二

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茲懲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

皇明兩朝錄抄

卷十一

六四

夫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管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為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群情眾疾惟自搜羅以為罪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而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魑魅潛消而覆盆之下尚有未能自露者也

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憚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其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之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五

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

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屬實臣在襄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祈禱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六

題為慎名器裁幸恩以隆 聖治疏 周弘祖

嘗聞 帝王之馭世也莫不以名器為先故人君以名器為重則天下從而重之而得之者以為異人君以名器為輕則天下從而輕之而得之者以為常為其以為異也則恩雖至微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榮而可勸為其以為常也則恩雖至厚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褻而不榮惟古之聖帝明王深知乎此故惜之慎之持此以磨世礪鈍為使使臣工奔走豪傑之具故寧割數城之地而重違用隱之請寧與十萬之富而靳壹使相之封者此也然名器之重尤莫先於官職官職者實封也官職之重尤莫先於武職武職者世貴也武職之重尤莫先於錦衣錦衣者近侍也又事權之所任也即官職且不可輕授况武職之世貴乎即武職且不可輕授况錦衣之要秩乎臣近觀邸報見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鎮撫等官多至貳拾餘員不勝驚駭考之 國初之 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非特功不除已故兵部尚書于謙功在 社稷僅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又各邊將率披堅執銳身敵衝鋒捐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露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腰金絳玉足以酬其勞且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一

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六十八

馬今以勲在 社稷之臣不能得之於其子捐軀奔命之士不能得之於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於其若弟若姪則 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乎伏乞 皇上收回 成命或量 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 清朝無私之政矣再惟聞登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闕豎不聞於唐虞有禹湯之君則闕豎不聞於商夏石顛弘恭聞於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於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聞於宋而宋削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 祖訓不過灑掃供養并飯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 上震怒責之即日遣還鄉里乃 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况闕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左出入起居聲音笑貌目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是固結君心而佞孽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為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臣又伏聞我 孝宗敬皇帝凡召大

臣議事必左右回顧各內臣退去數拾夫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此其神謀遠慮迥出漢唐諸君之上而萬世聖子神孫所當朝夕誦誅效法者也我皇上新政之初尤宜加意於此燕居無事則三復太祖之諭有事召對則取法孝宗之行凡一應內臣俱遵祖訓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與之進退人材勿遂其非禮之請勿悅其諂譽之言陳乞勿假以溫旨侍立勿假以溫顏國之大政悉謀於輔弼諸臣而獨斷之如此則我皇上英明神武同乎於太祖孝宗而諸內臣亦得享安靜和平之福於有永矣再照得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

謹題詩

家之任大臣非為其藉榮寵而侈頭耀也正賴其每事奉公執奏以匡輔其不逮耳嘗聞先朝設官太監張欽養子為錦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奏至於再三今照兵部尚書趙炳然躬逢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奏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伏乞我皇上重加戒諭仍申飭院部大臣以後凡事關國體紀綱者務要據法執奏以成我皇上光明正大之業則明良喜起之歌再見於今日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為此具本差舍人楊應龍齎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一

獻忠以永圖善後機宜疏

張函

頃刺賊曾一本就擒捷聞該臣題為乞勅慎議閩廣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聖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都御史熊桴塗澤氏而下首功參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陞官廕予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朝廷報功誠已不薄目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目下成功尤難于為將來已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已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蓋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羣兇未靖于時即假聲稱以誑朝廷不曰安插則曰招撫致一酋首方擒一渠魁輒立侵淫十餘年來竊據我良田殺戮我良民海埔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誑民心上徼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報大捷以欺先帝徒以進秩錄磨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百姓無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祇以相傳誇死之吳平為目前深孽而不思存留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

四〇三

一本更所當虞是一本總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
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存餘黨即總督
肅所言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
濟之賊以多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楊標又舉其尤則
一曰賊之老即臣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卓鍾諸姓
一曰賊之說尤多廣西古田一縣久沒賊巢守臣以
一曰賊之常談以安靜為省事今竟尚果敢誰何至屢報一
本二百號船集亦難謂沉溺擒獲俱盡是未除賊黨視昔
更有明徵南京兩浙之銀既已經發原運之供又已特給
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在兵力視昔幸有可賴以此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主

兵足餉之時當此乘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總諸臣
正宜協力同心淬勵整頓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絕黨
類係干一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
仍責之巡按稽查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顯其招撫
安插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賦役務盡
使安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一審處如練土
著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竊據權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
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疴
方脫必大補藥衛庶保生全恨今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
苦蹈覆轍觀其甫 獻捷音總督劄書節倡為水土不服

之說巡撫熊輝即上一病勢危篤之跡而總兵郭成額
回籍養病一節敢即亦效為歸詞游言以引索高價此其
心皆何心不過以為一本既擒吾書已塞縱後日禍亂復
生于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靡監雖殞軀捐
生亦宜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即如一本就擒一事
彼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地者惟其為觀望延捱而
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干詔手故臣昨
專 請干詔當有特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明天道諸
臣于此即可深思而顧尚忍為欺詐執迷不知何謂伏乞
勅下兵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諸賊始末經畧一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主

條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即乞請 勅下彼中當事諸
臣如期從事再乞 勅下吏部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
奏俱與罷停直待事定功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
規避徒啓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 國運易危為安民
生轉禍為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不任懇懇懇懇之至

國是類

去疑一專委任以杜神竅疏

張逵

竊惟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者秉直而不政失司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之府也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腹心待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用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寄言官矣而空言徒盈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一

章奏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公議尚有鬱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日夜汲汲思有獻於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旬惶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今降除州判官史道劾奏太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在部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哉夫史道輩指劾廷和蓋諫官言事本許風聞若可諉也至議侵內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不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尚存體貌若有見也至於指言官之口則因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 宮闈不

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

臺閣而亂者有幾在 宮闈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一數之則貴戚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不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奏論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二之未定而來讒言之口間隙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二

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輩所論事是也噫此說一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礙者必曰言官所論未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輩所論楊廷和事是也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有以此言進于 陛下之側者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觀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堯佐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愧謝不已一

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籠錦者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

夫以彥博夫人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

終不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

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

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

聞也臣竊見 陛下慈勤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欵備

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

言官章奏罕獲承甲夜之視故也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

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

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屏謀大政

則晷漏率忘令猷鴻軌載在方策燦然可述所以開業之

艱難致治之光美良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

合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

且政關慎重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與議者

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又未免失身之虞因

循則浸成誤 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忱恂不孚 陛下

雖屢降 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扞

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於友朋

或中款於簡素建及相見尚 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咲

嗷嗷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

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 不得登奉 面顏真見心素

而欲其慨然不疑直以身任 陛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

方今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 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

嘗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 設或積日累月巧蔓蠹滋

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已私 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

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

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大臣 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

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 不交內外無插為害又孰

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 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

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

有大政大疑必面 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惻

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 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

臣得其任矣至于天下章奏自 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

左右所請之私大臣辭避之 疏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

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 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

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 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

關於權倖無關於大臣者各有 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

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 拾者則不免由曲徑以

以昭 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已之事有 左右祈請之私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款數一一附合仍 每日常格批以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 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 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 者自絕請托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劾也 必非其常而後有所謂補拾也執此二端則其餘 聖 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自不必勞 宸嚴矣行之而 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以避 陛下之明覽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五

五

撫膺始之以竊嘆繼之以長太息繼之以哽咽流涕也哉所賴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激之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乘便伺釁翫文鬪之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六

六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貴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御者眾則上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斲治亂安危之機轉自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亂成法者各以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七

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訐萬非善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而可也顧乃一切優容采用不加謹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照奇忠防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八

太奮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壘蔽之漸以成大順之道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固聞宵旰之計徒勤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眾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虞術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 新政之後其神奸巨惡誤國欺 君以獲罪于天地 祖宗者自律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符奏附勢俱以蒙 溫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該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公議聽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科道之會本章章一一簡在 聖心非敢干預反覆妄詐巧佞百端幸矣哉我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

黨符同奏啓變亂 成法諸大罪安能道鉞斧之誅乎夫
罪至誅戮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
為內閣之長其同官擢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外
廷不得盡知也是雖陛下聖明亦且被惑惑不能事事
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
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 威武大將軍勅書彩帳
等事 龍濟潘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復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哉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有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
也納賄與否臣餘不能逆推但在御史則范來奎在都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九

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給事中魯綸等或連章或單
本至稱保其必求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
哉且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內閣者
擬之地也而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共
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不詰責刑部覆題
何不執奏該科出納何不參駁 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
中發之如近日夷情手本進候之類也大家好作饒人以
免連累忽思奸及已私遂畫設之以外道道誠不足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之聰明無乃塞蔽奸權朋黨
之徒無乃猖狂大肆不復矧 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

女則皇自敬德故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
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
引咎况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漫重參以啓拿問之
端彭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
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雄雌 二十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 儲陸完上瓊等復接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 錢寧江彬相繼用事凡以言
觸忤者輒捏馬 旨意令給 御史孟洋劾奏太學士
梁儲斬貴亦受此苦謫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

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 梁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
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使 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道
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 編脩葉桂章等又皆閔涉事內
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此字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
無聞其挽止之情曾否 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 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 奏道
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 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
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孫孫正宜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
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
臣倔強不可制之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

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絲綸之便
 以遮蓋已私竊恐伏闕叩閣者駢集而請劔以斷佞臣之
 頭者至矣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頌
 功德者皆資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好隴蜀之望彼方
 陰排異已巧用私人翼張熾虐而其勢人不可撓也故寧
 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成之功蹤
 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囚於獄我術於 朝人繼桎
 梏我服錦綉詩曰有覩面目視人罔極廷和獨何心者曾
 無毫髮之愧若痴狂者邪包容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
 禮舊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
 行私情亦遂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昇
 劉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
 之議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舊
 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毋
 招權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叙
 用毋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之勢其餘
 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求容奉承而結好上
 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
 不蔽大臣之專擅潛消臺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

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
 愚無受失言之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
 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十一

萬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謙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之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復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之厲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履輒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况自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擅矣檻虎潛復噬之威冗員亦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忿忿自攻以快

一已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

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譖得怨自貽其隙畏彼歡呼踴躍之氣而於觀觀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成祖文皇帝設以是安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初章疏日簡總覽在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規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之是以通理恣專權之禍晚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竊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三日擬票由中樞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之辯大奮乾斷主張公議勅下大小臣工

念茲時勢之艱各効公忠之義我輩合德同寅恤恭為大
 臣者惟信布誠持節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
 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有
 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
 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眾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 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同公
 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欲
 以相濟列類許國之盟緣偽朋以極黨者自撤其私門
 剿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
 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
 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彈冠之慶小人有
 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以
 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
 仍乞 陛下詔揚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太平之功將史
 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 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皇朝詞林抄 卷一 一五

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忬
 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
 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執憲與罪不遺其隱匪曰為深
 以明法而備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而刑是也察時度
 變以權重輕議功私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異以慮遠而存
 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
 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
 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
 其大端有四蓋內闢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
 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
 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寡之臣不嚴則
 辱身負 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
 朝廷輕矣是故必知囚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罪也臣等
 竊觀禮部侍郎黃紹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間以擒戮一暨
 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善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
 誅雖或過甚而卻永武濫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潘倣孫
 允之叙用雖非為訓而趙鎮戴蕪等之忝則大義明矣其
 於焚書屠祭焚繼初等之功雖頗為大然陛賞曰量行則
 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姦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
 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詔為不稱

皇朝詞林抄 卷十三 十六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
國是以為 朝廷惜大體為遠慮固 聖明所獨
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
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
當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
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
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
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姦莫先于聲罪
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
之不足勸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
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或三
二人陰計詭言擡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
必非謂聚眾至數十人操斧挾刃呼噪自夜達旦以
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焚毀公廨逼竄撫臣
出奔 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 國家所置有固未
易言耳臣等謂言其悉假令二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
奪其資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
謀殺人者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况大同
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十七

惡積慮無君父矣其於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
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
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
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
賈誼所謂是皆於 主上為近者也蕭堂之分誠不遜於
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 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
不與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
重鎮撫以防漸也夫 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尊其位號
隆其禮數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今既不能正法聲罪以
為鎮撫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目
今以往鎮撫威體下同未屬士卒視之無大尊顯鎮撫少
不如意欲殺即殺其殺之常復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
視卑也日臨臨焉死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為 國家嚴法
振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誤誠非細故也傳曰水溺而
人狎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焉茲固先王嚴
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
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敝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
鎮撫亦皆見殺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
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罪是
奪主將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十八

道也慮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釋赦大同辭耳臣等以為固不必然也夫穢渠魁釋脇從是 陛下神武之意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姦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哉徒使陛下赦之不為罪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為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則 國是王法肯此焉定後禍隱憂存此焉寢蓋東隅不可追將尚桑榆之救也臣愚等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眾劫殺撫鎮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屢赦終宥之幸庶幾有所儆悼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及重折前之道也惟 聖明裁鑒又看黃綰恭繩侍郎劉源清賊賄交通貪功憤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厄以高進止老師費卒因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激感士

皇明司朝疏抄

卷三

十九

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眾為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賊至則闔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走者源清即捶死以殉宸濠遣偽將將兵百餘人道違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費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曹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為閘浙所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滅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幸未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加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劾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尚當蒙八議之貸况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救民之官失於撫字激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激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有若治軍

皇明司朝疏抄

卷三

二十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行旅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卻永乘及不和又
權伴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從末減若夫
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
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
以報先帝今當聖明之朝為國家大臣受專閫之
委顧棄其平生以負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
武臣工以才能明辨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
委身殉國忘家報主如廷賢者非源清誠不可多與也
況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合非
臣等實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卻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一

思忠義死効馳驅以報陛下以避明典哉輕一人之
罪以伸天下心義義固聖明明主所以鼓舞臣節者
也惟聖明裁矜又看得黃綰蔡稱潘傲孫允中俱應叙
用夫潘傲職任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
寧動傲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下
援何以示智喻坦而避何以示體勅符俱亡何以示守
降志辱身伏誅叛卒何以示節觀寡自全何以示忠冒切
祈叙何以示恥惶恐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陛下
以禮法庶恥待臣而傲等以此報塞陛下此而不罪方
來之臣以首辱為上計以親黨為良爾亂蓄歟以成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二十二

國體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身陷賊中本無疆土之背焚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成職以謀因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說賊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難而回敢於趨事者之勤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亦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勅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勲賜上賞甚非所以示威崇体尊 朝廷也故臣等為楚夏榮不宜厚賞者非為國家吝惜誠受体也無已則必歲月二臣資叙當遷吏部別擇遂秩加常叙一二等循陞陞足示優異則体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三

勞叙兩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控城於城下張瓚受命于軍中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國體尊茲軌潛折而邊圉踐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昭來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以欲與繪異也亦非結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体貴於明 朝廷之法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以著 朝廷之體耳况國家善後之策遠鎮又安之旨追察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并陳新非恐遠廣延博議然後聖擇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惧群小之非絨慙不語仰負蕪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適足為縮助亦大臣聚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迺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 國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無所遁飾臣等董席 闕下以候 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歷歷郡縣誤蒙 拔擢待罪言官教進疎狂過承 温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懦故事每過憂誓死稱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固知所死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四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慮元 魯林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題稱南京外守備事權
大重積威所切慮民死心承順臣臣恣肆楚平民被殺
無敢訟冤又稱留都遠隔江淮臣臣推重人長可謂寒心
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
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
尚書汪統等議得守備權任係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
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合行自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
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安矣 廷議既上衆且
喜且懼以此為 國家教十十下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二十五

火未及燃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清
明全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
未易逆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柔亂而揆
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易而圖者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
侯王賓貢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迺慮其強大難制請
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遷生之言而不
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迺知逆計先見雖聖哲有
遺明而難往知來則迂士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
工効忠徐鵬舉以庸才叨靈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違而
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

深慮今 聖哲英斷固相濟而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
緣勳蔭皆當無倫中外寵夢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婚
姻勢盛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以以奉 俞旨衆迺加額嘆曰
真大哉 聖人也圖永燭微皆皆冀垂裕罔 宗社生民無
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
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下下迺相驚愕竊惟諸臣忠謀
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久知迺今忽異 前旨 聖謨
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以以議也臣忭切陪末議竊見
諸臣憂深慮遠之意似有未盡徹于 聰睿者敢繹陳其
議惟 陛下赦其萬死而世世聽焉竊聞談徒新之計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二十六

侯留郡雖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 宗廟社稷宮闕百
官固具也是即王畿地矣迺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
雖非錫之士徐氏固隱若有高麗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
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
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是故虐
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患恤之則感恩懷德牢結而不
解夫世兵之臣為眾所畏附與大得眾心者皆古人所忌
是故其仁其暴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
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
懸遠信尊君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十七

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種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
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又
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君無
判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
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
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
營兵柄諸功臣猶教易威重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
里外廼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
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
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 國家初制

原非世任者稽之古與參之今制考之往昔安危治亂之
故則徐氏不當世任畿內政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
他人即 陛下勳臣其威重貴勢固與徐氏等而眾推公
舉猶可得才望賢臣為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愚不
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矣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
深惡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利易
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 國家禮
文制度大政懿典有非先王之制非 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正而復之 聖德武固千載一遇不世之
主也惟徐氏世任之制異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莫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二

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同軌之制今所當釐
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以乘時奮議深望於 陛下者
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畏積疑懷畏之臣容復可以
典司兵事耶伏望 聖明鑒往代之失策循先王之懿矩
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公議杜將來
之隱憂 特准徐氏所辭解其兵柄仍 勅兵部別推
才威忠廉公侯大臣數員疏各一請 陛下簡命而時
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世復遠於憂患 宗社生
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氏慮始聲勢視京師任事諸臣

不啻十倍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為徐氏而忍負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
死進愚說為伏惟 聖明矜其任而寬其死臣無任恐懼
頓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二十九

五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異軍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
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已從人為益聖譽厚賢為公自古及
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况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
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也近知
內閣大學士春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不和互相詆訐
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尙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
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
之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尙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
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已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二十九

五

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
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
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亦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
從焉各從心所欲而効其職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
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
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以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
人君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相違手足相賊也故曰
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 讓為先禮讓之行 朝廷

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指
模觀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繫
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由今溯昔
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太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
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
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
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于上而下
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内則財貨匱甚而百役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三十一

万

繁興以外則夷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
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悲人窮
凡可以利 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
啓 君心下以勵群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程鑾嚴嵩濫藉
寵靈崇已徇私播弄 威福市恩脩怨聞二輔臣在 內
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
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 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
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真知人之
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

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宜有良心直節如貞女
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
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焰凌逼百
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
而後敢聞于 陛下中外之臣不逞 陛下而惟知畏嵩
也程鑾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
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碍尚書許讚而世
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真氣正色不
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
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上

三十一

川

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
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惜人
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
不和則愉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啓釁非 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
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去矣其敏生喻時等亦已露于釐
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未利於 朝廷則大有利也
今皆假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
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構 程鑾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
可懼之甚也既經入秋宣 大邑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

各立門戶各持己見平時既濳維行格不相和協則必無
長馭遠駕之策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見
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政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
三軍之命如願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
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
而非為衛 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構非 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按二司而劾一都指
揮僉事又以去任逾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 國之文劾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十三

諸臣誠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
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
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
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 威福
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
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
者也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
德於 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 國慮已忘讐各務和讓
于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十四

苟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
舞文武經營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
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
韓淮陰與蕭利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兵武穆不有內制
其擒兀朮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
俯首受制于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
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挫
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
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
又何患黠虜不成禽耶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

正人心定國是以保和平治體疏 汪文輝

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遇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

國是一人心命題為流彼時舉其端未竟其說大臣不以臣為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月於茲矣朝拜官

而夕奏流臣職也登對必先自盟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激於草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

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陛下米嘉言新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立言大義前日條陳之未盡者

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一曰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 君心正 朝廷正百

官正萬民者焉有已之不正而可以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賢

和於 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堂議論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服或叛態變於朝乍賢

乍佞評更於月旦顛倒是非惑亂 聖德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而 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

意氣激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辯人物止癸寒激義正辭嚴時有指斥聞者愧屈非中

無所為而大義足以服其心乎四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於此將來之事可為永鑒使今日不知謹諸發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况

傾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辯人才之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有所慮我

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眾正而陷禍亂此亦覆轍所當鑒也故敢在觀望非言官

第一義乎二義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

非法之弊也不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舊為新且慮其非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法立一弊生及

行之不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亦不足矣如臣舊職驗試所與巡視共事者惟執繩引墨

鎮之靜而內外竟自受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參以行戶矣巡視有科

又參以工科矣至於本色折色更新復舊前後奏 請尤為不一彼皆通達 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

弊更深於前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有堂呈大要謂不可輕於變 祖宗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掣肘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三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三三六

一第... 升... 8... 反文句

際在擇其任事之人而已即此一節其餘碎瑣迂濶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戒也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如賢嫉能行檢貪污招權納賄真有實跡眾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恥求退不逞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監輟退者不曰罷輟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簞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也今則檢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奏章以致彼此相詬前後相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三七

如市井喧闐為衆嗤笑人已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皆卓異也況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為不堪矣故夫按其小疵指為大寤又巧為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國家之用哉此臣謂苛刻所當戒也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如人君有愆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於言官之短所以

繩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無人是以天下有是非萬世有寤貶其短愈不容掩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是非未當該部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爭其甚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也夫臣子尚有不肯一字認錯何以感格君父冀收成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斟酌停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慮天下之心察之不必徇以套語久之事理既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他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十一

前之失勿用將來希旨之人蓋妄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遠忠貞直諫之士遠則道古今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而聞之易曰夫履貞厲言賢者每傷於所恃也况所謂妄希風旨者必乖巧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辯之為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諫之士雖識見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况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

之要祇在去繼遠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臣所以先
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論處 國事如家事進諫者
當別其緩急宜以外臣視內臣然奏者當辨其玉石之異
此蓋不專為言官言而發人言不敢漫瀆 天聰者嚴於自
治先清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觀今日 聖朝氣象 陛下
以寬仁神聖主治於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於下中外
人心爭自洗滌銓曹清矣各部大小臣工清矣撫按舉劾
多當郡縣貪汙者亦無容矣至於言路諸臣皆歷艱中外
清節誠百鍊矣臣之深憂過許者謂精明之治既少見效
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略也振刷太嚴及為多事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辛九

擾中材可惜也按尋太過漸成刻薄之風讐言際可平也攻
訐太深必起胥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 國家之元氣
不免於剝喪矣故臣今首陳幾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
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
平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
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 國家之福哉但
臣質本粗莽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
天下人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 裁決如
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吏部於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
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疏考其心術務遠邪留

正以仰答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飭中外俾深懲既
往為戒將來對案焚香靜夜草奏此心此際孰敢臨如
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
偏誠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
護而為冲虛則已正而人無不正 國是自定和氣自集
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莫安 宗社之至計
者亦可以舒矣臣瑣瑣干瀆不勝惶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辛九

用人類

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其意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為言官惜也惜國之大體也惜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為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上為陛下保盛德下為海內憂民窮為紀綱理其緒為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孰是數者惓惓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天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一

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熱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遣也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怨報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清明之氣不類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不見柰此左右忍為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能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怨報之嫌必謂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陛下

諫人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為欺蔽也深矣臣請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為其家乎為其身乎如其不為身家當為陛下矣而被言近倖每有陳奏必以快言官為辭則且言官以忠陛下為心而近倖者苦以言官為讎也讎私忌而不顧朝廷愛過舉之名其為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陛下登極之詔允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旨死者葬祭廢敘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復原職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顯戮遠慮曾不少貸此新政之美首開言路決藩壯輟為世道計切矣纔二三年者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上有道危言危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持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狗為卑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不及及乎其殆也臣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也何也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况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重而徒有以重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誠動天自咎而遣奪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一

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譴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用別群下之忠邪審言蹈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景然悟其於左右是非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其間隙而為言者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十三

本

有言官以彰 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疏 廖紀
臣惟君以納言為 聖臣以敢言為忠敢言之臣未必皆當而納言之道在無不容蓋雖以勸忠亦以廣聰明二帝三王率致雍熙悠久之治皆此道也近者馮永論卹陸完等事委是出位輕言 皇上不加罪譴但使之南京帶俸閒住宥過之恩永固感激不淺矣而臣初聞 命竊自深慶以為 睿智所發動涉精詳欲一掄揚以盡愚衷而未敢也蓋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會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臣以正德十六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曾逐一點視軍政該行整理者不勝驚愕玩愒之勢已至七八雖嘗竭愚慮補救一二偶因言官論劾旋以衰疾乞休遂歸裏情耿耿恒以負任為愧臣雖身居田里而一飯未嘗不以南京為憂蓋南京有操江營有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軍士大約十萬餘名迄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瘁弱不堪其精壯可用者但可萬餘未經戰陣不識坐作攻刺之法一有驚急難便驅使此兵之可憂者一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十八里東西南三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輳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多疏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者二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盔所執者木刀竹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四四

本

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
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倍償夫以平昔
無事之時虛應故事習為輕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
執此木刀竹鎗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三也三者不
獨臣憂之凡任南京有職者皆以為憂也三者既為可憂
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
以下中間曉暢軍士事固雖有人俱未曾經戰陣有警之
時欲其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為可憂也臣近荷
召用至京退朝之餘每與已故尚書李銳私相論及
南京可憂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二三員奏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五

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可以懾
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斯為保根本重地之至計
不可不急圖也臣之此言同朝二三大臣亦皆聞之前月
楊銳 准告南京坐府臣心竊自私自喜近日馬永獲南京
安置臣亦不勝私慶二將之去南京實天啓聖聰有此
成命乃篤周祜之遠覽保根本之大猷誠宗社無疆
之休也臣懼怵之餘欲俟天威少霽具陳本末申薦揚
銳馬永寄以營務重其責成以彰陛下不測之恩釋臣
昔者負任之愧言官一時未悟聖意以馬永勇略素著
夷人畏服犯顏申救如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之御史

鄭洛書又言之陛下皆不深究而御史魏有本愚昧奏
詞狂直蒙調外任在聖恩誠為薄罰在廷臣不勝悚懼
故都給事中鄭一貫御史許翊鳳等又交章論救臣以事
關國體職在用人未嘗不容有本之狂而深望皇上
開容納之量先年給事中等官衛道等論及世廟街跡
雖蒙聖恩謫外旋以科道交救俱賜復職此見皇
上明目達聰之所容私光大之量雖弊之舍已從人禹之
聞言則拜亦不其過朝野傳頌至今不已今有本初試
言職事體未諳雖煩瑣心本無他伏望皇上恢天地
之量宥芻蕘之狂俯從言官所請合無將有本仍復
原職惟復量加訓治則陛下容諫之大度堯舜湯武不
得專美於前矣又望乞將楊銳馬永俱俾南京坐營仍
照北京坐營體統行事則陛下奠安宗社之遠圖上
有以隆聖祖根本之重地下有以貽後嗣無疆之丕基
矣臣待罪銓曹用人者臣之職用將者兵部之任今以吏
部而言用將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難逭但犬馬惓惓一念
愛君之誠憂國之心顧自有所不避也干冒天威
仰祈俯納臣不勝戰懼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六

擴天忠以贊 聖治跡

電新

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苟權有偏重人
競正秋則忠賢沉於下僚庸才倖登要秩賢否混淆其非
所以贊 聖治鴻績也臣伏觀 陛下宵旰孜孜圖惟
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
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司未見其慎職貽私未見其
改厲政治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
災變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謂天下不
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
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綱要為 聖明陳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七

本

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員缺 朝廷特旨陞用
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得考覈素績且存可質
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權納賄言官攻
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寺卿
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巡撫都御史至
要節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權
所在人之易行私故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
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 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
乃感恩吏部不知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夫
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寺丞惟吏部專權推舉故

道部官欲陞小京堂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

坐得之矣或暗托腹心於吏部或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
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
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扞首推門
輒縮細人恒奔迫以竊位所任非才真材不任吏部推重
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有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
為不尊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
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
裁其可否重推一付之吏部矣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
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吏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讐詆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三

四二八

何

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憇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
會官推舉 聖上睿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
公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
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權焉甚非所以昭大
公也夫卿丞美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也可
勿重乎伏乞 聖斷者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太僕寺
卿光祿寺卿秩皆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
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
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

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其缺即會九卿
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旨權用吏部勿得專為於公
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官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
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
官無專陸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陸京
堂使人知兢勉守職毋疎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
握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
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屬已也謀沮焉
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職皆
知出諸輿論與奉實由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推陸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九

為吏部官不得市恩植黨傷皇朝治化一也科道官
直已守道不畏吏部不畏內閣以背朝廷二也六部屬
官才德昭著皆陸美秩外任官勞績昭著亦陸美秩蕩蕩
平平之治於聖治有光焉三也人思供職紀綱自振
治化自淳四也斯議也臣又欲上聞猶慮事體未諳不
敢輕率或召焚更之嫌乃今謬承聖恩署掌部印推陸
各項官員日不可缺積年綱弊尚有悉宜條陳改革者俱
日力未及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精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休聖心惓惓
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略述推陸京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十一

官府官兩欵積弊伏惟聖明詳察為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為定例永成式焉茲臣不便已私擅議改更
科道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贊聖治之萬一也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未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詞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踈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聞實不容已者况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五十一 福

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臣愚萬幸 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鋹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大其人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鋹豈不以鋹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鋹所宜處也蓋以鋹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祇期於報復向總督汪鋹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

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必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鋹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姦回之心險詐阿奉 權貴叨受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飾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知助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五十二

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即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禮之教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况皆累劾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

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
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
為請即荷加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
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違回觀望不能悉力將
順縱有陳焉不過慮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
以為是得罪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
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
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
竭採運木植燒造碑瓦裝載及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
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矣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
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
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
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播樂敢干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
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
其無市恩播威實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
臣民祝頌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
乃使異端小術擬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請何哉
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
謹恐慎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聖

元

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
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非中和是故慎獨之功
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感悟言無足以備採
擇至塵 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 聖明原臣領望之
至有臣狂慝之失將注銜等章賜罷免得罪諸臣亦明
勅下該部並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
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却如此而民心有不
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疎遠賤士朦朧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
甚斯世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聖

元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

臣聞帝王之治莫先于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堯舜之治亦惟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治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其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効也仰惟我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敬 天勤民惟日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厯 聖慮茲當京官考察之期正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機特 勅禮部俾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黜陟一時臣工權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一 王言之太真如 天地之於萬物長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堯舜之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可以復見於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五

元

正士習不甚端是非不易分名實不易考邪正不易辨首于黜陟之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平允公當之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名實之著而以從事證之且如朝 親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遠其勢隔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也職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慮其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救之勢或乘權要嬖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皂之輩媒孽誣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進告訐之文或言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

元

行檢不脩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指其以其事納其人之賄或謂其奔兢矣而未嘗指其得其官出某人之門或加以惟薄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迹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于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巧於弥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託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徃來干謁或以鑽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七

搖惑衆心或為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旁資輿論或收錄于既棄之餘或顯斥于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為圖善于既事之後不若致慎于未事之前近日以來臣為外議以為多有浮薄仍踵故智且又奔馳彼此扇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聖明在上 天語叮嚀且係威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弊竊流俗滋久積習難更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宜不容默伏乞 皇上俯察微言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鑿又積之弊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聞者雖媚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與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八

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疏 浦鍊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任守備 溫青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尤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聞大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感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糜亂天下殘傷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十九

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推鏡之羽翼乃罷遣閒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權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沮撓大臣展布之誠政干闕宦章疏累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遂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資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

心而相悖去 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單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陛下整紛未久廢蓋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仁 成命仍留辦事於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

大臣慶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群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以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撓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特罪諫負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大

明仁怒諸臣之在竄逃者終當仰被必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寮編氓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於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之言所當急從也臣又聞御史喬樞極論內使谷大用當取回康陵司香欲陛下防微杜漸收回成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中外駭愕延對命日不見舉行豈左右者為之先容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霜堅冰至始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不羸而逆蹢躅之乎皆喻君子于小人貴防其漸也谷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聖鑑不假臣言也登極之初執而付法司真足為曠此之舉而聖恩浩蕩竟遺其誅已不足以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用王堂天壽山守備臣嘗執疏論之未蒙施行未幾王堂且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有谷大用之命臣愚以為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慈惠固有所憚而不敢其錯刺黃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萬幾之煩豈

暇畢照一隨其計根株將日深威福將日移陛下他日縱毅然去之不亦晚乎先帝已誤陛下豈宜再誤喬樞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不以遠而弗及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丘卷浩之心將充軍豐熙余等為民張漢卿郭楠等請官呂耕等慨然召還一休叙復寬免不以通泄充大嚴黜崔文之斷將王堂一休退谷大用發回孝陵司香另選內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懼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六十四
 怵俞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任使遠在萬里大馬微誠昧死上干天聽不勝隕越竦懼之至

一第... 冊 貴... 冊 28 反正內

欽奉 聖諭

趙貞吉

伏觀吏部接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白朕即位以來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聞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舉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承奉 德意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沮有傷 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鈞致黨人之罪遂令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致夷以致于不救此誠可為戒者我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詳其聞風言事或長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最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

宜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昭漢唐宋之鑒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以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明垂慈曲宥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之美光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死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俟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

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臣等伏觀嘉靖六年八月內 皇上勅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端弘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比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及為屬官所制避諱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賊私過犯推奸避事等項實跡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餘仰見 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監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賊犯及乖違等項違礙劄仰該道從公保堪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賊罰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六十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六十八

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賊犯據有實跡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修不以別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 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 方今天下官邪民玩其美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苦於應官之饋巡監即取私盪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而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斂任情指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采以察下之隱微况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 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

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

一伸究理枉御史之職 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

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况權勢之家問官懼於利害富豪

之室賄賂靈於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

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偽莫分

冤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

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招青莫不由此合無今

後御史出巡務要慎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

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之

地刑罰得理瞭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

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

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 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出巡於

外人才臧否頗遠來訪部院考察憑之悉陟其關係至重

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

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

恭便以為好即一舉濫舉多致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

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

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奸蠹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

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

斯為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事

察政即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

司府官斷可為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為科道即著

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考語

不得混同高流以厚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

之人次及能輒無為老疾之重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

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

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賢才者以不能奉承舍之

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

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

一本院創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

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

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

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垂猾利巧及阿

私偏黨者每遇關係利害之事則推托閃避違留而不為

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

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

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

除滿前兩個月持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個月內務要一

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

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遲夷等項事

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

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自度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其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揚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校習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七十一

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為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按互相糾劾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

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時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

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曰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拳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乎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 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七十二

日本院題 維都御史正坐御史隔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時考以不請憲體奏 請降調

類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為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為得效用以樹勳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離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事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監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于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節舉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 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倏軼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途矣諸士幸甚官民幸甚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偉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虧多矣若或見之

卷二

七

一

不立而其心于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草衣蔬食亦常安矣一旦登庸則率多侈靡蓋由於紛華易悅遂爾暴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于人債負求償則廉恥必喪矣是終身之累也故必早見于此極意節節即如馬糞賃之需亦從減省淡薄能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為善富者能致此道尤善也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心行已忠誠端謹明亮正自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誦詐讒佞傾陷奸回欺負皆皆其良心者人物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曰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矣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下才而擯棄之也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處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處相臨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當自處其順勿抗志陵犯以自蹈其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玉一藝以一命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濫淫虐蔑不敗也必須養

以恢廓大其高而存謙虛功進而彌退遜斯為服
聖之訓得君子之遺也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三

援直類一

乞貸直類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紳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
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
直類觸犯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修
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
定了巧樵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不諫則刃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素
不欺之朴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二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
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勵激昂願
立于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止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蒙養慈恩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之政
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茲相繼以言獲
罪束縛繫獄事出不意驚駭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願望
畏懷陷 陛下于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
之律其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必置

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
之立封非之采蕩蕩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
之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
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粗疎無取引喻失宜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
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体舛誤關係
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嘗盡言盡諫時或有言而未
能盡徹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賢直
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為盛德之累故英君誼辟往
往含垢納污以示包容彼非不能強復自遂特所惜者
後世之名耳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歧
足思見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心之
士人懷疑懼陛下以深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
所謂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
史冊將謂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之
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皇上下大恢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益
二臣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掩逆堯舜而追配祖宗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董儻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甚非
所以昭令德廣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寔繁每抗擊而
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
夫古之言也善于治今之言也病于治何也君臣之間蓄
疑成離為言路大閉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痼疾久而
靈扁弗治也今日之事夫何以異此陛下不以臣無
似使待罪言官憂深源廣谷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
且獲戾臣未之信也改元之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
隱維時言者唯恐其不盡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
等景象也邇來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
添再變而為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者既
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無失于予大夫此法
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陛下神聖諸臣
莫及聞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執此而棄之歟其殆左
右神效日伺其便宣奏之際指摘瑕疵而故堅陛下
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臣嘗披
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事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如法言與言責難之言而違之言是非臧否一
唯付之不理自有信任之說卒未嘗面進一大臣自

夫有罷黜之說卒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降之說卒未嘗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曰不可王田京山自若也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將也言 詔令虛文漁汗之未能也言 官府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隆僉曰可殺既朝審而復勘廖鵬敷請行誅籍國圖以養生他如下羅載于法司却崔文之齋醮崇擬出自 內閣章奏經由 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 寡按跡而入且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無滯疑言路之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三

通似莫過於 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于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于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實事也 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托諸空言也正德年來縉紳摧剝之余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生耳批鱗嬰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敷羞比仗馬之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晨鳥之鳴然則臣等亦自厭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裁將吞聲而緘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

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劫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無侈于辭以眩其名乎天下各該奉行衙門按日覆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諫弗昌瘝乃官事請先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如真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一旦之命

皇明西朝疏抄

卷三

五

保全諫官以聞言路疏

鄭一鵬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思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持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於酒德自常情觀之悖謾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群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祖宗以納諫為家法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聞群臣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許直尚書李慶請罪

之太宗曰敬夫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煩瑣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少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亦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命士奇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許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朝政有闕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糾道於奏事時當陛面劾士木之難給事中王竑而劾群臣至手擊錦衣衛指揮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而劾也故當時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蹇諤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時也此來勵精之勤頗衰於往昔聽納之美少渝於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陛下慎重綸旨以示天下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祖宗所樂聞在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亦餘石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路沮姦佞秉權天下

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
 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
 所以敢觸諱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罪其
 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姦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
 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
 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
 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
 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極焉 聖德累邪今
 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三
 輟餽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水霜夏殞山谷崩
 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於元旦之日南直
 隸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
 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
 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
 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
 以言罪之也特以 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
 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
 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嘉諫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

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
 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 成命
 俾昭舊共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
 諫官訂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
 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慶周實 杜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三

九

陳未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臣竊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己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久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待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後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皆將緘默而苟容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謹即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一事仰瀆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十一

十一

行則憲體崇而言路廣矣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惜故必廣之咨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膏肓撫拾浮辭徑欲罷斥言官者其阻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紜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

劾罷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構陷而奸邪

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

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

悉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

其制固未嘗不善也但 皇上之所諭允者多據各部之

覆奏而各部之覆奏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眾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

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伎巧之姦恃彌

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

為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議之曰業已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十一

旨而不敢再劾馬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剪萌之

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並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

如有未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得以

悉輸矣伏乞 聖裁

容直言齋嚴謹以廣 聖聰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宸論太監崔文以左道惑感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
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宸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
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
朝驚駭夫劉宸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登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
邪情狀責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形危亡也言之而當維于君身不便
左右不便雅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三

一

盡下而冀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体也取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
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
儉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庶得崔文誘
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
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款舉職事也
當取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其目短淺識
見疎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
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強
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竊以假齋醮侵 內帑

劫崔文有是事當 命內司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
左右而為先事之防嚴為 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劫時
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
餘言者已目為墮醜矣乃敢喘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
讒諸而註誤 陛下乎 訶曰取彼諸人投界豺虎豺虎不
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豈界有吳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愚文被劫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
者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
右而求免于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 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三

十三

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諷言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
讒言者發其陰事潛為狙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
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
設敢諫之故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
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
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
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猶默不言誰則不能盡
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進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
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無讒之耳猶司房之犬博噬盡
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糞粉也罕矣自非忠

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
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
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
恐非有 國之福也而有謬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
日非而其 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而
實者人主亦常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驥黃昔人所謂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聞
揚盛德古所謂 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
復尋也况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許直言無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十四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 聖德
事今家忽以言得罪恐非 陛下明詔之 全意也人有千
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汚之觀者
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 詔 陛下 一代之大制度
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為具耳猶終漢世
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 詔廣諸天理撥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鞏固將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賢 陛下自當
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
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於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終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
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
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之下乎就使取言委任妄罪委當加
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
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
望焉敢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
尚不知况可使聞於夷狄乎敢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
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臣
文以所蒙聖者道經建齋齋也敢之所以得罪者忤幸
臣關異端也寵幸宦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十五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敢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何私
近倖之故 陛下雖曰敢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或於異
端之故將敢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敢言
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願
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
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
近傳布其于 盛德願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
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
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
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

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著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
 思治之望首壞 明詔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盡之門長
 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
 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
 劉寂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盜
 費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寂以為言文懇之 上怒命對品
 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于一
 時而寔使 陛下取譏于萬世只此一事又可斬也後世
 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
 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六

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蹈躑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 左右無
 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
 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
 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修獎忠直
 求善言以祈 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
 是病危之人甘鳥喙而管和扁也况 左右近習多官掖
 宿廢習于揣摩政于縱肆方朝夕竊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撻撻其御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
 恩顧排逆天下之心為之點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

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
 翼之臣忠昨隸糧鉏不特起于奏指鹿為馬將復見於
 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收回 成命存劉寂以誘
 致盡言罪崔文以瀕雪 聖德予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
 以招揀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
 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祈
 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詰改過貴速也臣
 待罪言官知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
 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 君父于
 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七

累及身家萬世之誅是以得罪名教臣非不鮮人意而為
 是警言也亦非瞋目言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
 其近且輕者而君之誠日夜拳拳於 君公不願 朝廷
 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
 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
 今如罪言官果非 陛下本意也則 社稷幸甚天下蒼
 生幸甚臣待罪言官之臣亦幸甚

有愚直以彰 聖德疏

陳道

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諫者多表我
 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空填者恭遇 昭聖慈壽
 皇太后聖旨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泚不知其出
 于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
 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憂疑之際
 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將以為 陛下之意
 有所偏重而奸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接間抵隙獻媚行私
 以僥倖于富貴利澤之途則天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
 有不可盡述者乃冒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于 太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八

非 陛下初心也且 陛下自臨御以來所以致孝
 致敬于 兩宮者平均如一蓋無毫髮有愧于天地神明
 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若 今日之事果出于 太后
 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
 群下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下之 詔獄加之刑
 辟恐天下聞之者將以為 陛下因 宮闈之事罪及
 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
 舌杜口不敢復議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
 社稷之計 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等亟 賜釋放以
 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 聽納之門以答

臣工之望則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八

遊

有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臣等近聞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矣而

詔旨大峻譴責大嚴極駭物聽不亦為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違耳詆

訐狂妄之言尚能 虛心以聽俯就延納其時天下之人

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

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

未及二年之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

震之言而深斥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三

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官有所

見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上 聞以效一得之愚 陛

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囚之於

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辟重辜而不可少

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哉臣等逆知非

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

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

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讒 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

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震怒而隨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

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壅臣等恐忠直由此而

解體臺諫由此而乖古目觀時弊口不敢言將來 主上

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之臣下之

廢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使其時或有專權蠹

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籠納賂濁亂 朝政如錢寧江彬

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之災異疊見東南

之死鮮成在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

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豈

宜輒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

之重恩 祖宗建立臺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

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三

聖明之世決不以言罪人尤望自今以後凡有奏章必付

閣臣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

人猶有效忠之願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

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宥狂直以崇實政疏

鄭大經

臣等切聞天心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天心默佑 靈祉呈祥固有以徵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來天變疊形水災漶漫人妖物怪前此所未有焉 皇上每遇災沴之來時申修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於 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 恭道方隆之會 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三

安

愕災異之疏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有以規我 皇上敬畏天道不違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祖變以為修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異頻仍至形禁近若真有以謹告之者何哉毋亦徒循修省之故事而未抵修省之實政歟明王遇災而懼所以修人事回天心者固非一端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眾思以咨善道而脩省之政以是為先務焉今顧有不然者臣等於本月十一日接到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章疏見其因事敷陳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間亦有之誠不能逃於 聖明洞察之下但意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

據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堯舜三代盛王望 陛下一世

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愧之荷蒙 皇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禮者感激 鴻恩圖報無地復可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 君臣交徵之候而罪譴狂謫殊非仰承 上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修省之實以盡格天之道耶伏望 皇上擴包荒之度 弘虛受之懷 俯亮愚忠收回 成命俾問禮仍以舊職供事來其言之可者悉付施行則實政允修而天心默順 聖德覃布而災異潛消修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不是之圖雖日從事於衣冠儀度之間以為是修省焉竟與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三

安

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 臣等待罪言責深負曠廢修省方嚴不避瑣瀆千冒 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獻愚衷請壽 天威以弘 聖德疏 鄭洛書

內閣近諸臣奏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
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飛陽開陰闔臣猶必謹其
說者臣聞周之世也貴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
貴國貴而後 王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 若勢勸臣
節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絕之以急政雖或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臣恐如病
之深者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使異時良醫措手無
所此可思而喻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
疾疏通耳目嘉惠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七

者固自有素餘非高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影
承奸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休群
臣之初意歷 聖怒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
但念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其諫固未必能皆賢所
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決壅
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
而垂情于此則至道容服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統蒙 陛下矜憐諸臣
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斯君子長者之道也
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然臣以在人主

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即其臣今其犯法者
多豈盡不才乎蓋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而
陛下奮然以剛決之一且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于始
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七

重言路以廣 聖德疏

馬永總

臣伏觀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為先行孝
 之誠尊親為大 聖君創始制儀為世立教至重伏惟
 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獻皇帝立世廟
 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臨御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尊崇
 之儀誠繼天立極議禮制度將以仁孝化行天下垂教萬
 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
 固執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
 寬等下獄杖責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三六

群疑盡釋 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須有成規
 恭穆獻皇帝尊位 聖心慰安我 皇上下大孝至仁之盛
 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魏然煥然盡善盡美後何言緣
 人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未能仰
 達 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上報 聖明之貞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淹有歲月捫心悔過無路自新生不若死終
 為天地間之棄物臣本武夫與諸臣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厚海宇包涵 臨御之
 初下 詔博采羈莖以廣視聽臣雖駑獘無能荷 聖明
 作養見今累官叨銜五品濫司總司自能獲恩無感敢

自守邊方以來每思盡死報國苟有一得之愚可以上答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

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

臣通查見數憐憫愚執有其罪愆或復原官或從寬釋庶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咸感再造之生必

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且仰見 聖德如

天仁覆四海洋濫肆夷知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浩蕩

無涯莫不畏威慕德華心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於

無窮也臣民幸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三六

均恩赦過以實修省疏

陳守愚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 朝廷以從寬
 發落魏有本道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復好生在臣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
 都給事中鄭自璧等題乞 宥疎謀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
 朝廷以從寬處置鄭自璧等如何輒為救論好生不識事
 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欽此
 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
 洛書這廝結附馬永濼援朝廷好生在妄本當究罪但恐
 按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
 惶之外臣愚伏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震斷所施若
 為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及輒干大義而
 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
 加之歲時宜免此咎且臣聞之歟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
 之鷄猶思改且今以一事之失而遽屏之于外彼維孜孜
 悔過其蔽往愆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
 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况適者災變異常上勤 睿軒之
 慮廼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背背王遇災恐懼未始

不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不無一
 言之得固 陛下所庸采取以備修省者而亦弗忍棄其
 人矣且修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屬道出一言官以疑群望
 臣恐事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凝思改習不除和氣不應有負
 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
 或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
 載之私而草茅均雨露之澤凡為臣子者宜無不披瀝
 肝肺以圖報補化戾為和實繫於此臣無任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

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寬恤小民以宣脩省之澤已
 有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條件隆勅頒行朕思民
 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關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不
 被其澤者可着諸司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二道各將利
 民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以前奏來以備朕采納斟酌施
 行所言務要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
 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
 頒群情忻躍茲益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
 于天下猶加志于窮民誠古帝王不虐無告不負鯨寡之
 盛心也九重留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膏澤的然有足徵
 者但拘以四品始得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賞鮮品或 錫
 宴樂不能徧及群臣則可 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
 宜復以拘定臣嘗伏觀 大明律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
 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言言無隱
 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其
 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言况好察邇言設詔求諫舜禹為
 君率由此道是故不惟問之在 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

詢及芻蕘而又詢及工賈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言况
 當言者故拘之而俾不得達哉今之四品以上大臣皆能
 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清問者矣
 但群臣之中曾經事故居家得熟聞於士俗或因公差便
 道得採詢于民間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
 書豈無格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聞于
 朝對非之詞見遺于野豈廣詢博訪之美意哉若小臣
 輒噪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
 達四聽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求言
 之路勿拘四品以上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
 的實者俱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于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瀆于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
 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民之情皆得
 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

福

宥愚直以開言路疏

浦鉉

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聞而治道興言路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恣而治道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見邸報刑科給事中高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陛下將郭勛擊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聖明天縱睿知神授昭如日月威如雷霆不以勛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聳然大姦大詐之徒聞風震疊潛消屏息垂首隱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見監楊爵春初所奏中間一舉舉郭勛之事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三十二

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聖心蓋將因爵之言觀人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之於時之言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欲使之悟而後喻也蓋楊爵之為人臣初不知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察其平日儉素之性忠直之心外無狡詐鄉里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官養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城市之內侯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如此去年荷蒙陛下錄用起廢入官今春感恩圖報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况楊

爵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君之忠則同在高時既得

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寬宥且在獄已逾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朝堂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斷不負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闕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大開臣下孰不效忠奮竭力熙載以觀太平之盛歟臣遠處關陝千冒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懼戴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三

三十三

弘虛受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外進
 言者悉荷 兼容此誠堯舜受敷施之量四海方切頌
 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
 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事體本內敢發
 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屢來說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
 驚疑茫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荷
 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
 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辭涉疎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
 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感激無地矣但嚴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

之 聖諭方傳播于群臣而容納之 仁信未宣昭于天
 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
 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
 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狂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
 願以身殉 國家者當此之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
 機敢效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
 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后有不阿之直士尤必
 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
 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治少暇而時而著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

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 昌期各思靖 獻是以樂

月以來章疏藉藉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
 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
 或有激于義氣涉于風聞而粗疎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
 不諳事體者臣等及身循省誠懼悚汗下仰服 聖明矣
 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于欺
 諸臣志在効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
 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
 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並容即其語事體者行之不
 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五

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
 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
 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麟鳳也鷹鷂虎豹無不畜焉非必
 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君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
 使非純良慝直並列于朝嘉言迂說並聞于 上其何以
 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
 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閑
 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
 下兼度是非利害並存于中係乎 上之所導耳故

明者開導而來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懼而不敢

遲若責而詰之則必言日希而謗誦者至 國是將日非
 矣天下之患尤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嘗責王
 珪溫彥博附下罔 上而次日為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
 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
 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
 舜者何有于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
 豈無悔心導之諫若太宗之諭玄齡者乎今災變頻仍露
 雨大水若大同之水電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正則
 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慈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容師 帝王之遐軌 漢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廷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
 廣開衆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慨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
 風播行于 廊廟而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頓行其
 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
 皞之風復見于 今日矣夫人君德莫大于改過名莫大
 于從諫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已私者則曰諫官
 彰 君之過不知改 君之過者正所以彰 君之美也
 一不察而感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矣惟 聖明其

坐視為臣愚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十一

有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若跡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為
運也言路關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是故古之聖帝
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關言路者也敢諫
之鼓聞善之旌止釐之受勤切懼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
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涼天和耳目者吏科給事
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
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動直不識忌避官
有以觸 天威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為民夫
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恃 聖量天寬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九

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采謀
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之內
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天之仁迥異千古
也茲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
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 天地萬物一體聖人
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恣然已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
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
銳氣莫伸日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
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收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
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於臣有其所可清者不足以

為難而有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
聖石星邇者肆言無忌指摘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
願我 皇上毅然以 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
忠言之譽則言路開 君德隆 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
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十九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伏觀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水衛峯
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擬將各監局大使裁革
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擬
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
皆 陛下所賴以昭 威德而正 大業者乃不思敬慎
圖報自抵罪於 陛下既以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
不能無慮者方今竊盜劫掠與疾傷存至所缺者財用所急
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切時宜內閣官監且信任大臣
優容言官乃 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

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以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
而縱官監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以此亦無詞於眾口且
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况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耳萬一不幸致
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
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并各
監局之科道而平之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
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物度
懋嘉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蕪菲之私言而易
股肱之大義優容臺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推萬世之紀

綱 慎儉德無間隱微 釋成心有向水霧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口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
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
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
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 萬幾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體乾
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
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夏其言詞之慝而取其用心之
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
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 帝王並 祖宗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

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十冒
天威不勝惶懼懇望之至

懇乞 聖明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事 上嘉賓

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

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所惡言

訕上好生無擇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為

民當差而不許欺縱欽此 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即

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卿周怡調外任矣於禮科左

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為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為

民當差而復兵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

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

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三

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

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教旨各舉已竣事萬機從

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

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

於過舉也臣請即其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

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

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為職者也例當隨仗

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正言之若夫筆楚言官而真

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愈心一生萬幾叢脞

而政事墮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啟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

而者一也古人云伏罪死蓋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也立而培養成全則在 大

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萎靡 陛

下即位凡以建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既

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藉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

即能寒暑諱謫正色危論此言 陛下育息之人物是猶

萌蘗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

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

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 臣嘗觀古中世之亡欲止人之言

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三

非激切不為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而敢忤犯此情

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

謗也是雖欲以掩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

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

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舉泰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

則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言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

聖明之王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

杜眾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

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稟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言

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感或以此言含私天覆地載縱不

凡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處之如此如果出于聖衷已
 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讒蔽之奸竊弄之漸殆
 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仁固
 然也為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之役可也
 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
 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廢襲錦衣滕祥則為
 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過之嚴
 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為正德中
 劉瑾事可為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况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四十四
 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
 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揀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
 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董
 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星之疏
 所謂察讒諂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
 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聖躬者以為言耳遠
 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數人環列言罵人言豈誣
 事必非虛即其言罵之跡豈實其讒諂之實矣假使石星
 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誤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

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
 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
 過吉甫之事實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
 為難而過以能改為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
 聞過為喜平且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
 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
 條陳邊事誤遺首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
 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
 至于有闕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四十五
 右有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金瑛
 懷恩王岳之傳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大臣面議
 請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通讒蔽之奸可除朝政清
 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俯伏侍罪無任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四

援直類二

援直類二

馬銜

竊維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夫庸庸碌碌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利于身而不利于國人士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推重且言官舉劾大臣曰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詆毀賢相李沆且謝之古今以為美談此見御史曹嘉慶有章疏論列大臣蒙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一

本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夫茂州僻在萬里始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臣謂嘉慶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不至此况其所言未必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于言官言有不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喜開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體群臣也 陛下因曹嘉慶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謫胤遠方而後已足于大臣何厚于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通報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感于給事中毛玉御史劉

廷賢尚信輩之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投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何哉夫曹嘉一

時感激失之迅急 陛下罪之猶可諉也至于給事中關

閣陞授命事 命卜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

外之人驚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於閣此

曖昧之事誰得而見况嘉雅有才識途人皆知固不假手

于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陷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

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閣也因大臣而貶胤遠荒恐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二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類相

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

天下之患莫大于朋黨竊觀今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震斷早為之慮乎且臣與曹嘉慶同

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萬一 陛下感于人言

復以曹嘉慶閣慶臣亦不復顧矣惟望 陛下不厭

煩勞親 覽臣言惜人才之難得 物下吏部復審

閣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大之器豈非 一盛事乎

一盛事乎

閣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大之器豈非 一盛事乎

有任直以光 聖德疏

韓楫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其理之所往何如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乘輿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必欲其噬嗑脂韋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英君詭辟乘時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已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邵繼曾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三

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蒙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為可深惜耳

燕之眾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相驚駭必以清明之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傳四方關係非細况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發盜賊肆行民窮且甚此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哉臣竊聞之君人之度 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有一繼曾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罪一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馬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

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于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于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馬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繼曾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于 朝廷而 朝廷竟不之察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于 繼曾矣如此而謂于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况天下惟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於容愚狂以作士氣若寒寒謬誇者不蒙甄錄而惘惘欵欵者竟見摧折相顧驚駭率為誕謾諍臣噤口直士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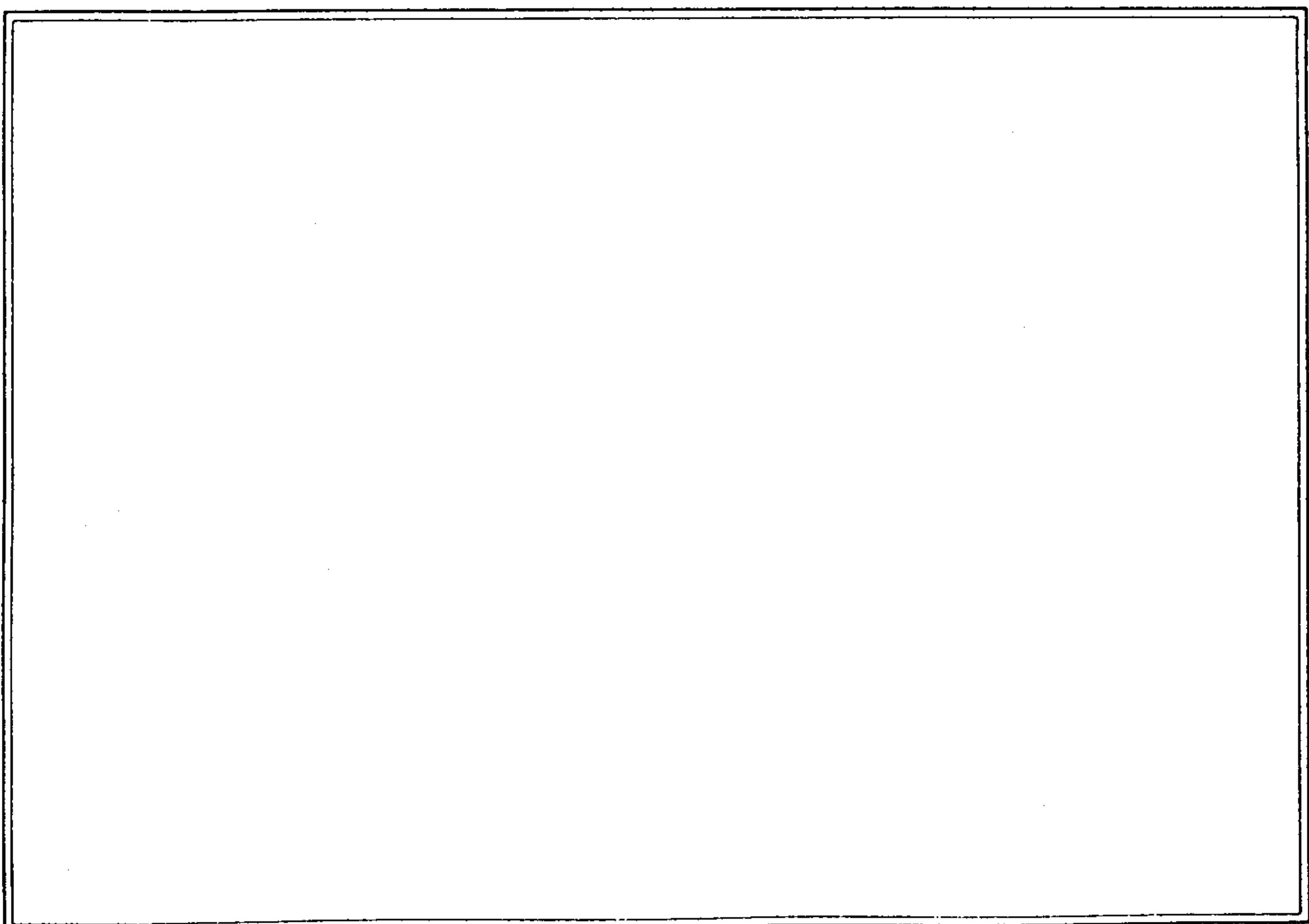
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賅無所底極刑獄寔繁法網大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豈所以望于治世者也亦豈所以望陛下者耶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其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有任直以安 宗社疏

萬壽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朝廷之理
 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任人而治者也頃者
 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陛下至幸不可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旨陛下怒
 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
 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 乾坤轉移之
 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 國
 無老成人古所其情况堂 王朝者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四
 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在中 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
 引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
 為執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造
 勅書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
 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而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于古亦嘗無考據于事未嘗無兩
 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駕邪說以榮惑 聖聽者至如功
 在 社稷則 禱言亦嘗許之矣胡廼以妻非之言而遽
 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高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繼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陛下若矜其往而求諸道水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之片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出數載疾川澤納汗瑾瑜匿瑕
 國君舍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宜念其言以諫名理宜廷于以少霽 天威用
 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結舌亦將焉
 用彼為矧此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微繹臣恐將
 來人懷獲中諍臣杜口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
 崩水湧雷震天鳴或白氣呈空或五星聚室至正且地震
 滿室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因而列郡人相食外而邊
 境之軍儲此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者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四
 矣臣母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 法宮之中
 不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撲滅各
 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
 多餓殍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撥沃
 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進言者
 罪其狂執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謀 俯念四方
 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
 左右大敵股肱王室將繼曾速 賜赦出以旌直臣從此
 日坐 便殿召廷和董教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
 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好惡以存材俊抑偏聽以



原缺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時利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距勿孝臣從君命奚距為員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于君奚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孰非孰孝孰貞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董誥議典攝選機會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惠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辨解連章論劾雖不避嗔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陛下之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抑逆者之為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姦賊為國家靈爾聞典禮雖天之叙秩而悼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王乎君寅恭之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教臣者言雖過乎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天威震怒聖衷為陛下猶天地父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念臣愚以為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而其實為天地中之萬物父母

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嚴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
獲罪或捕一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為
陛下私于庶孽之邪媚言其嫡長之孝自抑且乏天地包
荒之量而有 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
而桂萼輩坐要美官安享厚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
臣緣此坐罪舍其恭遇而甘僂辱自非發心病狂何至于
此而桂萼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已要忠誠之名而使
臣工皆為誹謗已備取寵于 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已
方戾發 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叨金馬玉堂之榮
而使群臣蒙械繫桎楚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九
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
于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恥與同事蓋天理之復
萌方獻夫復膠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聰桂萼堅執前
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唇舌二人且不屑之而其假
借人言以為已重二人且掩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唇舌
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
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誠者以蝗蚩為嘉禾之蟲亦猶儉邪
為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
始也蓋欲快已之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
有所不免此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

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
惠等特 賜寬宥仍待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獻夫席
書從其辭免以 全名節張聰雖以到任桂萼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
其計不出乎此臣竊罪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有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臣聞人臣之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故古之帝王或稽衆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咈乃至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事以匡其上其有不匡者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導之以言猶恐其然而况加以威則臣下不得自盡人主不得聞過而社稷危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拔擢着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狂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七

五

祖宗不難法矣近脩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俱以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皆知二臣之無罪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感德事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間焉者也食芹曝莩雖野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侍從以聖明無忌諱之朝士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等言雖切其憂時感事忠愛之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文學行誼素為翰林所重而呂柟大節尤著當逆瑾播虐柟獨懷遠迹講學明道以俟時之清陛下龍飛二臣先後效夙夜而鞫固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上也有臣如柟輩

陛下正宮置之左右以資其論思啓沃之益固忍摧折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佞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構以苛禍故忠賢播壘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無賢愚咸得采納然士君子之氣尚猶萎爾不振未能悉復我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士氣益靡元氣日耗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陛下以天變勅臣下同加修省柟守益以進言相繼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耶誠恐天下將謂陛下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謫詭面諛之人至陛下誰與共理哉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之計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直言為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懼將呂柟等特賜寬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僉員諫官恩報 厚恩惟在竭誠為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三

五

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謫詭面諛之人至陛下誰與共理哉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之計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直言為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懼將呂柟等特賜寬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僉員諫官恩報 厚恩惟在竭誠為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有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元

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王邦奇奏言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既奉聖旨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除外
 伏念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君之罪莫重于依違
 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觀望多而紀綱廢壞
 古之聖王深為此惧于是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復置
 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
 曰從諫弗弗二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
 為揚惡小人巧于揣摩其言委曲逢迎君子期于責難其
 辭忠鯁割切時之治亂亦係于茲陛下宵旰憂勤勵精
 圖治往者給事中軒道御史丘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
 以言獲罪聖恩通賜保全蓋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聖德含
 弘光大萬有邇者王邦奇流言動衆大肆猖狂陛下勅
 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揚言冒昧上陳似
 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
 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為羞楊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
 輿卓備受嚴刑情既不申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
 工示天下哉况其官為給事以言為職然與會問之末初
 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于不言者乎任恃輕

率不猶愈乎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
 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
 以言為諱禍幾病豈誰則發之弊之好問好察不以為難
 而或遺漏聞善言則拜回嘗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實諫又曰君仁則臣直
 又曰主聖則臣直有如在臣言陛下仁且聖矣貴而復之
 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皇上念祖宗設官之意
 有狂瞽逆耳之愚痛懲重蔽依違將揚言復還原職庶幾
 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世天鑒有罪赦過疏

魏良弼

臣竊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敬等論列吏部尚書王瓊事狀。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敬等通行拏解來京。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敬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舊舊聞。泛舉往事。肆為論說。自以為盡忠。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于狂妄之罪矣。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且安瓊之心。欲其感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休明之治也。但敬等職居言路。言雖有昧心實求稱况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陛下近日聖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七

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適有他哉。蓋以中之性事。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乖謬所賴。陛下天涵地育。藏病納汗。庶幾泰令修職。可幸無罪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人所惡而逐之者。然後使窺藜藿者。慎焉。則虎豹于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比黨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

言慮而後說。則度伏之情。有遺于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好惡不遺。審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賜寬貸。此示優容。或將敬等行彼廢法。司提問以懲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新之路。如此不惟敬等感激懲創。凡聞敬等之風者。皆知以任率為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臣極知愚慙觸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六

應詔陳言疏

周天佐

臣竊惟陛下以宗廟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開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宜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後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

至明西朝疏抄

卷十四

二十九

安况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默然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蓋言極諫為小人則為賊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察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履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許臣歎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

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采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

至明西朝疏抄

卷十四

三十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
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
如耳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狂躁者必杖
而遣之彼類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
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
法乃言官復兢兢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實直以
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然易長耳目少偏于
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
無他陛下駭聞其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十一

五

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
矣忠諫路絕則諛佞成風時政之缺失不聞朝士之忠
邪莫辨事關宗社沉默苟容陛下孤立于
內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
逡巡却步中切危疑况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
者決擇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朝廷拒諫之
失亦且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庶待之以不死也
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朝廷
不能容直臣其於聖德之累豈小哉乃哲有言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為英明之主也山有樛

樛不採朝有直臣故死不生言忠貞為社稷之衛

也故言路之通塞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
門並開其慮甚遠矣伏願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
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直曲賜優容儘欲薄罰以示
懲乞少霽天威免其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
職或命輔臣集九卿廷議請旨上裁但責其論事
持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陛下何容
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為令使奉行不得依
違則直臣接踵于清朝讓論飛章手祭闕驅群邪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十一

五

蔽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乞給
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矜其愚姑從遠錄
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陛下特恩中外所歧望而不敢
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拏問夫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
章行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
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倍常罪辱此在頑鈍鄙夫
或強顏不大慚若施諸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朝見後具本參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罵辱不及于公卿鞭朴不行于
殺陛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願 陛下留神其裨
同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皇明高宗朝抄

卷五

二十二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觀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
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 圖補報萬一
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周怡這
所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
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
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祇承 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庭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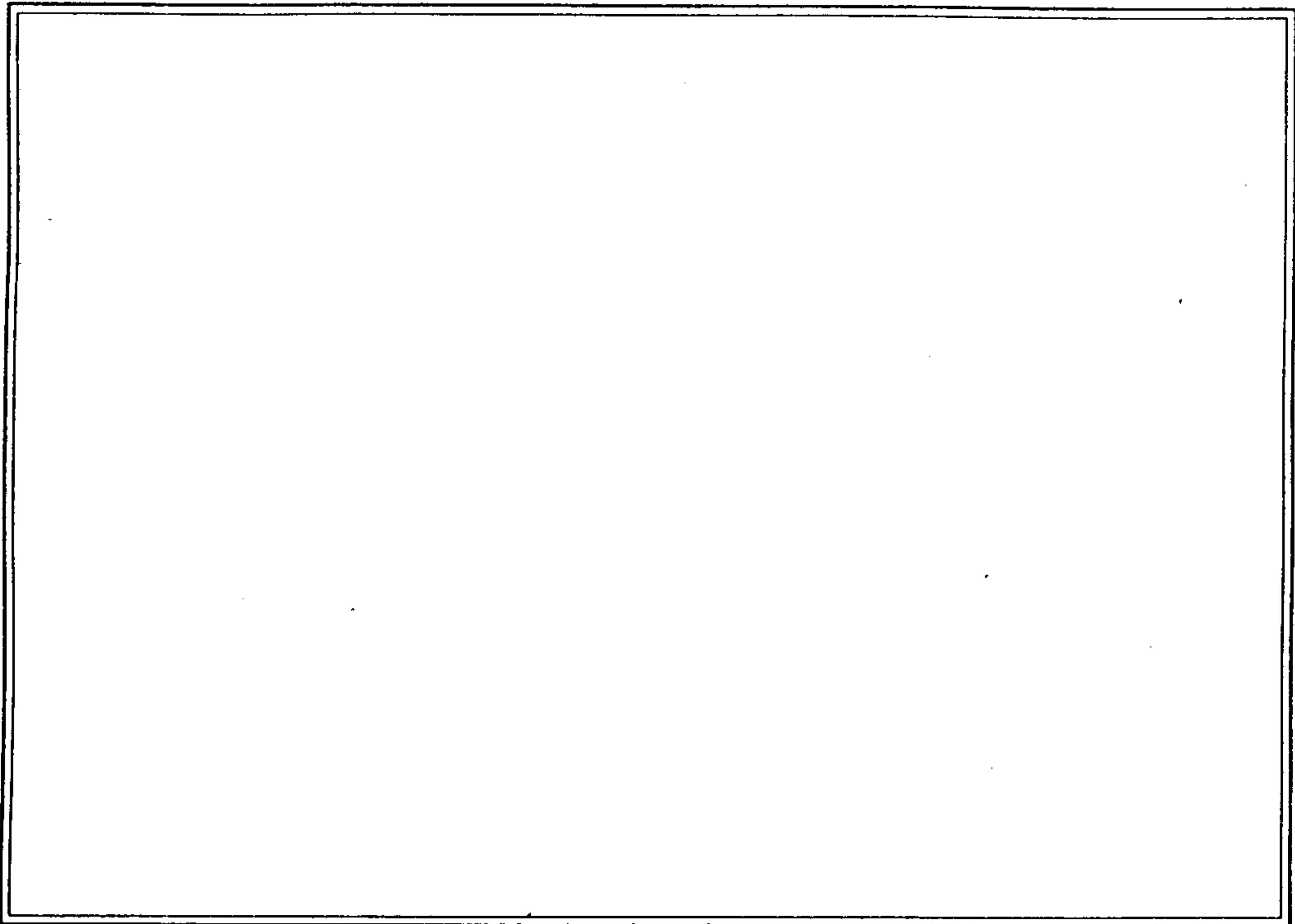
皇明高宗朝抄

卷五

二十四

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
恭順之体似與 陛下所謂睿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
有違背 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
此誠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
詞但臣等竊思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
風喪心其誰肯抗 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于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于君或以將順或以匡
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
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
而顧登登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

原缺



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尋罪其忠誠昭灼
 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
 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
 志詎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
 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效
 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
 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
 等恭閱其疏內亦有六惟願 陛下萬有千載 永保四
 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
 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四 二下

摘其抗違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
 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自罪廢旋復 甄用者多有改
 絃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
 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
 怡素無交情之好今惓惓為之控訴于 君父之前者非
 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
 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
 原而不之原乎 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雖耳目之司 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
 亦有負于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

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上言也仰望 陛下廓
天地之量廣 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
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
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備覆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
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二十七

一

俯有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

張漢

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
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劄劾內臣黃維俱奉
明旨慶分降調臣等仰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慄伏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德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
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 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 之困衡心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指糜無以為報 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
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聖廷政事彼皆得而敷
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 法紀凡群臣邪僻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二十八
得而彈劾之惟其以言為責是以 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
然事或得干風聞或又切于自擊 則不惟責不容諉而一
念忠赤必欲達于 君父之前然 後其心或可少慰也問
禮所奏于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 贅但原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舉 面奏之制感激踴躍竊喜隆
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故發 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
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 論劾黃維之事臣等不
及知但按所奏以為 賞令法紀 凜然 輦轂之下雄
特強喝眾歐傷平人問訊聞傳 元持票突入則雄用計
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 其任當然其心亦無他

也是二臣者在問禮欲為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為陛下申三反之法故不自覺其題請之過激我皇上有其言原其意則謂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裨松所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內而披降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夫真皆謂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誠默成風倘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慈惠誰復敢為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揚水害甚慘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支聞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事皇日四時疏抄 卷一四 三

我皇上敬畏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處者頃因言官論列廣求足國阜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采擇雖蕪蕘未賤皆得盡言蓋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之有懷必吐也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皇上俯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成命俾駱門禮楊松仍以舊職供事果其罪難寬宥或量行罰治以警其後至于黃維既蒙聖斷降發更乞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于紀如維者許言官據實劾奏則骨鯁直諒之臣接踵而出雍熙太和之治計日可

待矣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皇日四時疏抄 卷一四 三

表忠類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

楊侯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天柱地維賴以奠
 立 聖帝明王急先發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
 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
 豈獨古之人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凛然表表
 可錄疑崇之典實有待夫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
 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統陳迪壽
 恭侯恭侍即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
 練子寧其大方大理寺少卿胡因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
 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儒婁璉修撰王敘英給
 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鉉戴德憲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
 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王何申郎中梁
 田玉主事巨敷布政使張昂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文僉
 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重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
 脩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璋鄭恕恭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
 指揮馬宜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
 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難辱或先事而矢謀或臨
 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
 慷慨就刑或寘身海濱或結誠庭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錄忠 詔後尚為缺

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

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 天地之義也

吾之心固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及其死而錄其忠者

君之仁也 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

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 君義臣忠各盡其

道焉耳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

之道固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

錄精忠于既往 啓人範于將來 關係風教豈小補哉

臣敢據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上務閱群忠立

准萬世 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 旁求博訪務俾

不遺各舉所知類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

統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 史籍以垂諸不朽仍

念其盡忠所事各追 贈官謚 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

司創立 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 天

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

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也知而 錄之

自 陛下始也凡慎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

發矣夫仁莫先于恤死教莫大于表忠一舉而 仁道立

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 帝王盛節萬代所

仰

仰

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三十三

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

欽奉 詔書內一款一寔際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杖節死義一時被謫之人日久尚未復錄都御史正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來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北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達祭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達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達贈右副都御史建三祠享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祭葬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三十四

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忠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震濼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與城守者固皆奮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變而動仗 皇威于坐勝因眾志之既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舉世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爰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于臨刑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

燧與遠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噫事固死皆可奪其氣
 究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
 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頃蒙 詔旨褒嘉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
 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功雖未成能成其
 志今贈官視其職廢子止于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
 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于得生廷延而待功
 或迷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于太山大節勝于成功也
 况父子出于天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
 家貧偃蹇于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三五

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
 生以希功惡死而燬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
 望 皇上憫一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
 必別有所崇惟于廢子一節于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為一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旌先消矣

錄忠裔以均郵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
 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一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士王忠文
 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于其祠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
 先皇王弗內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
 不為死之繼雲往亦死精光偉烈輝映後先昔載雲南誌
 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
 于茲以彰忠義之教以峻戎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
 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
 華入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散滿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三五六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濂從蜀祥死滇
 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同鄉晚進行有年
 行而萬里之外首瞻遺像感愴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
 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
 者乎查得先年雲子獻以 恩蔭補 國子生知交陞縣
 丞歿于官言者上瀟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 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其乞 恩比例錄陞已經該部行
 查去後則濂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 國初
 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 賜揆之郵典以為未均
 夫人臣死 國固無報廢之望 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

恩賞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
而 庶錄一節若干禕乎少斬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
餘伏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卷主之報而
禕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達
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
中興燧達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達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
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
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
在異世猶或追之况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三七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
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宜孟之
忠而無後為善者惧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遠厚於
彼而薄于此也伏望 節省濫官之私以 卹忠臣之裔
仍 勅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 京或量
與一官或送 監讀書遠附吳黻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
不美與併乞查雲自蔽廢後曾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華其 宗社幸甚

廣恤典以光 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 聖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
馬從謙申良張遠常春周鈇 卹錄之典奉 聖旨這所
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
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尤渥也
豈獨於從謙等五人斬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
當 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既固相近也借曰有所
軒輊宜一舉華憐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情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
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可 闕不允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三六
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疏內陳道 詔卹錄從謙等
不可中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
詔卹錄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等應
該 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贅直據此
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
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 主而已蒙 恩責斥
蓋誤于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卹

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陋之小過此由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一也伏視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沈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塞于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 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 大信于四海四也 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卹錄恐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卅一

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採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謀據忠邪替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且今使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舉廢何益于 今日哉一事輟而衆正之志沮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 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獎直榮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

足以興起乎未用 唐虞都俞之風 雍熙太和之治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卅一

廣郵典以勸忠義疏

雁尚鳳

此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逢給事中充軍常恭
清紀即為民間缺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所無無理
都不准後該部仍具 奏牘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
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 恩不濫施何敢
更為 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
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
凜猶存伏聞 先帝草恩 皇上新 詔豈獨草莽生
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良等皆自拜泉下不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一

火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徃行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

謙以危言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

璠常恭周鈇等或以 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

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驟使諸臣並絕

于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

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

情洶湧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

改何以布太信于天下莫不非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

違無以廣 陛下履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休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祗承

先帝獨于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

存者 召用矣終者郵錄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

後凡應題郵典一切報罷則釁穴之人聞 命解体正直

之士望風攢眉于此于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

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為萬世法豈輔節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

自解于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二

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

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于九原耿耿英魂銜結思奮

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干

陛下者益濟濟 清時矣

錄愚忠以光 聖孝疏

陳洪謨

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彞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重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不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十軍民者其一條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于得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 大孝則朕之志于足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甲三

不自滿假許令臣等脩職盡忠一切有裨于政理者條具奏 聞寔即 成湯檢身如不及 武王不泄邇忘遠之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間拔權任撫臣矢心戮力無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死不上 聞是以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 試用是敢布其腹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不衰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前此在 廷 臣因議 大禮各出已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于 陛 陛之間誠亦有罪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 君 之常耳豈可深

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祖宗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 平龍潛之日每見賢臣貞士輒隆禮遇則前諸臣者正獻皇帝之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有其過則其

愚從其寬貸之調請遠戍者復還原職被禮物故者優 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 衰之意真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 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 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敕錫爵臣渙頒 恩典 君臣 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乖但此舉措極之 堯舜之德委

有違戾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慨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于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 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于 是乎况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皆操履醇固學識淵深 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 王元正安磐張漢卿朱淵馬明衡等皆涵養冲裕論思有 体亦宜出入 禁闈以責後效至于給事中張原毛 玉裴紹宗王恩王相胡璠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沉 落尤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癡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 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成與維新之 恩特

垂 聖慈前諸臣而 賜優貸俾調謫者得以及時效
用物故者得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于政理
者宜莫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或亦不
出于此矣

表忠類

遵 詔聞揚忠以彰 聖朝盛與疏 賀一桂

臣伏親 皇上登極之初 詔天下有司優錄革除間忠

臣一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曠

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連讓 德焉臣欽遵備行各

屬遍訪博求務使忠隱節光昭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

道查報張昇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

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言真死靖難後族鬲家一

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治縣人歷官刑部侍郎

克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四十五

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魏遼州人

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 太祖嘉

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會北兵起趨濟

南守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弟高宣代戍

貴州魏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

政司理門衛健係孝義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

人同應募使北平遂俱授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

昂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魏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

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健雖各原籍難考然以

微職而效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高魏孫高廣見戍羽林

有司不敢自釋坐視忠臣苗裔其茂如故豈所以奉揚德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觀 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皇上優錫一詔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蓋包天下萬世以為 度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為 教此其風世勵節詔有涯際夫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 請睿旨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謙衛健配之惟復 允賜各子孫衣巾一人奉祀其高祖苗裔見成羽林左補併乞 矜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四十七

而復其業庶幾 至德丕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舉益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丞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東

臣惟宜武功而彰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 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 帝王安攘之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急慶總兵官員以安撫邊疆事內開總兵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為人薄淡寧志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聞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四十八

所殺獲虜遂獲徑宵遜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 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旨頒頒固足以感動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 睿謨宏遠意必有在昔宋藝祖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曹彬使相非有執吝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爵賞以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徐施于生存而懋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今尚文既死勲績猶存 皇上卹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喻時而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因一人

而勅千萬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
厚報而已誠于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
議 贈之以爵 命之崇號 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
被真若春風時雨萬象皆生九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
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
翟鳳伍堡之修初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騰
子為錦衣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程繼平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
厚其報也臣入聞之忠莫先于殉義勇莫難于敢死蓋賜
江瀚膺北虜之衝過南奔之勢兵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
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應贈 國有常典也蒙 皇上憫
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赤延滯于 上聞
廣運之德 仁恩恒寄于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
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
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
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
勢又有難易之殊以開 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
迎人心于詔諭之間而况 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其
感又可知也臣乞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

林院特將董陽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頭布 朝廷
憫惻之意慷慨垂卹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入易入則聞
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陽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卒忠義之師厲烏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
矣此所謂心機為上制梃以攬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
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傾 皇上宣諭祭以
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
厚于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懷難訴而當事之臣不
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干倖
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而不能下究絕邊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
發興起以自效于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村鞞之思乎臣
等特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塵 聖慮苟有一得之思
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垂察焉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聞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紀綱者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不可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輔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旋踵底于殄滅 國勢尊而無机陞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虐將官復叛害撫官 陛下初欲寬貸許其自新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四

五十一

言

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鬼梟其魄復肆跳梁幸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自奮勇氣百倍旬日間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警服蕪難易危為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即胡瓚軍軍宣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聞遠阻江湖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言災肆赦務從因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借昔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睹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邊官挾讐謀同計害辭害極苦冤抑等語即該奉 聖旨嚴文錦

慶重方激成邊患李氏如何又捏詞 奏稱王使之人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恨于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文錦叨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効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從而懲憊之傳之四方群小皆得以藉口而寢生陵替之階其紊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為將強取民間女為妾又稱不還其人懇于太祖乃召而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也 農家也又問自漢超為將契丹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四

五十二

言

于農婦乎漢超不守閩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遣之由是將帥感 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文錦在大同若果貪財縱慾剝削軍士或妄興工役致誤軍機猶有朝廷大中至正之法况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若既指以為激變死有餘傷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事誰復肯任其責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出入 禁庭後雖分道歸鎮此輩猶懷快悞下 靜且稔知內地軍士強弱稍不如意輒敢撫劔疾視其長帥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矣然則何獨歸咎于

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普日月必照之明
將臣言下之 廷議參詳公論再查張文錦賈鑑脩復水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恤或容其奏辯免其追究庶
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敢為張氏之謀也實
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懔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崇節類

顯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
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前
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卹 恩感泣私圖
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
之談尚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
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脅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
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汗日夜籠櫃備極苦楚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四 五十四

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
該部兩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
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 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驅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
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蟻蟻之私少從
末減不勝太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
臣夫之死夫雖遠德懸親執矛戈必能為疆場效命之
鬼以報 皇上臣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叩結無既矣

臣無任迫切懇惶悚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五

李

披瀝血誠懇 恩身代夫囚疏

沈東妻張氏

臣夫沈東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業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有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竊竊慕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饋餼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且夕待盡臣夫東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家私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即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于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四

五十二

李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五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案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堡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內府各監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宗人等府

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

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

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

四萬石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

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

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存留及起運

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

九束每束折銀三分五厘并蘭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

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二十七萬八百七十

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派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

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衙所府

縣屯田地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

稅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

九百八十八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

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

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

皆奉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二萬四千七百九

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

百官京城內外各衙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

花并各營將官家下軍士馬匹折色口糧料草內府各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五

二

監局會無買辦舉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
 七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
 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
 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
 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
 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兩淮兩浙等
 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
 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
 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按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
 又少去銀四十二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
 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二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
 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
 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
 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
 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
 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慮蠲免錢糧以
 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
 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軍宜條為
 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按括未得能盡

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大數尚多呈乞特行計處施行
 案呈到部看有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
 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因宣府鎮
 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
 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
 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
 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也糧秋青草
 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
 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四
 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
 加意節省用自自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
 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
 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之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
 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儲官亦不給此
 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籌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
 條開措處于後蓋 聖慮深遠若拘泥滯坐視而不
 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前之急則可以久
 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

查京通二倉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庫
月支二十五萬石計之僅是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
百萬石內除撥餉銀三十萬石又以湖廣顯陵承天二
衛官軍免運減折與撥運荊州倉軍軍行糧昌平密雲二
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
六百五十五石四斗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
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蠲半若以撥支奏給則歲用之外所有無多欲為三年
之畜亦不可得况于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滯輸
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五

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
派撥括之計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
而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
于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自今畜之乃為可
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則臣負陛下委任之罪雖
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
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白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
前任南京戶部尚書曾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
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天

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
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費徵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
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
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
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
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
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
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
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為歲
額 一漕糧奉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免運米改折九十萬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

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免米改折一十八萬七
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免運一石
折銀七錢改免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
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
一兩內將輕費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彼
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免運七錢改免六錢而原議折耗等
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三年報沿襲此議改折登邊有
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純題 准每
免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免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
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撫時查知江西免運改免

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糶米一斗又三六輕質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質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各折扣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奉天二衛免運原議改折兌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之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

銀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各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千內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裨 國計事內款開補缺船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兌改米席板楞木輕質等銀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船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留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質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到隆慶二年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准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恭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質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質席板等項總算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扣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八

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奏前原議河工銀并
嘉靖四十三四五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使已自有
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滿折銀兩解赴太倉庫
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軍
旗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停閣且運軍
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慶
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支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
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覈追徵庶不悞事而可
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濟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
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糧皆例于本衛造
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
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
加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
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
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
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賊
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即中項
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刑卷御史項下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九

八

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夏縣庫見貯南京都
察院項下賊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
戶部總巡即中項下銀八千五百四十四錢九分零刑卷御
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
共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庫存
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兩五錢九分其總
巡刑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
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通運所除坐派支關夫
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一十五名本為
接交防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解及差在快人役
管解並不月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
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徭役銀
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
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
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
差撥送過客及司道眼用令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
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後通將扣過名數
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
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駝騾馬各派卷寄養民間自行
餵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十

七

成群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循照原額徭編前後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此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徭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後銀額解本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 一各處擅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但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兩近皆奏 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十一 登

不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滁州一州亦歲有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露新頗能操守充作該州公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充邊餉以後年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不許一槩取訂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 明詔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間追在官與各遠年應解並為借銀及沿河皇木未用鋪夫銀而為數亦多和應通行各撫按各取州縣庫簿清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工夫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

事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重收納解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隆慶元年以前者各照見在數盡改解本部充補邊餉以上大約計可取解八九十萬而臣所謂通時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 請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止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累次空運邊鎮乃河阻歲災倭警燬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十一 登

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三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變為例在昔既以改折空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免運當矣

而船米則宜難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走派二衛兌運因而際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安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輸運。一前鎮撥漕糧充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乏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其亦負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國通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也。儲蓄深長之思也。今原太倉歲積不前應係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教議行比照八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十一 中

始預發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積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而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議每至撥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請發內帑失量入為出之規非居重取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敷出納未清兼以時勢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十一 中

輩者而詳之計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內帑矣一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微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者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五

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夫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意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貴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厲有為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不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抄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極本源治內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後有濟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輒復停寢而邊鎮兵馬增添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

舊清查覈實的損因革與天下稅糧原額已定邊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九行題 請至于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糶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于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糶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六

節省以足 國裕民疏

劉體乾

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
欲有以大舉而捷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需徃往告乏各該
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
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
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
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
在于征歛之紛紛而軍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七

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
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
計至于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
武職入不止于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
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于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
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
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
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
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關官之收入
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

限制中書等衙門之乞 恩帶俸者漸滋未有區畫極之
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 神樂
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工
陞除者其間狐媚猿猴途轍不一馳營狗竊窠臼且多臣
不能悉舉蓋已萬萬于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
給于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
有月糧一石馬料且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
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于一官則有禮
謙厚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
少少者哉臣又恐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
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于
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
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
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
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骨骨取盈
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
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
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
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節
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八

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管錢糧自嘉靖
 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而又多拖欠以致
 不足等情臣又近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臨
 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去明
 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實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
 固知 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
 異者固內官之濬漏乾沒于其間也蓋其經制之物禁有
 品度則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以本寺諸臣不敢開其真
 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
 意 堯舜在上愛時惜費自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皇明兩朝野抄 卷五 一九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寺一處言
 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
 嘗讀周禮見周公于凡王之饗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
 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于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
 人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倣成周之典 勅下
 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
 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
 開具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選差科道一
 員逐一查盤 奏錄以防冒破如此則豈約有正數取之
 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

會計之事又得以行于其中則沈匿隱蔽之患自無所容
 而奢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
 一也二冗即除則事之害財者去言財者既去豐財者自
 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
 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
 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
 不下數十萬金朝為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為在此
 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
 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
 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皇明兩朝野抄 卷五 二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
 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
 在官司急于督併然蕪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
 之心而死亡不瞻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
 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于此時謬
 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
 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
 冗費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
 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于耗虛匱乏之
 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婪蠹賊之徒俸門既開必至侵淫

未已將來之更無能愈元下今日者乎裕擊未遂必至泛
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元于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
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割暴者出何以為措手
之地耶故臣敢謂元吏既革元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助
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元官不清元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
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備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
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
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除為庇護耽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
顏面使此輩實錄徒伴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
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恭 奏治罪仍通諭

京城內外諸司除係關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

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

克蠶彼醜虜宥之則為舜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

為殺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

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

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

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

方殷根本已空而虛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之

災或連年之款計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

不重煩 朝廷之憂者矣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
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列 上塵伏惟 陛下憐
其迫切不容已之情 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
納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十一

重 國計以保盛治疏

黎貫

臣聞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者曰國非其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可言而各省二邊亦皆動以窘告一有盜賊水旱師旅之興輒那東補西或借發 內帑或橫斂民財猶不足支擘如此一年且不足矣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 國家命脉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今有中人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上以供公家之賦下以爲父母妻子之養善爲家者必先預計入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蚤夜思之吾家歲入幾何爲費幾何月令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三

辦者何業合裨補者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治家反是矣今 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而又承正德糜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一二言之如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三石 國初所賦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千五百石今所賦二千二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七十四石而 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臣之衆軍士之屢增及凡百支費視 國初不知幾倍徒矣以賦入則日損以支費 則日加雖巧者莫知爲策矣不知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 勅下該部使詳考 祖宗

初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有無若干與今日賦入之數子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逐一定爲經制以十分爲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內臣幾分供軍士幾分供不時支費又餘幾分備盜賊水旱師旅之用幾分備通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數將來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度如何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如何而可以裨補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四

無缺一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爲遵守以後逐年將內外支用費過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數總爲稽筭半年一次奏 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不節矣然其數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也必如成化年間事例令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糧每半年一次查算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冊仍要見實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上何項應存留支用倉糧若干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尚該若干有餘可備警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限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順差鋪馬人役照地遠近定

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造報及所報之數不實將
經該官吏行巡按御史提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數如
指諸掌矣雖然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而所以害財之源
則復有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刑
卷查盤稽考各處拖欠侵欺之數以一縣周歲計之大率
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
守令者已完糧未完糧皆得考滿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
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糧
無復追理致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然
後並懲一時極楚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 國用抑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十五

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為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宥免者盡數與免以後嘉靖二年為始查照節
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各該守令務將一應
錢糧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呈布政司查理任內錢
糧果完方與轉呈撫按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
戶部查果相同方准復職如有未完及捏報者吏部查出
即行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符同保送官吏仍一體問
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注意錢糧拖欠侵欺
之弊可絕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則不可勝用矣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 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
不能而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置官帑之搜括無遺民
病誅求海內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母乃屯
政不修而財源日蹙邊儲加益而費實未嚴以故歛之甚
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
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派者亦既
講求脩舉孜孜不遐逸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吳濟
燃眉之急切實稽檢于凡藉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聞戶
部題覆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十六

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
下四海雖多故尚稱又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
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當
事者何以應之母直諫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
悉心曲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安
然于堂室之安者其言可勝言哉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
宜職得與聞敬據臆見用備 采擇少資 國計諸凡職
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
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權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權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 國者操柄行私濫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為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糾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况錢糧掌干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王事楊杻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劫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五 六二

良可痛恨茲欲舉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教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吏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額解既不得增差以浮于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儉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

肯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通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時當括索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舉行未必無資乎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適因考察各差部臣諸涉瑕疵者斥謫不少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事楊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刊樞事一書足占素養若不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政清職以示表異部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惑而人心競勸矣樞務之不可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無濫職可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寢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廩祿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糧賦之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如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上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
勒限停徵庶寬一分之息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
俸資無從查考夫省官本以省費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
行查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
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
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
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
凡以按歷親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
定員不可更置也邇來縉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
使轍跡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二十九

行的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
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弊請矣至于禁止迎送
之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
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
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推勘報夫懲貪之禁不嚴則民生
奚賴查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邇因貪贖日熾凡撫按
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贖以
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
事者相習焉殊非所以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
都察院通行查核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十 大五

邦本所在關係匪輕年未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
 寇無廢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剝肉充腸氣息
 雖存而人命隨之其何能及也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
 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
 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爵祿非盛世事少知治休者孰不
 知之臣愚以天下事執一者難以變化通變者所以趨時
 方今民生困竭與其括索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
 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我 國家任官之法
 極為詳悉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則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
 逐遺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
 授矣開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
 名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干
 礙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時詘而通之以權取之于民而
 無損于民者也開納之所當酌議者五也凡此五者事非
 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易措之足以宜民要之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家受一事之福正予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
 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根本所在日望表 皇上
 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糧足支一二年者 勅下

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
 一行一通融之間而置之以濟民困可紓矣至於服飾器
 用尤宜節儉以昭 令德方今天下各雖治平而財用匱
 乏實有真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
 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皇明神宗朝疏抄 卷之五十一 六十六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疏

李邦義

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故周官版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的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貯匱乏特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資願謨於萬一况臣等侍罪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自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晷者昨見該部條例八事以上亦可謂幾乎詳盡矣然臣等竊疑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收食之者寡為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會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舻千里飛航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頗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務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于贓罰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今聞廣鐘鏞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四

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令權節其何以哉昔人謂節財之法有謂在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填驛之派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廩之輩踵接有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千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也况 京師之眾皆取足于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為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知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為

有以此外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二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其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考查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衙門送司十二司項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衙門所官更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所貯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五

三

于錢糧元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握輜鈴者或邊事未甚請一遇警報輒自周張至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勢上煩輕則參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之妙策何嘗貴其不調遣謹調遣者無非以節行糧之宜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糧之支開在節遠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巨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近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出此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

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參治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于節縮而尤貴于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以供奉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泰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指無幾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人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或于各年

皇明高宗純皇帝

卷五

三

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拖欠若干以上年為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廉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取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百于萬千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于轉移運用之則惟在于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民生 國計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視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 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遊移過半其糧運之艱 俱實見在人戶包庇官軍師生

俸糧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邦
義製問差回所目擊各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
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
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
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
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憂或有
脫巾之呼其于運糧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聞
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與之亦不過歸
其故物耳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
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
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眾亦且幸寬舒于目前矣至
于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茂有能濟
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稱簡靜但處理
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
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
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于所
屬州縣官亦須令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
而招採有道緩輯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一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略問禮
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
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音者非
節用乎然 九重之尊 萬幾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
掌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群臣欲勵行狗國將自何
處始今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嗷嗷
不曰廢與則曰固陋不曰天丁之大何在惜此小費則曰
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
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眾人之口哀益失宜廢置垂度從
而反常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節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
策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
人又將笑且謂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
言之似為獨得之見豈不迂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
儉之實卒莫有出此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
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嗚呼數
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則財恒足者即此而已宋臣
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勅下
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存留其一
而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其處以軍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十一

用若干其事以某人用若干開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項雖不可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衆論去冗剔蠹必就其三分之二數而後用而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宗廟中為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倒施而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十九

尚

常習故者亦知吾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况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制而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率非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加省故陵夷至此誠操切振勵而亟返其道則其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家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

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嗷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之術苟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棄負薪同歸於敝而國將不可為矣今國家苟且之計不可為不用矣以彞倫之堂為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舞文官府統轄羣穉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而我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滋漸不可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置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四

譏諷為陛下言之抑古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下一切均禮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盈此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待用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贏縮如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數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卒莫能外此故臣不避譏諷為陛下終言之如蒙乞勅該部議

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甚一日恐更有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

近該內 承運庫署庫事司設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棟等具奏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聳動 聖聰冀圖多借查得大倉銀兩不及往年十一已支過部計無所出等因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裏選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致缺少欵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監梁政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裁去三分之數暫于京倉粳米撥補該戶部覆題近查得內官內使人等實在食糧之數支米石歲額有餘若干大倉般給是踵先弊欲將該庫見在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奉 聖旨這該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于太倉給以後年分照舊欵此又該戶部覆奏乞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糧務開食糧的數坐派節奉 聖旨糧米還照前旨徵派欵此臣等待罪諫垣職司封駁竊見本便理難絀默夫人君宰理天下審量出入以制經費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寡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鮮不困蹙仰惟 皇上登極實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一歲之用內凡郡邑外達邊陲罔不匱竭加以連歲災傷生民疾苦甚非 朝廷百凡度支實予成造一一檢量多

彙存舊裕漸徒欲傾耗庫誅求小民以然無窮之用恐
 非為 國家經常又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未
 圖自古忠臣愛君來皆相川為戒臣等頃見天象謫見地
 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竭每有 上言輒望 皇上躬
 行節儉以圖富庶之效伏觀 綸旨有曰躬行節儉朕自
 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
 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靡靡侈端乃至誤有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
 造急缺錢糧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以
 元糶米減免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府庫之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四三
 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大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
 一切千條倘至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棟等政等之心不過
 緣以職掌迎合 上意以取容悅多積歲餘以資濫費豈
 知樽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
 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入
 犯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曾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十
 太倉銀庫收貯竟斬不果臣等外聞未知的數度其所積
 不為不多雖比年關領成造舖 官賞賜等項節有動支
 該部又經 進供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

繁又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足 今
 日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
 足以資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
 計歲用糶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
 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選裁革又節奉
 欽依事故一千員名原派糶米者照數減派必其食糧人
 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贏縱雖減免三分計亦不
 至多欠若能稍益積餘足可接濟支費今又 佳令太倉
 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後照舊撥派歲餘之數亦作銷除
 大凡 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四四 內三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
 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
 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瀉橫作飢饉荐臻骨肉相食既
 已一回賑濟又復一回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傳曰天地
 生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私俱竭既非在官又
 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
 而熟計也該部切論奏宜固為吝惜以違 上命哉誠
 以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
 去奢從儉自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悉從節省一應室
 石珍珠無益費用通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眾

棟等奏稱 皇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萬計
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賞通行停罷不必過
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樽節用度候
至豐熟逐漸 俱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克之
數乃查見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融支用
稟計有餘以續不足大倉撥補暫免撥運以守舊規仍遇
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糧的數酌量添徵再乞將各庫前
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糧混舉增
加導非啟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祗緣 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嚴加戒飭令其協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

樽節無妄費以貽罪譴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
生免陷亡之苦治安大計莫重于此矣

清查數目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
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後靡無度而無
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
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屢議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
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
祿之漸每于奉 命巡視監苟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
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為 皇上陳之臣于
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開支
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
各庫做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
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
間隨據 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雀瓦各匠繕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瑞香
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置為增添
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異物愈覺精美而四時
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麥須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
外傳此內監所切干也謹言者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云
楊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許泊

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 御馬監春夏
收牧馬匹本監題 准採行鷹書蓋 皇木之用每遇
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項以爲般運鷹書之費或云山西
廠臺基廠等昨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各監年老內官不
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閒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
日積月滋漸爲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
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
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飭添造圍房每月量取
房資以供傳造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圍房添顧匠役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單七

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藥欄欽安
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
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 供進時鮮蔬菓品并修
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舡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鼎
渾貼金雲龍堅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
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
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
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
共三百九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
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及廠內外三十廠

每共租銀五十四兩其廠 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
一二且至于楊村營 坨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
房猪獐鹿房馬鞍山大石 高周家口慈家屋琉璃石大石
廠小石廠藍龍廠 皇木 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
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 廠鑄鍾廠台基廠淨車廠稻田
廠楸棍上廠通妙宅隆 等琉璃窪黑窩北果園柳花園
洗花房河西花園土城 園外面漆作蜂窩東給殿共二
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 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水窖廣
通寺張越房西安門北 小石廠海眼蘆溝橋狼岱地亦有
租銀本監該管地方廣 潤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單七

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 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
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 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
題 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遂將該監虛廠
積貯合于錢糧照依 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教自戶
工二部辦用商解一 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
有數目不明隱漏參 差等項從重參治及令帶管大使逐
項登記出入之數本 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
受少有隱漏參差 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 費雖浩繁然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
有年例定額而成 庶作又不係在 覓資則供應有賴

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二年太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
 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
 裁減上用九十餘兩而在正派之由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
 項房廠租稅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查廠店房條
 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物料寶坻等處抽稅神木
 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
 此侵漢以為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溢收
 租稅充入私囊其官督其費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
 支則是利歸已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
 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庶民

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
 查哉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
 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
 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求儒等質
 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
 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
 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
 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
 查出參奏及照楸棍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借混占民業
 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取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稟奏

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詞妄瀆仍舊
 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如 國
 害民之尤者也仍乞 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
 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山地
 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後
 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
 不可不慎也臣切觀該監開稱成造園鰲山修理宮苑花
 闌龍鳳船鞦韆架傳造樹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
 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
 臣將謂充足 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
 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
 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分之
 七八分矣如成造園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
 其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
 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訕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正
 官闈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 國計者何至為費官
 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冀有裨 國
 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
 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

無益之冗費也悉亟停止 待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五十一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李已

竊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豈志于為利而樂于貨財哉蓋言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聚聚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是理財一事而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係焉可不重乎以故臯陶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論治 國之道亦不過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然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主者不知此哉恭惟我朝富有四海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 帑藏之充前古莫及加以 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于 賞賚錫予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奈何頻年庫藏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此在平安無事大較已然設或 國家稍有多事不知將何以應之是以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之 內帑而 內帑供億已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直按括已盡矣開納之例雖為濟時之權而所入甚少中 鹽之法雖為經 國之計而獲利甚遲所恃以救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者矣臣思國家取民之法稅糧之外既有雜徵雜徭之外復有派料誅求已盡于鉛銖剝削直入乎骨髓而况近年飢饉荐臻災傷每至子遺之輩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生之困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十一

於如此苟再追徵不已過為窮通誠恐饑寒之衆疫死之徒鼓鬻于一呼勢成于群吞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民愛民則病國然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節雖竭必盈為今日計亦在節之而已合是蓋無策焉節之道何如一日汰冗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者乃古人之所已試今人之所厭聞要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陛下陳之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之費也 祖宗朝法古為治官有定員俸有定額近年事漸繁密官亦漸增臣見而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而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官糧管馬等官及 王府空閒官僚驛通巡司邑丞郡判之類不可勝計且在 京武職冒濫太多徒取充位其間冒功陞賞老弱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俸帶俸廕授等官千百有餘皆歲支俸糧占後校隸冗官之濫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五十一

勅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錦衣衛管官從公計議其于文僚其官可以兼攝其官可以裁削其事可以停罷備考武職原屬軍功世襲如有冒功陞職及老幼不堪者具 奏革退至于編次等官亦宜裁減無干 國計外其餘傳奉等官亦宜裁減或止其請身隨進任事如使 職官保舉等官將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為減支半俸更乞 嚴立法禁今後官舍里民人等敢有冒功希賞 奏帶錦衣衛職者以上罪列事體不煩而 國家錢糧可歲省數萬何謂革冗役臣照得 國家設官內外監局匠役之所皆以供 時服而備器用是故不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而備其食乃可 選用逾年不遵 祖制工匠役役舊續新增不知幾倍下言又其間私補替點占役影射頭緒繁雜甚多 國計不可枚舉冗役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先年諸臣屢言是議李欲清查該管官司各惟便已中從阻格臣不知于一國家紀綱為何如矣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五

五十一

無人老弱殘疾私補點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數再驗精既何藝內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留人匠分別衙門藝業明白取具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矣何謂裁冗費臣考 國家賦民田土稅糧之外有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口食塩皮角翎毛油漆行木之類已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料以及器皿軍械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者有之用十而作萬者有之名奉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弊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處慮恐江淮之水難實漏卮况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 社稷為重以斯民為憂 勅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元年以後節次派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造解 京軍器與夫 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教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其料合當存留其料合當蠲免其料合當量減其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又速

皇明高朝疏抄

卷五

五

五

良規議處停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 勅下內府并各該衙門會同該部計纂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纔奏行該部斟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災傷分派前去辦納如有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從重究減一物則庫有一物之餘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日計者少歲計者多不必加賦而 帑藏日見其充足以上三者皆所以節之于下耳至于身先作則尤在于 上伏望 陛下念 皇天之眷顧 恤黎庶之艱難 存子惠困窮之心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約如昔日收珠今日買玉皆無益之費合當省減者徃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

皇明高朝疏抄

卷五

五

五

可不急止乎乞 俯聽臣言速行罷止以後凡有妄費動思樽節則富庶之效可獲小民之困可蘇萬萬年無疆之業端在于此不然雖以泥沙為金瓦礫為粟亦不能濟也惟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止

講求財用疏

新學類

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文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礙可
以弘濟 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于寒責又不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咨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親時多事奮欲效諸臣慷慨言論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目並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五十一

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行題 請貴臣等以言臣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于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虞不言守無歲不罹慮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保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卒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

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

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月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

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之若軍

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鏹

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

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

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自之為生財之一術

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

解賍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微情有巡按臬司

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解矣

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

兩之費不啻也賍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軍

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

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教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

撫賍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

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者之用兵一開弊端此罷而

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

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塩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

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訕之日甚臣謂除節省外

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殺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殺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詘乏故倭人得以弱其豈寧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五九

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天 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史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 國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十

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眾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屬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絡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 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繁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室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違于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 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

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為實荷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強勁而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十一

卷十五

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費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廣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蓋焉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教營之雖損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盜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警雜職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塩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堅于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右節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櫻其鋒卒真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十一

卷十五

據武營之說已已之後朕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免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十三

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膏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指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一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千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歲亦

後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種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邊止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但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未過充游手勾攝之是官府掃除之後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陣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草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馬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忿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噫噫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噫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謂京兵依託 禁嚴涵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濱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主臨僕馬為繫其重令乃懷生顧養銷賴積弱為邊兵所易也奈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羗胡威變者哉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成于京卒未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十四

六十八

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勤矣又以
畿輔之卒填京成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撫賞亦與京卒
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君之兵矣夫出京卒
以成鎮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成宣府則宣府之
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即敢
扣腕旋而播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勤
當其全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
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實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
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
間而通融斟酌其時矣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
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
而益之以吹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
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
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
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
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已成三才之用
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變而
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燹瘳多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
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怨嗷嗷不勝其求溢
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慮之慮者豈布帛五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六五

言

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
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買鹽以通衣食之用爾而
銅錢亦買鹽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
而用海已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
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豈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
舉矣錢益費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
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
賤而收之時其貴而難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
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論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
不行之故爾者計者又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
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舉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
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
枯槁之虞從成周而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一可觀未有
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
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
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
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錢
州慶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
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
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六六

明

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後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

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萬舉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也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窟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甄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之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營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半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三千人足矣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

皇明詞林抄

卷五

五

皇明詞林抄

卷五

五

鑄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
軍裏營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
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
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
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
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再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
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
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家
家蓋截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六五

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圭毫其遠近或以代布花
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
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歛輕散官
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
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
權之累 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
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
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欵散各
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
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七十一

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水寧終歲無水而不能終日無食今日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鼎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東八府之人耳此數處之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者蓋屢驗之然其彈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數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版倉儲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

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國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日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日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千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取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胃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倉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具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下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官倉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稅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十一

大

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
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
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有力之
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上俗合人情占
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稟畫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
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
功能者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散之利歸
于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
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病富于民即藏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七
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
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阻
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
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
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涉迂誕又不知其不可
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
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
不可行而罷其議臣亦以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
不勝幸甚

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彊疏

潘潢

先該刑科右給事中張東壘題內一款約財用以裕邊儲
該本部議得 國家財賦 國計總於戶部管繕總於工
部太僕光祿各有司存謹於每歲終會計成錄進覽 萬
幾之暇 睿照少加公憂懷義之臣樽節自不容已一日
歲徵一日歲收一日歲支一日歲儲總數會其略散數註
其詳大率一年以歲徵為定額如歲收少於歲徵則拖欠
可查歲支多於歲徵則樽節可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
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
千收支既明歲儲虛實自見即為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七十四
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邊費自紓誠我 皇上中興太平
之一助也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已
經通行欽遵訖今照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
擬合會計 進呈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
糧出入之數大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
百五十五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
一百一十六兩雖稍多於歲徵緣係節年解欠及括取開
納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銀四
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加一倍蓋
因連年擺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費不次增添若

非加意哀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如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本年官軍工匠月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蓄僅於五年其餘雜料糧草等項用多不節亦可類考臣等聞昔周官版獻民數穀數說者以為此則文武成康致太平之要務而歲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蘇軾亦謂此萬世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負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自朝著以及百司庶府莫不以節用愛人為心而其是則善物與凡失物碎名者各有誅賞太宰職之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而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一時出納之計

皇朝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十五

登耗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為出也臣等遵奉 欽依查照原擬謹錄會計 進呈 御覽欲候 命下本部備行在京各衙門并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二十九年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庶幾漸復 國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致太平為 國家億萬世無疆之計若內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自來不入會計今合內外庫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潢成冊隨疏上 進伏望 聖明萬幾之暇 俯賜留神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准鹽利弊疏 霍翰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通通變之權乃可以而無弊唐劉晏只用准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准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處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費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費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滌意而後人失之也准鹽原額歲辦二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

皇朝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三十六

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養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鹽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鹽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費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鹽丁勿責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鹽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鹽丁實得米一

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云米實無積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窮寧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窶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窶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蕪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眾往往為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二十七

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蓋場鹽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千五百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

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實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二十七

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全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千五百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者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

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弊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消變
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
貫值錢千文竈丁為實利則竈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
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
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
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
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
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戒富於國充可
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
上策何謂中策消更為令曰凡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七十九

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言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並課邊儲互相關連盈縮又與
按濟利病均為欣戚邊方之策莫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
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毋率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
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也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
所以利竈戶者其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
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其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
之者其薄雖餘鹽不許私售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
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八十一

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
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
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
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
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
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
糧糶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貨許納
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
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
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

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
乃曰陝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即竈
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
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有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
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
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
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官窩刻取二
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
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
正課壅趨太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

原缺

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責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治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八十五

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郭登

近該兵部尚書張瓚等會集 廷議以御虜防邊內開足
邊急務莫過於清理鹽法欲查照先年高明黃璣事例推
選精通鹽法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
淮四運司鹽法仰荷 宸聰俯賜俞允臣等特罪該科及
覆計慮輒敢冒陳臆見切惟 國初上監課以伍軍需巡
鹽有御史司鹽有運司有提舉司所以綱維而綜理之者
官亦備矣因鹽法不通雖常節差重臣請 勅前去清理
但令雖密祗事彌文體雖尊而迄無成效常求其細故其
不便者有三自長蘆山東以至淮浙地聯四省相越數千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八十三

里之遠文移往來動經以年其涉歷不遠利病未悉未免
顧此失彼坐糜歲月其事務難周不便一也各該司府州
縣官員隸屬非專服聽易玩每遇文移多假他事延緩清
理衙門亦以官專事冗莫能盡法相因苟且俱致廢弛其
體統不嚴不便二也又四省巡鹽御史皆以天子命使勢
既不下且各以專理鹽政為職中間少有區畫自分彼此
意見不同動遭滯碍而亦難遵守其法令不一不便三也
是以皆先後相承踵故襲常簡命雖篤建之則踈飾虛器
以糜重祿徒增額外之擾耳查得嘉靖十三年四月內該
戶部尚書許瓚等題為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

奉 聖旨這鹽法係足邊務 祖宗俱有成功近年全被
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
你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
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畫一可行文書到日
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臣等有仰見我 皇上
神謀睿斷經國阜民之至慮矣吏以持法法以昭治得其
法以振汎之則官不必備而事無不濟國家之鹽政條貫
精密品式具存法未有不善但行之既久積弊漸滋始鹽
一引納米二斗今則加至數倍未已矣始召募者皆正商
今則蒙右之嚮鹽者日集矣始商利其有成樂趨事今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五

八十四

行文拘拏展轉逃徒矣始課羨額盈足裕邦費今則逋欠
殊深軍需久耗矣司國者可目擊凋弊漫弗注意也哉各
省民運積欠地方委多災傷各邊歲用不敷奏討日告危
急餘鹽之開邊解部法孰為良年例之責實窩賣弊何以
革其運司餘鹽項增引若干方可盡收其運司餘鹽項增
價若干方為便商弊在運司者責之巡鹽弊在邊方者責
之巡撫使事體得歸一之宜邊儲有數年之積不狃於目
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官民俱利在今日所當深
求根極要領之論固不必循襲故事而拘拘於清理之說
也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清理鹽法都御史暫為停止

申勅戶部查照前 旨行令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
官將應革事宜裁酌量立嚴限奏聞准復即令該部會同
多官博稽往迹酌衆謀從長議處具 請定奪則官無
冗員事無費法人心不搖邊儲自裕動可戰靜可守雖有
點虜侵軼之患無足慮矣惟 聖明留神采納臣等無任
隕越仰祈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二八五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六

邊事類

嚴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者滿到京陞臣今職荷
蒙 皇上眷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服
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恃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遺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
國極矣臣在南都轉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誅
身生而翼飛至都下以刺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一

二八五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
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
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傳者
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
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
准暫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噴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
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
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 國家
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莽下位者又不可
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剋絕苗裔而乃為此

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屬素履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
 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釐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
 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
 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太實雖匹夫匹婦尚不
 可少失信義況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
 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
 望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
 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
 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
 之尊而下與大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
 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發憤婦女之辱其怨恨
 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
 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
 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
 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

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
 事雖童 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馬市一開
 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
 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無備
 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
 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天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
 有交携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
 開則彼之交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
 言乎此開邊方通屬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
 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
 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
 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
 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
 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
 也今 皇上釐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
 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
 虜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大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
 巧及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
 愚弄半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
 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

皇明高宗朝抄

卷六

二

三

皇明高宗朝抄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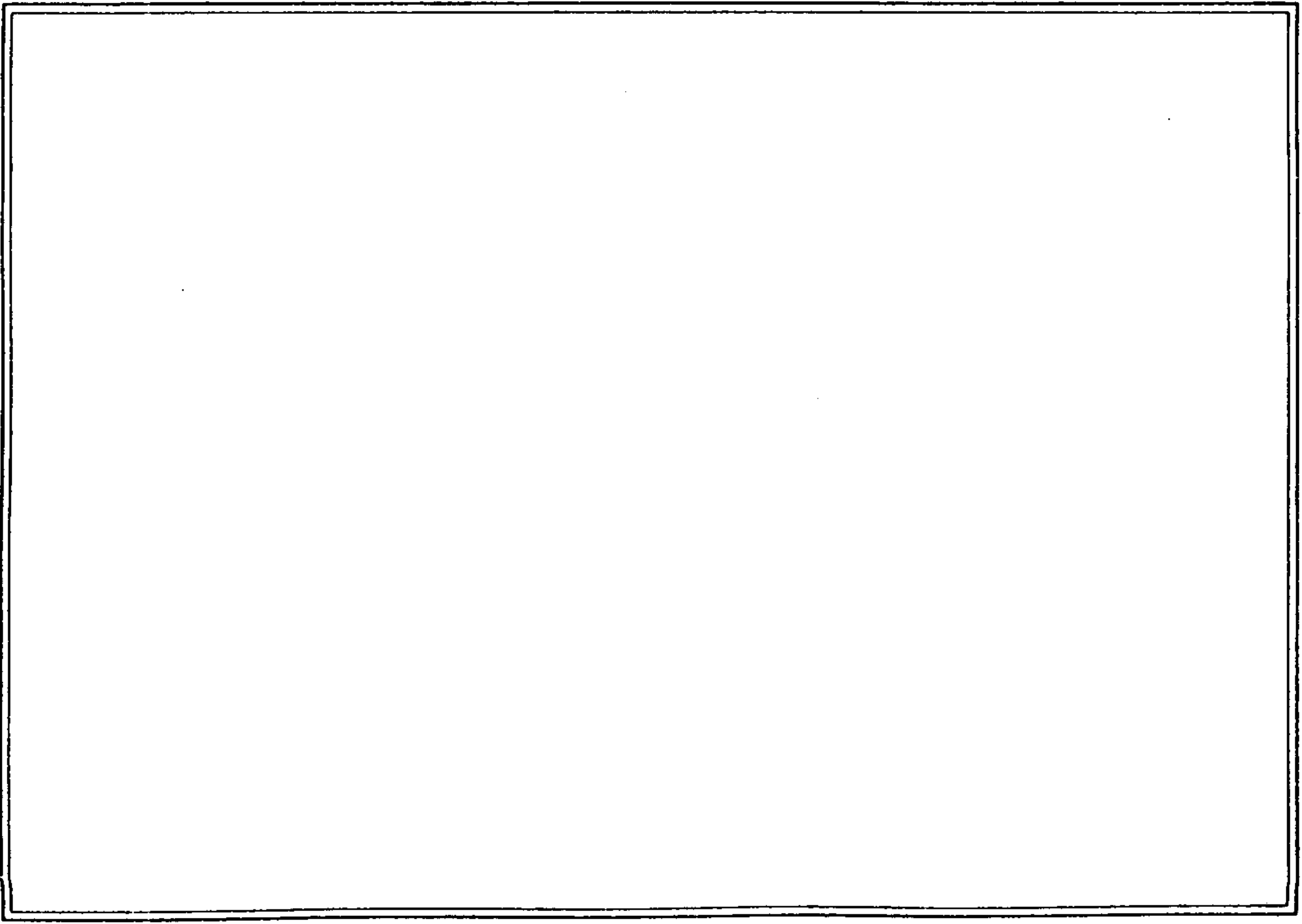
三

言

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遺衆入寇而駕
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
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
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
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 中國之
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官府延緩等處定不可罷以
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
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
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
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而難相繼十
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
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
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
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
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其不堪者一不
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
失信矣孰謂太子無營之說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
如曰欲脩武備以備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
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欲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
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而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馮

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
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
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
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係
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
豈古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
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來耳况市馬我猶
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
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
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
聲言其時槍其虜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
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
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 中國市馬之利
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
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
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
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
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
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 國家之在威養虜寇于口盛壞
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

文之遇其湯之伐葛伯其罪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
 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
 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
 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
 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自易知則馬市之開
 不利于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其利焉蓋數十年來
 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
 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
 敢與敵虛實既已現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
 國之重利况馬多稱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
 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
 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以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
 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其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
 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
 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
 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
 究夫謀 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
 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
 年首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
 之龜虜縱背約再為脫逃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



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華其下而臣民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

慶夷情疏

霍翰

自土魯番攻陷哈密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是微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其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而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典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遣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遠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九

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以餌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不歸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阻復之期矣彼叛眾益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于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眾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将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抄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于外牙木蘭為讎於內即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荒僻甘肅孤危尚虞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

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其難守亦棄其難可乎因棄其
 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
 尋丈是故疆場守之議不可不順也甘肅去年銀一錢
 易粟四升今銀一錢僅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贖
 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塩利其制塩科也塩一引輸邊
 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
 民自墾邊地自糶救粟自築墩臺自築堡伍歲時屢豐救
 粟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塩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塩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于戶部間
 有輸粟之例亦廢行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
 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
 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秦虛
 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于 太宗皇帝
 之塩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
 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塩銀也計銀
 一萬加耗千兩若行輸粟之令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
 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
 衆謀復相辨詰過不自揣其為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

勅問兵部士會番叩關求 貢行何印信惟罪番文哈密
 池城作何與復牙木蘭米降其誠其偽作何料理務出萬
 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也 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
 若何而為且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并畫
 上 聞臣愚且見 中國奠安萬世永賴矣

皇明高宗皇帝

卷十六

上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胡經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勦亂明王張弛之大道賞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懋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彛倫叙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筆門俎豆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邊戍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卒呼聚稱亂至戕殺主師偏逐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裔之虐矣邇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剿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蠢茲貶貶寇鐵決有日乃復誘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元

胡虜數萬餘騎衝斤突入直抵叛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敵眾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能久駐復自解收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臣愚無知竊意今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而在叛卒易曰復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得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養成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鴉鴉期要亦常事者之責而 朝廷養養之恩

固世世也乃敢據我城廓弄我利兵資我糧餉脅我良民突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釜中魚肉少頃更其安足上勞 聖慮哉獨惟朝露自我 萬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其休息

今自有餘年故部落藩盛弓馬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上不習戰將不閱兵城堡不修火煥欠明虜乘則遠避虜去則佯追以是習為故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互寇如今日無已也臣本商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居臣聞不掉之尾起于中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際幸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文三

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雖遭茲不虞特氣數之少怪耳夫夷狄猖獗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主 中華翻天覆地之變極矣幸而 天壓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百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此虜能復躑躅時耶雖然天下事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牴慎其微也頰豕之牙握其機也蓋微慎則早見而預待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作譬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疴疾也良醫藥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陳我討賊上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

一曰定 聖議以成大計 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 三曰益
 將兵以格賊勢 四曰重將權以肅軍威 五曰善召募以資
 實用 六曰重陞賞以勵人心 七曰略微過以便展布 八曰
 時糧膏以徙士馬 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 十曰嚴關隘以
 防奔潰 臣竊惟 陛下 一身天地神明之主也 陛下 一
 心萬化闔闕之源也 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 孫子曰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策多也 夫大同者兩陞之藩籬 六鎮
 者西北之要害 燕晉者天下之脊膂 無大同則宣府之勢
 牽無宣大則六鎮之兵樞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
 無安枕之期矣 伏願 陛下 俯救一方之溺 兼收群士之
 策乘焔焔之方張絕炎炎之無已 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
 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 不得已而為之是為應兵應
 兵者強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
 斯之謂乎 夫大將三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 故漢
 高拜韓信于行陣而七國服 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江
 南平 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
 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 邇者 命憲臣為制使 遣武
 臣為帥夫亦為備當虜設也 今擁殺直入至號七萬則非
 常虜矣 集兵四萬亦為討叛賊計也 今虜寇相援聚
 莫敵而負固援強則擊後或獨且奈何哉 矧而貴不相使

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會今日大將誠不可不設也待之
 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
 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以壓眾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
 使四方耳目收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 神武
 之大節也 臣聞今之邊患一厲挾弓十夫披靡膚騎至萬
 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急弛積弱之弊者也 聖祖定中原
 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土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
 將不自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專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燕
 以禦虜恐難而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耳若外攘內
 攻則非十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 俯從群臣所薦中外
 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師與張瓚領水軍表裏相濟一專
 于攻賊一專于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
 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脈通而有此失彼得之助故
 曰成大事者不恤小費強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
 君親操斧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臣不敢將于
 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故 朝廷之上惟在責將不在責策將得其人則凡
 安危之計攻守之畧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領者于奪生
 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兼以專使以行之而無待
 于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是也則智謀勇斷軍

5 頁之下

氣自廟廟寇不心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
三曰貴速四曰貴靜五曰貴懸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
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
挾可盜及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
鷹將復至矣即今而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
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無程督謀朝募夕後以是軍門之
會之謂速邊鄙之可以樂戰而輕死饑饉之民重食而輕命
故因地呼號者不出朝而軍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
來使今之將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憂
而行伍充民濟益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遊食之民性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為赤眉所敗光武畧而益任之卒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
蓋以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畧
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
復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
先奪其命敗之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裕
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
之而後可勞酬之而後可檢生之而後可死史曰千里饋
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饑其孰與戰哉武王曰子有臣三
千人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言同言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
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剽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
而已矣易曰得其大首獲非其醜仁義兼用之謂也蓋首
從別則賊心二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
行而後 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故死
之文武闔關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
大兵衝之不北走者胡則南走中原近蒙 陛下分遣諸
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勅責關將有清
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
無所匿匪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
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難以老將如趙充國者尚不
敢為漢遠度以取金城况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

致啄哉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
之也目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效懼不以臣言為
狂妄而加葑菲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
罪之至

皇明高宗朝疏抄

卷六

一八

平政令以定危疑

曾作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事
宜及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
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雖於 聖德無所
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為解速變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
士悍傲輕干變背胡可為順紀綱法度至於淪散胡可為
立人心机捏鼓之易搖胡可為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
者也然以 廟謀廷議當有為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
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咽廢食之過
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
得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叛矣 國家大鎮
凡七而叛者五方其 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
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 懸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
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呂經奉 命拊循不能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款以發 濠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 士視之則亦有社稷首足之分即
其舉措少乖而 國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
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其至鼓衆閉關呼噪稱叛此可謂
非罪乎縱今不能明 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
之矣兵部迺過懲乎 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

皇明高宗朝疏抄

卷六

十九

不待報即懸斷而建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警都司
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設衆
呼噪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救救哀求原無他意至
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
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
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恐失輕重之倫忘父
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放遠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
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與於大同亦遠矣夫大
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
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
伏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撓援五也懸積
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以不習之兵
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
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士馬精銳厚
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
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遠疆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
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及頰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
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鄰之援內復鮮親藩之比
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聞呼噪而終不敢有他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

恭

專門之商必明經之儒必精算之上臣於三者無類焉蚤
夜不遑周知攸措然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槩矣古今善治
曆者三家一曰太初一曰太術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
律太術之曆以著策授時之曆以晷影曆以鍾律而起固
正也然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著策而起固善也然撰初
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
得而道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于此者
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
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地而授人時為重乞可御史朱
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五
九三

准臣親督會 奏政曆中官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因掄
選諸曉本業善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候昏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
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一至二分日月交食台朔弦望併日
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紫氣月孛羅
喉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季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勅該
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邵
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今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
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統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
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驅策也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茲萌疏

曾朴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聖鑒

兵官邵永侍郎周叙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齎駕帖拏解米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着欽此臣等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懼權達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遠 君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二

竹

萬里邊城繆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於 聰睿者猶多也至 陛下所親者又皆危城之疏一偏之語議者且復抑揚輕重手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傳曰履受之愆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臯陶之德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 陛下之聖明公虛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都御史進肅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呂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了不與又將銀減半今邊寫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

齊人將都察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逼身踢打肘鎖送

又將都察院井文卷盡行燒毀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凡知危城之疏未可盡信

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白刃

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

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之也自全

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

委任權久在已也呂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

為虐誰復與用命者况其受侮遼陽瀕死者發彼縱自愧

寧復不畏死耶若曰徃政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三

火

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

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有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

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

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于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晰義以

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咲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忌器狐穴于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

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

明典固在也軍士誠孽于 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

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輒自倖辱如此且聞其髮

之者皆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
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
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
事而惟求之闕故力雖勤而功愈塞萬一有驚則秋期迫
甚不虞之勇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綏之實臣等謹以
陛下之勇先為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先治兵
氣先下飽其氣今萎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
事詢諸邊境之人率操手蹙額謂莫之敢撻臣等雖其能
為竊嘆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
萬而以駭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答阿不孩二部共七萬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五

本心哉特事如此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
變雖大小或殊固可以觀人心無畏也如此尤謂法令為
行紀綱為立此非愚則設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寬大識者當選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左
驗矣 群臣猶玩忽不戒有為是煦煦以華目前之安不
知養亂者將自誰遣也無亦重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
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詭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蕃
夷雲擾故藩鎮之臣乘微而起憲宗發憤創往振累世之
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
效赫然稱 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是衣事也臣請證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二十五 五

之臣過為承望遂欲以叙往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
耶昔滅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以為要君蓋廢置
子奪君上之操也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
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
起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
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九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伏
願 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
務得真正守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得即聽邊
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及 勅吏部別推廉靖大臣一
員往代巡撫毋得輒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來
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
也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斂 陛下問罪與師言順各正
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成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
祀湯又問曰無以供粢盛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
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柔恤之仁也終以
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稱聖今 陛下所以
寬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以昭吾仁也萬
一兩鎮冥頑不服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
加之終不克于葛伯之征矣夫葛伯豈國耳罪止于不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二十六

正五

五

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蕃臣
僕罪澤于葛伯已甚 陛下庸肯盡有之乎 聖謨淵深
或出于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
激于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固不憤然為
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
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能即死耳自幸身榮親顯
使 國家漸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
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固不及也誰肯為 國家出長治
之謀畫又安之策以自取疎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性歲
妄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
異已讒毀構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
日夜思惟莫效涓埃以答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
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忘
其愚陋復陳觀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
和眾然如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
今日邊境屢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
以叛逆為當然倡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之辨紀
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
陛下大聖人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瑣
瑣千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說聒 陛下聰明者然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二十七

五

天下聞之凜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而
 教折亂賊之萌是故素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寸經
 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惟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
 昔孔子作春秋取二自二十四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
 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
 已者蓋誅死者于既往所以戒生者于將來孔子固為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悞然則今日
 論諸之論又安可畫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
 甚過鎮華甚臣等不勝惶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二十六

杜牧夷以安中土疏

張鼎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 首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素
 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讐殺因而橫
 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警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逸
 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鴻先後
 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 貢我 國家者
 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
 備固不以逆順為之疎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
 自漢魏之際已通 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文百濟
 白江口之戰大受挫劔以有日本為之強遠在勝國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二十七

許其互市贖贖數十萬金元...
 所欲燔焚城郭大肆侵掠...
 餘萬死於海島遺者僅三...
 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
 劫殺為事不得聞則陳其...
 民財 朝貢則利 國賜...
 奴之大情也...
 及十四年兩部...
 著之 祖訓...
 絕之未...
 皇之...
 皇之...

倣稽頰 關廷頌茲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
 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
 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非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
 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嘗豐渥相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
 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與剝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
 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
 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取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
 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紅隻人口數日差異又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六 三十一
 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遞相訛
 訛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際情態矛盾法應預防
 况在彼無兩 貢之例在此無而是之理真屬未分強弱
 已判譬之群六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
 縛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猜信
 而爭傷及人類者也然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
 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惛樂因循議處未定而
 今素卿之盤般慢藏啓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
 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謀未展於一

蘇橫延於而由盛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人員
 倉皇失措孰能自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
 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為患叵測
 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默而不裁何以警
 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刻後米及照日本國最爾
 海夷利觀中夏先年使者肆為不道荷我 聖天子仁聖
 曲賜優容茲以警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與問罪之
 師但冀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
 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
 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六 三十一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
 軍卒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
 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
 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眾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
 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
 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妻石詭碎或棄珠崖或謝西
 域番之史冊為世美談况倭奴記誦情態具有明驗若更
 許其通 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

一第... 丹... 第... 6 反... 內

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散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
區區之私見實以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員
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勅該
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
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
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
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踪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拿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
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一

三十一

陳庸見以贊修撰疏

王燁

竊惟夷狄之為 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
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顧敢於
悖驚若此意者 上帝赫怒故驕其心梟其魄假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
然何驟矚我疆土虜戮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
心耶邇來陳選將練兵繕墉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
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黎洵洵焉不能朝
夕在於斯畢收殄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
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備采擇况臣等
以言為職又安敢畏陋自嫌僭冒是惧徒習循默無所陳
納以效此欵欵之愚乎蓋天下之事貴于謀定而濟之以
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機難常有餘力者由此
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
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早則資舟水則資
車以待乏也况涉河之舟行太行之車乎宜緩而急則張
遑迫遽而反乖于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撥禦
之計恐不能不動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
切責固宜此外有繕通德倉糧之議者有欽京師畜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半援體無完膚袒探齋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
 所自致如 朝廷何能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
 得救其罪夫執咎無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
 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
 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
 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
 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
 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
 無復嚴憚自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
 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
 毒雖淺積怒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
 軍者若曰無與于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勸官意也
 勸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
 不過誣執二乞兒丐子鍊鍛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塞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悉赦之猶不使無辜被茲刑戮也臣
 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
 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囂不肅予不知
 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罰却被告軍人眾環坐
 號呼大噪不服臣惡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
 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乃以軍士為情亦甚畏矣豈

以率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庫陣以尾之 驍騎而左之右
 之夜則多鼓鉦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
 以疑之或據險以激之或閉其泉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
 極而殲之廣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等不展使得以呼肅跳
 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憤焉者也雖然忘羊而補牢
 未為晚也臣等恐牢之敝而羊愈飭逸耳夫秦晉之民古
 所稱尚氣槩勇力敢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
 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攜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
 之鐵以為推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之則弱堅可以伸
 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
 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于其
 處按伏其兵于其處應援其兵於其處防禦時零隔越正
 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况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
 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
 往昔楊琳孔霸溝之敗賊則為近日丁璋石湖嶺之覆沒
 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
 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
 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崇溝迄邇至靈州以西無
 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馬東犯應順順
 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六

二十五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六

二十五

衝也大同固為重鎮六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
為之翼其次則偏頭武鳳門之兵所當扼扼焉花馬池
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參遊等官移鎮彼地
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
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大同以遏其衝高山
聚落之兵應之偏頭武鳳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
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
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左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
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延綏則大
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
兵又相應之不以非我一地而求兵以坐觀不虞慮出
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牽
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近遠實而遣死士以搆其巢
穴賊牽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
焚蕩其種孽進畜如是而何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
羽檄紛馳而延調于戍裝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棹尾
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鎮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
之素浮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掎角可也設
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仇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則若之
何是在衝擾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十六

以

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
定形翁張連棟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于不腆之虜蓋守
寸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為要端端焉以防其擊固不若
批兀搗虛之為得勢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為固
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亦可以易守臣等
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
勢逼者正得扼吭之策也雖然如法制之東何哉兵也者
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之
法嚴諸將領夫而軍相搆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
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
戰一有駭果之將出邊牆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
議之而何敢言搆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
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
虜兵無勇將無勇制率皆遲迴顧望以偷生免罪為得計
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大
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
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士率
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哇則式之見蟾螭谷欲擊
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
墨以察其防欲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十七

主固將昭軌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禁謀債軍邀功浪戰者固赦若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維出邊而具有成算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執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固赦餘悉簡節疎日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鉅曳柴掉鞅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携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三十一

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謀則悍役而狂駭甚至執王帥加不逞焉紀綱之不振義方之不屬至此極矣為之師者平居諄諄貪食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為恩友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一入營勞來而即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土世受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鼻息于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頑意不可懷來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

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懼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耳將歌舞涕洟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携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養獯犬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懲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艱于衣食抑揚勸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孰不以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

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而通亡繼踵徒衝吏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况風土不諳甲冑不勝而無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蓋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審事實為空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曰京倉控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控運則飛輓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鎰為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壁之以填海也况軍士所急需者麥粟其麥粟生屆積金如山有月哉夫然後知漢臬錯置邊實粟為有見之言固可為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匱又安何
司計者不立根抵父老之圖耶人將謂也政之壞由於法
之廢臣等則謂必盡舊法而後也政可舉耳何也利歸
於下則不戒而人情繼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
以弛故寬大之政達人尚焉而況於荒莽寒瘠之地尤宜
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帥豪戶墾藝俱備不惟封其私園而
且便於公糶不惟大車小負為便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
足為悍圍之固瑣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
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
之變以此鼓眾怨而遂歛然起矣糧之以弗靖持之以大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事之日以恤事田畝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充乘乘鑄者皆
千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燃眉之
計空竭 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
之土而繩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忍捐于輿草
之蕪沒而固斬于我軍我民之播種生息乎忍容將領錘
銖為軍士腹削而不欲其且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
懸旆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于救也則挖
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極其急若以此為蓄糧之
長策則非矣至于勞來安定猶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
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勸督之稽其夫家聚寡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不做而行之徒專於方矢之程况戈矛交戰神槍機砲連
擊之利器厲豈有之而遂謂不可支耶縱馬之不可缺則
茶馬監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聰弛而顧紛紛于買馬責
豈無所歸耶况擊者之馬應墮腫于江之南北無濟于
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
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臣
等見弓矢之造偏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
欺負而徒以散方枉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于戎備無絲
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府聽其選士
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方秩之利悉歸於邊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六

四十一

力

恐稽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
以語經畧之宏規也前故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
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
之為難方財用之匱則濟軍縮之為難方兵威之久
弛則鼓道振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
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橫出則鎮定整裕之為
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財者鮮能堪此
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
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續乎若夫兵難
選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閒脉

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
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做便宜置吏之
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
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做市租皆
輸幕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以銖兩稽勘使
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
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
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
乎擬議肯精咨訪貴廣以禮敦辟各臣俊士足為主帥之
師友以贊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六

四十二

力

倫者許招至麾下優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
請補用可乎此皆 朝廷取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頹弛之弊以建萬億年
永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事柄之歸不可以
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為議復河套
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
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處處
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
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
行沃之士使得以收牧豕育于其間異日驅類是駭則驚

其甚矣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虜虜此
固我故疆承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狼望
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道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畧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非陘之伎夜半之舉何
如哉疾癘已發誰不待徵往鑿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
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
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傭販之夫將領
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
已也乞大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
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四十五

臣等之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
傷庶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臣等竊叨南垣
仰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馬燕濫之辭冒干
天聽幸賜鑒納以裨涓埃此實皇上不道窮堯天包
地育之至恩也瞻仰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四十五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煥

竊惟中華之禦強虜張天討以蕩塵氛乃王師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靈尤邊計之所以保萬金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賴天威廟峒立命陸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不旋踵而犬羊逃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洩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振懾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邊臣者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欲條列規畫以效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四十一

耳謹直叙管窺大畧以俟 聖明採擇焉其一曰破邊官之長套夫邊事之不振皆長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為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效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夫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膏脂而不惜觀遺之濫總制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俱備有往復之金幣以資禮有泛常之宴會以靡財殫衛事因不共執乎雅道以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督撫而叙巡按及臣等朝紳之美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謫夫諸如此類未易枚舉令無

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規良法未為遵守外其餘事體因循任行整飭縱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法繩之則脫畧平壤徑之外可以綽綽然展布其驥足矣其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為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刑條弗逞姑息為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土之擅殺降夷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壞軍之心貪虜貨也每至務窺覷之黨剽除糧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虜虜為虛而後占又兼買開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家強占據而莫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四十二

誰何也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阻撓聽指各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其三曰略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來封疆之吏人人自奮選將也練兵也轉餉也修墻也分區擺邊也條列自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僕僕然稱勞矣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哉他姑勿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

器大虜敗逃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痛加刻勵此後如某事當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專務期着實舉行以責成效無徒藉口而取快目前非但上為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一時之幸少則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衰之邊際庶其有瘳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慶其方舉槩而未竟其說竟欲不開事規不煩獲題使得便宜行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適度以掣其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前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通勉同舟而共濟閩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功罪賞罰自有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行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謹上 悚息企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

條陳邊計疏

楊博

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着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虞等會文武群臣着實詳議來着欽此欽遵該本部覆議咨再通行大小官員體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款上請取旨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借咨前來臣等切惟狂胡匪如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搖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脩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 奏不敢驟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款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勅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于削去虛文力求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

效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
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
紙上空談營之畫餅竟何益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
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
人情所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
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潘
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
遊擊反從未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纒
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建繁鎮巡人心始知
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晉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

四

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
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
者之戒臣等不勝慷慨切祈望之至 一定薊昌守牆之議
薊昌二鎮因山為牆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
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
有徵驗近因猾虜潰牆說者遂謂牆不可守是誠因噎而
廢食也蓋前年牆子領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
乃河間官軍守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
罪于牆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以此
冬閒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

將調到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
中地方猝遇虜衆攻牆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
高而擊虜騎雖強恐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
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
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
年關外增設墩牆深得重四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
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
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
秋兩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
藉口外防致遺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

五

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戶鴈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
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年寧鴈一帶添築邊牆增
兵戍守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
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牆拒守如薊昌一
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各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
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
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關外遠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
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設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
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

倒馬龍泉諸關營寨疊嶺稱天險且籍宣大為之屏蔽
 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山二鎮則使界馬而馳亦須數日
 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南內
 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為得
 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靡費芻餉合
 無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兩防預
 將士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
 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
 朔漠與虜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
 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五十一
 不敢又駐蓋牽于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
 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巢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
 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
 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于宣府亦可倣而
 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減于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陵夷中通一線之路
 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
 鎮人愚昧不肯以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
 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
 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

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
 蕪每遇年豐穀賤屢發官銀羅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
 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二年之備惠而不費事在
 可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五十一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王希文

臣原籍廣東莞縣人生長海濱習膠陋學雖於國家大體素所未諳然閭閻隱情頗嘗備歷荷蒙 聖明恩育選置諫垣臣豈不知要領之當言而細碎之可略亦以泛言不若聞見之為直舉遠不如指近之為切况天下之務莫急於邊防而邊防之害莫甚於海徼天下之民莫困於力役而力役之竭莫甚於東南臣謹以耳目所見聞者披瀝言之且如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球爪哇淳泥五國貢獻道經於東莞我 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十四

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 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 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朗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當狼虎之心叵測賴有右都御史汪鋐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我 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

為無見然且以 祖宗數年難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若使果皆傾誠奉 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 朝廷威德設有如佛朗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乎其間守巡按視夫頻煩官軍搜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束手無為魚鹽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 天朝而納此輕瀆之 貢治之不武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 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跋扈之狀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今番舶雖未報至然守備已先戒嚴刷虜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為可憂如蒙 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 勅都察院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十五

行巡按御史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 祖宗舊制凡進 貢必有金葉表衣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益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又如珠池一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蟻蚌間產名為珠池我 祖宗四海為家雖設市守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於惟正之供如載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

班然可考也正德年間逆豎用事毒流海濱監守漁獵牙
爪助威誣商船為盜珠脇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
端蠶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我 皇上御
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踊躍欣幸以為中
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禍可恒免也何不數年而革者
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採矣一時守臣不體
欽奉因為有罪然驅無辜之民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
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若人力可為則誰不奔走奉承
以供 君上之用設或天產有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
取盈之數乎其間雇覓夫船叢累里甲橫行海島劫奪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十六

則侵漁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
凡此二事臣素所繫念痛心為 朝廷惜大體為民生惜
微命有不容於不言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十七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弭後患疏 李承勛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浙江太監梁璠題為
緊急夷情及夷人讐殺乘機攻劫敢行叛逆等事又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張利等監察御史熊蘭等及該兵部節
次題復俱為前事冬節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奉 聖旨
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
據門犯禁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事
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
拏解來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了倭著鎮巡官督率各官
調集官兵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八
捕究問明白并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各
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觀望推託致悞事機其應否
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著鎮巡
等官省諭說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禮
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族夷
黨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事情還著鎮巡官上緊研審
明白來說又奉 聖旨是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寨
巡捕等官正為備倭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
不畏中國法度縱橫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員
擾害地方事情重大著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察了來說彼

處鎮巡等官并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督所屬用心議處
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是這
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上緊盤驗
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總督備倭官員
失事重情馮恩等并張芹著巡按御史提問明白奏來處
治不許回護容隱賴恩雖無地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
問且饒這遭著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既情有可憫贈
指揮使與陣亡的張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一級劉恩
及詹尚等都量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臣
等看得前項夷寇敢於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九

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
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殺將辱國損
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奏章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
遁情徇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
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瀆 宸聰多是
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
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
奏稱倭奴打攬上國至殺官兵不伏 天誅偷生盜境仰
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
箭船炮等物差刑曹參判成洗昌等齎領并將搶回人口

一五八

王濂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 闕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
震慄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為堂堂 天朝統御萬國而
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及外夷人之不若方
且務要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以懲戒將來
照例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 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
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
備以防禁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
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劫劫於旬日之久如臨
無人之境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
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一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一

急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劫殺又一籌不展狼
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高鑰付之賊手以日本
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鄉導聞帥墮
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姚江吶喊殺
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與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司何
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
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攻略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
有其人致使蕞爾島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
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 國大耻事出非常中間
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

謂亦曰其間情節隱晦尚多不敢盡啟本若止令鎮巡官
查勘回奏竊恐上誤 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
於不振功罪恐亦不明况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
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
殷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惟此凶變無係裔夷猶
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 勅前
去寧波府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
等第詳奏來然後重行誅賞 大明陔罰庶人心以定
國威以伸而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載照宋素卿
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 本朝叛賊法所必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一

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
金寶厚賂逆瑾膏緣 特旨幸追 天刑今次復因此人
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
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船市太監置酒命
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構此禍
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海濱則將來射利效尤
之徒習為謀叛靡所禁絕伏望特 勅兵部將今次朝鮮
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吉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旨送都察
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 欽差官處
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構禍緣由及彼國差遣先後并勘

合真偽來歷具招奏 聞一同旋治其宋素卿并宗設黨
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合一體島首
示眾仍要拘審鄉鄰里老人等根查宋素卿本宗及平日
知情與交通貿易或為鄉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照依律
例問擬奏 聞從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無編發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決不可令返
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道禍無窮再照臣等稽考
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
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
海而來艘艦數十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二

不滿所欲則煽煽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
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
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
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
委都指揮一員統其為衛擢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
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
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
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
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
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

宗設作亂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
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
亦復徒具文移何曾著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
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
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
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
與換給撥補墩堡圯壞者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時
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莫安
可以防海壞不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
海外諸國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三

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及嘗觀
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變詐
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年大利不當與之通
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
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
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勳戚文武大臣及在
廷群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
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
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濬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
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

確方可發落靈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開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並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情詭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四

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况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况有侵狂漂掠之虜尤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擗官兵脩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震驚萬方矣

申嚴邊防以弭虜患疏

唐龍

臣惟方強之虜易防以其可畏而人心加警也似弱之寇難禦以其可忽而人心生怠也必其視弱為強處可忽常如可畏斯為有備無患之道矣查得亦卜刺達賊原係小王子下部落被小王子追殺於正德四年內逃來甘州海上住牧小王子下虜酋吉囊俺答等乃時入套中於是手有套廣海廣之分矣今謂之四海皆稱青海是已西通沙瓜州哈密諸夷南通四川松茂等處東通洮岷及鄰莊浪與河套相連彼虜盤據於此往往散之甘肅境外悉夷人口數多以至強盛遂內侵甘涼莊浪西寧等處攻打屯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五

阻塞道路河西之受害慘矣正德九年該總制軍務都御史彭澤調集本鎮及延寧固靖兵馬共二萬前去尋覓征剿行至地名李思牧川賊規知兵至移營西寧側塘由河沙歸德渡過黃河奔四川節子岡透出松藩茂州直向烏思藏去聞說大兵旋散賊亦仍回海子分留一枝住牧洮州馬進灘奈約河遂為洮州之害嘉靖三年提督尚書金獻民奏要照依 國初設立赤斤罕東哈密等衛事係差撫夷官前去諭彼夷以 朝廷恩威令其革心向化聽我撫化使使安插設為衛所許其通貢等因具 奏下兵部覆行總制尚書楊一清議得游虜如痞結胃腹久而不瘳

後將難圖宜密諭甘涼莊浪等將官部署兵馬及調集
寧固靖兵馬分路而進併力夾攻以驅河西腹心之害大
抵如彭澤之策該尚書王璠王瓊先後總制各因虜管散
遠而在我兵力寡糧草缺未遑為遠討之計嘉靖十一年
正月內該鎮巡官都御史趙載等議得亦卜刺巢據海上
二十餘年今內卜兒一旦傾心向化遣人托帖木哥等為
番前來求通納款進 貢又與帖木哥做親因其來而撫
之以道結之以恩是誠一機會也欲聽從俯處或俾之納
馬酬直或使首領入貢或遣其子弟入質或襲授官爵降
給印信建立衛所羈縻不絕大率如金獻民之議也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六

奏下兵部轉行勘處間彼時臣初到地方欲議征勦則念
其方乞納款似近耀兵陰山之舉而力所未逮欲許通貢
則慮其蓄蓄蓄萌或貽徒我內地之患而勢有可虞方事
孰思以求長策二月內適遇酋吉囊等擁眾十萬侵犯
榆林臣即提兵往勦將主客兵馬分布要害且戰且守虜
屢遭挫衄計不能入乃突出五萬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
海襲破虜營收其部落大半歸於套內惟是卜兒孩帶領
飭眾脫走得免洮州一枝聞風惕息亦免出馬連灘忍約
河未敢歸巢以夷攻夷誠哉 中國之利也隨該臣會同
鎮巡官議奏停止前來貢事宜臣又議得滅燼復燃窮寇

轉關理之所有也故善邊者不以無警弛備不以敵散緩
圖彼虜雖嘗散亡而在其隄備之方驅除之計不可不嚴
議行鎮巡官務要加意隄備多方運謀若彼虜飭黨侵犯
即嚴督諸路將領合兵勦殺用殄後患或仍去投我屬番
帖木哥輩課等尤要購之重賞令其計執獻於 闕庭庶
幾餘孽不致復滋邊鄙亦可常靖等因具 奏下兵部議
得總制尚書唐龍防範制禦機宜甚為周悉無容再議合
候 命下移咨總制尚書唐龍查照原議審固謀畧通行
諸路將領等官加意防備若窮虜餘黨敢行侵犯即便會
合我軍勦殺驅逐以杜後患及傳諭帖木哥輩課等屬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七

如遇前虜再來投托若能乘便設計擒斬報效 天朝使
邊鄙寧謐則 朝廷重加賞賚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
經通行遵依外隨有彼虜零騎入境節督將領等官統兵
截殺屢收斬獲之效經今餘年彼虜踪跡稍稀我邊聲息
亦減每詢邊人俱聞虜舉餘眾分往四川松藩等處搶掠
以故邊上烽火頗少此正 臣所謂弱虜難禦者也夫彼虜
之眾生息雖未能遽廣擄掠則固可漸繁竊恐數年之後
以待四川及邊境人口與番落衆多則營帳復增聲勢復
熾窺伺復起侵軼復興况屬番帖木哥輩課等或為積威
所劫或為其甘亂所誑或為其厚利所誘與之連親而合

謀者又不可謂之無也甚至勾引套虜自來住牧構結回
夷為之後先將亦有之酒泉張掖之間豈能不騷然乎積
薪厝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易是故幾必謹於所
忽慮貴防於將萌臣前奏所謂隄備之方驅除之計又不
敢以不申明矣如蒙乞 勅兵部速為查議即行甘肅鎮
巡等官厚積芻糧精閱兵馬以為之本乃立重賞廣募勇
敢機警能為胡語之人令其分番暗入海上密探可以進
兵道路再察虜中虛實與往牧去處及戒諭屬番帖木哥
等勿與通謀且購之為間謀布之為聲援果是在我兵食
俱佳機宜已審及熟規彼虜委有可乘之際而我兵之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八

無或後難即便星馳具呈總制官處急發延寧固靖奇遊
兵馬與本鎮各枝兵馬取路分進約期並攻殄厥醜類則
河西腹心之疾以除而酒泉張掖又安無事洮州之警亦
可息矣若或兵糧仍未充實機宜別有窒碍亦戒勿得窳
謀輕進仍務要布方畧嚴斥堠慎烽火守要害密哨探俾
虜默消侵犯之心如其侵犯則本鎮兵馬合力截殺乘勢
追剿以靖邊境庶幾緩急有備戰守無虞是又防邊禦虜
常法也臣不勝惓惓為邊防至計

議防虜事宜疏

許瓚

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鴟
張烏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
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
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真
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
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
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攘
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
李任意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九

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以含冤抑喪亡矣
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
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刻死以終身矣
為今之計莫若渙發 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
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
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
存卹不願歸者給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
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懸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
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眾所信服能借其
黨歸順者計其眾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

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其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為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士

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已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聚寡如十人則推一人

為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索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賞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十一

臣

三曰修築敵敵牆垣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彌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牆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殺掠臣嘗考古人敵敵溝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敵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於馬中國之民便於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

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
可以立營寨遲馳逐者因勢審形蓋築塙垣除在通衢者
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
田畔為基址而四鄰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
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
奪之姦有事之日室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
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
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猖獗殘
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斯怒凡選將勵兵督儲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七十二

馬所以衄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晉之民諄諄然
令其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一應民間
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
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
司官即古干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
省守巡二人分管不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
宜若夫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團結民
壯寨隘修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
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矣虜退之後
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督理修築高堅

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被虜攻陷夫布
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之所奉行今連
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嚴加革黜改調
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
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夫豈漫無相干合無將
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各該撫按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
破屯堡若干座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
坐明白奏 聞區處以後如閣結修築二事若果可行仍
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
藩屏守巡官員職業修舉可以遏虜勢而安生民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七十三

明賞罰以靖地方疏

鄭自璧

臣聞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善治此言雖籠統論政而用於興師之際尤為切要臣等敢因大同之事一為籌之且軍士叛逆罪惡深重朝廷屢頒 詔赦而不信重資金帛而不從其兇頑悍之性犯順無將之勢已可槩見威以刑殺良不為過但陛下好生之德天地與同揚威之餘恐延無罪不得已而為寬假之舉所惜將官軍士皆老幼師費財迄無成效揆厥所自蓋 朝廷賞有餘而罰不足故也 陛下以都督馬永所奏下 廷臣會議本日早議得欲令侍郎胡瓚

皇明四朝疏抄

卷六

七十四

所領人馬再令馬永帶領本鎮人馬若干一併前進臨逼城下守取首惡如彼不肯擒獻攻城進取等因議擬上請竊惟進兵之說一以全 朝廷之威一以弭不測之變今日處北事之第一策也臣等至愚夫豈不知但今天兵臨城渠魁即殲此固生靈之幸設若似前據堅守深屯關握鑰前項兵馬攻進無疑白手平人被賊驅使方攻則拋石下矢者皆本鎮之軍攻開則先鋒受敵者皆無罪之卒鋒銛之下善惡不分軍士貪功慘酷無忌誠恐逆賊未見誰何而闔鎮平民糜爛多矣且官陞三級銀五百兩朝廷之賞也解人肢體焚人室廬逆賊之罰也富貴之與

生命輕重較然人非狂病喪心未有以生命而博富貴者朝廷激人以富貴賊徒害人以生命我施其人之所輕而彼加其人之所重趨避之間審擇已久緣是降 勅切責之旨若罔聞知互相擒捕之文徒成畫餅克敵制勝固不難談如蒙乞 勅兵部一面照依前議行令侍郎胡瓚等調統兵馬逼壓鎮城一面再 請黃榜一紙先行申諭本鎮似以為 天兵此來專為剪除謀殺桂勇家口真正首惡 宗室居民并五堡去逆效順軍士無得驚恐其總兵及副總兵遊擊等官所統在城官軍平日俱受 朝廷厚恩分當圖報各要奮激忠義整搦兵馬若遇 天兵

皇明四朝疏抄

卷六

七十五

到日即為內應將逆卒首惡擒出以免大軍進城致有玉石俱焚之慘有功者照格陞賞如再仍前或扇惑訛言或畏懼威劫或私德小恩或牽連感屬縱惡養亂互相觀望不用命者事寧之日總兵官以下應戰軍卒以上官照失誤軍機軍照謀叛為從等律悉行處死無赦夫苟示之以此彼將謂助逆死不討惡亦死不助逆死於賊手不討惡死於王法與其徒死賊手孰若死於 朝廷利可富官可貴而名實兩全哉宋儒蘇軾論諫云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手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

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怯勇哉要皆以勢驅之耳夫諫美事也而猶以勢驅則夫鋒鏑之下尚可以言語文字為哉故今日之舉內應為先內應之幾賞罰為本賞罰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攻守咸宜上全 天地好生之仁下免肝腦塗地之苦事不濟功不成者無是理也臣等待罪該科列名會議勿迫之際語不成倫惟 陛下採其愚得速賜 宸斷而施行之臣等不勝幸甚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七十六

明戰守以安 畿輔疏

張秉壺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關乃先請關外隘口通將山後境至備行採度盡心延訪及役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蓋臣以為忠道南山北之在背之刺防疎東路何翅燃眉之火故欲待事竣回還奏 聞誠恐不量緩急驟有循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入 貢夷人聲息已至有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人口說虜近來攻堡守城不遺今回打擲勾合大眾要便來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已規吾 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 京師有背南山又 陵寢有背也譬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板大廣得人嚮道南山之外已為戎馬之場則後之肩背已受敵矣而 陵寢三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近邊矣臣惟言之寒心腹不貼膚邊往者履歷無不詳大西北若今所慮宣府北路山後 京師之北美意九月間之入也自此路獨

石而下其出也徑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永寧縣至邊止五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近安永寧而入則輕騎之騎直插山不日可至其為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人又為北路龍門所一帶凡皆山險林深不通大衆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技部附邊住牧悉為北虜驅迫星散藩籬已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虜掠間有悖得乃反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

皇明尚書疏

卷十六

七十九

太

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與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三年由勝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派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迨至報及軍門方始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故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為號亦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奇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為中按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為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為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為隘要緊者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墩頗可為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搗陵寢後山殊無間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 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尤為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海谷口出入已成舊

皇明尚書疏

卷十六

七十九

上

請之路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必盡惟張家口是窺况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寺而返豈非嚮導者先示之路而為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京師近腋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真為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路畫墻為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隙為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一

星

東路將及坐營官之兵則使近應北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入使為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鋒砲軍之聲嚮通於哨謀若令調遣軍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歛有及孽孽雜雜晝夜准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為無益者也臣為陵寢過計又有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及嶺賢莊錐石鴈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藩籬也陵寢有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為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陵之近門也四海冶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海冶隣邊林谷峻深樹卉叢密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敢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情反覆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於此置守事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參將選合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為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冶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為守株待兔之犬耳議者皆謂四海冶宜添設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為黃花鎮永安邊之應援保安陵寢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一

云

計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崖
大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
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
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
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謀按伏憑險固
守如懷來薊水谷以西即居庸關糜子谷接界之外口也
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過西犯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
彼見有備未必敢犯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
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尤不容遷延左次
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擗預待調遣為頃刻起營之計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八十三

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
期引兵策應擊解法司議處合先嚴例預儆庶幾聞敵即
趨應援有時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
大同正兵頗稱趨雄蓋總兵周尙文不棄據鞍顧盼之氣
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周太
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參遊
速整戰具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為 京
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
勘計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
見今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

遇警雖聚糧坐甲恒法視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
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為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
幘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例雖使推動 京師如敵
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 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
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
副參遊守備坐管把總等官聽 臣查勘情罪應擊解者即
請 旨從重處治應照例問遣者仍從重擊解法司青問
應革任降級者從重問遣其首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
折亦不加罪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
庶幾將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蓋今日之患已在 陵寢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八十三

畿輔非他處可同非往事可論也內地糧草隨處可依更
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謾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同委
官見任提吊人卷親歷邊境屯堡訪獲情實及凡所應修
行事宜別待回奏外為此急切先效忠赤輒干 天聽伏
惟 聖明採納速下該部議 請其擇要添兵戰守事宜
付之各該撫臣徑自查度可否施行臣無任過計激切之
至

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忬

臣伏觀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畿輔 皇
上大奮 乾剛斤諸不肯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方略不
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京畿數百萬生靈仰仗 天
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
臣遙在江藩遠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計戎務顧復自念
虛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場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
陳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自隱忍緘默以負我 陛下
虛心之訪坐視時艱而莫之救正哉臣且不敢毛舉細故
煩瀆 聖聰臣切見今日之所以釀成外患而漸至邊務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四

言

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計之不孰也失在於空言而不
能行虛文而無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臣嘗讀宋史至司馬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為切中
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當時敵人亦
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茲時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行
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厲當守之慮然臣則以為議論紛紜
茫無定著當事之臣祇以虛文相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
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
醜虜為患以來 皇上焦勞 宵旰廣集眾猷一時建白

臣先後相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略亦燦燦然
明著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何也言
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諸臣之建議也
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看議是 帝堯詢
謀僉同 太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
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行是又周
武遺書篤枯周宣薄伐於襄之心也然而言之者一人議
之者又一人也已而下其議於諸事之臣則其言其事又
有合不利不利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
宜於守常不宜於通變若是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且
眩於名實牽於掣肘寧因循度日無敢違衆聲言是議之
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此所以玩愒之弊日已深而
虜患之來日以近也臣愚伏望 陛下大施 聖斷勅下
廷臣乘時厲駭遠道敷不實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採實
之政求言雖廣用言必當如修邊必求修邊之實如練兵
必求練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政
之實如清理錢糧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如召募民間
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言求行
事事求實一言之行求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臻
則精明治功煥然振起而踵承習弊一朝蠟革安內攘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八十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六

之弘綱守邊固圉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與救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此非得於嘗試曾經歷及在地方目所親見目所親聞身所親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偽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後便未能真知的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如身親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望陛下急勅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奏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陳言彼既親在地方其於知見必的即此因言求效殊勝泛論浮談如是則內焉群策畢舉外焉謨謀入告而機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六

廷制事有責成慶慶預備有方向至臨期無策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陛下陳之伏望留神省覽生民幸甚邊圉幸甚不勝大願

採眾言定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瓊

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源錦衣衛副千戶鄭璽整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寧道右叅議李淮分巡西寧道僉事高登等助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真知灼見而發為議論所以定國公是也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者為令永行遵守以致今日紛紛乞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三忠順王鞬鞮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中間馮藉聲勢勒取物貨西域諸國積成讐恨二也其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七

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遙遠我難為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積疆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於敗亡矣是以世方再傳邊為俘虜節年經累費我財力隨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即亡國之人不宜復求再求安定王孫把刺即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亭刺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刺即其詳未悉奄克亭刺故子亂吉亭維新獲交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於得其人而難於不得其時不得其勢向者哈刺及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瓦刺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

喀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蕃盛瓦剌係謹慎至親哈刺灰畏兀兒兵力強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為賞犒不至大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尚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阿赤地方迎遇瓦剌達子緣奄克字刺係罕慎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陝巴方能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彭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番兵二千仍令奄克字刺賞誘瓦剌為我鄉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為証鑑目今哈刺灰畏兀兒二種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八

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允為逆首効力亦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前矣瓦剌聯姻於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敵增矣土魯番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刺即立罕慎者以立札吉字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虚士馬彫敝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遣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士魯番不復拒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刺即與吉字羅其前日之陝巴罕

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腹諸夷勢方犄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宗廟立墟城池坍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糧皆仰於我是割已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迷而難也矧今日守成之兵與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已量力隨事制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諭我寄任之指放出先人齋回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往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六十九

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為言尤以脩內治為本是即仲淹盟好為權宜攻守為經權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 今日急務正在於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議呈奏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郵眾而輒求通順實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容其貢使降 勅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姦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彼聽順縱欲反覆數年乘此閑暇脩我邊備嚴我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於兵與食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

千俱係甘州山永涼鎮地選隻身應後通逃不時范仲淹所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久則怨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 今日之兵通逃或可免乎肅州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高范仲淹所謂代兵久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之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以 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畧並行不悖兵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十一

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犯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瓦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瓜沙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則必從之念哈勒灰畏兀兒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於此時擇把刺即及訛吉孛羅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為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於二族不可則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回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

并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於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然後議脩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蓄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遠賊無警之險輾處衣糧牛種賞犒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刺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 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十二

遇有寇警聽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間修復處置節自事宜悉聽臨時就事議處奏 請定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焦思經畧十有五年矣而功始就彼何時也尚難如此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未能有為於今日而責效於十五年之後亦難矣唐澤劉濼等之言曰即今議處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

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善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刺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寒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十一

星

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界群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疆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未安之策也昔唐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皇帝息兵交趾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 皇上以古為鑑以 祖為法以許貢為權宜索還城池存我經畧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冀民廣

也塞下以潛足食之源候我無不備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 皇上之欲為保瓦刺也苦峪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城拱衛中華復我 太宗之舊規成 孝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食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興發何道饋輓天德於京師最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為 皇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十三

崗

今日獻若高談衛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繫不可不察臣嘗反復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臣親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之仁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其曰順則緩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為之勞師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又曰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蓋欲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充集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殘破之餘竭籌畫救補之力肅州之兵糧漸集

回虜之入寇遭挫雖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上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無聊毋欲疏乞養病臣再三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拒之議專恃兵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罪竟非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如伏望 皇上以堯舜敷德格苗為心恪遵 祖宗通旨羈縻舊規不為群言搖惑特 勅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處置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為國是著於

皇明西朝批抄

卷十六

九十四

籍册頒行甘肅今鎮巡官騰寫懸掛公署永為遵守仍

勅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訪求識見如唐澤者推用接管處置則畫一之法世守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矣

陳永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撥疏

張 鹵

臣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邊陲而闕然之憂已見于眉睫然在外既大有可憂之形而在內殊絕無可恃之實不待有識之士始為寒心何者我 祖宗以迅驅胡虜平一天下其日強日盛振古一無今而二百年來在我之強盛日削而在彼之萌蘗日遂終 先帝之世辛丑則度入三閔壬寅則遠溥澤路至庚戌則飲馬鳴鏑直逼 畿甸甘泉烽火近憂 宸居自今觀之于時雖號深入未至城邑失守今東寇則幾陷昌黎而三輔之慘禍益深矣西寇則已陷石州而三晉之蹂躪益甚矣其前首黃台吉猶踞伺近邊未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集群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陡橫如此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疚心如狂不敢不以腐儒執古之議上應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也臣惟夷狄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之不充也將帥之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定也臣謂四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控弦帶甲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尊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昌黎能示覆鑑之信稷苴餒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收尤欲定成筭雖諸葛

皇明西朝批抄

卷十六

九十五

近邊未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集

群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陡橫如此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疚心如狂不敢不以腐儒執古之議上應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也臣惟夷狄

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之不充也將帥之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定也臣謂四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控弦帶甲其孰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尊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昌黎能示覆鑑之信稷苴餒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收尤欲定成筭雖諸葛

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收尤欲定成筭雖諸葛

亮抱嗙中之策趙充國當金賊之畧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國臣故其一曰裕兵食然食之為用有節制之常經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糶壽慶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最急者待其說有二鹽法者 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允益餘益益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准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 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又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鄆懋卿假名盜利弊更莫支近復令編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為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臣嘗思昔宋皇祐中開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 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願勅下廷臣會推才力庶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凡權貴豪右黠商貪冒舉其害之大端者而其他可知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十六

仙

聽抵法如解池之鹽遺太平而苦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利尚可取盈而拘于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眾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三年功成事定方復 命還 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務有裨許科道諸臣指事薦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故套上負委託許科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懋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履蹈懋卿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 勅廷臣詳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祖宗原以待有事之用 國家頻年以來顧多用于無事之時往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前遼山西宣大緊關諸鎮為酌其地量其時值定為則例令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部司與邊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皆費不同于此若不加調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皆費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 勅廷臣詳議而開納之實用可圖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興所謂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馬不圖則 國之賦既無經而民之貧已到骨萬一事出倉皇公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筭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十七

仙

死夫諸錢以為 新政之累以貽後世之羞者不但已也
 其二曰商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
 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無官
 實名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疲勞班軍困于顧覓之頂
 代主兵則零星分布瞻顧弗瞻中間且老弱不堪十居六
 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容漫不可否舉一薊
 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
 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專勅着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
 兵卒一一精揀買閑役占按沿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
 則退還本鎮以易精強班軍則嚴行各衛解發原役主兵
 則先儘本役以換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
 一卒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軍無二人糧餉以養一卒之
 力定限半年以裏清結 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
 千人 國家在曩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沒勢甚危定襄
 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栲栳山前後能
 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既以精實士兵九宜廉用
 士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 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
 後邊蓋以既勞民以養兵又復勤民于遠役 朝廷仁天
 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 朝廷雖膺有仁天下之心
 而斯人何嘗享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八

李

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
 者為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為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
 之亦幾古侯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開
 歲起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百里而下及
 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參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繁多
 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
 工食置人不用以填餘壑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為名徒見
 條忽徂來差無績效至番備城中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
 已應該早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為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
 占用遺差以恣跟游臣故曰 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
 斯人未嘗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
 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
 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役于此更加名額或兩戶
 抽一或三戶朋釀如見有精健人丁即令逐名應役不則
 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顧替應番再申飭明法有司如
 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即以私役軍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
 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
 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
 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為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
 行陣分屬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九八

李

之費善莫有善焉者或者有曰民兵後邊原非舊制不如
詔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即厚其信賞著為兵額臣
愚以為 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
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獲有而定民以為軍者為駭其
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
刺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其三曰選將才夫古之將
帥或出于士卒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
為名將今 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大狹凡總
兵參遊指揮使名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 朝廷不
能脫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 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一百一

若將更為武舉立一制科而不盡為武舉拘馬其揮霍
所弛之士皆將率下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其四
曰明軍法人情其賞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不威眾則
不懲將帥者固時 君上之賞罰以糾眾而成功者也使
君上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
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
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繼司馬之後
欲賞不及時也今旁制多岐將推削弱管人數十皆當有
關白雖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越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
願 陛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教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
者其馘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
行于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毅以綜體要其
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者亦惟後事
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
此固尤為先務其五曰定成筭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
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筭者固制敵之大計也
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瞭然以預知之然後圖惟
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獬狝所謂周人得
策以能先辨此今用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
無定以功罪不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

愈失兵機愈左而天下之患且幸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于外中外既分責任攸別若在內當有先事之圖而本兵失之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督撫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今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旨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乾之去也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 朝廷之用乾得非以其文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眾望以 簡命之乎使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而治之可也使其任事有得有失則據其得失之多寡而為情罪之重輕可也若果無失則固當切責以圖後效既而乾去夫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又去夫及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當 主憂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為本兵堂屬者皆漫然去國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樂乘于機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櫜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即為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客己之施為使臨事而有易辭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高第者欲望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就勞任怨以為 國家樹無疆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 陛下自今下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二百一

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者然後復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遇秦穆以之擊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味議交爭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練兵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特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圍則擺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擺邊之卒遽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衝決戰守交失恐舍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會守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前鎮之兵邊難議撤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大計也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耳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 陛下憂勤臣工祇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為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 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鼎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二百一

先王遺緒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替有為之世臣愚以為
過矣既而仁宗嘉納首肯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
能為憂唇病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
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 祖宗因寒暑暫罷
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十月中乃先期數日 陛下于經
筵日講俱報停罷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 俞允夫以
聖學素崇 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 祖宗早罷數日固
亦何足為 陛下惜議但 陛下當此寶祚新登邊關多
事即此講學一節能視 祖宗多加數日足昭夫 勤勵
之心領早罷數日若示以厭敷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
厭敷而人臣得以等功于下者臣故謂 陛下內有憂勤
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
績之效者為此故也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上畏 天心
付托之隆重仰思 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漸
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警不可以不復
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 講筵之一
事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每日 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
或旬日再出 臨御文華殿或平德輪 召內閣文武卿
佐省堂侍從之臣 顧問叮嚀延訪六機圖惟治道果詢
謀有得如其言當用其策當行其利當興其弊當革隨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二

四

天威一新 聖斷夫 天威一震萬孽咸興 聖斷一新
羣孽自息則方來之福有不難與匪茹之虜有不難格此
其事若在 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轉旋之機天下安危
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是而更有他圖也惟
陛下裁度臣不勝慙慙至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五

經畧邊務疏

李棠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止虜乞 討通貢緣
 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
 臣會議重復審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
 酌議得當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
 督率總兵等官加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御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
 所以責成任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
 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
 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規故不徒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
 聖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十一頁

于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
 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為之備
 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
 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
 曝肉以伺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以構怨而口
 任事曰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俺答夷
 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來之無患而
 深慮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
 也就其事情爭勢處之耳若以為即可相安于無事之天
 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傳

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安防守未免於疎虞適
 以墮詐謀而滋禍端夫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

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在賀若增險 國初設大寧城
 于山後設東勝城于三陣城之東東直抵于遼陽西直抵
 于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連為一邊山川阻隔虜人不
 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亦
 不敢逃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大寧而守
 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
 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都御史余于後秦統楊一清王瓊
 聖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十二頁

馬文昇劉大夏等總畧諸臣條築崖墻深廣濶整審擇要
 害增城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米
 亦可拒也逃亦可追也因循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
 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
 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
 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積積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
 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
 報以 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棄愈逃愈近不知將
 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受 恩深重忍漫然自觀而心
 安乎 陛下亟急坐待其困敗而不知救乎則今日汲汲

於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跡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一曰
足兵夫城堡堅要審固斥堠謹則來可禦去可守而屯戍
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
兵兵非不足也傷殘千槍殺戰殺之多流移于饑饉刑役
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數不足其用練習未豫而優恤
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其實必預恤兵方可棟擇
強壯稽查逃情嚴賞開後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
俊王質楊一清戴全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
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後使之人悉於召募內
選用領工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操調軍伍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頁一
仍舊差而愛養之萬勿役使并那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
禁而搗巢趕馬媚庸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
則必籍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作如之何其可
也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操練習險乃可恃所謂效
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日倡率作之功可期此
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食古者寓兵于農食足而後
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
于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遺郡也趙充國以全
取勝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
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卒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

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
未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必以其可墾者以召募為之官
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事則清
查其屯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為力則多乃查照先
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墾召募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
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而內帑可省軍民以有養而
邊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
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
有屯墾之費其在軍中者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
之費其在屬則又有八 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頁二
費必皆動支于官而不可取辦于軍仰給于內而未能邊
盈于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
數 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
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
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存留 京
用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項營繕錢糧已
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功
一切暫停南京 六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
查存不許冒濫又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
以備召募軍買地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到數自

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自通行查明請
 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
 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
 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
 濟邊務之急固祖宗之疆宇保生民于熙皞是大慶也
 此理財之議也一日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裡秉賦剛
 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誠廉動強幹為用總督總兵
 文武大臣固皆優其選者尤莫重于巡撫邊方巡撫其任
 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
 之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今若詢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百十

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
 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
 係邊臣俱要又任者遷超遷者又任人有固志事有遠
 圖然兵備分守守備副將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
 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番不堪者邊
 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調邊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
 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
 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日重任古者藩鎮節
 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發給偏裨將領參將官
 僚俱得自慶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

以推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 奏奏多遲疑
 持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
 於抗違督率每挑于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急應
 精神耗困于文劄之煩冗志氣消沮于展布之危艱雖欲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以
 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 請可以自
 處從自施行言官必不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效巡
 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于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
 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須朋奸黨惡誤 國亂政方可追論
 若心誠為 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百十一

播弄胞臆致傷 國體臣請毋得察及庶乎人無碩忌而
 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委託不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
 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實懷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
 事之臣以致邊事廢弛之久每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為
 謀之忠痛連歲生靈塗炭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
 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大開太平之治故
 使從古所未服之虜酋倏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
 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 陛下
 以繼述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法 祖宗
 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欲安天下靖疆圉保太平有道之

長勅下史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實畫懷柔處置得宜勿啟黨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揀板升之術以此為功特加顯擢偷情慢事重行論罪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煎明邊即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惜經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濟期于成功為上毋分彼此共圖實効合行事宜通行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奉行修飭整理免圖安機毋從空言玩愒更祈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 官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 國事為重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六

一百十二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七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 國威疏

陳明時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宜大遼東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壑警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治與朵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朵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屬衛于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離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 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日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朵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朵顏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比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七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無益無知之乎往日嘗我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我首領今石塘嶺殺我指揮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朵顏為首諸酋說許把兒孫為最 朝廷雖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歲加以爵衛特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颺類剽掠我人民近柳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 中國為最爾胡虜所欺侮已且疏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度臣愚以為 中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于猾虜之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常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伐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時時

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也夷狄而易中國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強以破其狡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知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身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密虜騎不能為越者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採薪燒炭之用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朵顏諸部落時向北虜大營盜焉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回故連合為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三虜日就親密况薊州等處雖設有三營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狡乘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款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 國家真難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于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通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驅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

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
遂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
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
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燕之塞治鐵鋼關門布鐵蒺藜百
餘里太祖軍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
樹林中有一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
太祖乃命札八兒道且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
趨南口金鼓之聲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其驚起已
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
右軍循大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
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瀛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
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寧等郡往者已已之變繁荆白羊失
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眾既去零騎
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城焉夫考之前代
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為
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
且居民踈闊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
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遠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
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
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德我國初殺戎之

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
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深塹高山窮谷恐我
縱之使人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
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劫如近世威寧海
二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
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
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
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蹈籍我城堡安
行至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
殲其輕我之志歎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
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蝨蚋之赴腥羶麾之復
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
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
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
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目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
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
在彼提督三慶俱未可以得志彷彿塞下以誘我不虞今
之事勢殆實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
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僅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
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下以款我北師納

數人反戈之謀因元良哈同利之舉入我東北空虛之
 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剽掠我郡縣扼我運
 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已之變豈導也先直趨
 京師由小兒為虜謀出紫荆抵臨清皆虜無大志得利即
 返當時若從其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
 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千保定者立于永平
 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千沿山要害
 相為聲勢此老成卻慮之奇也但保定當紫荆之衝實郊
 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眾為遷邑之舉事亦
 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

皇明西朝疏抄

卷十七

六

變斯為善處之術臣迂淺之論非特一虜患而已自古有
 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
 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
 先帝末年虜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
 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蒸中華
 有天上之嘆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曠騎其曠騎之
 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
 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 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
 皆聚于西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 中國之心

設所部十五萬叛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
 封常清討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安
 拒賊賊以鐵騎蹙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州哥舒
 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
 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坊
 喇喊寇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兵情
 易動如此勢已浸漫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于其
 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錫之在寧夏近日李隆
 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况近年以來水
 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

皇明西朝疏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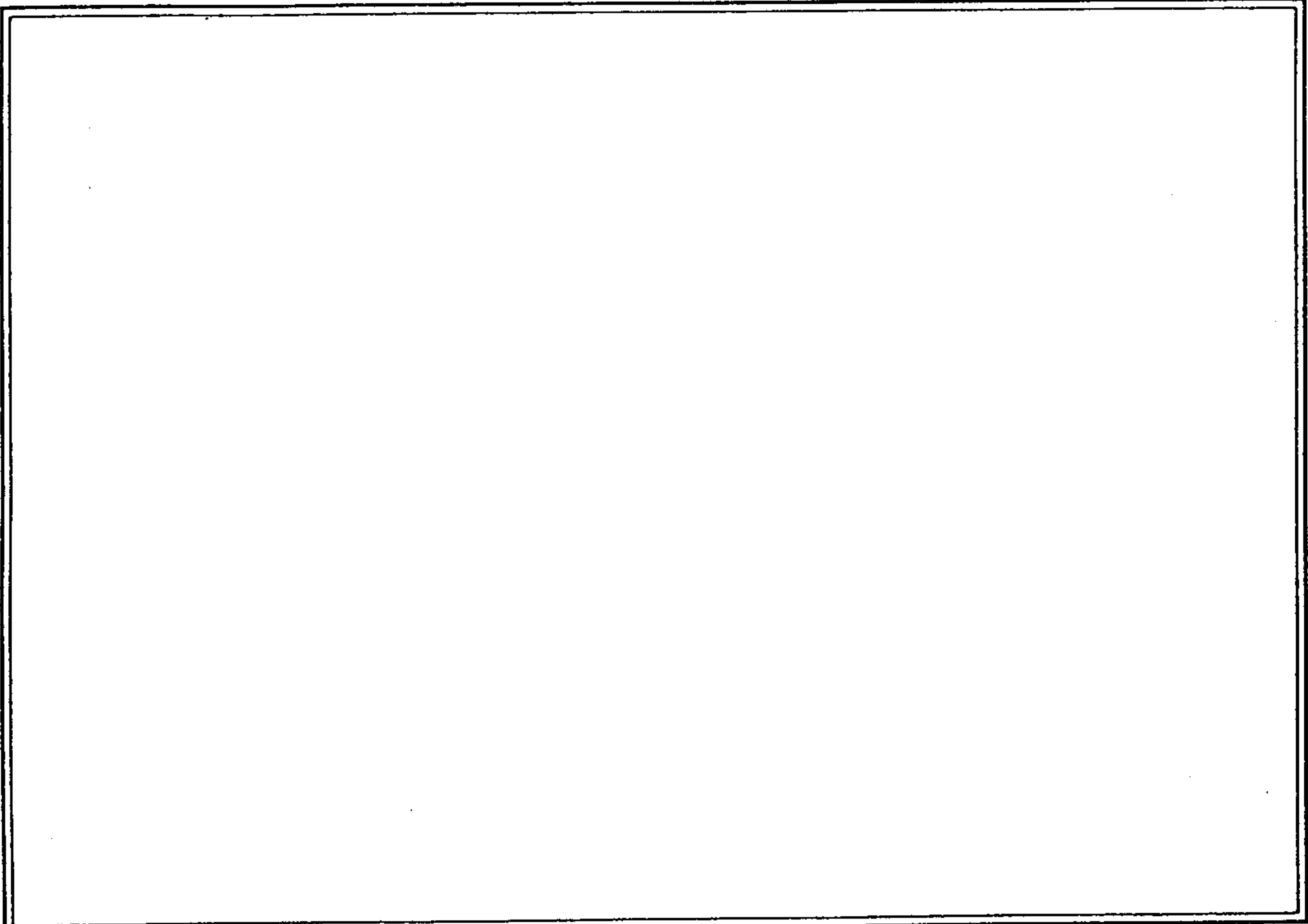
卷十七

六

成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劫道路大則攻圍城廓敵殺官軍
 隨滅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勦賊起霸賊方息而
 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于
 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
 尊尺土之地然起窮巷奮刺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
 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李希復日甚賦歛愈急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烽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于是王仙芝起于
 長垣黃巢起於○旬其後巢賊自嶺南迴頭江越淮直臨
 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弟質名軍籍厚得禮賜未

嘗更戰陣開嘗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種病坊貧人代
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
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延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疎脫
之際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
迹古曰明者見下未形聽者聽于無聲今形聲暴著夫人
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明者聽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
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
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
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
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八

殺天下既平猶今日遣其官其屢練兵明日遣其官其屢
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
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
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承事祕承 德意故大啓燕
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
不憚一已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京
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伍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
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 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



原缺

國計匱乏率多費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開里窮民質田毀屋鬻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况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法壩檣撥之勞有滄海淺弱之患當夫秋冬之交河水流澌猶裸身抗淺入水牽舟不辛舟敗米漂則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今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皇明兩朝斷抄卷七

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日本兵請于本部尚書外則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伍軍等二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覈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冒為之此輩生於統袴之家長于婦人之手自未嘗辨旗旌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

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
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
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首剝削
行伍實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
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
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樞脫膏梁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
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所管部伍
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
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
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十一

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置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
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奏重治之如一
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
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
寫引送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為責治重則呈
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
揭帖送科道官處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若干總坐
營官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
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管將領之才否則不
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奏懇罰提督官逐

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
數奏聞請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
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快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伍兵
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
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
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
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
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四都
兩班京軍士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為京軍即
命原衛所官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當任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十一

其衰老仍遣回原衛所收任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
京虛耗國儲亦畧做大學士充瀋輔郡之議該班京操
將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
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
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
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
餘晉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
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
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
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

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等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
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
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略仿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
兩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
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
而 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
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
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
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
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十五

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通年出塞及工于劫營者奏取數十
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操則別置
于一處使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
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兵發所部則俾
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于宣大等處
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
上遊擊佔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
怯不得肆為禁祿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
誠明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以期
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于教練之法臣

不避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
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開鼓角火礮之聲音趨走
數十步吶喊數十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
習擊刺之方開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
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
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響弓發矢
揮戈躍馬之實實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
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鏃或以棒
而為鏡即其謂實實其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十五

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圖南朝兵何
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
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
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彼將各以己意教
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若夫開關必有備
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授之而往如手之
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
法刻木為箭鏃張以氈縵命強者兩面相對射避即捕之
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槌為馬槓施諸羣稍俾騎馴相擊

其充勝者各分等級邊境之夫格闘之法如手搏然精如
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
朴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闘之法其技兩
避箭批尤擣虛固自有方平居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
皇手足軟顛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擊乎平日
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擊者皆尉遲恭奪稍亦由目定手
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
付量其高下之勢蓋槍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
寸則入地徒聞訇磕之聲殊無僅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
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則管任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
兵百萬可以折衝夷獯夏之萌可以銷寇賊殺兇之漸可
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
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
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為雖似紛更
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
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
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臣會議務求 國勢
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繆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
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壽非臣之愚所能

為也一得之愚上讀 天聰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
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一國初
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與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朵顏等部恭順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寧
慶其地與之近世名臣大學士在潛欲以大寧都司移
於保定立於永平或遵化新州其屬衛移於沿山要害相
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要較量利害審度時勢善
慶之一修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蠶之
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將士永樂初既有
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晉守山東河南大寧四
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管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
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名而無萬人
之實要 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員在
將士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
一萬之數然欲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營官用邊上有功
將官入為坐營其武世貴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隊
官員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簡管不足于二營取
之尤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駭銳升為京軍
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
平或薊州或保定易州臨清等處相宣府不必設輔郡以

京營精銳將士成之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做二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當拔其尤驍銳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拔以署遊擊就俾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管隊等項又於邊上夜不收中選其工於劫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酷暑二役後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角火炮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擊刺之方閉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揮二三技無羽之箭或腰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銳即其器仗真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至於神鎗火礮亦宜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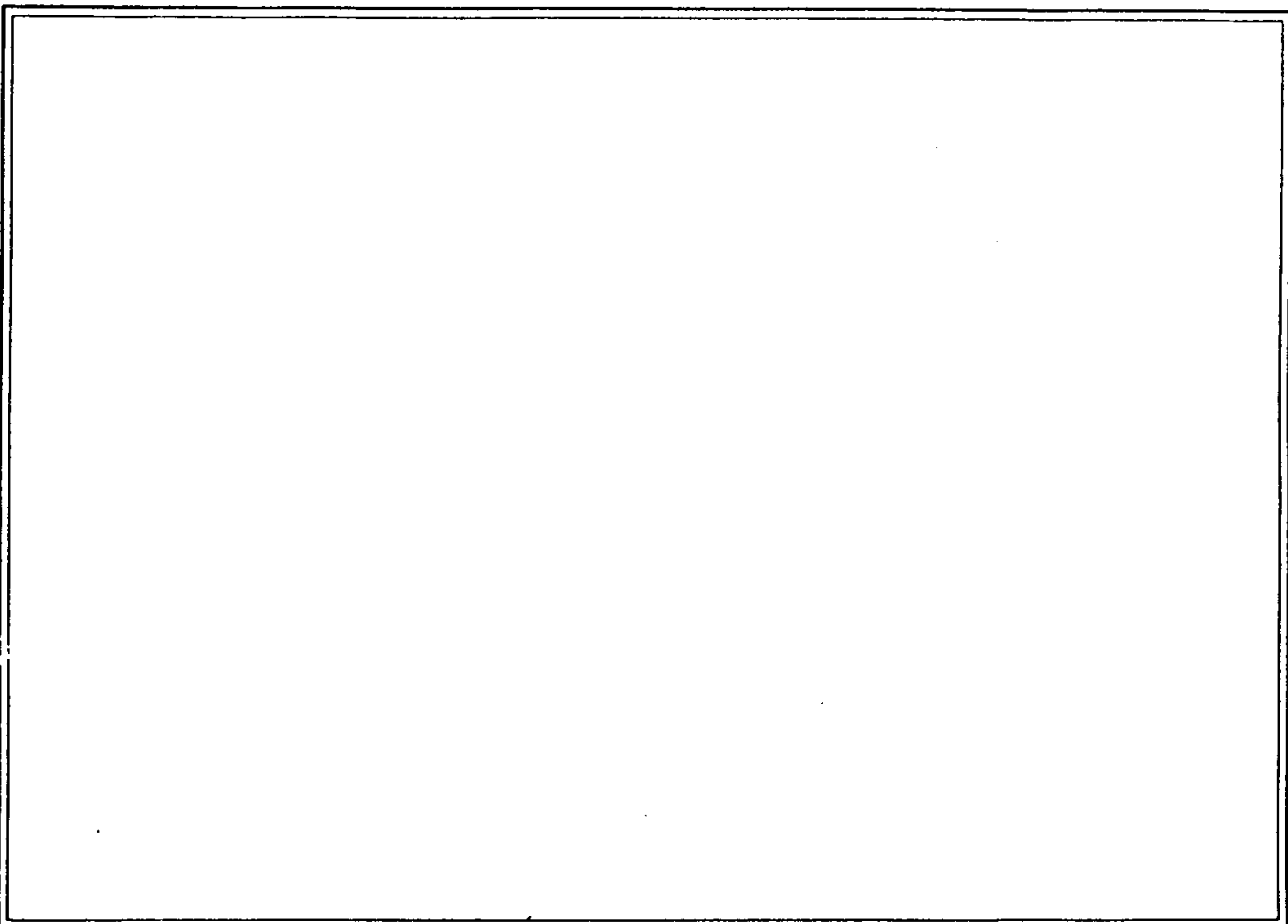
常于演習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中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積夏之萌可以銷寇賊燕穴之漸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皇明兩朝新抄

卷十一

十九

原缺



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微鄙劣陋果當黜者黜各處
 帶俸都督有年力勳著者查取列府任事不許廢虛祿俸
 在京在外都指揮有才識超凡藝勇出眾名譽素孚可以
 備緩急之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重假署職俾
 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固基本
 之重可以折覲視之奸可以消災異之患上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矣 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
 時勢論之今夫郡縣無萬城之阻而盜賊之患
 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閑疲瘠在役而敵愾
 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精箭折弓殘旗破鎧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七 十一
 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
 府原設官軍一十九萬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
 之間僅十之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
 推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廣川流賊諸藩夷
 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
 夫賞不及勞施 恩偏重于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
 何如也兵政一弊于此日益洋瀆而弗振矣且 祖宗于
 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蓋都督流官
 無所恃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
 之世爵難褫有犯不能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

善意通於任用別于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三

脩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竊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設樞密外懸重鎮表裏相維計慮至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其物猶恃京類三衛為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近境窺伺竊犯不時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計食者已二十年矣有常衛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為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虺虺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於列國也至漢設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天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抑亦不觀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靡非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蟻蝨無所漸替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驛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女相離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二十五

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遼州縣一二
富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為
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
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為三秦之缺不堪
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
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
殺以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
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
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畿輔撫按
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畧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
寓兵于農之法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
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
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屢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
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
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
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槍各出與戰比虜既舉國入寇我
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
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神世衛守青澗教士農工
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
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資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七

業不惟為 國家敵愾亦且為地方復讐教釋易從勇氣
自倍丁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水賴之保障也
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且萬哉但須禁其擾害時其訓
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
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
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着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臣熟思時務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擬一
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七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忤戎機疏

張茵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 仰奏數騰 勅旨將臨 大閱 累胡賊市 一旦施行 臣自幸得備後 勳勳以再觀成 周洛 水蒙華 千載一時之盛 殊不勝至 願通日來 乃見當事諸 臣不于 此華事 此大較而 顧庸心于 當行儀式之間 與夫 臨時條貫之末 臣愚獨以為我 皇上所以躬 萬乘臨 戎意正不在此 其意蓋以人心久玩 法度久弛 諸臣有避 難而不言 為諸將皆安常而不知變固 欲借 六飛蒞臨 之會 為六軍奮起之機 凡諸臣有留心軍事 平日阻于無 故而不可言 縱言而不可行 正當於此 悉陳以無孤 盛

皇朝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七

會臣愚所欲言者 除將帥賞罰一節 今月初四日 因總督

京營戎政 鎮遠侯顧象奏老疾辭任 不到科臣即謬向兵 部尚書霍冀面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 正欲分別諸將 功罪以明勅賞 罰使象賢而整飭營務 有功則論功行賞 當首及象 今日之任 不可辭使象不肖而廢格營務 有罪 則明法勅罰 當首及象 今日之任 不得辭且重無使象當 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 以享大將之尊 至此却脫然遠退 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 之理 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 擬象謝任 復荷蒙 明旨著象 獎勵供職 舉一象而四副 將二十八 參佐三十二 營四百餘員 千把總之官 莫不皆

然此皆首待我 皇上臨時視其功罪 重輕斷自 宸衷

以為賞罰 激勸臣固無容預及 至于京營大端 可論有五 若失今不振 則不可復救 五者何 一論營伍消頽 國初 京師軍制 有中軍有左哨右哨 有左營右營 名曰五軍營 又以大營圍于手 勿官舍人及千二四營 附之類 三十一 餘 萬永樂中 又以三千隨侍 神機軍馬諸營 附之 至景 泰因大營兵不精強 內選取十二萬 總征謂之十二團營 精兵至弘治 又因團營兵不精強 內選取三萬 總征謂之 東西官廳精兵 其大營餘者 謂為老家兒兵 但以備差遣 修營無復恃賴 至 先帝嘉靖 庚戌 又改十二團營為三

皇朝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八

會臣愚所欲言者 仍舊額 各省班軍 先帝時 但執役

土木為時 滋久 今雖脫役入營 其將領軍人 渾忘本來 面目 俱寸挺不持 空身備伍 與無軍同 故今日 擬稱精銳 戰 兵亦不過 祇有當時 東西官廳之數 而大營不副 名數不 及額 戰總計三大營 中其掛名 投閒實差 替役老弱 無用 之人 尤不暇悉計 即明開缺額者 亦不止 十分之三 當元 年左給事中 孫枝巡視 時臣詢其營中 軍額 枝尚謂有九 萬二年 給事中 陳行健 替代 臣後一詢之 健謂與枝相代 一年間 復消耗 萬餘 見數 祇存八萬 今臣一聞不勝 疑畏 以此觀之 見在之數 視前 十分之七 猶所不及 夫總 國

家兵制兵額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 先帝嘉靖之末及 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保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士大夫不詳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參行重究再將有辜營務官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 欽定為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九

其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 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襄時不宜于今日或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為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大砲三聲為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塲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略以為般弄為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輩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 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為誦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三十

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琬來自邊方者即可將
 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
 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內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
 百隱屹干城以光復 祖宗廳立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
 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
 武二大臣總督即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即大將之偏裨每
 參佐下把總十員即參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
 把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
 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
 參佐約束大將約束副將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
 皇明兩朝系抄 卷十七 三十一 安

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為節制之師向總帥者止
 知大將之專情于節制為副將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
 參佐則無別參左之兵專為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
 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副將視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
 之體襲大將遇副將之禮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
 達夫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固為偏裨大將不入則
 副將即為大將此又兵法所謂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者今
 三教榜之地總督既不得齊時俱入却以大號頭一員得
 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也同手參佐是人各
 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下親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日

不足對禁岐而政不舉識其勢而反之真若副將但聽節
 制于總督參佐俱聽節制于副將則無私兵其兵盡屬
 參佐參佐無私兵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
 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為伍則責成易而實効臻此將
 權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四論兵無統紀兵法曰治
 眾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人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
 譁無紀點間則攪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
 必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騎兵為首
 而馳逐風雨在沙平迥不相及今各營分屬止于三千勢
 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更不知在大將合營馬步固當
 皇明兩朝系抄 卷十六 三十一 安

兼用而三千一將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伍兵五當長短
 輕重刺衛之枝互相錯綜雜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
 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
 隊甲什旗物分辦無章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
 自為營以知兵驍將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
 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陸
 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辨統領各別庶部曲適均
 分數易定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清肅者四也五論軍法
 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厲威嚴則
 勢厲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闕以外將軍治

之惟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地也恨將帥者皆姑
 息成風寧上負言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皇上今日
 不為是舉雖日戮一將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
 蓋董毅之下人心易播人言易感萬便威行而搖惑一動
 則群起非之不曰浮燥則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為當事
 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法法不可破而軍中法
 紀盡以陵夷今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
 再為新其號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如後有
 玩愒驕慢者其事當盡其法當抵其罪亦上請欽定為
 例再明使悉知當大閱一臨則將帥固當待罪而聽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三十一 言
 請于君軍士平日亦當畏公而聽禍請于將轉急玩而
 為嚴威固于此尤為至要此法之不可不急為一定者
 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以下該營事宜經年窮究乘
 今事機故敢獻迂談伏乞 勅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
 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議實于言不盡謬者乞為請
 勅下該部及該營諸將一一照施行如諸將仍有不以
 誠心上孤 德意容臣先指 恭究以明示極罰庶積弊
 一新 大舉斯稱由是大軍經 徑四海風聲萬年室家皆
 為我 皇上既同之福祿不則若徒從飾一日之觀瞻而
 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將 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皇上裁察臣不勝至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三十一

外戚類

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懌

切惟書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鼎革者人君之隆戒不守則廢爵賞者人君之大柄不慎則濫然濫智者察焉 陛下偷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毋事變圖必固公道毋示私恩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讒以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災變儉德以紓匱乏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究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五

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為而漸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徃者玉田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眷注者蔣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以旁及者勳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于人人耶或不念流弊之極似無意于繼述耶蓋藍田泰和之封雖非所當得而熈于太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制而惜其文階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瀆也若 皇親封公國朝未有宮端秩重視為翦桐豈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陸乞陸正德弊政身振武受首為厲階豈所謂爛羊頭灶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為後世法者也

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隧地取武庫奪沁園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會長慮而却顧耶臣以為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激怒 陛下而獄二臣繼疏請而解之至方隅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也乞 軫念四方告災 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年乃所以益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也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母后氏也隆之宜也但一門太盛猶屬濫觴振等則貪饕無厭非所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 勅兵部削免振等所授大所以福輪也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而敢冒此不韙 陛下亦何忍棄 祖宗之法乎不足守耶更乞 勅下吏部并夏臣等徐光祚等數臣 官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則惜繁縷之意也由是大公至正昭王者無私之道而善繼善述莫大于是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五

惜名器以全威嚴疏

王璜

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伯者有加宮保者
 有為尚書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
 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可故敢不避忌諱
 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似矣然冒國之
 封致後之謚蓋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其
 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加之也臣恐不至于封
 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
 其親且近者張氏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鶴齡既公矣
 四家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之分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三十一

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 恩宜同 陛下亦將
 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而已鴻動騰績
 其紀于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今則鶴齡于四家
 之例抑何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施于張氏者之不可也
 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年速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
 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于諸
 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夫 皇親而封伯爵封者也
 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以待于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
 慶富貴亦甚不智也其子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乃武衛
 尚書者文職 陛下欲書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

乎以待位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
 甚况義子府之重乎即今物議未厭守法奉公之臣如葉寬
 程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
 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于陳氏者之不可
 也官保所以蒙養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也此天下第
 一等人之任彼夏臣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貴而已惡足
 以當此維日燕宮不親其事似不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
 官 帝王之先務顧名而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于夏氏者之不可也
 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三十二

指揮者二千戶者三一門貴盛其 賞之僭已不待言矣
 然猶諉之曰至親也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
 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瓜葛者皆得為錦
 衣矣若夫姦巧之徒伺間投隙藉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
 冒爵此又勢之必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于蔣氏
 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
 者智也改過弗吝者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其
 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
 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重名器以全威職疏

張仲賢

近該更兵一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爵陳紹祖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恭蔣清蔣景吳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臣等仰惟我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禮也固隆之以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 母后之黨椒房之親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守其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朝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寧等侯皆以本爵終身先太師張鬱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都督之威世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書寧建昌二侯雖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袁彬以保護之功艱關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慶之况 皇家公主所生之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

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為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况 上公之爵每待元勳 戚職之家未宜輕授非與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萬言為 國懿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未幾驟加伯爵若從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之官尤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外戚之法也將輪幸沐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以比隆者彼當謙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

朝

抑自持盛滿為惧可也顧乃衡非分之望恣無厭之求子孫蔣恭等一日之間得受三官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似為輕易若以為 陛下致孝 兩宮推恩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至常保其盛自足以致 兩宮之懽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 加新爵陳萬言姑待以時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恭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 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

外戚者母曰 戚嗚濫封自他始受進自萬言始見任
自紹祖始濫官自將輪子弟始赴奢後之源塞冒後之路
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 國家同為悠久而其
為 恩寵曠湯無窮矣臣等待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
默因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杜稷幸甚外戚幸
甚臣等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言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近該恭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查空
閒地土來說欽此臣等敢故陳之竊惟 賞予過多則
恩數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為弊僭則濫襲則弛皆
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
不以謙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衰
廢替載之方牘歷歷可考其 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
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恭和伯陳萬言起身
寒悴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讀經訓豈不知
雅尚冲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博利之徒汨沒富貴而
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躬自檢修不
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
事貪冒去歲深冬寒亟亟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後數
千餘人入春以來增徒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鋪街巷小
民轉餽上工咨怨之聲盈傳載路况夫四方災沴相繼江
淮餓死之人空穴掃埋動以萬計萬言曾是不意惟汲汲
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
該戶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便田土又係輸
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聖

陛下慈愛感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足代耕况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瞻請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一塵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頻至顛越是其謀生亦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折割而昇之 旨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折改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張楫亦各

皇明兩朝風抄 卷七 四十三

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閑相應撥給的米看夫邦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隅退其侵牟小民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今 戚里閥忽並起而吞侵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乎夫庸常之人所望惟 恩寵賜逾涯驕恣漸積不至猖狂踰檢僭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該本科題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久野無不闢宜有空閒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

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極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成諭諱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細法臣等奉有前例固敢依阿伏望 皇上訓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舉照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下 憲典則 朝廷恩義無全 貴戚始終無患矣

皇明兩朝風抄 卷七 四十四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近設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案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
 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
 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 神主朕難躬事或太子或攝行
 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其准舊
 行具儀來着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
 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
 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四十五
 人之福也臣濫厠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
 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
 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禘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
 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
 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
 親蓋子孫之于祖考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
 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考子祭之日
 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
 朱真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
 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憮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老法帝王 睿智風成 神謀獨斷觀
 會通以行禮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廣鬼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 肅清
 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 列聖血食
 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四十六
 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
 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
 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
 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孝子
 履之必有悽慘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發其思文武
 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觀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務臣恐命攝者之心

能如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陛下之誠敬耶
 矧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於常祭
 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
 秋祭之時齋戒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
 雍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
 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化不顯之德百辟其刑天
 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
 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七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草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上帝
 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任則
 大祀郊成誠禮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二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 天地次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
 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
 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
 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
 之所詳定而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
 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
 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視也 皇上升潛繼統
 百度維新 敬天事神靈既饗奉 臨御已及三年之
 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數前此妨於 國
 郵今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已受質見
 警災傷迭服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
 特從罷免損執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欽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
 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凶終謂之備禮
 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首于后稷以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四十八

恭

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受命之所自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補賞賚為費不貲郊祀禮中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陛下惻然憫恤發去幣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 簡命爾况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 天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惠言特賜俞允 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覩神人胥介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四九

五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馮明衡

臣惟臣子之事 君親莫不期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 祝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二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歡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 旨復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諸臣及眾庶莫不盡疑之矣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勿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皆私恠竊嘆以為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故情無聊賴不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忽輟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疑所不能自己者也况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節命婦已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之人 宴賜之余咸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不行前後情致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恠乎伏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五十一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
 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
 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
 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
 杜其漸况孝故難為而易諛言易聞而難合微之徑事
 自古為然其在 今日尤不可委曲而加之意乎伏願
 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恩念 武宗皇帝之付託追前
 者 皇太后之懿旨体今日 皇太后之深情隆 孝
 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旨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一
 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
 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
 不覺痛心伏惟 聖慈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

守禮義以明 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
 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惟太宗小宗之
 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謾前代覆轍此 皇上舍已
 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其盛
 節也繼而一二小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
 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訓詰責以為欺
 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
 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十二
 疑而所可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若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 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下
 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簣蓋愛之至
 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
 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曾公受
 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虞

上系 獻帝 陛下其多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凶推異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僻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
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世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
廢之嫌而在 本生得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
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察而督過
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撻奪而喜怒好惡
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
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
者况 聖德高明視 朝講學聖學圖治在 廷之臣莫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三
不感激 初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
非獨不敢宣之于口實不敢萌之于心獨一二姦人變亂
黑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
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
不加誅斥而謔信其言臣恐姦說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
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
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
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
慢後世所仰以為正古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
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

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 威嚴遽就回互二三其德
以冒 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
之情信而用之其忤 旨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
四體弼正闕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志
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聖德大孝光于四方大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
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怒重加罰黜豈不
以群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 藩邸聞之
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于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
不能容群臣之盡忠于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恆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
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
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
可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
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泚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
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而從背言死有餘愧
是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
則臣屏伏田里亦與 寵崇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
之至

遵成憲以昭典儀疏

唐曾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
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
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大典今日六十九年天下至
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
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
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
而英獨以後不與此可欺以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給事
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慎重禮部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中

來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叙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鷓
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
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
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下靈蔣
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
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
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為此言也哉及細讀
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永樂改元始卒

享祀非功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
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
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併成王弼許世
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瑄等兵興以來屢
效勳勞今勳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相封皆定侯海東川
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
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
功而勛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
例書人物故鳳陽志差差者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蕪所
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五

本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
蓋各以其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
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
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二十三人其已死廖永
安俞通海張德勝孫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
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
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
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廟皇祖親定即古禮祖從享
祭于天蒸之義比之廟祀其與尤重英與廟且不與祀而

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勳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鮮輕而於我 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日擊乾坤再造之貞麟鳳攀附之芳委孳于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人燭于臨境其翊戴之力雖負不負于山河帶嶺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靈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炳赫宇宙其歷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蔡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于死事而當時某成亦死事者惟與廟化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于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某成而六人其蔡世傑雖在配享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十七

禮

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畫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况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 開國亦當俯首欽避况後以南征而政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類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葵安食家朝于百世而不致忸怩于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于聖明之世而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六

禮

議舉典禮以隆 聖德疏

王治

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 龍飛物覩大小臣工莫不欲披
 瀝丹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憂屏曝
 思獻久矣初以 先帝新棄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
 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聰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
 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
 無博古通今之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于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于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莫要
 于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上 聞億
 蒙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 宗廟
 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
 出焉故隆如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厭于 祖也
 先帝孝心無窮追崇固極尊 成祖如 太祖并萬世不
 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 洪業故倣周文武世室
 之制永孝思焉已為義起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肇慶
 誠優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
 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常其回事 武宗

矣顧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此雖 先帝天性之愛有加
 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
 雖當進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並舉之不以為
 瀆者豈非孝思之極有以休 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儻不使其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
 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尊卑禮公躋於闕公之
 右春秋譏其逆祀彼固諸侯均之魯君一國者也但先後
 少紊猶為乖禮况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
 安於禮然處其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
 斬於稱皇稱帝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于父子天性之經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六十一

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義可為人
 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
 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隆至誠萬世不刊之典魯制過
 禮貽譏于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題 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芝事誠奇異安知非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朝之奉未得歸一
 故一旦產此奇莖以示吉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
 當在此不在彼耶伏覩 先帝遺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義始
 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

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
否耶且 獻皇祔於 太廟也雖祀於 祖宗實獻於
祖宗終不免有祔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
稍遠然禮專且尊實為萬世不改之祀但事體重大非一
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
可質鬼神可俟百世於以妥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
之心為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
二曰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勤學好問
視 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豈好為是勞苦哉蓋
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六一
政無以周其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
具在此書試觀前古有縱逸豫而不蹈於危者乎有勵明
作而不享治安者乎則動聖親政斷斷不容已也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
雨朝各有 舊制經筵有禮 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
妙選宿儒大臣 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觀 聖顏
和粹齋莊剛毅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武克勤
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東
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當欲盡禮節象勉襄大事保和

息慮調護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責備 陛下也但不
日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 朝
講所宜並舉矣臣愚以為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 侍伏乞 勅下
該部稽考 舊章條列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未備於
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 朝也務有訂議取舍
之實事尤望 陛下朝夕勤政始終典學毋憚於難毋怠
於易毋因一人一言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輿輕厭之
心庶乎 盛興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
萬世治安可坐致也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六一
以成 德業臣惟人主必待賢才以弘化人臣必遇 聖
主以立功上下相須誠其教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
成推恩舊學 盛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
欣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
如濟巨川者節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思効
十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矢
報之心許國忠矣然榮之以恩尤貴親之以禮感恩於言
猶貴酬之以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疎爵秩優崇而
志意閒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
賢圖治之謂也諸臣於 陛下承被 恩賚云爾非簡在

亮功之謂也不惟失臣民望治之心且無以明諸臣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安天下之始 召杜敷等置諸左右更番其贊四時燮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為篤志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子之相親無睽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干撓掣肘之難此所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望 陛下取法 祖宗親賢樂善信老成如著蔡倚輔弼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奏 召見閣臣面相可否寬謙隨之許其糾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着為定規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四日議謹 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 宗廟易於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 朝廷易於端拱以心存於照臨也况公卿在側臺諫在下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無所容雖欲放達游惰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繁華何物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窺或以宴飲勸或以聲容呈或以遊戲道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嘗凡此皆人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六十三

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聖主獨可一一禁絕屏絕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忠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頰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 陛下宮中燕閒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太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縱聖神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教謹齋明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四

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欲於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然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淑哲使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使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寵以瀆 聖脩為庶幾 燕閒之際非僻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 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六十四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泰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界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于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可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為晝履之不可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臣見近者北虜眾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五

年犯紫荊矣而我邊氓遭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平北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言愚竊謂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始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明王之列是也既嘗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之所以晝夜思輾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廟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字端義兒其姓則奇渚温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鉄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真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五

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數我彛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關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關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
 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秦漢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誦我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聖祖與于忽必
 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生既不可以居
 中國而治天下豈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
 忽必烈于帝王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
 謹考國初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
 皇明尚朝疏抄 卷十七 本七
 天立極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
 掌之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于
 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
 必烈于帝王者非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在
 誦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于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于
 京師上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世
 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
 非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于今日者

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
 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
 以掩其初任元之非耳顧胡國秦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
 天地之大義臣為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聖祖不斥
 正之者何也聖祖國初見于詔諭者嘗曰朕元未布
 衣是知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
 暫祀之耳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聖子神孫即
 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熟料寥寥百
 餘禩變當踵舊規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太祖在天之
 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于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
 皇明尚朝疏抄 卷十七 本八
 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黜祛更正不能
 不望于今日也仰惟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郊
 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
 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
 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于帝王之廟而不
 去哉我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爰闕除
 之夫佛氏誠宣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
 以強有力干取大器梟獍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
 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皇上聖神
 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于中國如胡

佛之鬼決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隋漢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所廟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固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仇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于宋之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仇也而乃使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為宋祖仇之也諸皇帝實羞之諸帝王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于一堂臣知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蓋其與夷狄並列也非止羞其為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大明一統志我朝欽脩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胡燕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以穢精禋之享乎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

忍令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初建修撰姚深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官不從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陋說竟使冰之正奏沮格未行迨及流患失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荆吳之類耳進于中國而慕義稟命立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馬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即胡元之真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整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于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國常厚臣謂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孫為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大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國初初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我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國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太祖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父居而存之而我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父祀而留之耶惟我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聖明驅胡元在世之君皇上驅胡元既歿之鬼掃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九

漢原清之功 皇上嘗是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
識斥胡君者若此臣因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
王陵寢之祭傳 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考方輿
圖志自 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履俱實有
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陵臣過考府志絕無陵所不知
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築為陵不
知去我 朝邊陲之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
府西廟址掃地蒞壇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
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
之胡鬼其誰曰宜乎况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十一

本

隔闕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
嚴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帶除此祀典之決帶
正既而承乏言官兼竊禮者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
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
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獻一得于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于心不負于所學不負于 中國帝
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令行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敬
諭并諸華元之貴賈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之大義將帝
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剌華博尔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
其墓主送之塞外永絕根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

陵委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駁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同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 國家輿
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
義 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旃裘之心績
議重委本兵嚴責總督將帥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既
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梟台古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盤石之安誠 大聖之作為曠
世之事業也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怙歛
咎宜加臣身臣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七十一

万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千冒戰越之至

酌議從祀先賢疏

周弘祖

竊惟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海出嶽之祖崑崙也然禮莫大於祀亦莫先於祀主之以夫子配之以四亞從之以先賢先儒所以崇德報功垂世教淑人心也去取之間可苟乎臣以外服微臣未敢越樽俎而妄議第以承乏謬領文教職掌所關稽之史傳採之輿論反之於心而真有所不安者亦安能默默耶茲以不當罷而倡罷者二焉理宜祀而未及祀者二焉已在從祀之列而稱名未定似當歸一者七焉敢擬實為 皇上陳之謹按衡夫遠瓊魯人林放卓哉一賢其從祀孔庭也久矣一旦罷去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十三

七

駭聽聞瓊之修已冥冥無遺行寡過若未能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以此許顏淵者亦以此許伯玉放之大哉之稱已見於問禮之日他日泰山之旅又從而贊嘆之焉其有契於聖心也深矣漢時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二子俱在從祀之列歷千五百載矣 太祖龍飛三年釐正祀典無異焉便果可裁 聖祖當先之矣何待今日乎嘉靖九年禮官建議始罷從祀而祀於所生之鄉然亦非始於禮官也弘治末年學士程敏政已倡此議嘗特以其謬寢閣未行近世禮臣勇於制作以新耳目者祖其餘談而遂成之耳臣愚昧不識其故考其議不過曰二子非聖人及門之士

云耳夫君子之教吾以答問者有私淑又者二子雖未及門然親與夫子面相以正得非問答之科私淑之例耶且自澹臺滅明以及戰國及漢唐宋諸儒何嘗在夫子門也但求不悖於聖人之道而已伯玉林放為聖人之徒無疑也但伯玉遣使夫子必與之坐而主人者乃斥逐而於宮墻之外聖心有靈其能安乎臣竊謂此二賢者似當遷其從祀以安聖靈者也謹按宋羅源主簿羅從彥劍州民李侗卓哉二儒其羽翼道也多矣廟祀未與誠為缺典從彥受學楊時者而特則受學二程焉從彥嘗令學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此與子思中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七十四

七

庸之旨大有發明學之心領不於此可窺其二乎至於潛心力行任重詣極性明而修行完而潔見於宋史之所稱者又如此焉倘受學從彥者再傳則朱喜矣倘嘗謂喜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又入用力如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益耳此與侯廷精一之旨大有發明學之本願不於此可窺其二乎至於色溫二勵神定氣和冰壺秋月然徹無瑕見於伊洛淵源錄之 別稱者又如此焉時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灑灑之傳絕矣二子有功聖道彰彰其明不華當南渡之後凡 自草創未及表揚嘉靖初年提

學副使臣金寶等具奏上請以與禮臣意見不同旋即
 報罷臣愚昧不知其故以鄙裏妄度不過曰少著述云耳
 從彥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春秋指歸遵
 光錄國初其書盛行近以士人妄習活套罕讀全經稍
 散逸耳求之故在也倘雖著述而意所編輯遺書皆其
 指按訓釋經傳每每引二家之言則意之著述即從彥與
 侗之著述也且歐陽脩文人耳濼安主議以乖戾乎大倫
 性非所先尤得罪於名教今亦在從祀矣以二子而較脩
 果誰為聖人之徒與果誰為不聖人之徒與取彼棄此臣
 實未知臣竊謂此二儒者似當置之從祀以光俎豆者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七十五

謹按先賢石作蜀再孺公晉哀家慈公夏孔忠縣成此
 皆據史記所稱而書之者考之家語作蜀書子蜀再孺書
 再孺公晉哀書公晉克字季沈奚容蒧書奚蒧字子楷公
 夏首書夏守孔忠書孔弗膝成書縣成竊詳家語在先史
 語在後家語出於孔氏門人史記出於漢儒司馬此七賢
 者似當以家語為據正其名稱使精英有所憑依者也仰
 惟 皇上睿智性成 聰明天縱正吾道大明賢哲所由
 以表章日也盛典之待夫豈偶然臣嘗讀禮曰凡祭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况無故而廢其所不當廢者哉又曰凡有
 功於民者則祀之况上續伊洛之統下開紫陽之傳者哉

臣之斯言似合天理當人心伏乞 陛下所奏勅下大
 臣再加詳議將錄放還其固有與考與併特 賜從祀作
 蜀等以正原名則吾道幸甚天下幸甚緣係酌議從祀先
 賢以彰 盛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不專差奏更謹具
 奏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七十六

重陵寢以培國脉請聖斷以息群議疏 夏言

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

顯陵迎請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宮入塋

天壽山以全 大孝一節即與先年章職錦衣百戶隨全

罷開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據錄事監生詹

啟溫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

用致仕僉事寧和相踵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

其心之出於公私誠偽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効

忠以贊成 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

終未敢輒議奉行前尚書席書固以備論於前今大學士

李時又嘗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

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

引 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 皇陵 太宗不曾遷

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

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勳王

福陳昇蕭時用輩執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 陵

之議意者本出於 聖母萬年之情 陛下終天之慕凡

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不敢率輕議者非謂才識謬薄不能

奉行畏難苟安有欺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

求不得有所詭而不考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 國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七

七十七

臣

顧一已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 先帝衣冠之

藏歷歲已久 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親 陛

下光臨 大寶十年於茲百祿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

地理庇蔭之說似乎 神靈已安比者屢頒 聖制封其

山為 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

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 國家禍福

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

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 梓宮土壤非吉為詞自

不能不感動 陛下之哀衷上厯 聖母之至慮所以節

奉 欽依重命本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鋐具奏

又奉 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 聖旨不勝悚懼

夙夜思惟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

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附 梓宮重易衾

服禮必 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

也議者至謂 陛下震位久虛以為咎在 顯陵固未必

然又謂 陛下能飛江漢以為福緣 顯陵亦未必然蓋

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主必能生 聖嗣以開

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者乃若 先皇帝玄

宮久闕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

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七

七十八

臣

今日之事誠在 聖明留神加察 淵謀獨斷上同 聖
 母早夜籌慮自有致其決耳慎勿輕為群議之所搖惑
 况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亦
 多謾漫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
 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
 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為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
 者必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
 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拾字以為至論
 當時其明知壽皇所葬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
 重如此况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可葬又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九

知 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
 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未能復
 為他說也 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 明命廣集眾思但事
 體重大輒難議擬如蒙 聖明採擇臣愚伏乞 英斷特
 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 宗社無疆之慶仍乞 重降嚴
 旨禁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 國陵重事傷 國家大體
 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恭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夏言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
 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
 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
 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
 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三昭二穆為四
 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
 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
 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王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三十

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
 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
 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恨此朱子之言後
 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
 以有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
 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
 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
 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厨其一時制度儼
 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
 制以各立廟美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良蓋 神謨 英

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
峻德憲天 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
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 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
於 御筵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
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
臣等躬逢斯盛仰奉 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
等廣積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
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
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一

何所作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
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安之幽
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
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
而藏之夾室恐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為
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
大高七箇闊門容小高三箇則大門寬容二丈一尺小門
寬容六尺其制度之引且過於今烏在其為儉約也况臣
等恭觀 世廟之制蓋損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
群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二

構之制再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為者即今 太廟
南邊牆東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
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際地
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
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官之南至承天門牆不甚遠遠即使
盡闢其地以建群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
別為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况古今七廟九廟制度皆
同 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 群廟隳然卑隘恐非所以
稱生而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
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

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皇父也 二廟
規制視 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
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
下凡七聖茲欲各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立
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
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 世廟森然並
建 七廟於 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 宸
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
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也 臣等竊謂即使各
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

之途而欲一日之間徧歷 群廟為之興俯拜起升降其
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恭然疲倦非獨筋力有
所不逮而日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
之文謂群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
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
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
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
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
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為知不

皇明兩朝雜抄

卷十七

八十三

祭也况 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
祖之廟而不一至 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感廟門垣堂
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
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
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隆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
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 欲親之而
反疎祗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
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
強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濶此就禮節儀文而言
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 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

矢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
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
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
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
繼懿王而立故喚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
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
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
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不紊然以弟而據
之廟也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廟
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
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喚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
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物說矣又况宣王之
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則其
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桃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
則名雖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桃
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
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
祗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
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
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桃而桃者四世矣後

皇明兩朝雜抄

卷十七

八十四

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喚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
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物說矣又况宣王之
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則其
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桃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
則名雖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桃
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
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
祗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
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
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桃而桃者四世矣後

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昭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八十五

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 孝思純至 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 太祖 太宗以下 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 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

但臣等愚見則以為 列祖同享 太廟以極尊崇而皇考專居 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備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恨矣臣等竊見今歲季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議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為 太廟之 始祖又為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儀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恭聞 陛下有諭輔臣御筵云 祀典宜正 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九廟九間同為一室雖有帷幄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八十六

無所間隔雖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未為黃屋徽如廟廷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 太祖居中盡北 太宗而下 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 太祖 列聖各得以專其美足以甲 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以為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為濫就權宜云也彼朱子所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 陛下博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 聖明特賜裁斷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時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陛下孝思純篤追慕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聖心至孝為所感動一朝改移群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國恩思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聖孝為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廟祀之禮未定深虞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宗社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

皇明兩朝疏批

卷十七

二十七

具本欲進聞繼聞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聖明併賜採納蓋臣前奏深辯追崇之為禮者欲成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葬之宜慎者亦欲成陛下之大孝也成陛下之大孝所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皇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陛下之身者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葬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崩

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葬其皇考妣於今皇陵衣冠蓋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圖大畧可考也此我仁祖之陵既隆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隆我太祖享國日久子孫萬世為帝王也今獻皇帝之

皇明兩朝疏批

卷十七

二十八

陵比於皇陵已隆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氣而隆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為帝王可也昔人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陔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安陸者永為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况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聖母聖心懸念何如與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為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

得至於天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為帝王宅兆者與天下蓋不多也故我太祖初定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太宗下藏天壽山蓋自始到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來關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宜易能也有如奉迎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為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誤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啟遷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九

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為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為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若愛身故為欺罔非忠實也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孝親為大以保民為本而保民國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盡復祖宗之舊向使皇考聖母不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陛下之朝享則為卑臨尊於禮為不順於心為不安此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安不宜輕動稱號已定不宜再更明詔已頒不宜數易聖孝已遂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臣願陛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協恭專以任賢圖治保民為事以永固宗社於萬年誠今日急務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七

趙泗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 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 恩刻骨亟圖調理奈緣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藥及其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 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屍諫况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瀝餘忠上備 採納臣昔於 陛下踐祚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 陛下臨御以來于惠慈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週因 大禮之議群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十一

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群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棄楚偶斃 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

明而大為 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寔由群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 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因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實緣結托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十二

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明仁孝親定 大禮追崇 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躬致 廟享尊崇 聖母為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 陛下之事 皇考 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 聖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 聖謨下詔以來人心允愜 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者欲正 兩考之失追改 皇伯之稱紛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十三 孝
皇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二也此 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過客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權奸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旦得 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明英武尤似古先哲上天下俞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雖間遇天災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十四 本
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議紛更群臣寧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俞然懷悲遂謂 孝宗無後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群臣所執雖若為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乎 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 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於 廷則已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詰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庚為商令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群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 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正祀典以光聖治疏

姚涑

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載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所以旌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陛下遵祖宗之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苟不辨其大分則雜猶於薰蕕紫於朱疾經禮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王廟中祀及元世祖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請為陛下陳之中國之與夷狄其限至明而其防至嚴也是故內中國而外夷狄尊中國而卑夷狄進中國而退夷狄貴中國而賤夷狄若天地之不可交覆若君臣之不可易置若首足之不可倒懸華夷之分如此孔子

皇明河朔疏

卷二十七

九十五

作春秋嚴配臣賊子之誅罰者為世道立大防也至於夷狄與中國競尤必謹過而深抑之豈非存食上國廢滅人類有甚於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大我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耻也劉石諸胡因執晉懷愍盜據神州而晉人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耶律德光削唐仆骨割燕雲而歸諸已而五代之世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完顏吳乞買入汴而虜徽欽掩天下之正而宋人竄於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耻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未全盜我中國也蒙元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屠浮於大

皇明河朔疏

卷二十七

九十六

我狡深於劉石貪劇於契丹暴過於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撼之於渾剪之於襄曠之於維揚覆之於臨安感之於閩嶠窮之於崖海而後已焉鱗介我冠裳穿廬我宮室部落我郡縣奴隸我士女斃我彘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國始盡昏而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于既歸隸矣而使為僧尼於吐蕃諸帝之陵寢既丘墟矣而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當是時也是天卑而地尊也臣先而君後也足上而首下也其為中國之大讐耻豈直如前代而已乎夷狄之禍既未有慘於此時而華人之劫於威虐者曾不能一奮其臂也我太祖高皇帝興於淮甸聲罪而汛掃之用中國之師復中國之士廓中國之妖氛雪中國之讐耻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始得復歸於人類不然則生民之類弗幾於泯滅乎故讀史而至宋之將亡未嘗不為中國痛至元之將末未嘗不為中國快也迹其封豕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聖祖之誅罰亦已幸矣又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釐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除暴之義彰既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其一自養之私值我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

乃使元主得與帝王並列以濟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預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和濟群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於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宋太祖功浮於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以夷主華蕃其醜類於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國之民何賴焉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元人非徒無益於中國而其為災為患殆且百年舉而祀之臣誠不知其何所據也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十七

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嚴若此數聖人在天之靈萬古長存一薰一蕕一朱一紫豈容混而無別以與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猶橫漢高帝困於平城力未能報而遺後之人唐太宗滅突厥降薛延陀威加北荒使之不得逞宋太祖以北漢之故與契丹兵爭而幽燕之地籌之終身而不能取此三君亦未始與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自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構有煥使燕之遺民

故老復正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

嚴大防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辱斥其像以為此吳楚百世之故怨也則夫為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陛下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顧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陛下審之以分辨之以禮斷之以義特罷其祀以釐正大典使中國之民幡然思曰夷狄之不可冒處中國如此中國之不可輕假夷狄如此改觀易聽轉移人心皆將若吳人之視范蠡楚人之視伍員其為世道勸豈不多哉夫興義旅而滌腥羶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斥僭偽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逢聖明義不容默等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七

九十八

薛瑄從祀議疏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叟至歿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

皇明四朝疏抄

卷十七

二十九

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八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屢報災傷華被皇慈大施拯恤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米年收獲知復何如軾謂當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之十八

一

七

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發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宜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爾然無異于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日疇撐拄門戶而聚資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者軾之論

也真謂乾道間旱稅苗皆常恩有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

蓋次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存饑始蒙蠲放則

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復及於事又明年之所當慶者

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 詔在廷蚤加規畫臣

聞漢先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

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恤民隱之實慈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其備且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故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

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飾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

亦極詳悉臣敢亦擇撮一二願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開

坐于後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 天聽

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

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

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懼咎典籍

垂誠言固不誣大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

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

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宜陰陽之運行自

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

攸自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者 新恩之常
 祿可以補困窮追巨罪之通贓可以補租賦檢稅臺諫前
 後草疏一聽于公可消前矣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
 一谷不收謂之饑五谷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
 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出既無
 積畜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上自乘
 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遞減之
 上咨 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
 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
 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饑則湖廣等布政司在
 皇明高宗疏抄 卷六 三

慶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
 位高祿厚者額設皂隸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
 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
 即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皂隸應合退出
 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音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
 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禹備
 所謂上咨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
 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贖為義無積不強
 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恤
 若夫 乘輿服御 官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之德 內

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當者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
 各省免候災傷等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
 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薦多不容而賍貪或得
 俸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
 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
 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為名察郡縣
 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
 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
 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
 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
 皇明高宗疏抄 卷八 四

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
 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 聖明留
 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
 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負有賞
 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
 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饉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
 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
 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
 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

以晉之閉糴為有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
孰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荒所在不收今舊
穀將浚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
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
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過糶庶幾
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孰相近地方有米願糶
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百無
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逼不出境是豈
臣子與國休戚之心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
各處為監司而逼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
販無災州縣遇有隣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糶仍約課
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
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
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
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
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
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
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待春
徂夏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逋各懷憂畏

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絕羸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眾
為盜賊盜賊一起倅難計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
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若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
官于重災地方再行詢察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曠然垂
恩以示諭之微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
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再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
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人君制民之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減其富享之恩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時時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機侵奪藉說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六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使備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王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內之民罔不歡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茲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上已明應該給主罷並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臣等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

大信也况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念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却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身自照數還主係官場者宜盡數革去曾莊官校通行取回撥置之人各真於法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年謬立薰皮廠印宜革罷官廠內官郭添等并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如戶部覆夏言等之請及奉聖旨這地上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 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

皇明高朝疏抄 卷六

論下可謂公且嚴矣羣小乘機藉勢剋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逃矣今 繪音慶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畿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致政荒民流天下離二談者至今以八黨為惡首馬永成既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况薰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勳舊之家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俊乃敢直躡前惡奏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委民李義所投獻以益脫脫黃玉之舊趾假名撤放海青其實私徵于粒而趙霜利踵姦轍黃緣仍舊

夫後與程以從龍之舊仰恩恃寵 上行私無異前

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

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啓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于天下公道首壞于近習 畿甸之民疑且不

安橫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賊之

黨臣等謂馬俊趙鼎滕胤秦辭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

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

撥置積年通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鞫問以懲其後其原

場并侵占軍民動成之地俱各罷革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况該戶部

逐一執 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竟西答以 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

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

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請失大信以

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

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自近罪俊與程以懲妄

奏欺蔽之效今出惟行畫草場董皮廠等積弊以

除勢要侵奪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投獻撥置生事

害人之人從重究治使恤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

而民患息大信全而至公昭矣

賑濟疏

唐龍

臣照得西安鳳翔等府所屬耀州等州三原等縣嘉靖十

年分夏麥全荒秋禾又歉人民饑饉轉相嗷嗷待斃仰席

聖慮憂傷靡寧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特差臣前來賑濟

夙夜皇皇體悉奉行不敢不至其任人立法審戶給銀各

事宜已經會議施行及具 奏外切念饑饉食民如在水

火之中必多方救之庶可全活臣又逃稽古典中酌政體

下究民情旁采衆論裁定訓平糶蠲官通寬私債節用度

撫逃移審正寒恤老羸收遺棄賑粥糜給醫樂瘞道殣戒

浮費停勾攝禁閑糶重祈禱凡十五條俱已遵奉 勅諭

便宜處置事理布行司府州縣示之以法守申之以訓言

俾各分條詳實查實舉行共濟民艱用廣 德意但其間

平糶減價五百石以上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擬

給冠帶榮身減價二千石以上者又擬表為義門是則非

臣之所敢專者例該奏 請伏望 皇上俯念救災恤民

難拘常例勸義勵俗合用殊格乞 勅該部查議覆奏特

賜俞允俾臣得以遵奉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奉 聖

旨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此該戶部議得救災恤民難拘

常格今欲勸民有粟之家減價糶賣收養遺棄子女請給

冠帶榮身表為義門所為激勸人心具見本官上體 皇

令尖所若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
一幅八九口者加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
字俱如前給二十口以上者臣具 奏給與冠帶榮身
賑粥糜 富弼言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於給銀民皆
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
活州縣官各於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運委二三
殷實老人輪日煮粥以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一次至麥
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自回報查考 給醫藥 饑
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礙官銀收買藥物標給
善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病之人聽其取療不許勒要藥
錢用過藥物尤要稽考毋令剋落 瘞道殣 掩骸埋骨
仁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有道路及城郭田野
與溝壑遺有餓殍屍軀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致以
傷和氣違者官以虐於罷黜不貸 戒浮費 官司用度
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饑民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
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俱一一停罷則
里甲不至靠損而饑民亦得以濟矣 停勾攝 勾攝最
為擾民火傷之時尤非所宜即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
力婚田產及一切小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
以重民之殃 禁閉糶 山西河南湖廣三省原奉 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七

諭俱許臣兼制已經奏行爰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
該府州縣遇有陝西人民往彼處糶買米麥及彼處之人
搬運米麥前來陝西糶賣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遏閉攔截
致令饑民艱食用妨 朝廷德意救災恤隣之道固如此
竊敢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即為轉呈臣處以憑
嚴懲究提問不貸 重祈禱 旱乾水溢交修乎人而
崇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即今旱熯復熾麥苗已種者十之
三四未種者十之六七而况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
也巳為民父母何以為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修明政
事及汛潔壇場竭誠祈禱務期雨雪霽足庶幾已種之麥
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
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七

輿地類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伏觀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中僻難易不
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啓趨避之
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
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
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
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
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
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中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五

登

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
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
向來不分繁簡中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
繁求簡避中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
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
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
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
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
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備盜賊猖獗災沴頻仍中繁難支
刁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

原缺

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楊冲而俗侈淮
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
困後徐邴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啻
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
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
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
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
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為兩浙門戶懷安懷之遠圖者
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
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處州依山盜礮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十七

本

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踪哨聚時肆剽掠義民
俗犷悍窺各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
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
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樸南昌省會冲繁吉安健訟奸
猾至於蒙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
巢寇時發而贛當其冲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商枕
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
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
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青撫臣南贛山寇
當青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救之瘠土勞瘁之民

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
沃壤頃緣島夷八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
泉漳以海為襟習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
清等縣則為澳渤更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
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北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
居通省上游八閩要害商輿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
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
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
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
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十一

言

澤多田少民俗樸樸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寇蓋輻輳郵
驛苦之即今 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
故其民率此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
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重繁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
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 擄掠廬則又向米未有之變長
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
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
害實緣於此衡永僻處蠻蠻頗難為然已非復曩
時比矣加志勇以者其尚 援採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
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 嶺南地遠法疎官多驕悍以

致山海諸寇踪跡聚師旅繁興民之疲既極而廣西
 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
 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
 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南兵
 備以防山寇擇屯監愈事以修舉屯政講求益法庶幾南
 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
 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
 少招徠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
 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為
 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十

接壤為徼無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
 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吞
 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
 散徭益越城劫庫戍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
 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
 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
 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
 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
 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

南陽潯州且多曠盜殺富則滋暴為優勁強則河洛為取
 是故潘祿軍需均常規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
 患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臣謹
 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區濟寧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
 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備濟南雖稱沃
 壤而武濱濰浦一帶即古膺斤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
 之冲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郊勝則荒落甚
 矣東昌青州差肩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
 通雖值富歲猶多通負大率濟青依山多曠盜萊登頗海
 多盜徒臨淄之間多姦使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十

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
 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晉嵐
 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
 宗藩不戢 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環列大行上下
 谷深林密盜賊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
 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
 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
 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
 嘆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牧且燕即烏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

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廣一入無論貨
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
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
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
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
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襲獲營直驅踐泝隴薄涇郊窺三輔特再晝
夜力耳風汚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
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
之責者所當觀舉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一

南粵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西石砬土
司互為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
賦重役繁供億稱訛叙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
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廢重墾土寇連結施州
諸夷虔剽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大抵蜀地夷漢
雜處氣習靡淳地遠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
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下咨詢司道動于
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
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鴛鴦積弊然也所屬黎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
慶建維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常新
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諸
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
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
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
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
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
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百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
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固水背山險頗足恃思
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甯城下有江足通舟楫
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
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二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地疏

林俊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
 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地
 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
 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
 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
 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
 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
 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
 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
 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皇親
 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
 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
 府州縣衙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
 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
 公旌獎敢有玩法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
 沮撓或姦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
 品以上并勳戚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拿問重治中間
 事情有該載不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

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
 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
 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除欽
 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
 等題查得先為 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
 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
 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
 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 詔查處 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
 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

皇朝通志

卷十八

七十四

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
 愕竊惟 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 京師之輔也
 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
 師為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
 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
 綏畿甸安輯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天何正德元年
 來奸猾無藉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侍之
 人奏為 皇莊况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
 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
 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國戚

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
有之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
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 詔有以仰見 陛下強本制末
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仍復有此傳奉復許 皇
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屬民
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 皇
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
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
奉 聖旨這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
年以來姦猾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三十五

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
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撫
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
監各該地方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
按視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
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
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
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三六

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頌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於此者 宗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於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不敢不極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八 二十七

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固不與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今出河東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

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濕鹵瘠薄之地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滄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補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八 二十八

驟占為已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廢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並克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賊盜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感民命脉竭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 官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

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官
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
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
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官闈莊田之始而
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
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漣營莊田一處原係會
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
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阼之初一
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
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漣營皇莊曰
皇明四朝疏抄 卷一八 二九

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
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驕馬廟皇莊清
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
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
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
奏帶之旗校有與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
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兩夫馬不干有
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
請闈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兩之取有夫馬
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
皇明四朝疏抄 卷一八 三〇

起姦雄藉口不知 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 大統漢在 潛邸已知其弊 即位之初首下 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觀青天脫水火而就莊席矣但伏讀勅旨猶有曰係 皇莊者解部類進 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 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為害之實不敢冒為 陛下言之今以 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真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况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 龍潛之日又有不待 臣等諄諄者乎 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 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 重闈 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况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 宮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古

皇明四朝疏批 卷一八 三十一

民地土以為 皇莊也且 皇之一字加於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 皇鹽即此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 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勅該部查照 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 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桑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 臣等恭覲 陛下躬耕藉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恭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 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大賜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帝王之高致后妃之盛節闡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

皇明四朝疏批 卷一八 三十一

勇勳於耕女勸於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夫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 官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 官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永垂百代之麻萬一以爲 官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著爲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官以充支用却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三十三

士

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累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柰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權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群心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賴 聖明在上地方惟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 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三十四

士

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惟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蕪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為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三十五

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 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好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 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志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陛下不承 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 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厲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殫越

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三十六

河渠類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翰

內閣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
 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猷夫議水溢沛猶有二洪東捍山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忠數郡一
 壑第聞時有定策不及竟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
 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
 沉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
 砌長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目前運道可以無
 阻較之後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
 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
 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
 宇內全氣隨而踵襲我太祖定鼎神京宇內全氣一旦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
 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
 而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便利一元人漕舟淑江入淮
 至淇門入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
 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于地猶
 血運行于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血注于下為

孟津疏一支于海循血理于肘股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
 血運于... 外禦... 沃壤... 周周... 創始... 河患... 力... 勅下... 題請...
 頭... 臣... 大學士... 楊一清... 陝西... 三邊... 餉... 不煩... 又聞... 使... 可備... 亦可... 禦... 戎... 馬... 一... 年... 其... 成... 臣... 謂... 此... 策... 果... 行... 不... 惟... 可... 治... 河... 患... 山... 東... 河... 其... 聖... 德... 神... 功... 聖... 明... 省... 覽... 勅... 下... 該... 部... 詳... 議... 臣... 謹... 題... 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曆律類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臣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互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養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違留伏見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決生靈而災存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秦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宗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算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何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于西天日之差而于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三十九

枏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其六度實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實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差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大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日躔黃道九度者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之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脩則陰陽二軌不順孤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推步氣朔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度必違天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已卯庚辰月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頗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充之使觀秘書加以歲月而謂庶幾曆元可更臣仰惟陛下應天順人入經大統之年陽在重光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定未定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以凡陋之軀生繆曆重任竊念班固作漢曆志以昭治曆者之所尚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

四十

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精算之上臣於三者無類焉
夜不遑周知攸措然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概矣古今善治
曆者三家一曰太初二曰太術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
律大術之曆以著策授時之曆以晷影曆以鍾律而起固
正也然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著策而起固善也然撰初
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
得而遺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于此者
顧豈謂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
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地而授人時為重乞可御史朱
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三

九

准臣親督會 奏改曆中宜正周濂學及麟人子弟內掄
選諸曉本業善算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晨昏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
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台朔弦望併日
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紫氣月字羅
喉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季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勅該
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邵
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
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製制可也方今天下承平 聖
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 聖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
次月食本部劄 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
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
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
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
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
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
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正
灼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四

年至元授時曆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
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
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
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
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
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
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
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朏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
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
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

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闡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蹉離肺腑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四十三

我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魯諸儒皆為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等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太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在誦竊嘆以為我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聯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洒親撰園立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四十四

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講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矣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宮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陽陰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旒旒舉弗辨之於份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獼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四十五

司承應群伶紛擾衆劇喧囂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洽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 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 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者律呂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氣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島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四十六

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釋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
俯垂采擇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八

四十七

刑獄類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

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于是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八

四十八

一然雖出常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具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詳審如律然後奏 請候落其問或有冤抑刑部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高皇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法久漸弊姦宄乘之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疏遠不關涉重大紀綱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于今思之良可於邑 陛下升潛虛革舊弊詰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共贊 英明邇來漸為私移大乖 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他法以從輕鎮撫所鞫雖在小過蓋任情而加重 舊制既廢

初政亦承上累 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辜
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宸之私討
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祇與夫
郭九臯等實係趙紀所誣曾致再三瀆 奏乞付法司辯
明劉宸黃國用顏如瓌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
天性寬仁或者追念宸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瓌俱係
小失不必深求從而 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
照依定制 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
來不復為言既而忽出 獨斷不令照例擬罪宸則充軍
矣如瓌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遠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四五

民心不服而怨謫生惡人無忘而效尤肆雖堯舜在上皇
變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
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定制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
情以害仁毋各過以害正悉付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且
特旨發落過劉宸黃國用顏如瓌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
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調彼亦甘受無
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臯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
罪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
不平 聖德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五

信法令以全紀綱

曹懷

臣聞求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正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司者必送法司擬罪乃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眾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復睚眦願宿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鳳以歸鎮撫此則陛下之失刑也今又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五十一

視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

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為空庭法官為冗員豈古所謂七聽之公聽之而王審之者耶如臬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倒持大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于是耶且景貴卑官也李臺中貴也信曇之情而逮械景貴已不能無偏聽之私而以中傷于鎮撫者豈為曇報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曇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戒獲以田所人有告滅獲其私其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戒獲乎抑訶譖其

告者乎今景貴能發曇之賍私猶告滅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譖其告者滅獲能復其主哉以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祖宗之法也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蹈前轍速收今命并付景貴曇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昭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綱可立矣未敢擅便臣不勝隕越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五十二

元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韋商臣

臣聞人君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感冒泄瀉等證神衰骨立自分不免終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 即行罷黜近始強勉供職伏遇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于軍民者宜一一脩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清問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忍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為首充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思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擊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擊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

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

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計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太宗崇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母得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夙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傷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遷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 皇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辜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迎送及織造逮繫諸

臣其疎蕙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大監
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
館設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候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
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
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乎當時擊
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
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大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之以安其民是知
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
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五五

方

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吳勳
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而卿等遽有擊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
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頹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姦之故 今日特
陛下為甚厚而敬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蓋釋其官庶幾有不失明允之意
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追矣然臣愚以為臣子
之微或失儀于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其敬過甚
所致耳是過也非敬也故言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佳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 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
擊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良法美意尤有大
于此者誠能舉其大而不拘其小得其意而不盡其法則
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待臣
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或
從而宥之所以 廣其量上下交盡夫誰謂之不可耶以
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訐 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
臣愚以為諸臣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
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六

曰庶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 朝廷尊今所屬得以
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
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也且陳彥章所 奏憲臣方囚首
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儼然得寧家以去樂護
等刑部鞠之於前大理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
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
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
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
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
禍耶况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

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註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耳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之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絲梓之好筮仕之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苟不及時少盡微忠萬或均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績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有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遠罪自賊良心而不一盡其愚也昔有虞皐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恭處法意有罪常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 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皐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于當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于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于萬一况皐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七

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而已哉况邇者水旱厲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湧蝗蝻之災殆遍天下又西戎不順說者謂應春首五星聚于營室之變有識者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彌備禦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移幹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瞽之意下臣言法司議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以彰 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十八

五十八

正 國法以光 聖治疏 唐樞

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數勘再三惟
 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奈何
 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譏諛諛者混其說固位者
 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感
 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其所哀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
 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
 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
 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珣之申
 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勣因而輕捏五也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五
 崞洛等縣諸証人皆警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二一
 細詳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而為惠慶邵進
 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鈇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
 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軍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
 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
 之反狀甚明故在外諺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
 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
 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比目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
 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矣且福
 達之形最易認識或取青布之並立或明驗于自幼

之禿頭聲言李俊李三李四是其族識之矣明發于成
 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于柱文信是其姻識之
 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金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一草高尚節
 王宗美是鄰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宗自成是洛川
 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皆識之矣
 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良怙惡小人誠非良
 善故所許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
 李五即妖賊實是探訪明白今已驗之况福達踪跡詭秘
 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首非薛良狡猾之人亦不能發
 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六
 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助無殊砂字又
 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姓名又見崞縣左相都
 李無李伏峇軍籍并李五名貫遂首且粗率因小疑而誤
 大獄據纖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嘉靖元年黃冊始
 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歲則張子名衛輝店
 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崞縣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字為伏峇
 乃于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
 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也况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
 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砂字亦不
 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

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避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
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
及也文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
不待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讎也則一千中証非讎也
若曰韓良相戚廣輩讎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諸人非
讎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讎也則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讎也
若曰山陝人讎也則京師各色人員非讎也何獨嗷嗷眾
口盡願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臣
竊見 陛下勵精圖治足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
三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願 陛下六疑
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
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
非當萬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六十一

唐三

酌慶緝訪事宜以廣 聖恩疏 歐陽一敬

臣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究抑之防所以廣 仁恩我
皇上乾剛丕振而奸宄畏威法紀肅矣矜疑必恤喧熱必
審即罪入大辟往往姑緩其死 仁恩溥矣然節奉

詔旨申飭尤諱切於妄拿誣陷之禁及知其冤而不為辯
理之例則緝訪一獄實 聖明所軫念者一時嚴衛法司
諸臣孰不仰承 休德刑期無冤也哉臣愚待罪該科猶
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東矢而後聽

之重有據也緝訪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
可據矧緝事員役隸屬嚴衛衙門其勢易違而又各類計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六十一

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
枉人利已抑將何所不至甚至鎮撫司衙門之私而嚴
刑鍛鍊法司非其有執法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

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奸
匿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

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讐其奸非法者訊瓜牙自威
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幸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

數者有枯家囊為盜賊而通同訛惡以証其事者有潛種
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
者有姓名彷彿擊汪堯民為王氏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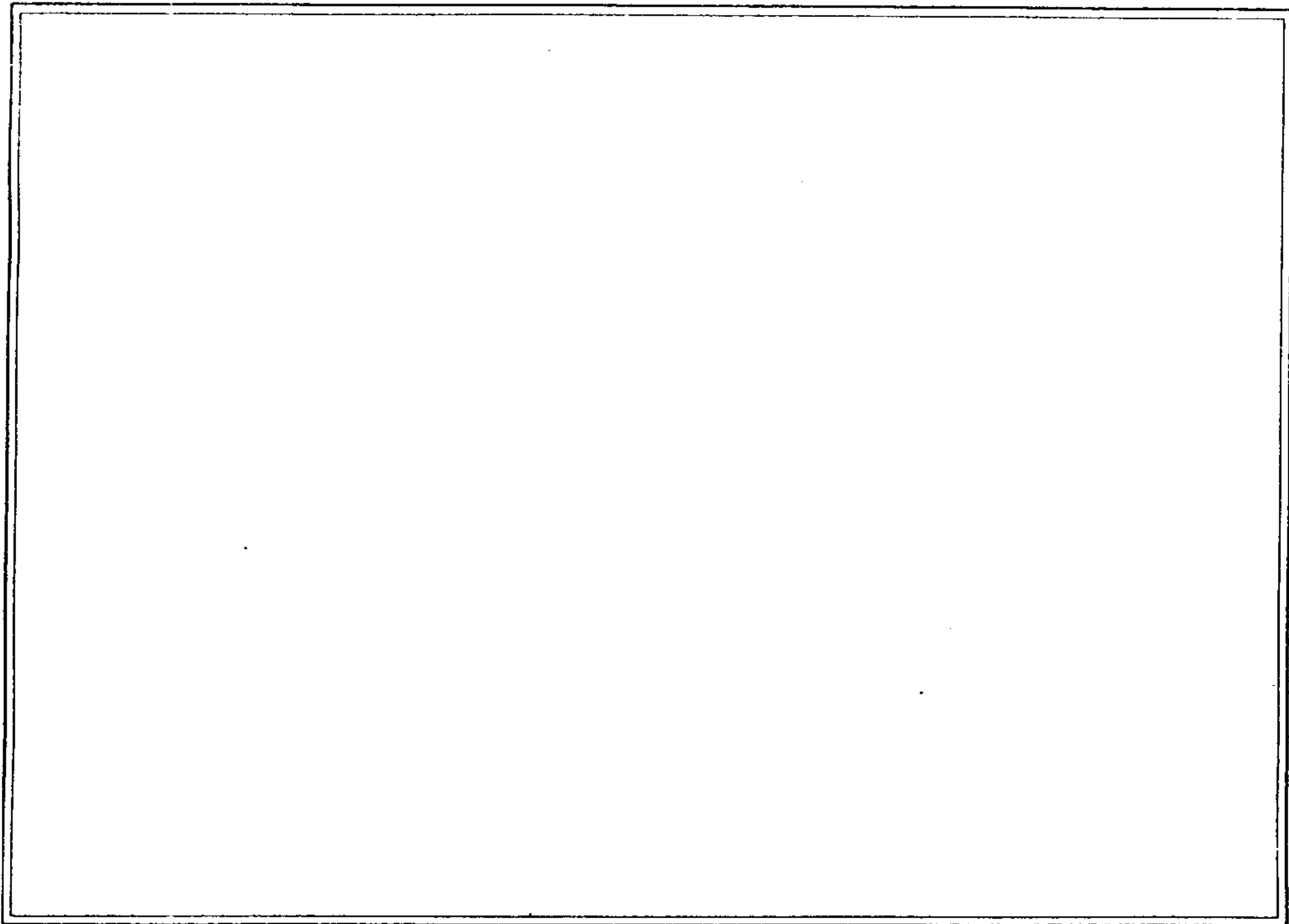
素稱孝子亦被擊誣作忤逆者有無辜 顧天極口冤號
于法司之衝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
不收復辨者且訪拿所及家貲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
磨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為刻言若刻刮無餘也毒害
堪憐之狀莫此為甚語曰巨濤振壑川無恬鱗驚騰拂野
林無靜柯都城赤子每踴踏於是獄也久矣我 皇上如
天之仁無遠弗届詎忍使 輦轂之下有是哉此臣所以
感激愚衷不敢不冒為酌慶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
為辯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奸慝本 京師之不可已者
更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止沸在去其薪採獎必塞其源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一 六十三

蓋嚴衛之論功類 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
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勛不記其犯之輕重含糊題
請朦朧比擬即兵部覆勘亦不過查例陞授而功與犯之
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躡官階舉凡
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審楚
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
情有干 憲典者嚴衛據覆題 知其情罪真偽隱微未
經鞠審不得帳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
該法司仍逐起開造由累節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
部同嚴衛會題仍 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 旨陞賞

其曾經緝拿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
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 嚴申禁諭無得一
槩混拿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
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往察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
該科并叅重究如此則功必覆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
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 當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
非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
奸宄戢而冤抑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聖恩
之所被及豈其微哉要之禁詰姦細兵部之事也會題與
嚴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奸問理獄囚刑部之事
皇明尚書疏抄 卷十一 六十四

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
關係殊非細故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有一得可採
特賜見之施行亦 今日刑獄中急務也臣愚不勝戰慄
瞻仰之至

原缺



所以滿漢整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
 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
 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處有司不許設置夾棍
 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問以
 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
 抵罪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
 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
 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
 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卒六
 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
 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洽而又安能以律治人
 查得 大明律誹謗律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判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
 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
 俸錢一月再犯答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
 此則是於已任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
 着齊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監官督令人各熟
 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于吏部
 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

正 國法以銷禍本疏

龍尚鵬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

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

五臺縣人今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建因發戍逃歸黨於

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眾亂攻殺長吏屠其城後餘

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授太

原左衛指揮使教被韓良相等詰其罪惡實緣脫免已而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

書請託欲待以不死錄飛章劾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其

午反狀 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勸懼

皇明尚書疏抄 卷八 李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蔓

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順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

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連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

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言官也或埋冤行控

或委骨荒山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揮馬秀

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于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干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

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

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

大仁李人禮等乃脫然網之外業有成業人不敢復言

原缺

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
延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躡之鄉也質之故老益
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
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
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惑人心隨該四川
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
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
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
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轉秋後處決臣復行
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霆蒙蔽
日月使舉 朝削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
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
足而立俛首順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革
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于既往垂鑒戒
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于大學士
桂萼張璠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
胥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甘
犯天下之清議而不恤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
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寔長誰任其事似應追論前
愆以明稱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無
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
等申援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他
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
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充是心也亦
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
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
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血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典以廣 天地
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于士風世教豈謂無小

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川招大臣謂天地有正氣宇
宙有正人故天綱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
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
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番魁虐猶能為厲干銷
滅之後耶 陛下秉嫉邪為萬世訂倘不以臣言為大謬
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
之至

皇朝兩朝疏抄

卷六

九十一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愷

邇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如 畿甸吳
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中上谷之間率洪水暴溢壞
人田舍飛雹飛蝗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
生災由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
物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
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也為
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
蓋刑秉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業在於是毋亦中外之獄
容有橫濫不法如水之泛濫莫可隄防如蝗雹之害稼奪
民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越訴者有罰非係正
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薦告之州有舍本州
而薦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薦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
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
易行比亦因以自立至于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
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日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
而程稱止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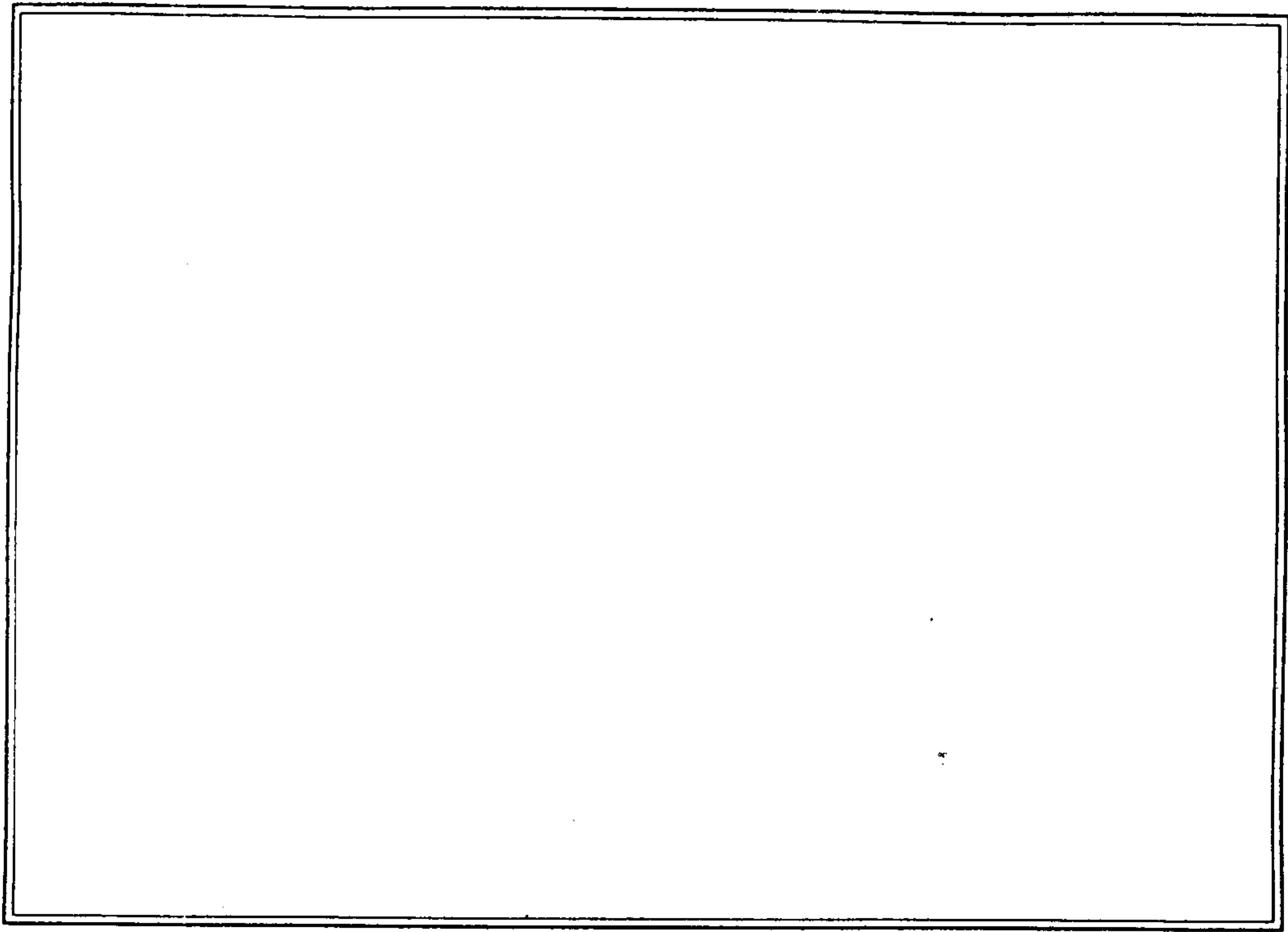
皇朝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七三

言

原缺



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育之夫接踵于獄
 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
 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
 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
 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徃徃如是是曰
 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
 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以修省萬有一分之
 助伏乞 勅下臣等遵守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咨南京法
 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
 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斂
 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
 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軟論擅
 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
 為戒飭以屢犯者送調別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似或宜
 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從容幾措太和洋溢豈
 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
 端然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守成憲以平國法疏

王濬

臣等竊聞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之謂也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墮之以逸欲不敗之以譏諂則世世相承豈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者哉仰惟太祖高皇帝除亂以造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枉寬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評重輕故犯人經此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貪情亦有付錦衣衛鎮撫司推鞠者不過取具供詞奉行法司擬罪而已成法

皇明四朝疏抄

卷十八

七十五

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為擅威福之柄高下其手蓋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亂極矣陛下丕承前烈剷除風弊一時大姦大惡悉付法司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亂政法司問擬死罪聽決者也乃奉欽依饒死充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提問則又節奉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宸之私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奉欽依劉宸充軍黃國用降遠方雜職顏如瓌為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罪常赦之所不原者而皆縱之發遣今以劉宸視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七十六

欽以黃國用顏如瓌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絕也而充軍降級為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此皆臣等之所未解者也陛下新政豈宜踵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如此也况王欽李洪輩兇邪小人兇悖大惡法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為輕縱至此極哉漢之時渭橋犯罪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致之族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蓋法者天下之公共也此况劉宸黃國用顏如瓌情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為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故者也夫王欽輩故輕縱之母謂不足患也大壞祖宗之紀綱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患也劉宸等故重譴之母謂不足惜也自壞祖宗紀綱而使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知者矣臣等官當執法貴在言路目擊此弊豈容默而已哉伏望皇上念祖宗之紀綱而不撓沮於私恩小忿奮乾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發憚仍將王欽兄弟照舊追賊待決李洪劉宸黃國用顏如瓌俱付法司問擬如律奏請發落如此則國法平而成憲不悖人心服而天下萬世稱聖矣宗社之慶

一書... 4 反文句

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三十二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犯答罪無干的放了徒流以下并減等議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祇承 休命以奉宣德意乎臣於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鋈等奉 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臣德政斬罪臣與鋈等以本犯罪狀與律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奏今者又奉 欽恤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八

三十一

命臣乃執法之官若聽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為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鞫問情由明白處斷本註云如漢王莽為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不受更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律之意慮恐後世宰執奸邪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鋈掌都察院之日恩會本挾私妄劾及鋈轉陞吏部尚書恩之

善已故先為論列以制鉞不敢發且波及一二
 輔臣以示其非私劾鉞此以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
 也跡其情狀誠為可惡至於與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
 亦不過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鉞之私耳此諸稱
 頌王恭功德本不相類臣與等擬以有詞再問者此也
 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朝 祖宗以
 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一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使外
 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
 也聰明不致蒙蔽則人主洞燭奸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
 也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所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八 三十九 元

廣聰明而鎮奸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括囊情
 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奸邪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
 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小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
 奸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而無聞見豈不危哉我 祖宗
 以來不殺言官大意以此也惟 陛下鑒察之且馮恩狂
 妄小人殺亦不足惜但關 朝政之大為惜耳伏望
 陛下再勅刑部擬辯律意 寬所犯情罪果合與否再行
 具奏上 請定奪則 皇上 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
 之囚亦得以被更生之澤矣 臣不勝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九

糾劾類一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 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
 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畏
 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
 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問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
 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
 己之私逞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况夫勢之所在爭附者眾故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一

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且臣觀近日君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間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不可
 不豫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煩煩 勅旨不
 口已行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 天之力若無誰崇之
 何者臣何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忽
 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 新政之首而 朝廷獨
 未知其臣竊見 陛下 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
 有一得之愚陳于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止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
 出不顧眾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哉蓋文之力能旋轉

矯詐致此也且 履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二得而悉之乎
 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者見之安知不有黨文
 者為文交匿被劾之條洗索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
 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和感前 旨且以諛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口疑乎夫謂已有旨了則文
 之罪不必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一
 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帝拒人言以諱己罪其為壅
 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此一斯後李鳳陽而
 已耶李鳳陽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內矯 詔
 獄以制人在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奏擾臣恐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呈
 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此之去曰此
 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
 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勅旨青林俊以違旨之試于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者舊邪此皆其壘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
 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
 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間
 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誠恐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
 生之德為文求全請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

以文者 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人言不及文必
 執迷自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三二

糾劾近侍疏

章儵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鄭九臯等一千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錐古寺人彼口強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五喙柰之何其不然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一事而繁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樞等錐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權招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錢等下罪一受詞誤矣奏行彼屢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 駕帖而處拿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 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重

皇明西朝疏抄

卷九

四

元

書褒嘉九臯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眾庶見者乎辱 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通持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乖繆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曾被其愚弄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竭豈景賢獨不之知耶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獲車在前明鑒不遠矣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燕靜不如是也向拏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拏一官府自此閉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 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訂開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悼改過禱補 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

皇明西朝疏抄

卷九

五

付

為亂法之臣乞將為賢賢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郭九臯等一千人犯改付刑應衙門問理速嚴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陛下察其愚忱無使辨天下之口謹題請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九

六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備

通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外使谷大用奏為懇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誦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恤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何敢於自鳴哉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辦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羣彬樹入黨之克釀十年之禍而污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 官闈竊美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在聚降倭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 明旨也禁其黃綠則曰谷大用魏彬張 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繼蘇縉 你和劉卷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 累 先帝俱罪惡深

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豈容實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天語戒嚴威於雷霆適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餘幸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伺何所倚賴故違 詔旨而敢干陳乞如此叙 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 先帝於御前復欲誤 先帝於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辯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群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八

竟競起擅久債之毒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巨號為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其蹇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竇致彼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曠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効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燼下未為不幸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無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推門乞

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 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申嚴

皇明高朝疏抄 卷九 九

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犯人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廷

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外偶見內臣集有百餘人填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頒賞伺候因即前行聽聞誼擾回見眾內臣擁採於眾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剥去官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髮棍打頭破血出旁橫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集多人毆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畏 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出義勇許義私自淨身投入 皇城今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參奏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入既已具 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眾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臣等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臣 掖門係 朝廷嚴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 陛下為何如雖 先朝撥管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此事傳于遠邇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眾臣等不知其誰然 掖門內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必知之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大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眾毆打皆此大監之所為也身為大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干蔑視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臣左右殆恐不可況漸不可長茲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伏望 陛下興念及此大彰 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照三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事不能寢朋姦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禁之策目激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嚴黜以為不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十一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壞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烟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跡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良異登見余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譏巧姦邪思無以悅陛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二

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官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為無補聖身不為無益也今日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出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

足以為聖明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頭開張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攘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十二

中

斥姦佞以隆治疏

楊永祐

臣備員法曹歷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鬪毆盜等事是皆冗瑣末節未足深究獨恨國有大姦根據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社稷之安危履霜堅冰不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雋不疑橫肆貪婪條其無君十五事臣常仰慕其人之丰采今為法司官乃坐視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然有尸位素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陛下言之恭惟陛下嗜學好問昔在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二一四

潘郊時蓋已傳聞四方登極初年委任元老登華弊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從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是以黃童白叟莫不延頸以望太平之治奈何不一二年内臣崔文周用田顯蔡秀諸群小伺隙校開首倡左道蠱惑聖心建設齋醮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陛下求長生之術而陛下以為宮中事無與於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一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招晚年之悔宋徽宗崇事道君時王志老王仔昔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在北虜

之禍至今談者猶恨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

之帝王事道教為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太平於世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也彼輩不過為要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列皆忠悃誠恒為國深計者陛下每曰知道了而群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以為得君既專莫有能捍之者矣遂肆行無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科取城夫有身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以視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廣東道御史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十五

黼黻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拘執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往失其奏認罪以還萬一之誅奈何恃寵驕恣巧言飾詐奉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鎮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書林俊執法不與蓋亦漢臣張什之忠於文帝耳什之為廷尉罰犯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欲族誅而未之從雖申屠嘉罷龍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焉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然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鼓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抗臯陶之法今刑部按治一內豎家

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俊即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是必崔文巧佞諂媚曰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冒違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過矣俊經術學義久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况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天意者乎况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狀以昭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漢之文帝皆崔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二十六

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後悔官闈蠱惑君父縱放家人扼腕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兼有之又不自以為罪方且假仗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略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幾危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國家之利周用田顯蔡秀相與明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為之慮也臣不勝犬馬愛君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覽奮發剛斷一正宸心乞勅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

田顯蔡秀左道惑君之狀逆誅殊域無為君側之害必欲招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勅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奏請必付法司擬罪庶幾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二十七

除大奸以信號令疏

林鉞

臣切見司禮監太監蕭敬一本暴白是非辯誣枉乞恩

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院出榜

於京城街市張掛將臣姓名入於犯人之列伏乞察誣枉

准臣私宅卷老以終殘年等因奉 聖旨爾歷事累朝

供奉 列聖諳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朕

嗣位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不

允所辭榜文便著收了各該衙門不分是非只據論列之

詞一槩出榜張掛都著回將話來欽此 成命播宣傾朝

驚愕皆知 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 陛下初服俯

從各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勅頒榜文四方俗化

不有闕賴不獨指揮使孫洪之疏緊列蕭敬於逆黨而天

下咸知蕭敬即未敗之劉瑾畢真也 先帝赫怒斥廢私

第驗之錢寧廖鵬三准王獻齊佐陸完諸奸之繫獄既以

咸服得實豈獨蕭敬與錢寧張銳張雄等十數元惡顯有

徵證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鎮等文卷內蕭敬在 先

帝時因太監劉養得其金七百兩屢捏寫 先帝旨意故

為御史唐鳳儀參 奉云賜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校刺

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又都察院 題覆云明受

吏胥之賤故瀆 朝廷之法情罪既麗於獄案姦欺悉洞

於 宸衷據此則蕭敬為姦黨之魁豈謂枉誣之邪徒哉

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 陛下獨宥

之蓋其姦謀之深黨援之眾具見於當時孫洪之疏禮部

之覆 奏蕭敬在司禮監已所經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

時 請辯而隱待於後耶賴 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

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風化重事着都察院查照律例

通行出榜申明禁約今後再有私刑廢觀等院私度僧道

尼僧女冠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敬之是非

誣枉節奉 聖斷緣係欽依事理臣子豈敢擅妄增減一

字耶如部院之臣惴惴權勢混去其名不唯取矣 國憲

是知有蕭敬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敬所暴白

申明故在榜文頒掛之後蓋恃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

陳疏而輒擅取榜文一道以觀蓋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

忌實著無 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懼

陛下傾寵之過而不敢言必彼之奸掩其不知而收取之

偽陳辨疏佯哀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

諭眷留著令收榜切責部院回話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

不知其緣是取威天下令天下知其勢之能轉移乎天子

與明其尤得君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

民咸知以蕭敬之故遠近皆傳必相畏曰蕭某權勢傾軋

中外雖在左右親信者咸莫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尚書毛澄都御史金獻民係望於時皆憚勢內顧持位而木舌是 朝野唯知有蕭敬夫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遵守號令以執攝臣民而歸之治易曰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書曰令出唯行弗唯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蓋號令行則朝廷尊令不信一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徇蕭敬一人之私情以廢天下公論及令敗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所得以共制臣見挾姦之輩將躍趨以爭附萬方之耳目弗定將擾而無固志不軌之徒將輕令以捍法網關係誠切重

皇明高宗朝疏抄

卷十九

二十

三

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罷蕭敬以警懼姦黨仍乞

勅都察院頒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仰 朝廷之尊用定萬

方臣民之守臣不敢愛生避禍焦心冒昧陳 聞

消姦黨以重 朝廷疏

孟奇

臣訪得太監李宣在 先朝時出入逆瑾門下差往江西看事得貨數萬回見逆瑾而有重寶八斗之餽駭人心目比時宣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大肆貪饕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更謫賂 皇親結為姻好實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容於誅矣抑宣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太監魏彬者其弟魏英不惟以女而婚江彬之子且又以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襄城伯張明者張太監鏡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錢太監之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彼廖鵬又何人哉以太寧侯而為之婿夫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彼數大家或其先姻連 帝室或其先勲紀太常世業可懷前徽未遠乃姻婭淪雜罔計斯養納采於管庫之人同穴於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腴頰志士聞而傷心舊者為之歎息蓋高門降衛實自己作而後先辱親於是為其自 皇上中興以來尤遵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滯居都城市列 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日後之牽復若其謀遂成則其

皇明高宗朝疏抄

卷十九

三二

三

禍匪細此風不剪弊源益開點世塵家將遍動成伏望

皇上負衆興懷思情汚俗將李宣取回閑住將一切姦黨

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朋儕之下豁然清謐

若夫動戚之家敢有似前貪利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

官直言糾舉及緝事衙門訪察拿送究治離異仍通行出

榜禁約如此庶使已汗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媾之黨盡心

於將來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九

三十一

逐檢人以端治理疏

張原

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克封進宸濠與大監蕭敬

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

此臣側聞綸綍無任驚惶晝夜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

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

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 太祖立法擬以十惡之律而

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

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

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追其罪邪 陛下昔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九

三十一

藩邸隔越數千里之遠知敬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也今

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

叛矣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三三疏

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已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 溫

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

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抑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

不安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

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

上下相疑恐非 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
 黨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官分置皆有其人况其掌家
 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常緣布
 在內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該或 陛下
 時一不察誤聽其漫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奸則敬
 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為起
 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 陛下知敬之
 邪而曲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去之不去敬則愛
 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柰天下人心何柰 宗廟社稷大
 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四 明

敬之年八十五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
 他日若敬已死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必欲留敬不
 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而陷人以陰險而賊物歷年已久
 更事頗多精慮設謀最深且執真所謂老奸巨猾也自成
 化年來累被言官論劾略不畏懼遠避每語人曰我受
 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禮
 成止見其一嘗且疏請陳旋即復爾自止觀其意祇欲以
 壓服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之心
 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
 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移

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况敬囊橐
 積貲甚多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
 亦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召權被
 人論列彼乃稔惡不知悛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
 授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為
 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為保固寵位之
 計而不恤壞 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為苟圖富貴之資
 而不恤壞敬之事故之所以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有此輩
 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 陛下勅下
 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勅內府內臣以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五 明

敢有代敬請托賞緣者一體罪之庶有以剪其羽翼除其
 本根而奸計不得潛滋暗長於投閑抵隙之時姦黨無復
 翹首跋足於衣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
 其壞 陛下之事亂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乞黜貪縱內臣以昭 聖斷疏

王忬

臣伏讀 詔書內一款緝事衙門除人命強盜機密重情等項重事許其訪拿奏治其餘軍民輕犯係干有司掌行者不許一槩搔擾云云 王言其幽隱不遺之照 官府一體之公具見矣言表矣臣職司糾察不能先發摘發以仰贊 陛下平明之法致勤 睿慮方切懷慚然 陛下言既及之而臣更默無一言是臣負 陛下之罪愈重也是以敢終言之竊惟 祖宗增設緝事衙門非為便於操切也良以 輦轂之下軍民之雜揉難齊而貴戚之豪強難問文吏之法或不能以痛繩而外庭之言有未易以悉達于是並置廠衛專督訪緝統以 禁闈宿衛之臣置以親軍爪牙之士凡係緊關重事聽其造膝奏行謹伺非常逆折姦宄固知重權之不可以輕假而防微之深意蓋亦不得已而然也柰事權既重則擊斷自由羽翼既成則倉卒難辨內有無賴悍夫妄希賞格或潛種圖書以陷人妖言之律或暗投賊仗以入人強盜之科鍛鍊之獄既備文致之罪必明法司雖知其冤枉不暇反異其他一遭拘執則家立破碎幸脫陷罪則身已傷殘叫號莫辨於 帝闈痛憤殆徹於骨髓是 國家防奸之門反為長奸之橐矣此弊相沿未之有改恭遇 皇上乾剛獨運屏絕私昵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一九

二二六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二二七

以故歷年任廠衛事者稍能禁戢其下不甚縱恣夫何東廠自黃錦之去繼以宋興而京城內外之人始驚然有不自存之態莫不思錦之安靜而畏興之淫威推原其惡豈自今日始哉臣聞興之為人狡獪有餘貪婪無耻負扈子之醜名挾中人之忍性前在光祿則剝削脂膏以遂其鼠竊狗偷之計近督東廠則鈎引事釁以成其狼吞虎噬之謀臣所不及知者未敢輕 瀆姑舉其罪狀顯著者言之如房山知縣王崇學素稱蕪幹偶窮治部民不法遂被納賂興門招撫人命數事逮捕本官至京羅織百方一無所坐轉送鎮撫司竟得問擬復職夫廠衛事體相關使案驗果其則何緣自為矛盾使案驗無實則何得公肆欺誣此興惡之可知者一也又如通州知州蔡椿素號怯懦尤被凌侮虎翼群聚狂譟入州縛吏胥於庭柱梓判官於通衢衆情洶洶莫測其故傾資哀獻纔得放回夫州官居民庶之上使罪可奏 聞則不應輕自釋放使罪可釋放則不應擅自答辱此興惡之可知者二也又如各省解戶以萬里轉輸之勞供 九重軍 國之用倍加優恤尤懼不支而興方利其孱弱之莫可控也陰結棍徒首告分遣黨與窮探非指稱花費為由則捏作包攬名色備極苛掠逼取糞資官課未必能完而私門重以借揭臣恐將來遠方之

民憚於解納如往業市者夫此與惡之可知者三也夫以
聖明之世而興之無已憚一至於此使在 先朝則其
玩弄威柄又當何如哉臣是以知漸之不可長也察照宋
興官以貨求柄非公選溪壑之欲難塞盤據之穴頗深厚
及縉紳毒流畿輔滯刑逞志上有干於 天和誣 上行
私大有傷於 國體真不可一日留以任事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亟將宋興罷黜以為內臣生事擾民者之
戒庶幾刑獄不濫而和氣歡洽京邑肅清而四方瞻仰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二十八

黜奸闈以清弊源疏

鄒應龍

該臣同光祿寺少卿尹樂舜題奉 欽依於本月初六日
未時 方澤壇省牲時聞傳呼擁衛聲勢甚雄乃東廠太
監馮保將行禮宰牲也遂昂然用導引官引入臣等傍侍
保正面焚香鬼票保云打牲始事畢而出臣竊疑之臣聞
祀事莫重於犧牲故 祖宗定制牧養有所主牧有官其
祭之前期本寺堂官洗滌之矣又逐日差合屬官看之臨
期 聖駕親視之矣又 欽遣大臣輪看之及期又 命
本寺光祿寺官看之其重如此夫既重其事則必慎其人
固未有 命刑餘之人入壇掌禮如鎮守監督等事 欽
差也脫或以東廠職司詞察 朝廷恐外臣供事不謹故
命內臣巡視如此止宜在內巡視不當專掌行禮使臣
等受 命省牲竟未少效趨事之勞惟一從傍伺候於彼
即趨 朝復 命曰省牲畢臣等果誰欺哉且此舉縱出
權宜然保則非其人臣誠不能與之共事也夫保之為人
臣不知之然臣去歲待罪大理寺左少卿時五月內 先
皇帝 勅太監黃錦會同三法司官審錄錦固空心公審
一時獄讞稱平惟至一重犯內官陳憲則法官未及一
言錦亦未及一鞠唱名校尉遽大聲曰陳憲情直傳呼校
尉亦大聲曰陳憲情真表願錯愕誼詳急遽中不得一措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九

辭錦亦點首禁聲急注於... 題稿下曰情真俄而外門寬
號之聲震天矣夫寬憲者誰歟一時相傳以為憲素忤保
保心銜之故因不相干事乃嫁禍以洩其忿也此事內
廷知之臣實未敢以為言然獨怪夫當會審時他犯之審
斷皆由衆官而惟憲則下人混傳若諺謂做成圈套者時
刑部尚書黃光昇當堂將辯理之言方出而錦指他事以
亂衆聽遂不可易稿矣意者錦以憚保不敢與抗而衆校
則夙受保之戒令且念錦之下即保矣故相逼成之如此
因致 先皇帝德意有未究焉可勝恨哉夫逆莫大於誑
人主橫莫大於竊 威柄狠莫大於殺無辜保果何如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一

人哉即今恭遇 聖明在上陳憲已蒙 恩赦而保之奸
惡竟無有發之者蓋言官未必知內使實跡而內使中又
如諺言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者臣不因會審亦無從知保
也以故保今不但倖免而已又蒙 命督東廠保其何幸
耶雖然保固外貌謹慎今管廠頗能安靜若無顯過於
國家而臣乃發隱過責若是何也夫 臣聞之小人之固
寵也不先養其聲譽則 上之信之也不篤而任之之意
或可搖小人之肆惡也不慎密其機關則人之防之也既
豫而攻之之計必先發保素恃小才變亂是非善竊 威
福以報恩怨今 聖明初政未蒙 親信根基未固正養

中外多事矣 杜稷蒼生之害可勝道哉臣故因今日
祀典一事懇乞 聖明一以正禮制一以清弊源者此也
夫保異虎也懷不測之威而又挾詞事之權自今必中臣
以奇禍矣雖然臣不畏也臣不避也伏望 皇上察臣一
念通計 特賜家本傳訪保其邪正於是 去留斷自
衷定臣愚幸甚 杜稷蒼生幸甚如臣與陳憲有一面
之識有一言一事之交其甘當重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一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淵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情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于湯火之中而蟻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洵尚慮其後此臣所以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三

林淵

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天威大惟陛下少垂鑒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孔彭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祀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高與世蕃則居相府即房廻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四方之民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

皇明高朝疏抄

卷十九

三十三

林淵

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甯雖豪塚之輩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聞膏脂剝削始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眾曰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坐群居所衣皆龍鳳之縵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汗峽綱常從古以來未有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眾曰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三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眾以防盜為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詎洪斗文攀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汗婦女有瑞州過客兒則被其殺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相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擄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

江一之妻嚴來童占鄔良六之婦或授人投嚴而毆傷人
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葵
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八田地而負累陪
繹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
餘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善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
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鄒寓也有嚴七之騙鄒承勳也有
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
嚴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忠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勳
之害者王禮也嚴珍之害者黃交也嚴漢二之害者
林紹漸也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嚴嚴一之害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

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開楚山谷之賊匪延
彼家積其苦威觀寡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
在世藩則在山賊矣况世藩包藏禍心已著於在 朝之
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也極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
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况時河南布政司是伊藩
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藩也世藩受
典秩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曲稟收進其狂背之志及
聞世藩聞遣而典秩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
家倒壁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藩計設此中外大小臣工
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三

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也。置獨不聞是訓乎。夫高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高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間發雷州並未赴任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二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高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任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高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高之欺陛下乎。既而伏蒙聖旨云高有孫鴻有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且言莫及矣。高又恬不為恠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為不足恤以國法為不足。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三六

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效非高之欺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冒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抵袁州。高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謂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今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衛門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暗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高之欺陛下乎。向日在朝高猶諛曰以一身供奉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矣。訴冤哀

泣者聲徹穹蒼。高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高。高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高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恐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高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君父之前伏乞聖明詳察。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副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外軍嚴嵩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弊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屈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所言官所請限日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瘁。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其後復舉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

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
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
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
切恐懼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天

考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
如故願治之君好善 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
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
圖營營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寔繁有徒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
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
章論平天下之道在潔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
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
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天

口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既推得賢為潔矩之要而尤
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
容而禁伏凶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
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端緒終日常
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觀時事若于曾參之說正今日所
宜採擇者焉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觀邇者御史會
紳等感激思報忘其危辱糾劾群小劉龍輩以效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
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注銖者雖
欲逆杜言官之口以自固陰贊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

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不取也及鉞將具本獲題揚言於部曰若欲去他何官當去為官山為飾說悉加獲美一時諠傳臣其駭愕自古奸惡拂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神堯御極雖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鉞固其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欲忘身奮擊陳於 陛前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觸而遂逐誅釁即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 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日趨入本科聞鉞復本已下臣即往吏科觀之伏讀 御批盡正鉞之所罔而各區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四十一

之使群邪震聳四海從觀臣歡幸喜慶不覺舞蹈嗟曰真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徹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鉞罪止罰俸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則禍將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復益將逞謀用智誣 上行私始無紕極延至大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已極 國事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鉞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弊

亦極矣何不毅然速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臣聞春秋大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若取之以律鉞則鉞之誅當不遲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罰勅法豈將小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鉞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人與君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為善而後罰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鉞實顧于大臣之中黎蒙宰之任排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宮保族以子孫其委任 恩寵亦云極矣而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鉞猶大為欺敵若無關於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四十一

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陛下將無以鉞昔為能動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歟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 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鉞於部事辰入申出罔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黨群小幟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能抵足為部事之嘉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

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縱秉執公
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上習之害
敗亂之兆况不忠如鉞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鉞不
亟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
違為福禍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
一日萬幾鉞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
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豈可不汲汲於銓曹之
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
正月期當考察十二年冬正燕官入 觀之期鉞身斯任
其當知所斂飾亦明矣臣于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四十一

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得所之意哉眾口傳議謂亦
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持之頓異耳欺天因人負 君誤
國臣之不知鉞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昭復
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鉞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
乎進退之機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
入科甫及數月固非有積憤風怨於鉞者也臣聞君之所
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况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言
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文聞一忤鉞者則立中奇禍不
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三三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
暇自顧猶諄復為 陛下陳之以鉞之必去為快以去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四十三

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
撐駕座船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皂官快迎
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于
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
非鉞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
關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
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遠本科承差此謂之
償勞猶可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以陞大驛
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以窮絕驛分慶之多至
無所控訴姑乞 恩開住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

不速為憂憂善君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路群在門閥
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廉非 陛下之所憂乎
則臣亦烏能然以為容恐然自便矣伏望 陛下諒臣愚
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鉞亟賜斥逐以絕姦
謀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于朝與眾棄之使天下
曉然知兇惡之斷不容于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
甚

罷茲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離極匪大柄以馭之則畜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明王務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履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决隄防自破廉恥強辯飾非視頽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鋹在任奸惡情狀該鋹自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四

宋

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耻之節甚盛休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待其臣而下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鋹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耻自勵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懇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鋹自陳客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憚臣聞宋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欲處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貪鄙之狀擬於秦繆欺罔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

實不勝憤忿其汪鋹於諸臣 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

其奏辯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根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為神蓂鬼窟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鋹甘心為之决裂其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鋹平日果三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鋹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曠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鋹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士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頌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鋹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祖宗列聖及我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昌而勉方為善有所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四十五

宋

而不收為惡今鉉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鉉貪昧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耶何其不忌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宦者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可觀也今鉉欲取以誤陛下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耻具可槩見而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加于小人臣觀汪鉉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仰承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汪鉉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層皮鉉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陛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姦微獲故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鉉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鉉乃自陳才能獻於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上陳臣猶記其語曰臣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四十六

權衡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鈔之意不過欲媚假靈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溯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陛下嘗有責吏部矣為汪鉉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鉉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眼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鉉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鉉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陛下明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汙聖朝清明之化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肩大位列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昌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耻而風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耻漫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四十七

知為何物若汪鏞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懼談笑如故撥辯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其數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益倣效成風庶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極故臣欲陛下亟去汪鏞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鏞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又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惡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鏞姦佞欺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内外大小臣工如有姦佞無耻如鏞輩者決不容干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賈不其慮臺疏

朱伯辰

頃者撫治鄧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 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得謂文華何以堪此抑何遽至此耶夫鄧陽重鎮界轄夷方方今首患未盡正疆場有事之秋而劣犢借據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又不齒於士論徒以其微涉浮詞濫叨甲第初授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調外任及其佐州善狀無聞貪聲愈著鑽刺實錄營遷京職未及數年洊至通顯然猶謂其所居北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今循資得遂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於六卿又繼此而長于六部亦將循資而際可濫及矣臣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有能濟其惡者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翼焉則害將益烈鄧陽之民何罪哉矧邊徼鉅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參照通政司趙文華邪媚鄙夫汗庸末品輩任不謹即考察而誦官鑽刺通神遂竄緣而復進部署甫遷通察尋改即其龍斷于富貴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平九

李

之場可知競奔于權听之路孤媚狹攀憑聲勢而寵賂日
章蠅營狗苟恣貪饕餮而廉耻盡喪鄉黨益稱縉紳共鄙縱
居閑散之地猶為汙玷於班行加茲臺憲之重何以克堪
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勅吏部從
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願望回
護復使之颯面死位久玷 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
行推舉才望相應者疏各 上請庶各器不致于濫觴而
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一

六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臣濫後巡視上江備防江洋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
之窩室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歛縣藏匿匪死迹涉可
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和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
潛任嚴世番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
該縣協拿鍾意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番
矣夫世番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
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
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
為二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弟見有愆反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二

七

怨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公此
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縣五十餘里
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耀居常則擅著蟒衣效女璫列
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
要皆多彼之黨矣世番之暴橫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
為訛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
俗莫此為甚聞鄉里含冤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
以造屋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
挈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
臣申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風者

於平時狂克更彰於誦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
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况其交結往來神出
鬼沒而莫知其狀惟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
意欲何為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
輕故敢披瀝以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
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
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避該備仍乞行各看
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
知懼禍根絕而 朝野寧謐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五十二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適者偶因旱暵經
時風靈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
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劾劾
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
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
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
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
採群議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其頭跡為我 皇上陳
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鄔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五十二

屢塩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
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体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我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自殘 憲典罔法行私
所過屬縣培剋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
三百各有通等其塩運司則無算馬兩淮尤為塩商轉集
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
黃球黃煥王鑑等賂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
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龍瑞瑞其押送出境則禁瑞
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

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贖債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鐵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鐵等親提問審定罪發府鐵等俱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入首告頂堆事情吳章俱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進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進進發出照收手本親自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賄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手訂

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藉至屢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畧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蓋商亦相挈而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盜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皇明兩朝疏抄 卷九 五十五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惟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憂虞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為鷓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懋卿速 賜嚴懲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效切忠憤之至

為黜元惡究大盜以正國法事 方鳳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讐士良魚朝恩輩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氣載史稱遠輩是也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域之奸日

聖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趨於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為所惑况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大監恣兵一進一退動賄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且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參將石璽金銀萬兩蕭敬迴送石璽貨物數多搜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列

在洋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燧乃蹙蹙服跪伏道左且泣感動永心由為救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於樞門內則潛入於私室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臣近日奉 旨查算每件支吾莫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算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

聖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說等其心不甘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地下而內臣之在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 陛下昭明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送法司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整其百萬家資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借上方劍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欲清平之時有此奸惡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為多

聖明固以盡職其微而狂悖之吾端不止此何必又勞
 皇上賜勅等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吾不知其
 何心也意者勅之志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
 得肯察緊要若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踪跡敗露欲蓋彌彰
 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勅之罔利無厭言之
 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隨清徐州德
 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勅皆置有私店同夥計典販
 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
 方關津不敢正視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給穀難填
 之慾可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已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盡雖至 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勅亦任情吞併全無顧忌
 如南城水頭華麗庄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
 則勅之白占近故蕭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溝衙衛大宅
 一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
 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勅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也城
 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則勂之白占
 近故韋霖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輪負膏腴墻宇田園
 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勂之白占近故甯瑾太監之業
 也又如太監溫璽物故家資玩好值銀十萬兩勂則用強
 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宛抑無伸罄將各官

一應護 勅御祭龍碑毀廢無存所創庵院寺觀殿宇拆
 回改造庄舍執政撻阻蓋由郭勂威力暴著凡有觸其怒
 者欲求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馬之
 畏猛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勂之
 忍心害理當何如其報也且以運糧船隻成造工價不
 少 國家賴以為用勂則每年慣使黨惡光棍將銀貨
 捱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幸其浪費貧窶逼勒就將官船
 准折私債不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拆卸變價是誠何心
 哉權奸之惡貽患于商賈貽患于畿民貽患于內官貽患
 于漕運從此不治日夕月深始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蠢蠢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十一
 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以上貪饕大畧是又
 出于御史車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
 憲郭勂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勂之坐地運籌
 籍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立命生員楊紹言罷
 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首廷專一舞文弄法撥置行
 私五人尤為無賴中之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
 用者又有橫豪官旗人員陳瓌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鄒
 經劉宣柴鐸郭鎮黃曙韓傑李魁陳益趙勳王龍林邵寶
 申鑑司昇王胡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馬奎張鑾莫
 非鴉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瓜牙生事害人則有棍徒

一第 69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版之內

孫錫孫澧裴應龍衣九瓚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來福邵宗發李茂日逃走透敵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致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且有剋剝官軍極其狠毒與言至此真可流涕每年河南山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管隊千戶寓軍旗軍各五兩辦納若為定分要之皆非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交送明白方免細打耻辱凡遇外衛工價無借明縱孫聰陳瑛用強推借低銀每二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滿回衛輒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四

心戕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足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畏法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閹閹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人人隨處羅買多方私自豐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制勛先年令漕運參將李節鑄造流金圓爐六十面發藍方爐四十面又嘗造有金銀山等項侈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稽擬玩法尤駭觀瞻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姑容彼將安意肆志養威懷憂履霜不戒而堅冰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鏞均一朝廷動戚罪犯輕重比助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犯也夫助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之羽翼尚多聲勢威權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事體尤為不便中間疑忌幾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其早奪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千惡人犯拏送鎮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劾劾貪驕恣武臣疏

謝瑜

近接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遵 聖明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莫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議了來說欽此臣等覽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祇肅請共因政踰越而助乃妄言廣亂肆無忌憚如此據助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助之指畫乃理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論各項事宜類多影響恍惚妄意未嘗灼見有何利弊其添設鎮守乃其志之所在也必是久關內臣重賄鑽求助乃交其不肖之人并其日後肆出剝民以供奉于已為之試探 陛下却乃謗譏諸臣以鉗眾口臣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只此一事與助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奸避事該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奸邪之人所蠱惑 君心蠱害 朝政之言而助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助言則內臣用事不如正德年間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今為積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

較自明而勛之倡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
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嗟嘆當復
如正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然自
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
萬世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勛乃謂嘉靖年
來不知何人 奏請 皇上節以因事取回豈奏者為妄
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
偏私不公之甚其恣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民臣
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
餘之稿特以備灑掃人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
官之親而大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者勛欲
用之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者勛欲去之是欲 陛下盡
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心腹耳目勛何切切于宦官
耶前代有以宦官為心腹耳目者 陛下視之為何如而
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實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勛之此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
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官并用之時又非虛心為
國忠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
列三公之上此武官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自保以
求無負殊遇斯為善道乃欲以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

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群小揔握軍機以人干預何
為者哉使其真有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畧方今
邊臣累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勇往其
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逡巡退縮無一籌可展而招
權出立為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
照臨如日月催折如雷震不昵近習不悅佞倖如 陛下
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行又將無所
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驚悸憤疾籲控無地臣
等待罪言責敢鉗結以自固乎其他恬 寵作威輕世罔
利又不能盡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九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 釐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
人人盡言詐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凡
皇上憂勤惕勵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羣賢不覆豈思效條
舉日陳而未嘗有探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
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
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已有親事積念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責罰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
在於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正原歷觀前史得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
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內勳貴之交結以外群
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器遊
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
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
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剝民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
遣家人數千輩回籍樓櫓船隻番迭運糧後夫皂冒支
解領沿河驛通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為不久不
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燕良負軍利日甚一日釀成厲
惠其所由來漸矣嵩自世世為身而得計日肆欺因臣

嘗計嵩往歲然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六寸絲尺

昂不敢收受門下羅維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
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震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
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况身居元朝世受 皇恩如嵩
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
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設 清問且貪饕如故恬
不知畏蒞州總兵羅希韓表 旨拏問嵩子太常卿嚴世
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馮伊代任他日鳳鳴
必將倍討邊軍取價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為 京師
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
千兩馮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倍討軍卒取價倍利又安望
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
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
故而臣亦得以知其弊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邀為已力而預索額布陳
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吏至瑣俚也舊吏未滿之
日世蕃即為註撥而預受感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餘曹
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
臨勢托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
目故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清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高
節蒙 聖上之優養又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
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嘗管竊罪賂遺請托之
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奈何 宵旰
不遑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
而復賄囑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高之心何心哉又自九
月初旬以來高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
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高有潛自直所出
私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高眷屬即世蕃衆多之
妾媵今路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船封職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 君逸臣勞又
聞 主憂臣辱高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
變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洶即
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
何負 天地因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高之心何
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及高父子無不切齒痛
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
蕃狡鸞擅執父政諸衙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
世蕃而後 聞又高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
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 隙足以示威發文詞

便給足以飾非強辨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
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
惟心而絀其口即臣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令 天威
在上誰敢方中先經論高者不能顯禍下正言直指之時
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
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輝陳璉御史謝瑜童漢臣等
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高父
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痴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
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劄訪指實
奏論如果臣言不妄將高父子早 賜嚴斥別簡忠良委
任責成 乾剛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
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攘之
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精忠
神策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況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
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責武臣之死亦相語
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我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
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高無一毫私怨惡也倘
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緣係奸貪輔臣欺 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謾國懇乞 宸斷特賜斥以清治本事理未敢擅便謹
奏請旨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四

糾奸惡疏

王燁

臣每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彰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未嘗不三復
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倦朝文
真天下臣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 天地日月也夫何臣
職不修上負 聖主闕輔理之効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
實為承眷 命者懷憤懣焉前茲之去如距斯脫此固仰
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大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婪無恥辱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五

汚同駟僧媚嫉成性毒甚蝮蝎外謹恪而內即恬滯陽恭
順而陰肆驕橫奸邪百狀屢經論劾復加鄙惡之子嚴世
蕃招權納賂以助其惡是虐焰方熾又從而煽之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
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聰而復加要任將惟以其位
次之及而姑試之然替書樞機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
之邪正係於斯而輔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墮民生日
艱夷狄日橫求賢更化正 今日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
之時臣等蓋反覆思之該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激
殊眷獨舊惡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昔大臣勲業之

廷賢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萬自能任以敷厥汗胥之
行街談巷議譁然以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
望之不孚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沒溺於利
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人以為之標則
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萬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
財然貪者皆將憑附焉而天下之事價矣惡源不塞末流
必溢是則塞源之計正當於高謹之去高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政言之似不免於違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
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堯智如神而共工驩堯得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六
象恭而雜進此衛巷之譏芻蕘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
命甫加任事伊始而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
與其言之于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于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歟也臣等之論高
亦既屢矣而猶譏誑不已似不免于執慝之罪但輔臣政
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會真不懇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矣况洗滌乃
心修舉乃職 綸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
取容臣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不
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下者猶一無二矢心對越

以俟 明命之隆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于天下
之公議而採納之收 嚴嵩罪戾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
之業使微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之幸也
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而懲罰之則
身修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其無負焉實臣等之分
也披瀝悃誠冒干 聖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早正奸臣誤 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 貢陰懷故智致塵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 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筭方今 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為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為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孤媚之能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驚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 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一

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十九

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魚所以計高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豈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盡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飲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父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諷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而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然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諷者少有骨鯁之風曷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隸陰措其手不過辭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

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中書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云賊黨之更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子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璉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賊之稱一頁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 乾剛以回 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 奏為員外楊繼盛論劾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此臣濫廁武選職功次稽查冊籍聞見頗真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事而責之其說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圖報効本部咨送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一 提督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二十八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剽平差委效忠赴京報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月餘隨有嚴嵩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情愿與親弟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首級七顆該陞二級與做署千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即中時因見邸報指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嚴鵠為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不勝驚駭意以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蔭天高地厚

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君有家人報捷又令其孫
 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遠次兩
 廣功次有嚴閣老人家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安
 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高居空輔
 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國謀敢效市井之
 行忍壞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
 今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
 查明來說高合當任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
 于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
 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三十一 二十二

敵緣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
 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容誅
 哉天地鬼神監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請折之如
 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
 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省無起送公文今又
 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鵠之親兄世蕃
 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
 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
 親冒矢石之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
 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收七級之

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破計二月二十五日
 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何其身體累無他恙即能飛躍
 軍情千萬里之 京師如曰效忠到 京金鑰舉發近日
 病故何以嚴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捏添病故
 之說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况奏捷之功止終本身
 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
 親赴軍門聽用嚴鵠原非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
 姓名其功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高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
 皇明尚書疏抄 卷三十一 二十三

而後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之鄉曲陳圭係世蕃
 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蓋豁怒之欲巧詐之
 術發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譎者尤甚于嵩之
 惡已無所不至况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有喜
 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如庚即此一事其
 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
 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仰見 皇上所以
 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腹未嘗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 上罔下之事公
 然肆行累無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

法與懼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敢
露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尚存可
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斬者方
准計功陞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
汙外之遺奸也又察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行之既
久法為甚嚴累朝以來未見宰相之孫送軍門報効者今
苗不惟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當始惟苗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將應
此等國相以卿二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 陛下方追論
之内外人心少知警畏今苗之冒濫若不究正將來效尤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
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於苗之負 陛下已
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天地之心尤欲望苗之不欺臣恐
不可得矣臣與苗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以
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來襲替皆本於
此今日甘為苗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 祖宗得罪于天
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
贖是以寧盡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
官使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於 陛下之職分
也苗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辨以激 皇上之怒以
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

使内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
加于無功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法清明雖項首亦
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恐 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五

紂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黍稷彘通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慶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急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 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之多方夙佩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監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間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 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 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桀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 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心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立訓必懸心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離而

沮之哉誠以其敵主之明審時 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累深所以自有 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察前轍置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入持 國柄叨攬 朝綱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降開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需一 命之榮 陛下行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其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贖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宥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疎通萬國究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嗣宗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各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三司雖聞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有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高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

皇明兩朝野史 卷二十 二十七

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二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
上以至總兵雖問多安靜而營求之威其恩者至於歲時
皆米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
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
二部者例其餘耳此高謬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
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
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
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榮私宅
一月用銀二千兩萬榮特鄉曲伊親百計求免案既由賂
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令外官之陞沉不必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二六

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問書之疎密是以
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 陛下之用耳此高謬之罪二
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
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
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高坐于後愈
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還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
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
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高謬之罪三也如袁州分
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莊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

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
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
賞 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
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戒之有此高謬之罪四
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
繚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
即緝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鉅
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閩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
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絕
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高謬之罪五也如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七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
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
之脂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
飲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高謬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
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
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
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
人兒童稔聞其贖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
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以爭來早更來遲嵩高積惡之

極孽貴之盈負 恩之歿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
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
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高誤獲之
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
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
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高
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
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奢
整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
為乾兒子二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三十

且不敢毛舉外若君耕田結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
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
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性實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貴鼠
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
高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高
誤負之罪八也高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
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
痛恨大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
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

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所則剥
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
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
而出其門則浸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
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
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
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算及鷄豚嗷怨之聲徹于蒼旻
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苟直又無定額也不然
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
哉官斂之千民而又納之於高也高之授受若固有之視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三

三十一

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筭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
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適者各
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高之
右者乎 陛下用高將以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而至干
傷 天地之和招祲異之至何取于高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高之積蓄可以
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高哉蓋 陛下
之積而有施而高之獨積于無用祗見其多而為害之甚
耳 陛下與其為費官需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虛財

感蒙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高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立使之馬下為 廷挺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買必死之 哉是以 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實慮出位適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路遭過愛言之 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道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 薄西山泰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 陛下為 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 月恒日升之聖而睚眦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憚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為所動非疎逃之臣未字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上漫閣密啓妄 瀆刀鋸伏馬臣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亦其職焉且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高之數十假子待高而舉火一苞或去諸薛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并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机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高之富惟順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惟高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其子失養孤苦者此時着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高之血氣既衰成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高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違計有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級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高速 賜釋無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清其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

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人廁乎其間者也案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金帛之府開 京師有小萬之語夫以萬之奸佞欺負而案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巨不知其所終矣况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 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奪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蜜方可遏矣臣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 隕越俟 命之至

皇明兩朝雜抄 卷二十 三十四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來

臣連日伏睹 聖明以邊 事為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 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舉安正 聖明今日之 聖明也夫邊臣剋剝軍餉以餽執事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 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 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 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謂之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耻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 變 廢 服 自 卜 相 識 之 盡 人 問 其 故 直 以 為 我 無 他 能 可 見 知 為 國 求 賢 使 文 武 各 稱 其 職 而 已 今 大 學 上 嚴 高 議 政 已 十 二 年 若 謂 文 武 進 退 悉 由 吏 兵 二 部 則 輔 臣 不 宜 下 侵 其 事 今 既 下 侵 其 事 而 引 用 匪 人 以 致 蠹 國 害 民 選 事 日 非 誰 之 過 與 焉 年 已 老 志 慮 精 神 大 不 如 前 位 極 心 滿 無 所 他 望 唯 有 竊 貨 之 心 不 自 厭 足 私 令 其 子 世 蕃 公 直 托 言 書 寫 干 預 國 政 擬 票 揭 帖 盡 出 其 手 旨 意 示 下 先 以 傳 播 人 口 世 蕃 亦 每 每 先 以 示 人 不 知 辭 避 萬 對 人 言 小 兒 之 意 如 此 此 臣 謂 聖 天 子 明 明 在 上 萬 獨 斷 即 有 一 二 謀 及 宰 執 高 宜 自 竭 其 愚 不 應 謀 及 其 子 世 蕃 以 輔 臣 之 子 自 當 避 嫌 不 應 窺 覷 幾 微 以 市 恩 敗 人 丁 外 也 濫 引 伊 親 萬 案

皇明兩朝雜抄 卷二十 三十五

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彼此為奸賄賂公行吏部
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政覆兵部推一官
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政覆世蕃何曾有恩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君上哉不
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高所引用也
征南回時將銀一萬兩銀絲帳一床送與世蕃發妾二十
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
即世蕃為之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索歸
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
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下

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賧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萬萬因以誤陛下
也吳嘉會修邊冒破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
三級連陞三千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
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回折其事今御史萬
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聖天
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以賧子之典濫加
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萬萬因以誤陛下也夫為
朝廷弭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下

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博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高之貪污不比楊博而世蕃之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家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衙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高放歸田里以全 國體世蕃罪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塞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撤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皇明尚朝疏抄

卷下

三

五

亟慶大奸巨惡以謝天下願

張紳

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天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聖報甚急錢糧空虛至極 聖書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又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已之死不取言臣又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其如 君父之恩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疏瀝血陳懇誓布赤心仰冀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皇明尚朝疏抄

卷二

三

五

陛下察之憐之臣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專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費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密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榮過矣大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 恩且不暇而又况恣行貪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于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謂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於邊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惶惶哉自高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

盡由賂賄所得方其未推之始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
高者該部乃收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
問安勤於高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陸托名脩邊者非實修
邊以餽焉也并名彙集者非實彙集以餽焉也賄賂一人
或賄收為功或謂入為道覆沒全軍得以廢子戕殺平民
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
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
困耶臣竊為高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
為也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處軍取
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而高
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而至今日大費裁員高補政以來
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敢取之移家必冠賊軍
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
六分餽高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高門下無非遊獵承差
齋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高先見其子世蕃未見世蕃
先謁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
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高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
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
來養軍之費盡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
得不窮也臣竊謂高不罷雖有善理財如宋仁宗之朝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一

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
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
為高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
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
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害人罔
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腐如蛆叨穢或在內也
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請干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
歲打點干 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
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
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庶幾禮
義盡為高所敗壞一至於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
為 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高不罷則人才且下人才日
下則理財禦邊終不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
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其所壞如此 陛下雖憂
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其險足以傾人
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
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與天道立陷之死地其
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
既不政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
得不悒惋激憤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四十二

竦在位嘗是時元昊陸深女真犯順于是歐陽脩論請奸
 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
 竦之日士大夫賀於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
 夫退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
 何憂乎元昊女真哉今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又
 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襄者亟出奸臣趙文華
 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
 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歛怨已深不
 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况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
 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惡速加
 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
 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
 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于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
 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糧立
 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黨素
 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况臣孤身萬里抱病且又少加
 謹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幼流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
 哉但思古人忠 君愛 國凡有益乎 社稷雖捐生為
 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惟平生之學為重而不
 違惜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 赦臣之死罪臣不勝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四十一

皇

悚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四十一

皇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在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
 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閣臣將臣手摺按折脛骨夾出
 必欲置之於死得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
 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
 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
 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死
 事有益於 國家所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
 夜抵權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餘事 謹
 者况臣官居兵部以討賊為職 不專於海濱人海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〇
 於 社稷人民者殆無一不盡心竭力矣臣蒙 皇上
 誤 國殃民甚矣 臣等方今在外之 臣等
 虜為急在內之 臣等亦不
 疾也賊高者門庭 臣等亦不
 後未有內賊不 臣等亦不
 在勤絕胡虜之先且高之罪 臣等亦不
 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 臣等亦不
 借竊之罪高之奸佞又善為 臣等亦不
 之非 皇上之仁恕 臣等亦不
 歸正之道故高猶得竊位乎 臣等亦不
 高於此時日夜感 臣等亦不

然其惡忌憚之為衆慮俱備肆端 絕雖雖經叛道取天
 下後世之譴罵亦有所不顧矣 皇上敬天之誠格
 于 皇天 上天恐外臣害 皇上之治而發示災變以
 警告去年春雷及聲云云大臣專 以然臣莫大于嵩而專
 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
 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
 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过于 臣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
 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 臣之身者乃日待其側而
 不覺 上天仁愛 臣之心亦必急且孤矣不意 皇上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〇
 聰明剛斷乃甘受高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
 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 臣之專政叛 君之十大罪
 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 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 院 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干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
 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 臣 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
 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 子孫計至深遠也及高為
 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 府部
 每事之 題覆其初惟先呈 稿而後敢行及今 皇 而後
 敢起稿高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 府部堂司高差人絡繹

不絕事無大小惟高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
 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高
 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無丞相之干
 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高矣蓋惟知事權出
 于高惟知畏懼奉承於高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
 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高票本蓋任人圖政之
 誠心也豈意高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
 上用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
 一人高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
 罰一人高又揚言于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
 少有得罪于高者雖小心躲避高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
 報復陷害是為高竊 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 皇之罰
 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高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高
 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高大
 小臣工又盡附於高高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
 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

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
 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高干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
 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
 于己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高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
 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
 之善盡出彼之檢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
 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高票本差君逸臣勞之意高乃令于世蕃代票恣
 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
 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竟不洩泄所
 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
 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高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
 稟事於高曰昨御史蔡朴密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
 已具揭帖與東樓閣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
 蕃之別號也書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其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高言即臣所
 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高 皇上將
 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輒磨部奔走高門下為高
 心腹感高之恩畏高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

皇明高宗朝抄

卷三

四

朝

皇明高宗朝抄

卷三

四

朝

藩如何票世番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初入逆與
 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幼高之本世番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
 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執政不服天下執政不畏故今京
 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
 家盡獄囚蓋深恨高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
 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壘斷之計先自貪冒
 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
 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
 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撥效忠
 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
 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
 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番子也隨任恭養
 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
 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
 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陞陸
 太僕寺少卿是高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
 以子孫之故陞遷其孫此備既作倣效成風將應奎等

今子官功打死孫選等事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將選等貪冒冒利道則効之在高身自人所共知科道乃
 不效然高積威足以籍天下之口可知矣此 朝廷之
 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等事奉任嘉靖二十
 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保高少有為 國家
 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番乃受鸞
 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答舟兒軍功世番
 亦得以此陞官膺子高父子彼時皆冒誇以為有薦鸞之
 功矣及鸞權日盛出高之上反欺侮于高嘗自嘆以為養
 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逆累始不
 相合互相誹謗以殺初鸞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
 始而逆鸞之所以收肆者恃有萬在終而高與逆鸞之所
 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
 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高與世番也使非高與世番則鸞
 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手 聖賢受上賞進不肖受
 顯戮尚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
 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 京師 人失律歸路已絕我軍
 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 部尚書丁汝璥開計
 于高高力主勦賊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
 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 敵猶可掩飾此戰

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固以故
 汝璣傳令不戰及 皇上擊問汝璣求救于嵩嵩又曰雖
 是擊問我其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璣招出真情故
 將此言發哄以安其心汝璣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
 安心不變及汝璣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
 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璣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
 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
 黜陟者 人居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
 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軍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
 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
 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
 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
 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
 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
 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
 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
 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善類為之一空
 此時計數正入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

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
 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
 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
 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賂賊嵩為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
 割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其有司既納
 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
 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
 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夔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
 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
 皇明而朝疏抄 卷下 五十七
 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
 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
 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
 用事姑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
 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平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慝
 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
 罷黜一人貪及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黠者
 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諂事卑汚
 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
 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尚乎貪

反之下

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歌戲之聲遊觀娛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謀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二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傳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大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固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為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首此其奸三也厥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惡其 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
 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
 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
 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
 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類此五奸以
 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意嵩握重權諸臣
 順從固不足怪而太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
 之知遇宜深協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
 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靈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
 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五十四
 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則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帶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
 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
 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
 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
 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爾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
 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
 見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
 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合職方繞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獲危冒險攻難去之
 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
 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枉
 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存於中而不可忍每
 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死獨嵩尚在嵩之
 奸惡又倍於鸞將米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
 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
 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五十五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廷可清矣
 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
 而喪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
 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僭答之頸梟吉囊之頭
 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
 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
 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
 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不感教無地故不避萬死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訕之廢虛 皇上膏肝之憂至發
 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遊臣累下 明旨
 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政於欺罔皆由
 輔臣撥蒿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 國
 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
 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有奸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
 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尚為優容令自悔改而高恬
 不知警員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
 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五十六

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
 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今
 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高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撫
 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
 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
 邊臣尚猶結深蒿心以求護己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高
 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莫掩後師展轉饋送
 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屬至閉城任其
 得利而去高為元輔臣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高猶

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

防之罪一也更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高
 撓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高之門任其填發
 將官求推善地動輒陪剋軍士以充饋獻如近歲萬家為
 文選方祥為職方皆高之至親擇為心腹順指氣使不異
 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謠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高猶乘機侵
 剋縱欲無厭採木待即劉伯躍係高同鄉行郡動支贓罰
 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高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堡修
 城之費皆高假公營私而獻諸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壞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五十七

入私囊遂至冒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物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 公帑又不在民間
 其在高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高家恐嘗有富于
 帑藏者此其蠹 國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高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鉅萬
 盡寄高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嶺壓上游而高擅收
 入已累無顧忌遣令教人護送文華南還北至徐州即駕
 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費高之敢護私人類
 如此此其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高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陪剋民財民財日困則高家日

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
 至折乾要索縛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五
 也自高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
 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與七八百與選士風大壞官
 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高猶得洋洋坐政府自謂得
 計回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
 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
 惡極釀成患階徒以高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
 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為
 惟一時臣子非受高父子之舉即畏高父子之奸誰肯為
 皇明西朝疏抄 卷二十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蓋熟聞
 致身之義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
 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節致死况臣羸弱多
 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
 感於 聖明在上何奸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
 之禍自諉有 君無臣誠可憤慨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
 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
 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 俯垂採納乞 勅九卿
 科道官從公會議數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
 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

心登然思奮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
 漸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
 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 聖明
 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皇明西朝疏抄

卷二十

二十九

貪橫廢臣欺 君蠹 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廢及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蒼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收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忝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六十一

五

類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服一一悉數其罪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由已物廣致賂貽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其缺銀若干群眾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即項治元者本以宦冢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為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

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

豈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六十二

五

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柰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為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文龍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熾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

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
 險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
 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
 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贖貨欺 君不
 懲其美然猶有可議者徃值母喪例應回籍荷蒙 皇上
 軫念伊父高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
 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
 道可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
 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
 幸應酬倥傯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十一 李三

前酣飲竟夕今一目已盲而悔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
 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
 郡邑為空恣意鞭撻民生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今天
 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
 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
 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
 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
 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
 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附故人不政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

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
 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然照工部左侍郎嚴世
 蕃本以鄙夫謬膺隆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
 明開請託之門汙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頃元
 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
 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
 數可知任中書羅文龍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
 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官
 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斗
 量車載遊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
 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備
 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
 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齟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
 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
 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高致
 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而之度招權納賄
 寔同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其背先賢
 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十一 李三

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鶴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
視祖母喪為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蕩逞錦衣
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
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
忠 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高等或姑令退休或
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
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
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
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
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
惶悚戰慄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亟懲暴橫武臣以伸 國法疏

浦銳

天法者天下之公所以禁暴止亂懲奸治惡自古人主制
馭臣民之柄惟此而已雖親舊不可少狃雖私昵不可少
屈者也少狃則國事不兢人將玩焉而不知所畏少屈則
國法不伸人將忽焉而易有以犯何以為輯寧人心之
具哉臣近見點閣京營官軍給事中王科御史陳察各舉
劾武定侯郭勛貪濫事蹟續該刑部題覆皆按其事之侵
欺有實跡科索有實跡賈致有實跡役占有實跡藏匿奸
黨有實跡貪橫壞事剝削害人匪涉風聞而已使勛有一
於此法亦不可廢也况罪惡充溢尚可以貸乎人皆謂勛
之敗壞如此法必不容以狃矣 陛下之於勛法必不容
一日少屈矣 聖明之下將必抑勛貪暴賈助於法上以
伸嫉惡之公論下以舒抱恨之軍士而治道一清也不意
陛下因助奏辯而復寵以 溫旨於刑部題覆奉 聖
旨郭勛具本奏辯已有旨了臣等聞之不勝驚愕繼而給
事中鄭自璧等交章論劾謹責不加人心皇皇皆謂 陛
下處助若此公論安在哉 國法安在哉臣等仰窺 陛
下所以優容之者將謂之使過歟觀勛奏辯奸欺之詞上
眩 天聽狂悖之氣不恤人言略無悔悟益滋驕橫必無
自脩之日矣法猶可貸乎將謂之負諉歟若不置之法司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五

勳則勳之心跡無以自白言者之指實及坐虛誕在勳不知感恩 國憲從此一隳矣法可如是乎將謂其勳厥歟國家之法功臣有犯不過曰議親曰議功而已未嘗少廢焉可以勳厥而廢國法乎 陛下天地之量蔽垢納污將以曲全勳臣也尚念縱惡長奸害治不小况勳屢被彈劾雖視顏三軍之上尸位於旗鼓之前使其少知廉耻必忸怩不寧庶布不得號令不行戎事從此不競矣正今日所當亟懲而不可少貸者也伏望 陛下擴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思 國家之法不可廢思豪強之臣不可縱心憂諫之言不可不信思京營之任不可不重將勳速為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六十六

慈治母事姑息仍選勳戚忠勇者代勳之任其被劾事情早 勅法司逐一研究使勳詭秘情私得以盡暴貪積惡跡不容少隱庶法行而公道昭明議息而人心震疊貴戚從此不敢肆豪橫從此知所斂數年軍士快快之憤可以少舒 國家昭昭之法得以少全矣

糾劾狂悖武臣以正紀綱疏

張景華

臣切惟人臣之罪莫重於不忠大臣之罪莫重於欺罔朝廷設分職蓋欲其勤恪綜理以翼贊政治人臣自處亦欲委身忘家以求無曠厥官廢厥職耳若立黨比報恩怨且受人之順指氣使此不忠之大者危亂時事也曾謂聖明之朝有此哉近該巡按山西御史馬錄劾奏武定侯郭勳寫書屬託等情勳具本認罪自合責已反躬以圖改悟顧乃飾非強辯略無恐懼修省之意反假借議 大禮等事欲聳動 天聽且旁及臣等前日論奏或受人之佐使是何言之謬妄哉邇者會武宴勳臨時又爭論坐次內外臣工皆惡其驕亢臣監試亦得與宴席之末惓惓以循禮尚謙舉正其失亦將以盡言官之責耳而勳謂臣受人之佐使是何言哉山西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被人訐告用妖術惑眾等情拘繫在獄蓋地方一重事也必細加審訪而後可勳輒敢與之寘書屬託御史馬錄據實論劾亦盡其言官之責耳勳亦謂受人之佐使是何言哉臣材薄劣叨蒙 陛下選授此官謂有耳目之寄若持祿養默遇可言者顧忌推避而不言其為身謀則巧矣如 國家之事何言官之職何勳具本名為認罪中間全無引咎負感之言反喋喋遠指議 大禮曾激眾怒而誣臣等受人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六十七

佐使是蓋隱然用黨之一字欲以動 九重之聽以中臣
等之禍以釋私憾以立已威耳認罪之意安在哉古稱黨
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勛無乃欲蹈其酷轍耶其雄猜陰
狠亦甚矣仰賴 聖明洞燭其姦奉 旨有曰郭勛既從
實認罪罷 天語嚴重似自足以折其驕而奪其氣矣臣
不敢泛及姑以勛屬託一事言之指揮張寅係納粟官蓋
富者也遠在千里之外非其三族故舊而勛稱與之素識
若平時無大餽遺能動之耶勛係 近侍侯伯不避嫌疑
公然交納外郡無籍之徒而為之犯大不韙寫書求解若
此時無重賄以壓其心肯如是動作耶觀此一事貪鄙之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六十八

姦佞大臣巧辯誣罔跡

謝瑜

臣以非才謬承遠役雲貴去京萬里而犬馬戀主之心未
嘗少替每見邸報進一賢退一不肖必舉手加額想見太
和盛治也頃見邸報禮部尚書嚴嵩一本懇乞 天恩亟
賜罷斥以免人言事奉 聖旨御疏內云為人臣於今時
必使主孤立自勞率皆觀望禍福此言已盡矣不必復辭
避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吏部知道臣覽其奏詞不勝駭
汗不意尚奸無賴乃至此也夫嵩之黷貨無厭天下所共
知也拾遺論列 朝廷之公議也 聖明臨照葉短錄長
不加譴黜宜仰思 天眷俯惜人言省躬自咎以蓋前愆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十 六十九

却乃肆巧佞之詞為誣激之計若是乎臣嘗見高先該御
史桑喬劾其賊汗輒肆辯論續該給事中胡汝霖劾其飾
詞強辯有傷大體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着省已不
許強辯 明命赫然宜朝夕有念况考察重典拾遺公論
今嵩與刑部尚書周鼎各為詞辯實違 明旨且嵩之
詞以贊議 明堂危 蹕南幸為諸臣所嫉何其誣罔之
甚夫 明堂大議斷自 宸衷乘輿南巡由於達孝此普
天率土所共聞所共仰者也當時 請留數臣見其細而
味其大曷敢以 陛下為慢遊而歸於禮官輔臣嵩何
為此言乎又其所云必使 人主孤立於上尤為深巧夫

大小臣工智識才力各有分限其奔走效竭以受知於上則八人所同寧有不出身任事欲 陛下孤立於上高蓋假此以揚已功以激 聖怒以稱衆口云耳豈真自解之本心哉臣向遠方不知科道論高者何事但素悉高之為人其可論尚多豈其舍此而言彼乎往年繹字生之選濫賦無數又令分賂權要聽囑有差貪以自處而以貪奉人高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各處 王府皆 陛下懿親為陛下臣子者當以諸父事之每事必索重賂賂少者巧為阻抑賂多者巧為彌縫昧理犯法莫此為最名曰清曹實為賊府王府科吏頂頭動以千計推此可知弊雖相沿

皇明河朔疏 卷下 七十

而高之為尚書也滋其高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齋 詔人員差有資序高則受金納餽有以土宜價值十餘兩者餽其子奪該差者以與之又有價重者又奪彼既與者以易之以致各官面詰不遜傳聞於萬里之外高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其甚者令家屬賤買沿途童女擇其惡者待價而轉沽美者教為歌舞以自娛縱慾敗度豈宗伯大臣之所為乎高皆不以此自反而邪佞誣罔所解非所効所効非所解臣實不意其姦邪無賴乃至此也又其所云競相詆訾以為迎合希寵夫迎合希寵鄙夫事君之常態焉高不免特 日月大明之下無所容其迎合已矣 陛下

先帝之在上必得禹臯稷契一德之臣方可以稱濟濟之盛如昔曰 陛下之孤立也說者咸謂兵部尚書張瞻言而復者本兵部之禮欺 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貪而狡狠掌禮而壞天下之禮欺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莫逃 聖鑒而任用不吝必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事取其才而略其德高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汗濫而一時中臣亦復以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膚媚通寵賂彌章昔宋 岳飛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今日文臣愛錢自大臣始之而不愛錢之文臣無所容武臣自大臣道之而不惜死之武

皇明河朔疏 卷下 七十

臣無自見軍民倒懸朝野而夕更急風俗下趨歲異而日月不同欲望太平也亦難矣如臣狂瞽宜不足聽昨者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霍 辭秩一疏其略云今日生民不寧災變屢見由貪酷有司 召致也有司貪酷殃民病國由大臣溝渠其身狗彘其心 陰為黨護也即報脫誤未詳所

指籍輔導大臣言必有據 陛下面質以求其人可得已

今夫郡縣小官犯賊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法而大臣狼藉鉅萬置不以 聞具阿舍豺狼而搏雉兔也縉紳之流聞高此奏莫不忿其 巨姦惜其大壞懼其陰傾相視 竊歎 陛下責臣以言復 隱默觀望罪有餘死矣伏望

陛下特降 勅旨將高痛加切責使之改心易慮以答殊
遇猶冀改德於今日若復為 溫綸彼盜恣肆將不知其
所止更望 陛下特命殿衛五城緝事人員將在京管送
金幣賄賂權門者併外官差人潛伏 京師守缺管陞者
密切訪拿根究重治亦可以塞其流太平可臻至 臣無任
感激味死 上言幸賜俯察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二

三二

亟罷貪暴大臣以隆治化疏

鄭洛

臣竊謂 朝廷設官分職必得廉潔慈惠之臣以充其位
而後無疆之治可成臣子擔爵受祿必懷廉潔慈惠之心
以業其官而後匪躬之忠可盡况大理寺卿職專審錄刑
名刑部侍郎職司脩明邦禁使居是官者不得廉潔慈惠
之臣而以貪暴之人參於其間則任情亂法必無故忌在
衷之實何以責其用法平恕推廣 聖天子欽恤之至德
哉臣竊見大理寺卿萬案本以鄙夫濫居甲第其貪汙情
狀不能悉舉姑自其任文選郎中也不知奉公持正乃敢
鬻爵賣官以陞授為貿易之資以吏曹為龍斷之地每一
開選也不論人品之高下納賄多者即授以美官每一推
陞也不拘資望之淺深餽禮厚者即遷之要地布政而下
巡檢而上陞遷送銀各有常例或選北部或選南部前後
次序任其那移夫萬案貪鄙之狀率類此先年南京給事
中傅鳴會等曾據實論列矣惜其糾劾未盡是以荷蒙
聖慈容留辦事為萬案者正當痛改前愆以報 皇上浩
蕩之恩可也顧乃既離文選猶縱前非假親識為誑騙縉
紳之計借舊官為打點過送之媒與原任文選司郎中萬
虞龍結成黨與拜為兄弟虞龍陽示清謹案則陰與通同
虞龍猶欲彌縫案則肆無忌憚如上年聽選舉人劉俊謀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十三

選高郵州知州用銀千兩託宋為之轉送均分名曰打點今年五月內劉俊自高郵州用船一隻載五加皮酒百餘罈銀五百餘兩亦宋為之轉致均分名曰謝敬此何為者耶故民謹有文選大萬萬小萬萬之稱其納賄之實即此蓋可見矣京衛經歷李廷孚宋在考功時舊吏也過送素熟今尚託其通同關節省祭官陸鰲宋在文選時火房也心腹日久今尚潛住宋家管事又何為者耶故民謹有萬家內有陸外有李之稱其貪鄙之跡即此又可見矣夫宋之貪鄙不悛如此以故吏部郎中周良寔之壞選法張九一何海宴之被論劾皆宋有以倡之而宋之惡視三臣尤甚然三臣已蒙 聖斷繼罰矣宋猶肆然於堂卿之位焉况大理寺卿職專審錄天下刑名為責甚重以是人而居是職安能明慎平刑而使天下無冤民乎刑部右侍郎鄔懋卿本以小人濫叨名器其殘暴之狀不能悉舉姑自其奉 命督理鹽法也不知潔已奉公乃敢肆行貪暴張管熾以陵辱有司假威權而剝削甯戶每一駐劄則有司之參謁者繹絡連千里之遠糜費何啻萬金每一下程則堂階之羅列者狼籍備百物之多暴殄真為無算以憲臣巡歷而內眷同行何關節不可通以總都出巡而家僮滿載何賄賂不可入以故兩淮之常例肆萬餘金則商人黃煥

等科派經紀周仁等管收知事龔楚瑞等押送俱有踪跡可指犯人王鏞吳章之送銀三千餘兩則千戶杜詩阻執主簿吳道東引進門子徐熙送各有指實可據場官送冊稽遲無大罪也責三十而即殞厨後擺酒不整非大過也責數十而立斃矣懋卿暴戾之實率如此上年南京御史林潤曾指實論列矣惜其糾劾未盡是以荷蒙 聖慈不加罪譴為懋卿者正當痛改前愆以報 皇上浩蕩之恩可也顧乃自知物議難居憲職巧於鑽刺即轉亞卿及臨政而法律不明專事深文鍛鍊看堂稿而情文未諳惟知胡亂駁行聞其司屬呈稿皆苦其苛刻不情是以各懷疑畏事務之耽延亦眾則懋卿之暴戾即此又可見矣夫懋卿之暴戾不悛如此矧揚州 畿輔重地被懋卿之苛徵殘虐者富家日以貧貧家日以窟其為百姓之流毒元氣之殘壞亦甚矣今尚肆然於亞卿之位焉况刑部侍郎職司修明邦禁為責甚重以是人而居是職安能忍於折獄而使民自以無冤乎臣一介草茅叨登甲第非不知言忤於人怨叢於已但此二臣者宋則極貪而行之以狡懋卿則極暴而濟之以貪均之 清朝之塵穢縉紳之積弊也臣縱不言人將言之况臣待罪言官既有見聞豈容默然此臣所以竭衷冒昧據實披瀝於 君父之前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二四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三

七五

大理寺卿萬采刑部右侍郎鄔懋卿一則貪婪存心一則
狠毒成性賣官鬻爵士風之敗壞萬采居多肆惡殃民元
氣之殘傷懋卿為最天理之良心既皆喪矣矜恤之至意
又何望焉考其素履之實俱為假虎之狐論其見任之官
均似乘軒之鶴此二臣者所當亟為罷斥者也再照原任
文選司郎中今陞太常寺少卿萬虞龍既司選法不守官
箴雖陽為清謹而暗已潛通雖自欲彌縫而人亦敢露論
其貪雖非萬采之極其核其事豈為文選之當然此一臣
者亦當併論以示斥罰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都察院細
加查訪如果臣言謬妄指正為邪即將臣治重罪以為言
官傷害正人之戒如果臣言有據或協輿情再乞 聖斷
將案與懋卿亟為罷斥虞龍重加黜罰別選廉潔慈惠之
臣以文部寺之任庶黷貨殃民者知所懲戒百僚有師師
之風奉公守法者有所觀感至治底無疆之盛矣臣下情
無任激切戰慄惶悚待罪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卷五

七六